

飞燕惊龙  
卧龙生

## 第十七回 阴险义弟

这时，风雪逐渐减少，屋外梅林，经这风雪一摧，吐艳竞放，万株梅树，一片花海，红白交辉，香气袭人。

老和尚停步凝目，望着那万树盛开梅花，心底中泛起来无穷感慨。如果一个人能摆脱尘寰间一切情爱牵缠，无忧无虑地啸傲山林，打发去那悠悠岁月，既不费心机，又无烦恼，多好！自己本已是避世遁禅的人了，世间一切事物，原已和自己无涉无关，那晓得为霞琳这个孩子，又卷入是非漩涡，当前重重磨折，已是心神憔悴，更不知最后是一个什么结局？”

这是个极难思索透澈的问题，看去很简单，想起来却十分繁杂，澄因望梅出神，思索良久，仍难想出个所以然来。

再说玄都观主和玉箫仙子各出全力，抢登断崖，两人轻功不相上下，登上峰顶，仍然是并肩联袂，一步不差。

玉箫仙子陡然收步，扬起手中玉箫，遥指前面一座突出的高峰，道：“那座峰腰间，有一片突出冰岩，下临千丈绝壑，掉下去非摔个粉身碎骨不可，咱们在那冰岩上动手，就是分不出胜负，只要有人用力踏裂那积冰也可能掉在山谷中摔死。”

一阳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别具匠心，选的地方实在不错。”

玉箫仙子脸色突地一变，愠道：“你看此处距那高峰有多少路程？”

一阳子吃力一打量，笑道：“大约有二十里左右。”

玉箫仙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段行程总不能白白地放过，咱们边走边打如何？”

一阳子仰脸一阵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姑娘果是名不虚传。”说罢，翻腕指出一剑。

玉箫仙子突然向前一跃，反手一箫点去。

一阳子挥剑架开玉箫，一挫腰，人剑飞起，疾如流星，指袭后背。

两人一面走一面打，既要抢在前面，又要攻敌防袭，各出生平绝学，打的花样百出，但见漫天大雪中剑舞箫飞，两条人影随着起伏的山势、盘旋交错，忽高忽低，转眼间已到数十丈外。待慧真子听得澄因大师警言，赶上峰顶，两人已到了六七里外。

她伫立峰顶，心中暗自发愁，四外尽都是绵连不绝的群山，到哪里去找两人呢？

突然间，正东方阴云下遥现一点黑影，快如破空流矢，倏忽间已到慧真子站的峰顶上，待她看出那是朱若兰养的大白鹤时，巨鹤已掠空飞过。

慧真子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巨鹤既在此地出现，如不是朱若兰遣送梦寰回来，定是她亲身到此……

心里想着，不觉转脸向那巨鹤望去，只见一点黑影在空中流动瞬息间隐没不见，低头见峰下怒放梅花，如锦如绣，风雪中越觉得缤纷耀目，傲冠百花。

忽然间一条人影，在那梅林中一闪而逝，慧真子心头一震，正想纵身跃下断崖，入林察看，心中突又一动，反而转身向后退去，然后借岩石松树隐身，复登峰头，藏在一株巨松后面，凝神下看。

足足等了有一顿饭工夫，才见那梅林浓密之处，走出一个奇装少年，因为距离很远，又下着雪，慧真子目力虽然很好，也难看清那人形貌，但从衣着体形上看，可辨出那人既不是杨梦寰、亦非朱若兰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那

身装束，但一时间却想不起来。

只见那人借梅树掩身，向霞琳住的茅舍处走去。

距茅舍大约还有十几丈远，霍然纵身跃上梅树，竟施展出轻功，踏树飞渡，快到茅舍时，突然停下，一飘身，落在屋顶上面。

慧真子看得暗吃一惊，忖道：此人轻功不凡，童淑贞绝作敌手，如不及时赶去救援，只怕要出差错，当下顾不得再隐身形，疾跃下峰，直扑茅舍。

慧真子全力急奔，快似出云飞车，不过片刻之间，已近茅舍，只见那人微闭双目，盘膝坐在屋顶，似是正在运气调息。澄因大师已抢先一步赶到，站在屋顶一侧，手横禅杖，蓄势戒备，两人相距，也就不过有六七尺远近，但那少年却视若无睹，仍然闭目静坐。慧真子停住步，仔细看那少年两眼，只见他面如冠玉，美似处子，手套金环，背插一支奇形长剑，端坐雪中，神定气闲，不禁一怔，喝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少年慢慢睁开眼睛，目光一转，横扫了慧真子和澄因一眼后，笑道：“二位真是健忘得很，咱们在祁连山中见过一面，不过才隔半年，两位怎的就忘记了昵？”

要知当时陶玉伤脉正重，除了一阳子替他推拿穴道，印象较深之外，澄因和慧真子都不过是一瞥而逝，如何能记得清楚；但他数度夜入三清宫，暗探茅舍，已见了昆仑三子和澄因数面，隐身绝峰看玄都观主力斗玉箫仙子时，更从几人言词之间听得很多内情，他本是极端聪明之人，把听得许多片段之言，联起一想，心中早已了然，昆仑三子在祁连山中大概经过，知慧真子和澄因都是当时在场之人。

慧真子想了一阵，突然忆起大师兄在祁连山一座石洞中救人之事，微微一笑，答道：“阁下可是天龙帮李帮主的门下弟子吗？半年前得令师妹李瑶红引见，和阁下见过一面，不过那时你正在病中……”

陶玉冷笑一声，截住慧真子的话，道：“不错，我叫陶玉，在祁连山时，我不是生病，而是受了人家的暗算，我这次到昆仑山来，就是想找暗算我的人，清结一下旧帐。”

慧真子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暗算你的人，在我们金顶峰吗？”

陶玉格格一阵大笑道：“起初我怀疑是你们昆仑三子之一，但现在我知道不是你们了。”

慧真子看他神态狂妄，不禁心中有气，脸色一变，微愠道：“昆仑三子非但不是暗算你的人！而且还是你救命恩人……”

陶玉又打断慧真子的话，接道：“救我也许确有其事，不过，我陶玉不领这空头人情，如单凭玄都观主那几下推宫过穴手法，只怕我早已葬身在祁连山冰雪之中了。”

慧真子冷笑道：“救人性命，意在行仁，并不要你心存感激；我只问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”

陶玉缓缓站起身子，暗中试行运气，只觉劲力难达四肢，心知元气未复，不宜和人动手，微微一笑，抖抖身上积雪，答道：“我来酬谢祁连山相救之恩，替你们门下弟子疗伤。”

慧真子笑道：“她伤势很重，只怕你不能医得。”

陶玉道：“我要不替她疗治，恐她早已抱恨九泉。”

澄因半信半疑地接口问道：“她现在尚未全好，你既医疗过她，为什么不把她完全医好？”

陶玉转脸望了澄因一眼，冷冷答道：“你们提杖横剑，如临大敌，我要替她疗伤，是不是先得和你们动手打个胜败出来才行？”

澄因收了禅杖，跃下屋顶，陶玉紧接着飘峰而下。老和尚当先领路，陶玉走中间，慧真子走在最后，到了霞琳卧室门口，澄因陡然转过身子，目注陶玉问道：“你要是信口开河，当心我手中禅杖！”

陶玉冷笑一声，答道：“只怕你手中禅杖，未必就能胜得我一双肉掌。”

澄因大师脸色一变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小施主好大的口气！”

说罢，霍然一闪身，让开去路。

金环二郎傲然一笑，大踏步直对霞琳卧榻走去。

童淑贞本来手横宝剑，坐在师妹床沿，见陶玉直对卧榻走来，只得站起退到一侧。

陶玉走近榻边，低头望了霞琳一眼，见她正沉睡未醒，心知是刚替她打通的四脉，血道初活，必需要睡一段时间，才能醒来，转脸扫了澄因和慧真子一眼，说道：“她受冰雪阴寒损伤了体内脉穴，必需打通她奇经八脉，伤势才能好转，我已为她打通了八脉之七，现在单余一脉未通，你们去准备一碗姜汤，待我把她最后一脉打通，把姜汤替她灌下，然后给她盖上被子，大约沉睡一个时辰左右，清醒后就算完全好了。”

这当儿，澄因和慧真子，只得照他吩咐去办，慧真子指名童淑贞准备姜汤，自己却走到霞琳床边，目注陶玉，静待他动手疗伤。

金环二郎知她目的在保护霞琳，似是对自己的话还不十分相信，冷笑一声，潜运功力，左手闪电般把霞琳娇躯翻转，右手拍中沈姑娘的背心。

慧真子本想出手拦阻，但一眼看见陶玉顶门上的汗珠儿，心头一凛，停下了手。

陶玉拼耗本身元气，替霞琳打通了最后一脉，已累得轻声喘息，停住手，退两步，道：“她奇经八脉已通，一个时辰之内，必可清醒。”

说完，缓步向外走去。

澄因大师急抢两步，挡在门口笑道：“小施主不惜耗损本身功力，舍己救人，老衲感激万分。现在风雪正大，如何能够走得，请到老衲房中，吃杯清茶，俟风雪稍住时，再走不迟。”

陶玉知他并非真情留客，留客作用无非是怕自己暗中对霞琳下了毒手。

但金环二郎心中却很明白，霞琳奇经八脉全通，在顿饭工夫之内，必可清醒过来，自己刚刚损耗不少元气，正好借机会调息一阵，当下微一点头，随在澄因身后，进了老和尚卧房。

澄因倒了一杯松子水，送给陶玉，金环二郎毫不客气地接过一饮而尽，随手把茶杯放在桌子上，谢也不谢一声，就在澄因卧榻上盘膝坐下，闭上眼睛运功调息。

老和尚虽然修养极高，但也受不了陶玉的冷傲神态，不禁一扬慈眉，正要发作，突地心念一转，暗道：如果他真能把霞琳医好，我就忍点气也不要紧，如果他医治不好霞琳，等会儿和他一起清结总帐，现在还是忍受些好。

他心念一转，暂压下心头一股怒火，在陶玉对面坐下。

表面上看去，两个人相对静坐，都在运气调息，进修内功，其实两人心中都在想着心事，澄因担心霞琳伤势，是否正在好转，假如陶玉在霞琳未醒之前要走，又用什么方法留他？

陶玉心中也在想着一件难题，他想：沈霞琳奇经八脉已通，虽然元气未

复，但她内功基础甚好，勉强行动，当无问题，问题是如何想法骗得她心甘情愿地跟自己走？以及怎生闯过澄因和慧真子的拦阻？

突然间，门上竹帘起处，童淑贞急奔而入，跑近澄因身侧，低声说：“琳师妹已清醒过来，师父要我请师伯即刻过去看看。”

老和尚听得一跃而起，急向室外奔去。陶玉睁开眼睛，深注着童淑贞微微一笑，双目倏然复合。这一笑，十分动人，只笑得童淑贞心中卜卜乱跳，她急奔两步，抢到门口，却忍不住又回头望了金环二郎一眼。

只见他盘膝闭目，静坐榻上，金环束发，肤白欺霜，嘴角间带着笑意，唇红齿白，神态极是迷人，说风流明艳，比梦寰尤胜一筹，看一阵，不自觉心中又是一阵乱跳，慌忙闪身，退了出去。

再说澄因大师急奔到霞琳卧室，沈姑娘果然已拥被而坐，人虽比过去清瘦许多，但脸色隐泛红光，病势已大大好转。

老和尚心头一乐，跑过去摸着霞琳额角，嘴里呵呵笑着问道：“琳儿！你觉着好些吗？”

霞琳点点头道：“我病了几天，把你和师父都急坏了，我病好了，一定要好好孝顺你和师父！”

澄因进门后，只管留心霞琳病势，忘记了慧真子也在房中坐着，听得霞琳一说，赶忙转身对慧真子合掌一礼，笑道：“老和尚失礼了。”

慧真子急忙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大师见外了，我心中有点疑问，故而请你来商量一下。”

澄因道：“什么事尽管吩咐，老和尚洗耳恭听。”

慧真子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替琳儿疗伤之人可当真是我们在祁连山中所遇的陶玉吗？”

澄因道：“这倒不会错，他那身怪异装束，一见即可分辨出来。”

慧真子道：“事情难解之处，就在这里，他在祁连山受伤不轻，当时李沧澜等都已退走，李瑶红也和我们一起离开了祁连山，什么人替他疗伤？还有，他替琳儿打通的奇经八脉，是人身体内的经脉，这门功夫，江湖上虽有传闻，但什么人有此功夫，却未曾听人说过，海天一叟虽然名播四海，但未必就通达这门功夫，朱若兰在饶州替我疗治蛇毒时，打通我体内奇经八脉，陶玉替琳儿疗伤，也是打通她奇经八脉，这中间重重疑窦，好生教人费解？”

澄因听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

慧真子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刚才我在后面山峰上，看到了朱若兰那只巨鹤，现在静心一想，其间颇多破绽。梦寰半年未归，但却陡然间出现了一个陶玉，他又为什么自愿替琳儿疗伤？鹤现人不见，更属可疑。我怀疑他是受朱若兰遣派而来！”

老和尚只听得双目圆睁，不住点头。

慧真子轻轻一声叹息，道：“朱若兰技似天人，貌比花娇，她和杨梦寰……”话到唇边，突然收住了口。

只听得沈霞琳幽幽长叹一声，凄婉笑道：“你怎么不说呢？怕我听到了难过吗？”

慧真子一扬柳眉，道：“如果我推断不错，这件事你将来总要知道，倒不如现在让你知道好些。”

澄因大师合掌喧了一声佛号，连道：“冤孽，冤孽。”

慧真子接道：“朱若兰肯为我疗治蛇毒，又追到祁连山中来助阵，施恩

目的，无非在取悦梦寰。我怀疑是她救了陶玉后，授以武功，派他来金顶峰有所作为，不过她准备怎样对付琳儿，却令人难以料想……”

一语未落，突闻半空鹤唳，慧真子、澄因不约而同双双跃出室外，抬头看，漫天大雪中一只巨鹤抵掠而过，鹤飞过于快速，一瞥间，隐过山峰不见。

澄因脸色凝重，回顾慧真子一眼，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果然是朱若兰那只巨鹤，这么看起来，事情确实可疑，也许你料想不差。”

慧真子正待答覆，转眼见陶玉由澄因房中出来，漫步踏雪而去。顾不得再答澄因的话，一顿足，猛追过去，起落之间，就是两丈多远，三个纵跃，已超到金环二郎前面，回身拦住去路，道：“这大风雪，如何能走？再说你不把事情办完，回去如何交差？”

陶玉听得一怔，退两步，冷笑道：“我已偿还了你们昆仑三子在祁连山中相救之情，还有什么事情可办？”

一面答话，一面暗中运集功力，准备动手。

慧真子笑道：“朱若兰派你来，就是为救沈霞琳吗？试问这万里行程，她怎的知道霞琳被万年冰雪阴寒侵伤？”

金环二郎听得十分不解，但他却误认是慧真子藉故留难，不觉心头火发，脸色一变，怒道：“什么朱若兰，我根本就不认识，你要借口找事，我陶玉舍命奉陪就是。”

说着话暗中一提真气，就要出手发难。

哪知他刚替霞琳疗伤消耗元气未复，这一提气，登时觉着眼前一黑，心知如果勉强动手，对自己损害太大，权衡利害，忍耐为上，当下一收攻势，反退三步。

慧真子双掌已相错护身，看陶玉陡然停手不攻，反向后撤，正想揉身欺进，试试他武功如何，突听霞琳高声叫道：“师父！他是寰哥哥的朋友！”

两人转头望去，不知何时霞琳已离了病室，而且正对两人缓步走来，白衣长发，随风飘飞，清瘦的脸上，浮现着娇凄的笑意，澄因大师紧随她身侧相护。

霞琳先到师父身边，问道：“他和寰哥哥很好，我去和他谈谈好吗？”

慧真子微一点头，霞琳又转身到陶玉身旁，笑道：“你那天生病时，我叫你你就不理我，一定是你病得很厉害，听不到我的声音了。”

陶玉先是听得一愣，继而想起她是说半年前祁连山中的事，点点头，笑道：“不错，我当时是伤得很重。”

霞琳道：“我病时，有师父、师伯、贞姊姊等照看我，你一个人生病在大山里，实在可怜。”

陶玉被她说的中心一阵怅然，淡淡笑道：“一个人总难免生死离合，生病也没有什么好可怜的。”

沈霞琳睁着一双泪水莹然的大眼睛，望着陶玉笑道：“人病了，心里总是会难过的。你的病怎么好的？在那样大的山中，又没有一个人照看你？”

金环二郎只觉她柔和的眼神中，如有无限热力，顿使人冷心一暖，纵是想说谎言，也觉难以出口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遇上一个老和尚，替我把病医好。”

慧真子淡然一笑，接道：“只怕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少女罢？她给你疗治好伤势之后，又用灵鹤遣送你到金顶峰来了。”

陶玉听不懂话中含意，只冷笑两声，不理慧真子，却转身对霞琳道：“你

奇经八脉刚被打通，必需好好休息几天……”

金环二郎话未说完，突见霞琳打了一个冷颤，举起右手按在额角叫道：“我头晕了，心里冷死啦。”

澄因吃了一惊，一个箭步，跃到霞琳身侧，扶着她连声叫道：“琳儿！琳儿！”

只见沈姑娘泛红的嫩脸，霎时间变成苍白颜色，樱唇转青，全身发抖，星目轻合，摇晃欲倒。

骤然的变故，使慧真子也失去镇静，两个人只管照顾霞琳，陶玉却借机溜走，待慧真子起来时，金环二郎已走得没了影儿。

慧真子气得一顿脚，叹道：“果不出我意料，他明为霞琳疗伤，暗里下了毒手，你快扶她到房中休息，我去追他算帐！”

澄因抱起霞琳，站着不动，看不出他脸上神情是怒是恨，双目圆睁，慈眉倒竖，全身不住轻微地颤抖，这一瞬间，他脑际中空空洞洞，木然愣在雪中，寒风吹飘着他灰色的僧衣，宛如一尊石塑罗汉。

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，才听他长长叹了口气，低头望着怀中的霞琳，泫然泣道：“琳儿！琳儿！你真就这样夭寿吗？天道馈亡，为什么把这诸般苦难，尽加在这善良无邪的孩子身上……”

慧真子本想去追陶玉，但看老和尚情伤欲绝神态，只得暂时停住，劝道：“大师不要太过伤神，现在救人要紧，先把琳儿扶到房中看看是否有救，她既已投入我们昆仑门下，这报仇之事，昆仑派自当全力以赴。”

澄因神志恢复，渐趋镇静，当下几个纵跃，已到霞琳卧室，慧真子紧跟着也进房中。见霞琳床上枕横被乱，这就突然使她想起童淑贞来，这半晌工夫，一直没见她面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想起了童淑贞，慧真子心中又紧张起来，一翻身退出霞琳卧室，向外寻去。

出了茅舍竹篱，只见童淑贞背靠在一株大梅树上，仰望着梅花，呆呆出神，青色的道袍上，已有不少积雪，看样子，她似乎已站在那里不短时间了。

慧真子心头一震，想道：糟，这孩子一定是被人点了穴道，放置在那里……纵身一跃，直掠过去。

童淑贞正在仰着脸想心事想得入神，慧真子飘落她身侧，她还不觉。

慧真子细看童淑贞，不像受人点了穴道的样子，不觉心头火起，沉下脸喝道：“贞儿，你发的什么呆？你师妹病得要死，你还有心情观赏花？”

童淑贞回头看是师父，吓得疾退两步，拜倒在雪地上，道：“弟子……弟子……”

慧真子听她“弟子”了半天，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心中愈发气恼，正要发作，突然发现她一脸惶恐神色，和已往受责时，垂首聆教神情大不相同，不禁心生疑窦，皱皱眉头，按下怒火，问道：“你一个人在这风雪之中，想的什么心事？”

童淑贞幼失父母，三岁时即被慧真子救到金顶峰三清宫中，恩养了十八寒暑，同门几位师姊妹中，她是受师恩培育最深之人，也是慧真子最为宠爱的弟子，平时，她总是随侍师父左右，名虽师徒，情似母女；但自霞琳投入慧真子门下之后，这情势略有转变，对霞琳宠爱日增，好在沈姑娘心地纯真，根本就不懂和人争宠夺爱，童淑贞十分清楚霞琳的性格为人，尽管有不少不太了解霞琳性格的同门为她叫屈，但她和霞琳却相处得情逾骨肉。

慧真子在江湖上行道时也常常带着她走走，童淑贞的江湖阅历也很丰富，再加她幼年失去父母的重重磨难，使她看透了人间的险恶，决心改易道装，随恩师皈依三清宫。

玉灵子门下首座弟子，虽对她一往情深，十年不变，但童淑贞的一颗心坚如铁石，并不为首座师兄的挚情所动，她已下了决心，今生不委身事人。

那知适才和陶玉匆匆一面，不自觉为他风流明艳的神态所述，更坏的是陶玉不应该望着她含情一笑，只笑动了童淑贞一怀柔情，她永不事人的意志，开始动摇……

这心事，自不能坦然对慧真子讲，没法子，只得巧言饰辩，道：“弟子不便听师父和澄因师伯谈话，因此才冒雪赏梅。”

这是她有生以来，第一次欺骗恩师，说过话，自己脸上倒先红起来。

她这神情，如何能骗得过慧真子一双神目，不过慧真子并没有当时点破，师徒相处十八年，她对童淑贞了解极深，如非有难言苦衷，童淑贞绝不会骗她，当下故作相信，点点头，道：“你师妹病势突然恶化，人又晕了过去，你快些回去看看。”

童淑贞一拜起身，抖抖身上积雪，急步向茅舍中奔去，一口气跑到霞琳房中。

只见沈姑娘闭着双目，仰面卧在榻上，澄因大师急得在房中走来走去，慈眉愁锁，一脸感伤，老和尚当真是急疯了心，口中喃喃自语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童淑贞一下子扑到霞琳床上，拂她秀发叫道：“琳师妹，琳师妹……”

她连叫了七八声，但除了闻得霞琳微弱的鼻息声音之外，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。

突然，身后飘传来一个清脆动人的声音接道：“她害的什么病，这等利害？”

声音不大，但却字字清晰。童淑贞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丰仪绝世的青衣少年，缓步对着卧榻走来，举步轻逸，恍如行云流水，绝美之中，含蕴着逼人的高华气度，耀眼生花，使人不敢仰视。童淑贞还未及开口，却听澄因大师怒道：“朱若兰！你跑来这里作什么？”

朱若兰听得一怔，停住了步，两道冷电般的眼神，逼视在澄因脸上，慢慢地反问道：“为什么我不能来？”

声音虽然甜脆动听，但那甜脆声音中却似含着无上威力，入耳惊心，老和尚不禁一呆。

童淑贞在饶州客栈和她见过一面，知她出手快速无比，心存戒惧，不自觉伸手拿起宝剑。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缓步对她走去，直把那三尺霜锋当作草芥，连看也不看一眼。

澄因一横身拦在霞琳卧榻前面，双掌含劲当胸，蓄势待敌，童淑贞也一跃而起，宝剑斜垂，封住门户。

朱若兰脸上微现诧异之色，眼光横掠两人一扫，投落在仰卧床上的霞琳身上，只见她脸色苍白，双目紧闭，看情形似是病得十分严重，不觉一扬柳眉儿，怒道：“她病势那等沉重，你们不想办法给她医病，却横剑蓄势拦我做什么？”

澄因听得一怔，继而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她病死了，不是正称你的心吗？”

朱若兰再难忍受，右手一举，娇叱一声，欺身直进，封住澄因当胸双掌，左手伸缩之间，已把童淑贞手中宝剑夺下，反手一投，宝剑直向室外飞去，剑势快如电掣雷奔，正好把身后跃袭而来的慧真子攻势挡住。

她一出手，同时制住三人。一步到了霞琳床边，伸手摸着她额角，低唤了两声琳妹妹，琳妹妹。

这时，澄因大师，慧真子都已跃到了霞琳榻边，紧靠朱若兰身后站着，两人运功蓄势，含劲掌上，只要朱若兰有加害霞琳之意，立即一齐劈出。

但朱若兰却十分镇静，对两人含劲待发的掌势，浑如不觉，慢慢转过头来，问道：“她怎么病得这么沉重，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替她医治呢？”两道冷电般的眼神，缓缓从慧真子等脸上扫过。

慧真子一触到她的眼光，心中骤然浮现在饶州疗毒情景，一阵惶愧，不觉把运劲待发的掌势缓缓垂下。

澄因一侧脸，避开朱若兰的眼光，冷冷答道：“她为想念杨梦寰，冒着风雪站在一座高峰上望他归来，数日夜不言不食，被山中积存的万年冰雪损伤了体内经脉……”

话到这儿，突听得朱若兰啊了一声，粉脸变色，大眼睛闪了两闪，神光迫人，盯在澄因脸上，追问道：“什么？杨梦寰还没有回到金顶峰来？”

澄因冷笑一声，答道：“不放杨梦寰回来也就罢了，遣陶玉对霞琳暗下毒手，那才是心比蛇蝎！”

朱若兰似乎没留心澄因答些什么？仰脸凝神想了一阵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他送我到括苍山后，第二天就留书不辞而别，屈指已七个多月，无论如何，他也该早到家了？莫非是在路上出了事情？”

慧真子冷眼旁观，看朱若兰惊愕神情，似非故意装作，正想开口把事情说清楚，澄因已抢先说道：“只怕他还在括苍山没有动身？”

朱若兰只气得打了个哆嗦，右手一扬，突又缓缓收下，从怀中取出一纸白笺，递到慧真子手中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他留给我的告别信，你看看是不是他的笔迹？”

慧真子展开白笺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弟本愚质，承兰姊不弃折节下交，杨梦寰何幸如之，本应待玉体康复后再走，乃因师门正值多事之秋，弟忝为昆仑门下弟子，岂能托护兰姊，独善其身？西望师恩，归心似箭，留书依诊，祈祝早复。杨梦寰手上。

下款留书日期是五月十七日。距此时已半年以上。

慧真子看完了信，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当时我正疗治伤势，待我伤愈后，他已走了旬日之久……”

说时一顿，沉吟良久，接道：“这半年时间中，我因赶习一点武功，未离开括苍山一步……”

慧真子看完梦寰留书，又听了朱若兰几句话，虽然其中几点疑窦，还难完全了然，但心中已明白确实错疑人家了。当下合掌一礼，接道：“朱姑娘如果不亲身来此，我们确实难以料得出事情经过这样单纯，再加几点巧合，使我们错疑了姑娘。”

说着，叹息一声，把陶玉替霞琳疗伤的种种经过，很详尽地说了一遍。

朱若兰凄婉一笑，道：“既有这些巧合，你们错疑我自是难怪。当前最为要紧的事，是先把琳妹妹的伤势医好再说。”

说罢，伏下身子，很细心地查看霞琳伤势。

澄因、慧真子、童淑贞，六道眼神，一齐投集在朱若兰脸上，三个人心中都明白，沈姑娘能否得救？在此一举。

只见朱若兰脸上的神情，随着她在霞琳身上移动的两手，逐渐紧张起来，终于她脸上变成了一种茫无所措的神色，停下手，叹口气，慢慢转过脸，道：“她全身奇经八脉畅通无阻，实难找出伤在何处？”

两句话直如万把利剑洞穿了澄因的心，登时急得老和尚头上汗水如雨，只听他长长叹息一声，合掌喧了一声佛号，吟道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着相三十年……”吟着，转身大步向室外奔去。

慧真子吃了一惊，急起一跃，挡在门口，说道：“琳儿并非无救！你如何能够走得？”

澄因笑道：“和尚已无牵无挂，只余下搏杀齐元同一桩心事未了……”

说时一顿，探手入怀，取出一支玉簪，接道：“这是令师兄椎髻玉簪，在她和玉箫仙子寻地比武之前，交给了我，要我帮他查明杨梦寰恶迹后，凭玉簪替他清理门户，仅此转赠，寄语令师兄无缘再见。”

说完，把玉簪交到慧真子手中，双掌一分，先发推出。

慧真子想不到澄因会突然出手，只觉一股奇猛劲道，直逼过来，急向旁侧一闪，老和尚却趁机跃到了院中，急步走入自己卧室，匆匆整理一些应用之物，提着禅杖出来。慧真子心头一急，拔剑拦住去路道：“大师纵然一定要走，也望能见我大师兄一面！”

澄因仰脸一阵哈哈大笑，声音极是特异，若笑若哭，充满着幽伤悲忿，只笑得慧真了心底冒上来一股寒意。

慧真子望着澄因背影，心中极是为难，如果放他满怀悲恸离去，道义上实难说得过去，但如再要拦他，恐怕有得一场架打？她心中风车般打了几个转，决定不管如何，先把他留住再说。振剑一掠，大声叫道：“大师如不待我师兄回来，恐怕没有这么容易走得！”

澄因大师回身横杖怒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慧真子笑道：“我要留你多停几个时辰，等我大师兄回来再走！”

澄因狂笑一声，抡起一股杖风，道：“只怕你挡不住老衲手中禅杖！”

慧真子心知已非言词能留得住他，扬了扬手中宝剑道：“这倒未必见得！”

心念一动，立出绝学，施出追魂十二剑中连环三招“起凤腾蛟”“朔风狂啸”“雾敛云收”，剑聚一片银光，如狂飙卷袭而下。

澄因果被慧真子排山般的剑势，逼退了三尺左右，这就更激的老和尚怒火千丈，正待挥杖抢攻，突听身后一个清脆熟悉的声音，喊道：“师伯，你为什么要和我师父打架呢？”

澄因回头望去，只见沈霞琳站在丈余外雪地上，白衣、长发，随风飘拂，满脸茫然不解神色，朱若兰紧着她身后站着，眉宇间微泛怒意，双目中神光闪动，愈觉得威仪迫人。

老和尚愣了一愣，悲忿的心情，登时镇静下来，丢掉手中禅杖，一个纵跃到霞琳身侧，叫道：“琳儿！琳儿！你……你好了吗？”

霞琳一步投身在老和尚怀中，仰起脸，笑道：“黛姊姊本领最大，她来了，我的病不管多厉害，她也能把我医好！你是在和我师父打着玩吗？”

澄因脸一热，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和你师父在切磋武功。”

朱若兰嘴角一撇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么大一把年纪了，还是一点沉不住气，要是伤了人，怎么办呢？”

她这几句话，也不知是指哪个，反正慧真子和澄因，都听得脸泛红彩。

朱若兰目睹两人窘态，不觉嫣然一笑，又道：“也怪我一时大意，找不出她伤在何处，才害得你们两人切磋武功。”

慧真子红着脸笑道：“琳儿自小就在他恩养之下长大，怜扰心切，自难免悲痛过深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不知琳儿现在伤势如何？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琳妹妹虽被人打通奇经八脉，但却未把经脉中侵入的阴寒迫出，反而集攻五腑，滞留不散，因而更加严重。现在我虽把她五腑阴寒逼散，但尚未把阴寒迫出体外……”

澄因不待朱若兰话完，就急急接口问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朱姑娘也无能疗治她的伤势？”

朱若兰两道清澈的眼神，慢慢地移到霞琳身上，嘴角间缓缓露出笑意，答道：“为了琳妹妹，我纵然损耗一些功力，亦无所惜，只是有一件是，需得劳动两位的大驾！”

澄因笑道：“朱姑娘但请吩咐！赴汤蹈火，老和尚万死不辞。”

朱若兰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现下阴寒已侵入她内腑，纵有灵丹也难奏效，唯一疗救这法，是把滞留在她五腑的阴寒迫出体外，我纵然不惜消耗本身真气，也非一两天时间能够收效。以她内功而论，总得五日夜工夫，在这五日疗治期间，最忌有人捣乱，一但不好，不但伤势加重，说不定还得害琳妹妹走火入魔，就是晚辈本身，也要蒙受极大损害，所以，必须有两位武功极高之人，护守关期！”

澄因望了慧真子一眼，道：“这个老和尚自是责无旁贷。”

慧真子一笑接道：“沈霞琳是昆仑门下弟子，昆仑派自不能袖手旁观，贫道亲率门下弟子，布守关期。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人多了反易坏事，有两位已经足够，烦请准备一些食用之物，晚辈现就动手替她疗伤！”

沈霞琳一翻身，奔到朱若兰的身侧，眼眶中满含泪水，笑道：“姊姊待我这样好，只怕我一辈子也没有法子报答你了！”

朱若兰微微一笑，秀目凝着霞琳，脸上神情若悲若喜，心中汹涌着万千感慨。

当前这伤势奇重的少女，正是她心目中最大的情敌，就自己过去观察所得，杨梦寰对霞琳情爱极深，沈姑娘在世上，杨梦寰绝不会移情他人，此刻，如果自己不出手救她，沈姑娘绝对难熬过一个月。她死了，杨梦寰不难移爱自己……但她又不忍看着这娇稚善良的孩子死去……

这是个十分微妙难解的问题！包括了人性、爱欲、妒嫉、怜惜，饶是朱若兰聪明透顶，一时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沈霞琳看朱若兰一直望着她，很久很久，仍然一语不发，心中甚觉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黛姊姊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朱若兰如梦般，啊了一声，笑道：“我在想你寰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他要是看到了你病成这等模样，一定十分难过。”

霞琳幽幽叹道：“他不回来，一定是在路上出了事啦？我要是没有病，咱们就可以一起出去找他了。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你要找他，拉我一起去干什么呢？”

霞琳听得满脸茫然问道：“你不是和寰哥哥很要好吗？为什么不管他呢？”

朱若兰被问得晕生双靛，眨眨眼，拉着霞琳一只手，低声笑道：“我和你说着完的，等你伤好了，咱们就去找他。”说着，扶霞琳回到静室。

慧真子吩咐童淑贞为霞琳去准备应用之物，自己和澄因却借这段空闲，静坐养息。

这时，风雪已住，满天阴云随风散去，一抹夕阳返照，天色已近黄昏。

童淑贞准备好食用之物，送入静室。朱若兰让霞琳食用一些汤饼后，立时动手替她疗伤。她让沈姑娘面壁而坐，自己也盘膝坐在霞琳背后，口授了沈姑娘玄门吐纳导引口诀，伸出右掌顶在霞琳后背“命门穴”上，默运本身真气，一股热流，缓缓攻入霞琳体内。

第五天上，沈姑娘体内阴寒，已大都被迫出体外，神情逐渐恢复。她在这四五天的时间中，除了行功疗伤之外，因习朱若兰口授玄门吐纳导引之术，获益极大。要知玄门吐纳导引术，是一种极高内功的修为秘诀，和一般内功进修之法不大相同，不但有助功力精进，而且体命双收，驻颜益寿，如至大成境地，更能化气成力，凝神还虚，克敌于举手投足之间，飞行于江河激流之上，飞花杀人，摘叶伤敌。霞琳因祸得福，学得了玄门吐纳导引真诀。

到中午时候，朱若兰已替霞琳完成了第六次治疗，停住手，笑直：“现在你的伤势，已是大部痊愈，午时过后，再作一次疗治，迫出残余阴寒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”

霞琳笑道：“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找寰哥哥啦？”说着话，慢慢转过头来，目光一触到朱若兰脸上，登时惊得她啊呀一声，呆在那儿，说不出话。

只见朱若兰匀红的嫩脸，此刻却变成了一片苍白，神态萎靡，霞琳心头一酸，两行清泪，顺腮流下，幽幽说道：“黛姊姊，我不再治病了！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那怎么行？如果不把那残余阴寒迫出，日久难免复发。”

霞琳泣道：“姊姊为替我疗治伤势，累得脸都变成了苍白颜色，一定是耗损很多元气，把我的伤医好了，可是姊姊却累伤了，我又不能给姊姊医伤，怎么办呢？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我不要紧，养息几天，就会复元，你如果不肯作最后一次疗治，姊姊这几天消耗的无气，不都是白白糟塌了吗？”

霞琳黯然一敛，缓缓偎入朱若兰怀中，泪如泉涌，但她却说不出一句感激之言。

朱若兰扶正她身子，说道：“你现在伤势还未全好，不宜有所感伤，快些坐好运气，免得功亏一篑，你要不听姊姊的话，我以后就不理你了。”

霞琳勉强收泪坐好，依言行功，朱若兰略一休息，又凝神运集真气，助她疗治体内残余阴寒。

大约有顿饭工夫，只见沈霞琳脸上汗珠儿，如雨一般滚滚而下，渐渐的全身各处，冷汗泉涌，浸透衣裙，有如水淋。

正值这紧要当口，突听静室外传来了澄因大师一声怒吼，接着一声金铁交鸣，房门吃人一脚踢开，人影闪处，陶玉手执金环剑冲了进来。

霞琳转脸望去，看陶玉仗剑急奔而来，心神一分，正待出言相询，却听朱若兰急促低声吩咐：“快些闭上眼睛，照常行功，不要分散心神。”

霞琳经朱若兰轻声一喝，顿时收住心猿意马，转脸面壁，重又凝神行功。

陶玉目睹一个青衣少年和霞琳同榻而坐，不禁妒火中烧，冷笑一声，一跃近榻，振腕一剑，直奔朱若兰前胸点去，他含忿出手，剑势如迅雷奔电，猛快至极。

朱若兰顶在沈霞琳后背“命门穴”上的右手不动，左掌半屈，迎着剑势拂去，直待将要接触到金环剑时，食、中二指，突然一齐弹出。

这是武学中一种至高绝技“弹指神通”工夫，陶玉哪里识得，但觉握剑右腕一麻，不自主松开五指，金环剑脱手向后飞去。

就这一挡之势，澄因大师已追踪跃入，铁禅杖一招“飞钹撞钟”，猛点陶玉后背。

金环二郎一闪身，让开背后点来一杖，施出三音神尼手绘拳谱上，所记身法“移形换位”，膝不弯曲，足不跨步，一晃身，已欺到澄因大师身边，右手一把抓住禅杖，左掌一招“挥尘清谈”，疾劈澄因握杖右腕。

老和尚刚才在室外和他交手过几招，只觉他出手剑势，怪异难测，随手两剑，就把自己逼退，冲入霞琳疗伤静室，他随后追入，心中本早已有备，哪知仍然没有看清楚人家用什么身法欺到自己身侧，不禁呆了一呆。

就在这一愣刹那，陶玉右掌已切到腕上，老和尚不松手丢杖，手腕势非受伤不可，只得一松右手，让开陶玉切来一掌，左手却探臂一拳，向陶玉前胸打去。

金环二郎想不到他避掌、还击，能一齐出手，这一拳迫得他向后疾退三步。

澄因趁势抢攻，右脚飞踢小腹，左手却闪电伸出，又抓住了禅杖，用力一带。

这一着用的恰当至极，陶玉手中握着禅杖，骤然被澄因一带，身子向前一栽，正好向老和尚踢出的右脚迎夹。

可是金环二郎武功，实已今非昔比，侧身一让，右手不放禅杖，左手探处，抓住了澄因右脚，用力一抬，老和尚重心顿失，身子向后倒去。

澄因吃了一惊，暗道：此人武功当真高强，心里在想，左手仍紧握禅杖不放，借力一拉，已经向后倒去的身子，突又挺起，右手一招“潮泛南海”平推过去。

两个人各抓着禅杖一端不放，身子相距不过两尺远近，各以单掌攻敌，近身相搏。

## 第十八回道姑之恋

手臂伸缩之间，即可遍及对方要害、穴道，略一失神，非死即伤，这别开生面的打法，包括了机智、武功、对敌经验等全面的搏斗，惨烈紧张，触目惊心。

倏忽间，两人已对拆了二十多招，澄因胜在功力深厚，陶玉却以奇诡的手法，弥补了功力的不足。

金环二郎一面打，一面偷眼向床上望去，只见那青衣少年，右掌顶在沈姑娘后背“命门穴”上，肃容端坐，对眼前激烈无伦的打斗，浑如不觉，看也不看一眼。

沈霞琳神情却有些激动，但还能勉强自持，不为两人打斗所乱。

这时，陶玉心中已有点明白，那青衣少年是在替霞琳疗伤，费解的是自己已把沈霞琳奇经八脉打通数日，伤势早就应该全好，难道她伤势好转之后，又突然复发不成？

他心中只管思解霞琳伤势恶化原因，手下略慢，吃澄因抢了先机，呼的一掌，逼攻过去。

这一掌威势奇大，而且攻袭的又是要害，陶玉警觉到时，已来不及出手化解，只得一松手丢了禅杖向旁侧一闪，着地扫出一腿，挡了挡澄因攻势，探臂捡起金环剑，跃到门口，横剑而立，目光却投在木榻上朱若兰和霞琳身上。

澄因夺回禅杖后，本想趁势扫攻两杖，把陶玉迫出静室，哪知陶玉松手放了禅杖后，却捡起了地上的金环剑，他刚才在静室外，已和陶玉交手过几招，知他剑招的诡异，较拳掌尤为难测。

老和尚想一想，也停手不再抢攻，横杖护守榻前，和陶玉相峙对立。

金环二郎见澄因守榻前，蓄势相待，不再迫攻，已猜知他的心意，是怕伤了霞琳，他本是极端聪明而又城府深沉之人，心中打了几转，立时变了主意，望着澄因笑道：“那位穿青衣的书生是谁？可是在给沈姑娘疗伤吗？”

澄因答道：“什么人你管不着？她在给琳儿疗伤倒不是错，你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陶玉收了金环剑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问问有什么要紧？既然有他给沈姑娘疗治伤势，我倒省了不少麻烦！”说完，转身向门外走去。

澄因大师一纵身，追到门边，叫道：“听你口气，倒好像是存心为霞琳疗伤来了？”

陶玉回过头，冷冷答道：“如果我要存心害她，她就是十条二十条命，恐怕也没有了？”

澄因还未答话，突闻一声娇脆的冷笑道：“嗯！如果不是你打通她奇经八脉，她还不至于阴寒攻心，伤得这样厉害。”

陶玉抬头望去，只见那青衣书生，带着一脸困倦容色，站在静室门口，两眼望着自己，眉宇隐泛着一种不屑和鄙视的神气。

陶玉心中本就气他，听完话冷哼一声，正待出手给他点颜色看看，突想起他刚才双指弹剑的本领，不禁一阵犹豫。

只听身后又一阵冷笑响起，转眼望去，慧真子手横宝剑挡住去路，成了前后夹击之势。

金环二郎目睹当前形势，心中暗自忖道：慧真子和这老和尚，已难对付，再加那个武功莫测高深的青衣书生，万一要动上手，对自己大是不利，想一

想，不宜久留，趁空纵跌逸走。

这时，霞琳身上阴寒已完全被迫出体外，一跃下榻，迎着朱若兰，笑道：“黛姊姊，刚才和我师伯打架的陶玉走了吗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那个人最坏了，你以后再遇上他时，千万可要小心，半年前在祁连山中，不是我赶到的时机凑巧，你早已……”

早已怎么样？她却是难于出口，微微一顿，正在忖措措词，霞琳已抢先，说道：“他和寰哥哥是很要好的朋友，我要是开罪他，怕寰哥哥生我的气。”

朱若兰知她心地纯洁，不知人心险恶，一时间，无法给她说得清楚，轻轻叹息一声，不再答话，跃上木榻，盘膝坐下，运气调息。

霞琳看她合眼端坐，知在用功，不敢再问话打扰，轻轻走出房门，直往澄因扑去。

老和尚看霞琳脸色红润，精神充沛，举步灵快，病势似已全好，心中极是高兴，呵呵大笑两声，问道：“琳儿，你的病全好了吗？”

霞琳点点头，答道：“我的病是好啦，可是把黛姊姊给累坏了。”说着话，举目四外张望了一阵，问道：“怎么不见我师父和童姊姊呢，她们哪里去了？”

澄因叹口气，道：“你大师伯和玉箫仙子相约寻地比武，一去五六天，还没有回来，你师父为替你守护关期，这五天中就没有离开茅舍附近，刚才见你黛姊姊推开静室，逐走陶玉，知你关期已满，她才去找你大师伯去了！”

霞琳抬头望着澄因，眼眶中泪水盈盈，长长地叹口气，道：“师伯，你在这里守护着黛姊姊吧？我去找大师伯和师父去。”

澄因道：“你伤势刚好，如何能够走得，你留在这里，陪你黛姊姊，我去找他们。”说罢，转身急步纵跃，已到十几丈外。

霞琳追出竹篱，澄因已走得踪影全无。她已十余天未出篱门一步，抬头见万株梅花怒放，如锦如絮，景物幽美已极。

再说陶玉遭朱若兰两次指风扫中，已知非人敌手，再打下去，势必要伤在人家手中，立时见机而退，穿过梅林，直向断崖上攀去。

奔了有十余里后，突然觉着左肩、右肋，被朱若兰指风拂中之处，微微作疼起来，心中吃了一惊，赶忙停下身子，试行运气，伤处突然一阵麻木，瞬息之间，扩及半身，一阵阵巨痛刺心，连举步也觉着十分艰难，这才知道，对方已暗中下了毒手。

这时，他正停身于一处断崖所在，下临千丈绝谷，深不见底，一失神滑落下去，必要摔个粉身碎骨，四周又都是连绵的山势，伤势既已发作，决难再越绝峰，不如暂时停下来，调息一阵再走。

想了想，索性盘膝坐在地上，缓缓地运气行功。

过了顿饭工夫，忽听一阵急促的步履声，传入耳中，陶玉睁开眼睛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三旬左右的健壮大汉，手提长剑，直对自己奔来。

那人到了陶玉五尺左右处停住，长剑一指陶玉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坐这等荒凉的地方干什么？”

陶玉仔细看了大汉两眼，认出正是自己初入山时，遇到那个和道姑比剑的大汉，这时，他已觉出伤势好了许多，冷笑一声，答道：“昆仑山又不是你们昆仑派私产，为什么我不能来？”

那大汉听他一开口，就说出自己是昆仑派门下弟子，不禁怔了一怔，神凝双目，从头到脚把陶玉看了一遍后，答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昆仑门下弟

子，这昆仑山虽不是我们私产，但在金顶峰数十里内，也不准闲人乱闯。”

陶玉一纵身，跳起来，笑道：“我闯了，你又怎么样呢？”

那大汉怒道：“你这人好生无礼。”说着话欺身直进，一剑刺来。

陶玉冷笑，闪身让开剑势，一晃肩，已到那大汉身侧，左手一扬，拍出一掌。

那大汉心头一惊，再想闪避陶玉掌势，已是迟了一步，眼看这一掌就要打中，对立突然一沉左臂，退了两步，那大汉趁势一跃，向左方让开数尺，横剑发楞。

原来陶玉掌势打出一半时，左肩伤处，突然又一阵麻木，一条左臂，登时不听使用，他怕那大汉剑势回扫过来，因而疾退两步。

那大汉望着陶玉出了一阵子神，长剑封住门户，慢步逼来。他刚才一剑躁进，几乎吃了在亏，这次已不敢再稍存轻敌之念，全神贯注，蓄势缓进。

金环二郎刚才拍出一掌后，已知自己伤势不宜运气和人对敌，上半身算是不能用了，要想除掉眼前敌人，只有用两条腿和人一拼……

这个和陶玉动手的大汉，名叫黄志英，是昆仑派掌门人玉灵子门下的首座弟子，在三清宫昆仑门下数个男女弟子中，是武功最高的一个。

他见陶玉闪避自己的剑招身法，快速灵活，武功决不在自己之下，如果他也要动用兵刃，自己实无制胜把握，奇怪的，是他用臂对敌，单是飞跃闪击，施用两腿和自己缠斗，初还认为他自负武功，有意卖狂，到后来看他累得满头大汗，身法渐慢，脸也变了颜色，但他仍是不肯用手还击，心中暗感奇怪，收住剑势，向后一跃，喝道：“你要再不肯亮兵刃动手，不出十合，必然要伤在我剑下，生死大事，岂是儿戏？再说我黄志英也不愿杀一个不用兵刃的人！”

陶玉喘息一阵，冷笑道：“我只要一出手，你不死即伤，遑论让我施用兵刃？”

黄志英大怒道：“好狂妄的口气，你不妨出手试试，看你能不能伤了我。”说着话，挥剑而上，疾攻三招。

这三招极为迅猛，直把金环二郎迫到断崖边缘，黄志英只要再多攻一剑，陶玉势必被逼下那千丈深涧不可。

黄志英收剑笑道：“就凭你这点本领，也敢大言不惭，你如不亮兵刃，那是自取死路，可别怪我下手狠辣了。”

陶玉回头望望身后千丈绝壑，长吸两口气，把翻涌的气血稳下，使上半身恢复舒畅，冷冷接道：“不信你试我一招？”说着话，陡然欺身而进。

黄志英挥剑一封，那知陶玉身形随着他剑势一闪，已滑到身侧，身法之奇，简直是闻所未闻，不觉心头一震，仰身疾退三步，扫出两剑，寒光霍霍，封住门户。

只见陶玉身子一转，竟从剑势空隙中直滑进去，哎呀出手，右手一伸，已托住黄志英握剑右肘关节。

黄志英吃了一惊，左掌疾随攻出，当胸劈去。

陶玉一侧身，黄志英的掌势掠着前胸扫过，随着左手一翻，又托住黄志英左肘，如在陶玉未受伤前，黄志英双肘关节早已被他折断，但此刻的情势却又不同，陶玉虽然擒拿住了黄志英两肘关节，可是他左肩、右肋的伤势，使他两条臂使不出一气力，勉强凝神运功，力量还未用出，伤势却先发作，一阵剧疼，不自主松了黄志英的双肘。

这不过是一刹那间，黄志英双臂一分，向后跃退了五六尺远，一脸惊奇神情，望着金环二郎，他对陶玉的奇诡擒拿手法，佩服至极，但对他擒拿自己双臂后的微弱力量，却又感到十分意外。他望了陶玉良久，才一声长叹，道：“承蒙手下留情，黄志英感愧得很。”说罢，转身疾奔而去。

陶玉脸色冷漠，一语不发，直等黄志英背影消失不见，才缓缓盘膝坐下。这时，他左肩、右肋的伤势剧疼，赶忙闭目调息。

足足过了有一顿饭工夫，伤疼才逐渐平复，双眼望着天际几片白云，暗暗叹道：难道我陶玉今后，当真就不能再和人动手了吗？这十几年辛辛苦苦练成的一身武功，就这样被人废去不成？

想至此处，恨得他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哪知心气一动，伤处突然又疼了起来，这时，他才知道，对方真的下了毒手，而且异常残酷，不但废了他一身武功，使他今后无法再和人动手，就是连一点气也不能妄动。

他黯然一声长叹，慢慢地站起身子，望着那绵连雄伟的山势，心中突生凄凉之感，暗自想道：不知我还能活多久，即让我再活数十年不死，也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了，当真如此，那还不如早些死了的好。

想到这里，他心里又有些恨起沈霞琳来，就地一跺脚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若非为她，我陶玉怎么会遭人毒手。”

他这一阵急气，伤处又隐隐作疼起来，赶紧吁了两口长气，使心气平下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猛地心中一动，想起了怀中还带着三音神尼手绘的拳谱，上面虽然只记载一十三种武功，但却无一不是绝世奇学，也许那上面能找出疗伤之法。

他心机深沉，从绝望之中，寻得了希望之后，人反而冷静下来，举目向四外张望了阵，不见人踪，才绕向左面一处斜度较大的所在，向谷底走去。

陶玉随着深谷形势，向北深入，大约有五六里，转过了几个山角，眼前景物突然一变。

只见地势突然开朗，成了数十亩大小一片盆地，四周都是排天峭壁，这道深谷，似一条甬道般，通入这片盆地，入口处宽仅三尺多点，除此一条山谷外，四周绝壁封阻，再无可通之路。

盆地中间，有两亩地大小一片水塘，碧波无痕，水光照天，也许因四周千丈峭壁，挡住了风雪，盆地间不但不见积雪，而且温暖如春，和外面刺骨寒风，恍如两个世界。

青青短草如茵，红白山花竞艳，一阵阵袭人芳香，三五只水禽，景物幽美，如临仙境。

陶玉目睹这等清绝景物，心中十分高兴，暗道：这所在当真是好，只是不知有没有容身的山洞突岩。

当下沿着峭壁绕行过去，不及半周，果然被他找到了一处栖身所在。

这是北、西两处峭壁交接的地方，一道宽约尺许，高可及人的石洞，深入三四尺后即向右弯去，洞口被北面延伸峭壁挡住，如不走到跟前，很难看得出来。

陶玉顺着夹道，向里面走去，深入不过十尺左右，已然转了两三个弯。前面一片漆黑，不知有多深多长。他停住步，定定心，心中忖道：这种深山古洞之内，不是藏着虎豹之类的猛兽，定是蛰伏着巨蟒毒蛇。现下内伤正重，不知能否转好，如果听任伤势恶化下去，恐怕也难免一死，把心一横，继续向前走。

又拐了两个弯，夹道已尽，眼前是一座三间大小的石室，紧靠里面石壁，并放着两只玻璃制成的巨灯，灯中清油半满，突出几条灯芯，陶玉燃起火折子，点燃灯芯，细查四壁，只见东北角处石壁，微现裂痕外，其他处再无可疑。

他本是工于心计的人，见到石室两个玻璃灯中积存的清油，已知此处，早已经人发现，那劈壁间微现裂痕，说不定是一座密室门，只是自己武功已失，无法打开一窥究竟，看来此处也非久留之地，但现下清静无人，何不借此时机，先查阅一下三音神尼手绘拳谱，看看有否疗伤之法再说。

金环二郎小心翼翼地取出怀中拳谱，仔细翻阅起来。这是他唯一的生存之望，是以字字不肯放过。

陶玉聚精会神把拳谱阅读一遍，虽然又体会出不少拳、剑、身的窍诀，但最后两种习修内功之法，却是一点不明白，更找不出一篇疗伤有关的记载。

突闻一阵步履之声，自外传来，陶玉顾不得再读拳谱，一口气把灯吹灭，急走几步，隐在入口石壁后，探怀取出一把毒针，暗暗想道：能有人陪我葬在山洞之中，倒是不错。

只听那步履声愈来愈近，瞬息间已到入口外面，但闻一声娇脆的惊叫，一条人影飘然而入。

陶玉手举毒计，正待打出，那知他心中略一紧张，不自觉地运加在控针右手的劲力，未及打出，伤疼复作，右臂登时软垂下来。

那入室之人，似已警觉，亮出宝剑，振腕回扫过来，身随剑转，目光也同时投在陶玉身上。

金环二郎向左一跃，避开一剑，已看出来人是童淑贞，那人也看清了陶玉，微带惊颤地一声娇喝道：“是你！”

倏然收剑跃退，左手探怀取出火折子，点燃琉璃灯，收了宝剑，目光望在陶玉脸上，问道：“你跑到这里做什么？”

陶玉赶忙把手中一把毒针收入怀中，喘了两口气，答道：“为什么我不能来，这又不是你昆仑派的地方？”

童淑贞一扬手中宝剑，正要发作，突然软软垂下，幽幽叹道：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自然怪不得你。”

陶玉道：“难道这山洞之中，还住着你昆仑派的祖师爷不成？”

他这句本是气忿之言，那知童淑贞听了，却点点头，答道：“不错，这座石室里面，正是我们昆仑派历代师祖坐化之处，一向划为禁地，除了奉到掌门令偷之外，任何人不能进这石室。”

陶玉道：“我又不是你们昆仑门下弟子，自然不受你们的门规约束。”

话到此处，倏然而停，放声大笑起来。

童淑贞听他笑声特异，看他脸上汗水随着笑声直滚，心中纳闷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是在哭呢？还是在笑？”

原来陶玉放声一笑，气血浮动，伤势又疼起来，他笑得越利害，伤势也越是疼得利害，因他自知伤势奇重，已难有复元之望，满腔感伤忿怒，一笑全泄，一时间无法收住，是以伤处剧疼也急速加重，只疼得他满脸汗水，直向下流。

童淑贞看他越笑越不对头，笑到最后，竟是涕泪横流，她本早对陶玉动情，此刻见他这等模样，不禁怜惜顿生，丢掉手中宝剑，急奔过去，问道：“你这人究竟是怎么啦！”

说着话，双手伸出欲扶陶玉身子，手快触到陶玉身上时，突然感到一阵羞赧，又把双手缩回。

就这一刹之间，金环二郎已自不支，笑声戛然而止，人也晕倒地上。

童淑贞看陶玉晕倒地上，再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之嫌，伏下身子，用推宫过穴之法，推拿他“肺海”、“玄机”两处要穴。

陶玉只不过别住了一口气缓不过来，经童淑贞一阵推拿后，立时醒转，眼看自己半依着重淑贞娇躯而坐，不禁一阵感愧，急忙挺身而起，一扬眉头，话还未说出口，右肋处又是一阵急疼，不自主双手捧着伤处蹲了下去。

要知一个武功有着基础的人，本可运气抗拒痛苦，即是未学过武功的人，一遇伤疼，也会本能的运气集劲，抵受苦疼。但陶玉此刻，却是大反本能，气血一动，伤疼立时加重，任他一身精纯内功，但却丝毫运用不上，反不如一个平常的人耐受疼若。

童淑贞目睹他忍受苦痛神情，心中怜惜倍增，扶着他柔声劝道：“你伤得这等严重，还逞什么豪强，这地方，异常清静，你就在这里养息几天，等伤势好了再走。”

陶玉也觉出这短暂一两个时辰之中，伤势已加重不少，不知对方用的什么手法，使自己伤的这等厉害。事已到此，再逞强好胜，只是徒讨苦吃，当下叹息一声，闭目静心调息。

两盏清灯，光焰熊熊，只照得石室通明。童淑贞望着对面闭眼静坐的陶玉，心底泛上来无穷烦恼。这座石洞中，供藏着昆仑派历代师祖们的法体，派中弟子从不许擅入一步，何况对方非昆仑门下，只此一桩，已犯了武林大忌，何况他眼下还是昆仑派的仇人，依据派中规矩，自己本应把他擒押三清宫，听候掌门师尊发落，但不知怎地，却感到无法下手……

正当她胡思乱想之际，陶玉忽地睁开眼睛，冷冷说道：“此地既是你昆仑派历代师祖法体供藏这所，必不准外人涉足，我现在一身武功尽失，你正好擒我回去邀功请赏。”

童淑贞被他几句话逼得呆了一呆，摇摇头，笑道：“这荒山幽谷之内，你自然猜想不到这是我们昆仑派划为禁地之处，在那入谷要隘所在，本派有守值之人，不知怎的竟被你闯了进来，我适才由外面进来时，还遇到他们守在谷中要隘……”

陶玉目光凝注在童淑贞脸上，静静地欣赏当前这道装少女的风韵，宽大的道袍，无法完全掩饰起她苗条的身材，秀眉星目，嫩脸匀红，肤白如雪，樱唇喷火，低头弄衣，无限娇羞。陶玉看了一阵，觉着她的秀美并不比沈霞琳差，另有一种成熟少女的诱人风韵。

沈霞琳未入昆仑门下前，童淑贞在数十个昆仑门下女弟子中，本是最美的一个。只因他平时穿着道装，再加上幼失父母，从小就追随慧真子身侧，在三清宫中长大，坎坷的身世，养成她一种冷若冰霜的性格。

玉灵子门下大弟子黄志英，艺冠同门，才华标逸，对这位小师妹异常倾心，十余年相处之中，对她爱护得无微不至，童淑贞自解人事后，黄志英从没有一次违拗过她的心意。玉灵子、慧真子又都是亲身体会到情场遗憾之苦，他们不愿下一代也尝试到情爱折磨，因而对门下的约束并不严苛，只要他们能情止于礼，两人也不愿多管，这种余情甘露，普及了昆仑门下的男女弟子。

可是天下事往往都非人所能谋算，尤其是男女间的情爱，更是奥妙难测。童淑贞自那天在茅舍中和陶玉见了一面，被他那含情的一笑，摇动了芳心，

数日来脑际间一直盘旋着金环二郎的音容笑貌。

童淑贞热情压制心底不肯对人稍假词色，可是一旦被人挑开心扉，热情立时如狂流汹涌，极难自制，何况陶玉此刻又身受极重内伤，这不禁加重了童淑贞怜惜之心，而且还启发了她一种潜藏在女性中纯洁的母爱。她不由自主移身到金环二郎身侧，脸上情爱横溢，眉宇间忧虑重重，四道眼光交相投注，彼此都感觉周身血流加速。

陶玉只觉小腹中一股热流，由丹田直冲上身，伤处又隐隐作痛起来，慌忙收敛绮念，调匀呼吸，道：“你就是不肯捉我，我也是活不久了。”

童淑贞慢慢地伸出一只柔手，握住陶玉两只手，无限深情地慰道：“你尽管放心在这里养息伤势，这地方只有我和大师兄能来……”

陶玉冷冷接道：“你大师兄既然能来，还不是一样的要发现我，那和你把我捉住，送到三清宫去有什么分别？”

童淑贞笑道：“你急什么呢？就不听别人把话说完，这座石室，现已经有掌门人指命我和大师兄轮流管理，除了我们两人外，其他人都不能擅入此室一步，这个月正好轮我当值，今天才十一月十二，还有十八天时间才轮换到我大师兄，这十八天中你可以安心在此养息。”

陶玉看她对自己温婉慰藉，深情款款，娇靥生晕，半含羞态，不觉心中一荡，暗自叹道：此女风韵不下李师妹，温柔不输沈霞琳，半带娇羞，更是撩人，想着想着，右臂探出一抱，正想把童淑贞身躯揽入怀中，突然心念一转，又想起自己奇重内伤，立时顺手一推，冷冷说道：“我伤得极重，就是有三十六天时间，也未必能养息得好。”

童淑贞看他瞬息间，变换了两种极端不同神情，不觉怔了一怔，颦起两条柳眉儿，柔声慰道：“你先养息几天看看，也许能够好转，我先去给你准备一些食用之物送来。”

陶玉听得童淑贞一提，突然感到腹中饥肠辘辘，甚难忍受，点点头，闭上眼睛。

童淑贞慢慢站起身子，一声轻轻叹息，附在陶玉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安心在这里等我，我至迟在晚上二更天前赶来。”

说罢，捡起地上宝剑，转身出了石室。

陶玉听她说晚上才能赶来石室，自己还得挨饿几个时辰，心中甚是不满，但因伤势沉重，行动不得，只好耐心等待。童淑贞出了石室，放腿疾奔，她此刻，满脸热情，尽投注陶玉身上，心中只在盘算着，如何能使陶玉伤势早些好转，如何给他做点好吃的食物送去，对陶玉刚才冷热无常的性格，也无暇去思索分析。

她刚刚奔出山口，突听有人喊道：“童师妹，童师妹！”

童淑贞停住步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黄志英提着长剑，站在三丈外的山坡下，脸上带着笑意，对她走来。

童淑贞骤见大师兄后，突觉心中一阵惶愧，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一般！不自主垂下了头，不敢再多看师兄一眼。

但听轻微的步履之声，慢慢地到了她身侧，接着一个低沉而又充满着关怀的声音，由身侧响起，问道：“童师妹，你怎么啦？”

童淑贞抬起头来，只见大师兄两道眼光神中，无限深情，逼视在自己脸上，不禁一阵心跳，强自镇静，摇摇头，答道：“我没有怎么？只是刚才经一阵急奔，有点儿累。”

说着话，转过身子，缓步向前走去。

只听身后传来了黄志英一声悠悠长叹，童淑贞停步回头望去，黄志英已离开原地向右面山壁间攀登，举步缓慢有气无力，充分流露出颓丧的神情。

童淑贞心头一酸，忍不住涌出来两眶泪水，她无法再控制激动的情绪，几度扬起玉腕，启动樱唇，想把黄志英叫回来，投在他怀中大哭一场。

可是陶玉俊俏的影子，和那迷人的微笑，不断地在她心头扩张，瞬息间，掩遮了黄志英凄苦的形像……

她伸手抹去眼眶中含蕴的泪水，转身又向前奔去，待黄志英攀登到壁间一处矮松下，停住身子，回头望时，童淑贞已转过了一个山角不见。他望着被山峰遮住一半的夕阳，说不出心中是爱还是恨，倚松出神，直到暮色苍茫，才带着沉重的心情，返回三清宫去。

童淑贞奔回到梅林茅舍，澄因和慧真子去寻找一阳子尚未回来，茅舍中只余下朱若兰和沈霞琳两人，这时，朱若兰行功尚未完毕，沈姑娘静静地坐守一侧，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黛姊姊运气调息。

一阵轻微的步履声，惊得沈霞琳霍然立起，抓起宝剑，跃至门口，待她看清楚来人后，垂下了手中宝剑，笑道：“啊！原来是贞姊姊，你看到师父没有？”

童淑贞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你的黛姊姊呢？”

霞琳道：“黛姊姊正在运气调息，已经快三个时辰了，还没有睁开过一次眼睛，唉！我这场病，实在把黛姊姊给累坏了！”

童淑贞心中突然一动，暗自忖道：陶玉伤在朱若兰手中，朱若兰必知解救之法，怎生想个主意，让她说出来才好？

霞琳看师姊不答自己的话，只管低着头寻思，心中甚觉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贞姊姊，你在想心事吗？”

童淑贞只听得脸上一热，赶忙抬起头，笑道：“我在想……在想你寰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她随口一句应急谎言，却勾起沈霞琳沉重的心事，只听她幽幽一声长叹，慢慢抬起头来，望着天上几片浮云，凄婉笑道：“已经快八个月了，他还是没有回来！不知道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事啦？”两行清泪，随着她娇婉的声音，滚下粉腮。

童淑贞想起在石室中养伤的陶玉，不知道有没有复元之望，一阵心酸，泪水也夺眶而出，霞琳一转脸，看到童淑贞也是满脸泪水，随缓缓举起左手，用衣袖抹去她有个泪痕，说道：“贞姊姊，你心里可也是在想念寰哥哥吗？”

童淑贞脸上一红，岔开话题，问道：“你们吃饭没有？”

霞琳摇摇头，答道：“我在守着黛姊姊，还没有工夫去作。”

童淑贞笑道：“我替你们作饭去。”

霞琳叹道，“我虽然从小就没有了爹娘，可是有很多人都待我好，澄因师伯、师父、寰哥哥、黛姊姊，还有你和寰哥哥的朋友陶玉……”

沈姑娘话还未完，突听一声清脆的娇笑，接道：“哪个坏蛋陶玉吗？以后他再也不能作坏事了！”霞琳回头望去，只见朱若兰已站在身后，望着她不断微笑，不知何时她已运功完毕，出了房门。

童淑贞听得心中一动，故意问道：“怎么？陶玉被你杀了吗？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我虽没有杀他，但已废了他一身武功，今生今世，他永远不能再和人动手了。”

童淑贞只听得心头一震，抬起头望着朱若兰发呆，她本想追问她用什么功夫伤了陶玉，有没有解救之法，哪知一和朱若兰目光相触，立时被她一种高贵的威仪镇住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原来她做贼心虚，一触到朱若兰那威棱逼人的眼神，好像是被人看穿了心中隐秘，是以开口不得。

霞琳却接口道：“陶玉是寰哥哥的要好朋友，黛姊姊要是把他打死，寰哥哥知道了，一定会很伤心的！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他死不了，只是被我用天罡指神功点了他右肋左肩两处经脉关节，只要他不再练武功，或是和人打架，安安静静地养息，那就和好人无异。”

霞琳满脸感伤，问道：“姊姊，难道就没有办法解救他吗？”

朱若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解是有法子解，只是救了他之后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毁在他手中了。”

霞琳道：“那姊姊把解救的法子告诉我，好吗？”

朱若兰奇道：“你要学解救的法子干什么？”

霞琳道：“我以后要是遇上他时，就告诉他解救的办法，要不然他这一生就不能再练武功了。”

朱若兰两道清澈的眼神，凝注在霞琳脸上，沉吟不语。沈霞琳慢慢地走到朱若兰身边，拦着她一只手说道：“姊姊不愿意告诉我，那我就不学啦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，只是不想让他的伤好。”

朱若兰凄然一笑，岔开话题，说道：“走！咱们到屋里去，我教你解救陶玉的法子。”

童淑贞望着两人进了房门，才转奔到厨下，做了很多油饼，又烹饪几色精美珍肴，收藏起来。

朱若兰整理一下沈姑娘鬓边散发，接道：“姊姊很爱你，将来姊姊的本领，都要一件一件的传给你，现在你还不能学习，等到我授你的玄门吐纳导引术有了基础，我再慢慢传你。”

霞琳叹道：“姊姊待我好，我心里早就知道，但你不告诉我解救陶玉伤势的方法，陶玉的伤就不会好，寰哥哥知道了，定会气我不好好的待他朋友，何况他在祁连山还救过我，我知道了这件事，怎么会不管呢？姊姊！不要传我本领了，只把救陶玉的方法告诉我吧？”

朱若兰看她脸上满是惜怜神情，心知如不告诉她，在她纯洁善良的心中，将留下一道创痕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我告诉你就是。”

霞琳只听得笑上双靥，道：“姊姊真好……”不知再说什么，慢慢把娇躯偎入朱若兰的怀中。朱若兰微微一叹，道：“妹妹，你这悲天悯人的善良天性，虽然可爱，只是分不出善恶好歹，实使人为你担心，纵然将来能学得一身出神入化的本领，只怕也难逃过江湖上重重风险。”

霞琳道：“嗯！寰哥哥人最聪明，将来我不要再离开他，就不怕坏人害我。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他吗？和你一样的分不出好人坏人。”

霞琳道：“唉！那我以后更不要离开他了，要是他遇上坏人，还不知道，那实在危险得很。”

说至此，略一沉思，抬头望着朱若兰，接道：“姊姊，你以后也不要离开我们，好吗？”

童淑贞听得一惊，暗想：师父十年教养熏陶，恩如再生父母，自己却将

陶玉藏于派中禁地之内……想到此，心中一阵不安，端起菜饭，走到霞琳房中。

三人腹中有些饥饿，很快吃完了饭。霞琳帮着童淑贞收拾碗筷，入厨洗刷，童淑贞借机问道：“师妹，那陶玉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”

霞琳笑道：“黛姊姊对我说陶玉坏死了，不过我想他不是坏人，不然寰哥哥怎么会同他要好呢？不晓得他现在哪里？也没法告诉他疗伤的法子。”

童淑贞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想那疗伤之法，定是困难，除了你和黛姊姊之外，别人就不知道了，也没有本领医得。”

霞琳道：“黛姊姊说用天罡指神功，点了他的少阳、少阴两脉，血气不能上下运行，只要血气一动，伤处立时疼痛，要想医治，必须脚上头下，阴阳倒置，再行运功，使全身气血逆行，俟两脉通行，再予静养，即可复元。但要过了七天，血气凝结，就难医治了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住的地方，没法对他说，他是没法医好了。”

说完，一声叹惜，泪水盈睫，神怀黯然。

童淑贞探得治伤的方法，心中甚是高兴，但想到陶玉在石室中忍受饥饿之苦，心中又感焦急，脸上神情也随着变换不定，忽而笑展双靥，忽而愁聚眉梢。

四周的山色景物，慢慢的都隐入夜色之中，山风呼啸，松涛如海。童淑贞呆立绝峰，彷徨在师恩与情爱之间，觉着千思万绪，纷至沓来，虽然只是一件事情，但却是那样紊乱难决，夜风砭骨，吹得她油生寒意，抬头望天上星河，天色已是初更，想起和陶玉之约快到，只得缓步下了山峰，心中忖道：我已答应给了送食用之物，如何能自食诺言，不管如何，得按时赴约，把疗伤之法转告给他，要他在伤势好转之后，早些离开石室也就是了。心念一决，立时加快脚步，返回茅舍，取了食用之物，向那幽谷石室疾奔而去。

她一路急赶，到石室，只不过初更稍过，陶玉正靠着石壁静坐。

童淑贞摊放下手中食物，笑道：“你一定饿得很利害吧！这些菜肴、面饼，都是我亲手制的，你吃点尝尝看看，味道如何？”

陶玉望了望罗列面前的食物，饥火更是难耐，伸手取来一张油饼，正待放入口中，突然又停下来，眼光逼视在童淑贞脸上，心中暗想道：这方圆数十里内，除一座三清宫，再无人家，她这些菜肴、面饼，看上去都很精美，不知在哪里做的？他想到可疑之处，停手不吃，凝注着童淑贞，想从她神色间，观察出一点破绽来。

童淑贞见他只管瞪着眼望着自己出神，不食不言，一笑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吃呢？只管看着我作什么？”

陶玉道：“你这些菜肴面饼，可是在三清宫中做的吗？”

童淑贞笑道：“是我在沈师妹住的茅舍中厨下作的，你问这此干什么？”

陶玉原是怕那菜肴、面饼中下有毒药，自是难以据实说出，慢慢撕下一块油饼，放入嘴中，品尝良久，觉出没有异味，才笑应一声，道：“我不过是随口问问罢了。”说完，接着大吃起来。

童淑贞静静坐在旁边，看着陶玉吃自己调制的肴饼，直待他吃饱后，放下手中筷子，才笑着问道：“这些菜饼好吃吗？”

陶玉道：“就是再好吃，也不能把我的伤势医好。”

童淑贞听得一怔，垂首不语。

陶玉看她脸上满是忧伤，眼眶中泪光莹莹，紧蹙柳眉，神态凄楚，心中

忽觉不忍，轻声一叹，想说几句慰问之言，但转念又想到自己愈来愈重的内伤，把到了口边的话，又咽回肚里。”

陶玉冷笑一声，闭目不答，童淑贞看他对自己冷漠神情，不禁心头一寒，缓缓起身，向外走去。

这时，她自己也不知心中是爱是恨，只觉柔肠百结，芳心欲碎，走出石洞，坐在水塘旁边出神，坐在水塘旁边出神。突然一阵步履之声，由身后传来，回头望去，只见陶玉踉跄走出石洞，直向那山谷口走去。

童淑贞忍了又忍，到最后还是忍耐不住，站起身来，追上去，拦在陶玉面前，说道：“山谷中有人把守，你伤势这样重，如被他们发现，非被活捉不可。”

陶玉冷冷答道：“我守在你们的石室中，也不了了。”

童淑贞慢慢说道：“你回去，我告诉你疗治的法子。”

陶玉听后微微一惊，突然放声大笑，道：“我自己既不知疗治之法，料你们昆仑派也难知得……”他一阵狂笑，陡感伤疼复作，忍不住右手捧胸，蹲在地上。

童淑贞看陶玉皱眉忍受痛苦的神态，心中又生怜爱，黯然一叹，走近他的身侧，轻伸皓腕，扶着他的右臂，道：“你被人用天罡指点伤了少阳、少阴二脉，如不及早疗治，七日之后，伤脉凝结，永成残疾，不但一身武功全要废去，而且今生今世，永无疗好之望。”

陶玉听得一怔，调匀呼吸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不错，少阳、少阴均属体内主要经脉……”

童淑贞不待陶玉说完，就接：“那天罡指是一种极高的内家功夫，能够透肌伤脉，所以你外面不见伤痕，其实却伤得很重，全身血气不能运转两脉，因而一身武功尽皆废去。”

陶玉听她说得头头是道，心中信了一半，忍不住低头问道：“那要用什么方法，才能医好？”

童淑贞听他只问疗伤之法，对自己一片怜爱之情，毫无一点感激之意，不禁伤心之至，于是不理陶玉问话，转身慢步而去。

金环二郎本是绝顶聪明之人，如何会看不出童淑贞一番怜爱之情，只是他生情阴沉，不管对什么人都存戒心，再者他伤势越转越重，自知已无复元之望，心中一股怨恨之气，无法发泄，是以童淑贞虽对他关护备至，却难得他一句感激之言。

童淑贞走入石室，收拾残余的菜肴面饼，回头却见陶玉当门而立，脸上似笑非笑，望着她一语不发。她心中一腔委屈，此刻再也忍受不住，怒道：“你还来见我作什么？快些给我滚出去……”她口中虽在发狠，眼中泪水却夺眶而出。

陶玉脸色微变，仍是不发一语，童淑贞一纵身跃到门边，道：“闪开路让我出去！”

陶玉充耳不闻，动也不动。

童淑贞心头火起，右手一扬向陶玉身上推去，她只想把陶玉推到一侧，自己出去，那知陶玉被她一掌推个仰面朝天。

陶玉伤势正重，不能运气抵御，童淑贞又在气忿之时，这一推，用力不小，陶玉哪里还能站得住脚，竟跌个皮破血流。

童淑贞见他摔得很重，心中随又觉得不忍，立刻蹲下身子，扶他起来，

一面抚摸他的伤处，一面柔声问道：“你摔得很疼吗？”

陶玉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心里如果还不消气，再把我摔几跤，也没有关系。”

童淑贞心头一酸，泪水滴在陶玉脸上，幽幽说道：“你就不知道人家费了多少心机，才探得疗治你伤势之法……”

停了一会，童淑贞看着陶玉无限怜惜地继续说道：“还不赶快起来，调匀呼吸，休息一下，让我告诉你疗伤之法。”

陶玉立起身来，依言调匀呼吸，然后两人重入石室，童淑贞传他疗治之法，陶玉听完后，依法作为，脚上头下，贴壁倒立，俟全身血脉逆行后，暗中试行运气，伤处虽仍作疼，但已不甚剧烈。

大约过有顿饭工夫，果然觉着伤处痛苦逐渐消失，随即加重运气行功，待气血逆行一周，已累得全身汗水透衣，正身坐定，闭目养息。

童淑贞不胜关怀，问道：“这法子可有效吗？”

陶玉笑道：“伤处似已好转许多。”

童淑贞放了心，起身嘱咐道：“既然有效，你就安心在这里疗治养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说完，退出石室。

陶玉休息一阵，又继续依法治疗，每行一次，伤势就好转许多。

再说童淑贞一路急奔，回到茅舍，看天色已到三更，整座房中，一片漆黑，她走到霞琳卧房窗外，手弹窗栏，轻呼两声沈师妹，不听有人答应，心中生了怀疑，绕到门口，推门而入。

那房门本是虚掩，一推而开，随手取过生火之物，燃起案上松油火烛，定神望去，只见床上被褥，折叠的十分整齐，朱若兰、沈霞琳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她熄去案上松烛，退出霞琳卧室，茅舍中十分寂静，静的使人顿生凄凉之感，她缓步踱出竹篱，向梅花林中走去。

幽幽梅香，扑鼻沁心，但却无法涤除童淑贞胸中起伏的思潮，一缕情丝，万千愁怀，乱了她十几年静修的禅心。

突然间，一个熟悉的声音，起自她身后，道：“这样深的夜了，师妹还没有安歇吗？”

童淑贞转身望去，只见黄志英在她身侧，不禁心头微微一震，定下神，淡淡笑道：“这等深夜，你还到这里干什么？”

黄志英走近两步，轻轻一叹道：“我心中积存了很多话，想和你谈谈！”

童淑贞一皱柳眉，道：“深更半夜之中，有什么好谈的，有话明天讲吧！”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
她这几年之中，虽对黄志英处处回避，但像这等面对面的拒不交谈，还是初次，只听得黄志英呆了一呆，愣在当地。

童淑贞走了几步，忽然感到这样做会太使人伤心难堪，停下步，回过头道：“师兄可有什么要紧的话吗？”

黄志英本想好了很多话，但被童淑贞冷冰冰的一口回拒，不仅大为尴尬，而且伤透了心，哪还能说得出口，讪讪一笑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师妹心情不好，我也不打扰你了。”

说完，又一声长长叹息，转身缓步而去。

## 第十九回师兄师妹

童淑贞目睹黄志英绕过几株梅树不见，心中泛上来无穷感慨，想起大师兄十多年来的呵护惜爱，不禁黯然神伤，重重一跺脚，滚下两行清泪，缓步走向茅舍。

推开霞琳房门，点燃起松油火烛，和衣躺在床上，只觉胸中填满了痛苦委屈，忍不住伏枕低泣起来。

突然间，案上烛光摇曳，两扇门大开，沈霞琳、朱若兰一行一后走了进来。

童淑贞翻身跃起，霞琳已奔到她身侧，一脸茫然，望着她问道：“贞姊姊，你有什么伤心事吗？告诉我好吗？”

朱若兰两道冷电似的眼神从童淑贞脸上掠过，投注枕畔，看着那一大片被泪水浸湿的床单，微微一蹙秀眉，眼光又投落在童淑贞脸上，神色凝重，一语不发。

童淑贞只觉她两道炯炯的眼神如剑，直看透人的五脏六腑，不自主地扭转了头，不敢再和朱若兰目光相触，抹去脸上泪痕，下了床榻，摇摇头笑道：“我想起了凄苦身世，忍不住大哭一场。”

霞琳叹口气，接道：“是啦！你一定是想起爹娘了，我想起爹娘时，也得要大哭一场。”

童淑贞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嗯！师妹猜的不错。”说着话，走出室外。

朱若兰一直没有开口，直待童淑贞背影消失，才回过头，对霞琳笑道：“你姊姊好像有很沉重的心事。”

霞琳道：“那是不错，想起了爹娘，谁都会难过的。黛姊姊，你说我师父和澄因师伯，去了这样久还不回来，会不会是遇上了什么危险？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你师父和澄因师伯，大概不会遇上什么危险，他们找不到你大师伯，所以迟迟未归。至于你大师伯，那就很难说了，玉箫仙子的武功不弱，他们如果真的以命相搏，鹿死谁手，实很难说。比武决不会比六七天还分不出胜败来！明天咱们骑着玄玉在这附近搜寻……”

她话还未完，突闻一阵轻微的衣袖飘风之声，朱若兰星目凝神，向外一扫，笑道：“你师父和澄因师伯都回来啦。”

沈姑娘看不见室外情景，还待回去询问黛姊姊，突闻步履声响，澄因和慧真子一先一后进了房门。

老和尚肩负禅杖，慧真子背插宝剑，两人脸色都很肃穆，眉宇间忧愁重重。

慧真子勉强一笑，合掌对朱若兰一礼，道：“多承姑妨援手，挽了琳儿一劫。”

朱若兰闪身一让，避开慧真子一礼，道：“琳妹妹是人间至善至美的天使，也许有百灵护佑，所以晚辈才处处赶巧……”说至此一笑而住。

慧真子还示及答话，霞琳已走近她身侧，问道：“师父，可找到了我大师伯吗？”

澄因叹口气，接道：“我和你师父分头寻找，走遍附近十里方圆之地，只在一处突出的冰崖上，见到两人搏斗的痕迹，你大师伯却不知哪里去了。”

朱若兰一纵秀眉，问道：“那冰崖上面可有血迹吗？”

慧真子黯然答道：“那座冰崖、突悬半空，下面是一道千丈以上的绝壑，深不见底，坚冰封冻壁间，滑不留足，就是蛇虫之类，也难爬行其间，冰崖

上虽然未见血痕，但却有一处积冰崩沉，我担心他们在拼搏中间，踏崩崖一段，跌入那千丈深谷之内，如非遇上意外，早该回来了，难道他们比武比了七天七夜，还不能分出胜败吗？”

她虽然尽力想使自己神情平静，但却无法掩住那眉梢眼角间重重忧虑。这自然欺骗不过朱若兰一双神目，只听她一声清脆的娇笑后，说道：“晚辈虽未亲眼查看那突出的冰崖，但想去必是千万年以上的坚冰凝成，除非他们两个人存心同归于尽，用千斤坠身法，故意踏崩冰崖一段，要不然决不会崩沉绝壑。如果是玉箫仙子存心使坏，以一阳子老前辈的武功造诣而论，决不会上她恶当，这中间唯一可能，就是两人一段长时间拼斗后，仍不能分出胜败，最后以本身修为的内功相搏，全力施为，不能兼顾，以致踏崩冰崖，跌入绝壑。不过，这成分非常之小，因为在冰崖崩落之时，他们还可暂时住手，跃出险地……”

朱若兰话到此处，微一停顿，目光凝注在慧真子脸上，问道：“一阳子老前辈和玉箫仙子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”

慧真子叹息一声，答道：“我们昆仑派和玉箫仙子，素无过节，大师兄和她也谈不上仇恨二字。月前她夜入我们三清宫中，指名要找大师兄门下弟子杨梦寰，我告诉她杨梦寰不在三清宫，她似是不信，怀恨而去，旬前她又勾结崆峒派阴手一判申元通，来此取闹，和大师兄力拼了半夜。后来我和二师兄赶到，她才和申元通知难而退，临去留言，七日后重和大师兄作一场生死决斗！”

她话尚未完，朱若兰脸上神色已变，大眼睛眨了两眨，射出来两道逼人神光，截了慧真子的话，问道：“她要找杨梦寰做什么？我看她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慧真子道：“我和大师兄问她，但她却不肯说出原因。”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现在已近子夜，那绝壑之中，只怕更是黑暗，明天一早，咱们一起到那绝壑中去查看一下。”

说罢，怒容消散，恢复了镇静神色。

慧真子心中虽然不信朱若兰能从那千丈冰封的峭壁间下去，但却不好多问，淡淡一笑，合十告辞。老和尚也跟着立掌作礼，退出霞琳卧室。

两人走后，朱若兰拉霞琳双双登榻，沈姑娘忍不住问道：“黛姊姊，玉箫仙子为什么要找寰哥哥呢？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她找你寰哥哥算帐？”

霞琳奇道：“寰哥哥拿了她的东西吗？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他偷了玉箫仙子的心，还吃了人家偷来的一粒雪参果。”

霞琳先是一怔，继而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知道啦，玉箫仙子心里喜欢寰哥哥，所以找上金顶峰来看他，嗯！寰哥哥人好，什么人都喜欢他，你心里喜欢他吗？”

朱若兰听她问得直截了当，不觉也是一呆，只感粉脸发热，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。

霞琳见她不说话，又问道：“黛姊姊，我说错了话吗？”朱若兰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没说错，是我心里乱得很，想不出该不该喜欢他？”

霞琳道：“这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，你怎么会想不出呢？我不用去想就知道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不错，在你是一十分容易的事，但放在我身上，却成了一

件极大的难题，妹妹，我一时间无法决定，你让我想想再告诉你，好吗？”

一宵易过。次日一早，朱若兰就和慧真子等赶到那冰崖所在查看。

那是一座高插云霄的绝峰，四周都是拱绕的山势，在高峰下百丈深处，果有一处突悬的冰岩，大约有大半亩大小，上面十分平滑。

朱若兰突然仰脸作啸，一缕清脆悠长的啸声，直冲天上，声音听上去不大，但清越深长，经久不绝，划空发散四外。

她连作了三声长啸后突然纵身一跃，由绝峰之颠直向突出的冰岩上飞去。

慧真子、澄因大师都不禁看得一呆，沈姑娘更是吓得“啊呀”叫出了声。

因那冰崖跟峰顶不下百丈之远，一口气提不住，势必要撞在那冰岩上摔得粉身碎骨。慧真子、澄因呆了一呆后，双双一进步，向下探望。

只见朱若兰头下脚上，快如流星飞泻，将到冰岩之际，陡然一个翻身，仰脸对两人招手。

澄因转头望慧真子一眼，叹道：“这人轻功之高，简直是闻所未闻，她这飞落冰岩身法，不知是不是武林中的‘凌空虚渡’？”

慧真子见朱若兰不停招手相催，无暇再作多想，当下答道：“她一身本领，使人高深难测，必是大有来历之人，咱们先行到冰岩去，看她有什么话说？”

澄因回头对霞琳道：“琳儿，你就守在这山峰上，我和你师父下去。”

他在说话之时，慧真子已施出壁虎功，贴着石壁向下游了两丈，澄因也赶忙施出壁虎功，急急追下。

两人踏足在冰岩上时，朱若兰正在默查这冰岩上留下的痕迹。只见不少零乱脚印，陷入冰中。澄因、慧真子见她全神贯注，不便打扰，只得静站一旁边。

朱若兰数完那冰岩上留下的脚印，不禁微微一皱眉头，转脸对两人说道：“他们打的很是激烈，以这冰岩上脚印痕迹推断，谁也没有占到优势，这脚印是他们运集内功相搏之时所留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突然一跃，到了冰岩边缘。

只见那悬空的冰岩，果有一处崩沉痕迹，向下探望，黑沉沉不见底。

慧真子追到朱若兰身侧，问道：“两人既都运集内功拼，只怕难以分心旁顾，看来他们两人，都随那崩沉的一片冰岩，葬身在万丈绝壑中了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看这冰岩上留下的搏斗痕迹，实在难说，只有晚辈到深谷中查看后，才能断言。”

澄因道：“这绝壑深不见底，只怕不易下去！”

朱若兰仰脸又一声清啸后，笑道：“除了驭剑飞行外，再好的轻功，也难下去，晚辈虽略通驭剑窍诀，但尚无此功力。”

一语甫毕，突闻长空鹤唳，一只巨大的白鹤，由空中敛翼直射下来，待距冰岩丈余高底时，突然双翅一展，轻飘飘落在朱若兰身边。

慧真子暗道：该死，怎么把她的大白鹤给忘了，有此灵禽相助，上下这千丈绝壑，就不费力了。

朱若兰跃上鹤背，巨鹤立时展翼冲霄，在空中盘旋一周后，直向那深谷中沉落。但见一点白影，愈来愈小，逐渐消失在深涧迷迷蒙蒙的浓雾中。

朱若兰落到谷底，跃下鹤背，打量四周景物，只见到处都是积冰，阴寒袭人肌肤。

这道山谷虽然很深，但却不宽，而且很短，朱若兰细查全谷，不见一阳子和玉箫仙子踪迹，心中暗自忖道：这谷底壁间，尽被坚冰封冻，不会有蛇兽存在，如果两人真随那崩沉的冰岩摔在这山谷之中，就不难找出残骸血迹、既然找不出一丝踪影，两人必在那冰岩崩沉时，跃出了险地。

她在那山谷中寻找了一阵，不见可疑之处，立时纵身跃上鹤背，巨鹤一声长鸣，仰首直向上冲，巨鹤刚到冰岩上面，朱若兰由鹤背一跃而下。

不等慧真子问，朱若兰笑道：“晚辈查遍涧底，始终未找出一丝残骸血迹。”

慧真子松了一口气，叹道：“两人既未失足跌入绝壑，行踪实教人费解得很，难道他们武功踏崩一片冰岩后，又往别处去比了？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这倒不会，这冰岩上地方还大，足够他们两人动手，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冰岩，确使人无法猜出其中原因。”

澄因道：“会不会另外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朱若兰沉吟一下，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必然有一件比他们比武更重要的事发生，才使他们暂时罢手……”话至此处，突然咦了一声，纵身跃到断崖下面。

慧真子、澄因大师也紧跟着追跃过去，顺着朱若兰眼一看，只见那断崖间积冰上，用宝剑刻着：“寰儿遇险，赶赴救援”八个潦草的大字。

看那字痕东倒西歪，即知一阳子走的十分慌急。

这八个字，搅乱了朱若兰一寸芳心，仰脸清啸，巨鹤应声而下，一纵身跃下鹤背，正待催鹤飞起，澄因突然一进步，说道：“朱姑娘请暂留步，老衲还有几句话。”

朱若兰急道：“琳妹妹伤势已经痊愈，不会再有顾虑……”

澄因道：“这崖间字迹，恐已在数日之上，姑娘不知他们去向，如何个追法？”

朱若兰呆了一呆，答不上话。

慧真子道：“急也不在一时，咱们先回茅舍去，从长计议，然后分头追寻。”

朱若兰跃下鹤背，一跺脚，道：“玉箫仙子这贱婢，可恶极了。”

澄因自和朱若兰见面后，从未见过她这等焦急模样，紧蹙秀眉，一脸忧苦，这一瞬间，才真正现露她少女的情态。

平时，她总是被一种高贵的风度，和眉宇间凌人的傲气，掩遮了少女本性，是那样高不可攀，是那样冷若冰霜，宛如一颗夜空中的星星，但却被那迷漫的云气笼罩，飘渺在烟雾中，若有若无，不可捉摸。

一阳子留在那冰崖下的八个大字，震动了她的心，使她失去了镇静，现露出她的本性。她并非是一颗闪烁在云雾中的星星，只是一个美丽绝世的少女。

澄因目睹朱若兰情急神态，不觉心底里冒上来一股寒意，暗自忖道：看她对杨梦寰如此情深，琳儿的未来实在可悲。论武功才貌，霞琳都不能和她比拟，就是一阳子、慧真子都肯出面，只怕也管不了。他想到伤心之处，不禁黯然一声长叹。

慧真子侧目看澄因愁眉愁锁，知他看出朱若兰对梦寰一片深情后，引起了心中不安，这件事情急不得，急则难免造成惨剧，只怕澄因出言激讽，赶忙笑道：“咱们先回茅舍去吧！只要有此眉目，不难找出他们去向。”

说罢，复用壁虎功，当先向峰上游去。

朱若兰乘鹤上得峰顶，沈霞琳迎上来，问道：“黛姊姊，可找到我大师伯吗？”

说着话拉起朱若兰一只手，凝目深注，神情凄然。

朱若兰缓伸皓腕，拂她秀发，答道：“你大师伯没有跌入山涧，他去找你寰哥哥去了！”

霞琳脸上骤现喜色，笑道：“大师伯本领很大，自然不会掉在山涧中，他既是去找寰哥哥，咱们就回到茅舍中去等他吧？”

这时，慧真子和澄因，都已游上峰顶，四人一齐向梅林茅舍赶去。

大约有顿饭工夫，到了茅舍，朱若兰经过一路推想，觉出事情似和玉箫仙子关系不大，杨梦寰既是遇险，自不会亲身向师父求援，必是另一个人找到了一阳子和玉箫仙子的拼搏之处，告诉他们梦寰遇险之事，难解的是，什么人来传报这次警讯？杨梦寰现在何处？是不是还活在世上？那突出的冰岩，距三清宫只不过二十余里，一阳子就不肯赶回来通知一声，事情自然是十分紧急。这时只听朱若兰道：“我们想寻他，怕也不容易？晚辈想先去追寻，两位前辈不妨随后再去。”

澄因摇着头，道：“天涯茫茫，你到哪里去找？”

朱若兰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我只要能查出一点蛛丝马迹，就可以追索搜寻。”

这当儿，沈霞琳也听出了梦寰遇险，霍然起身，走到朱若兰身旁，黯然说道：“黛姊姊，你要去找寰哥哥，带着我一起去好吗？”

朱若兰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咱们现在就走。”

澄因跃起急道：“不行，你们这等茫无头绪地找，无异大海捞针，救人如救火，岂能拖延时日。如果老袖想的不错，玉箫仙子和玄都观主联袂去救援杨梦寰了。”

朱若兰暗想澄因的话，其中颇有见地，但她一颗芳心，已尽投注在梦寰身上，要她坐待音讯，哪里能够，沉思良久，抬头笑道：“老前辈说的不错，但很多事往往会出人意外，晚辈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，两位老前辈不妨守在金顶峰，等候一阳子老前辈的佳音，晚辈和琳妹妹一起去追寻他们，如果得到消息，当用灵鹤玄玉传书，恭请赴援。旬日之内，如仍找不出一点线索，自当重返这茅舍。两位如得一阳子老前辈传来讯息，可留示说明去向，晚辈自当和琳妹妹赶去相助。”

慧真子道：“这法子不错，咱们就以旬日为期。”

朱若兰故作镇静，微微一笑，拉霞琳缓步出房，仰脸清啸，招下灵鹤。附在沈姑娘耳边笑道：“妹妹，你不是想骑大白鹤吗？今天我让你骑够。”

说着话，拉霞琳跃上鹤背，但闻一声长唳，巨鹤展翼冲霄而起。

澄因仰脸望着那巨鹤消逝去向，呆呆出神。朱若兰带走了沈姑娘，留给老和尚一怀忧虑怅惘……

慧真子看澄因两条慈眉愁锁，知他担心霞琳安危，低声劝道：“老禅师尽管放心，以我看朱若兰对琳儿倒是一片真心惜爱。”

澄因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但愿如此就好。”

慧真子正待答覆，瞥见童淑贞缓步而来，她看到了师父后，突然加快脚步，奔到慧真子的跟前，躬身一礼，垂手身侧。

这两天来，慧真子和澄因都在忙着去找一阳子，根本就没有留心过童淑贞，此刻骤然见她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贞儿，你这两天到哪里去了？”

童淑贞被师父问得心头一跳，道：“弟子昨晚尚来茅舍，和沈师妹谈了话后，后回到三清宫中去了。”

她不知昨夜中，师父是否也回到三清宫去过，是以回答过几句话后，立时现出不安神色，只怕慧真子一开口，揭穿了她的谎言。

慧真子虽然看出了童淑贞神色有点异常，但因她从小就在身侧长大，知她生性纯厚，从来不说谎言，也未放在心上，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你掌门师伯，可在三清宫吗？”

童淑贞听得师父问话，已知师父昨夜未回三清宫去，心中登时镇静下来，笑道：“掌门师伯现在宫中。”

其实，慧真子也是多此一问，玉灵子自从祁连山大觉寺归来之后，就潜心修炼内功，闭居丹室，很少外出，童淑贞心中有数，是以答得理直气壮。

慧真子转脸对澄因道：“老禅师请在茅舍中休息，我回三清宫去，请命掌门师兄，以便调派弟子，分访大师兄的下落。”

说完，合掌一礼，转身而去。

童淑贞目睹师父去远，走到澄因身旁，合掌一礼问道：“沈师妹和那位朱姑娘哪里去啦？”

澄因道：“她们去找你大师伯和杨梦寰去了。”

童淑贞问道：“那要几天工夫才能回来？”

澄因点头答道：“朱若兰和你师父相约旬日为期，如果她们找不到人，十日内重返茅舍。”

童淑贞不再多问，转过身子，缓步入厨，生起炉火。在这两日一夜之中，童淑贞大都陪守在陶玉的身侧，她已被陶玉的俊俏迷醉了一颗芳心，暂时把师父十余年养育深恩，抛诸脑后，忘记了昆仑派森严的门规，和大师兄黄志英的关顾深情，而把一缕情丝，牢牢地系在陶玉身上。

她闪躲过派守幽谷要隘的同门，飞越两重绝峰，到了石室，陶玉正在静坐调息。

这时，他伤势已好了大半，少阴、少阳两脉已通，全身气血已运转，他已从三音神尼手绘拳谱上面，悟得了人身奇经八脉之理，是以复元极为迅速。

童淑贞摊开美肴面饼，笑道：“那个打伤你的青衣少年，和我沈师妹一起去寻找我大师伯去了，你尽管放心在这里养息吧！”

陶玉听得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”那个青衣少年带着你沈师妹一起走的？”

童淑贞长长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可惜你一片好心，却被人误作恶意，我师父和那位澄因大师，虽然也对你存有戒心，但并没有一口肯定你是坏人，那位朱姑娘却不同，她说你心地险恶……”

陶玉冷笑一声截住了童淑贞的话，问道：“原来那个青衣书生，是女扮男装的？”

童淑贞点点头，陶玉又冷笑两声，道：“她说的一点不错，我陶玉算不上什么好人？你还是不理我的好。”说完话，接着大吃起来。

童淑贞被顶得愣了半晌，才幽幽说道：“你怎么老是这样对我，我要是信她的话，也不会这样待你了。”

说着话，眼圈一红，泪水顺腮而下。

陶玉抬头一笑，仍然继续食用肴饼。

只是那微微一笑，似给了童淑贞很多慰藉，擦去脸上泪痕，秋波含情，望着陶玉，说道：“你慢点吃好吗？好像别人和你抢吃似的。”

陶玉吃毕，放下筷子，又闭上眼睛养息。

要知陶玉本就长的俊俏、明艳，此刻，重伤初愈，在那明艳之中，双微现几分倦意，只看得童淑贞心中怜爱横溢，不自觉移动步到金环二郎身侧，握着他一只手，低声道：“你的伤势，可觉着好了些吗？”

陶玉只觉一只柔软、滑腻的玉手，紧握着自己左掌，心中一阵激动，再难运气行功，睁眼望着童淑贞，笑道：“我已好转不少，大概再有两天，就可以完全复元了。”

童淑贞突然一声长叹，幽幽说道：“你的伤好了，就要离开这里，不知哪年哪月，再能相见？”

陶玉笑道：“生离死别，总是难免，有什么好留恋的。”

童淑贞听得一怔，两行泪水夺眶而出，垂下头，默默无言。收拾了残肴面饼，退出石室。

陶玉调匀真气后，又贴壁倒立，使全身气血逆行，一天过去，已觉着余伤全愈，心头一畅，缓步出了石室。

但见水光倒映出天上几片红云，一阵阵花香扑鼻，顿使人精神一爽，想起几日来疗伤石室经过，不觉纵声大笑起来。

只听阵阵回音传来，绕山不绝，足足过了一杯热茶工夫，他手收住笑声，这几日来，他为疗治伤势，逆行全身血脉，耗消本身真气不少，狂笑过后，忽觉有些倦意，缓缓踱回石室，斜靠壁间，不自觉地熟睡过去。

待他醒来，天色已入子夜，只觉身上盖着一件道袍，旁边侧卧着一青色裹身紧装的少女，星目紧闭，睡得十分香甜。

陶玉细看那少女，正是童淑贞，半侧娇躯，微闻鼻息，粉面匀红，香气袭人，在莹莹灯光照耀之下，愈觉娇态动人。

陶玉看了一阵，突觉心中一阵跳动，周身血脉运转加速，小腹间一股热气，由丹田直冒上来，欲念一动，立觉五内若焚，难以忍耐下去，他生性本极冷僻，只问自己好恶，从不为人多想，伸手把童淑贞抱在怀中。

童淑贞好梦正甜，身子骤然被人一抱，立时惊醒过来，睁眼看时，自己已被陶玉横抱怀中，不禁又羞又急，怒声叱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快些把我放开……”说着用力一挣，挣脱了陶玉怀抱。

金环二郎欲火已起，那还容童淑贞逃出手下，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妹妹，你不是很喜欢我吗？”

童淑贞怒道：“早知你是这样的人，我根本就不管你，让你早些死去的好？”

说完，转身向室外狂奔。

陶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还能走得了吗？纵身一跃，如影随形般追去，左掌“乌龙探爪”，猛向童淑贞右肩抓下。

这时，他伤势已好，功力全复，出手快速无伦。

童淑贞闻得掌风近身，反手一招“横架金梁”，挡开陶玉左手，双脚连环飞起，猛踢过去。

那知陶玉陡然一个转身，让开两脚，直欺近身左肩一扬，斜肩劈下。

童淑贞吃了一惊，急向后面一跃，退了四尺，虽然让开了陶玉一掌，但因心中慌急，未能取准出口位置，陶玉双肩一晃，抢在石室门口，回身望着童淑贞，笑道：“你既对我有情，又何必这样装模作样，就凭我金环二郎，难道还配不上你吗？”

童淑贞听他出言取笑，更是羞得无地自容。转脸忽见自己兵刃，立时急抢两步，抓起宝剑，怒道：“你再不让路，可别怪我动兵刃了。”

她虽在羞忿之时，但言词间仍含有情意。

陶玉格格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妹妹，你有好大的本领，尽管施出来就是，今夜想出这石室，那可是千难万难！”

童淑贞不再答话，振腕一剑，直对陶玉前胸刺去。

陶玉侧身让过剑势，右掌蓄势相待，童淑贞刚一进步，他却呼地一掌劈出，又把她逼退回去。

童淑贞心头大急，刷刷刷，连劈三剑，这三剑可是狠辣至极，已毫无半点情意。

陶玉大意轻敌，几乎被童淑贞宝剑扫中，不觉激起怒火，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你不吃敬酒吃罚酒，那可怪不得我。”说罢，左掌疾吐一招“力劈华山”斜肩劈下。

童淑贞剑施“迎风断草”，横截陶玉左臂，那知金环二郎左掌倏地一收，竟借势引开宝剑，右脚疾上半步，欺入中宫，右手闪电攻出扣住了童淑贞握剑右腕，微一加劲，宝剑立时脱手。

陶玉用这几招变化，均是三音神尼绘拳谱上所载手法，童淑贞哪里能够防守得住，微一怔神，陶玉引剑左臂已回过来，紧紧抱住了她的柳腰。

这一下，两人胸口相贴，脸儿相偎，童淑贞虽然尽力挣扎，但如何能挣脱陶玉运集的臂力。

童淑贞自懂事以来，从未被人这样紧紧地抱过，只觉心跳如小鹿乱撞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使她全身绵软，劲力全失，逐渐失去了挣扎能力，呼吸急促，娇靥如霞。

低头看陶玉时，他一张脸也泛起两颊红晕，双目圆睁，射出来万丈欲焰，望着她，脸上若怒若喜，嘴角间似笑非笑。

这是人性的另一面，是罪恶，也是本能。

童淑贞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她已没有了抵抗能力，只得低声求道：“你先放开我，咱们好好地谈谈，你这样对我，不是爱我，我死在九泉下，也要恨你。”

陶玉双臂愈抱愈紧，脸上红霞也越来越重，慢慢变成了一片血色。

童淑贞虽然有心挣脱，但她周身如电流，绵软无力，何况陶玉两手又拿着她“尾龙”、“巨骨”两处麻穴，别说想挣脱陶玉怀抱，就是挣动一下也很费力。

只觉陶玉火热的嘴唇，移堵在她两片樱唇上面，压力逐渐加重，一阵阵男人气息扑鼻沁心。

要知童淑贞还是个素行志慎的黄花闺女，虽然常随师父在江湖走动，但却从未和男人肌肤相接，就是从小和她在一起长大的黄志英，她也从未让他握过她一只玉手。此刻被陶玉这等贴胸相偎，紧紧拥抱，只感全身血脉喷张，心神摇醉，迷迷糊糊，如飘浮在大海中一叶失舵的小舟，随着那狂风波涛，逐流浮沉。

陶玉见童淑贞不再挣扎，知道时机已至，但他还不放心，两手微一用劲，轻轻的点了童淑贞“巨骨”、“尾龙”两穴，才把她放在地上。

童淑贞心中虽然明白即将遭人沾污，但苦于穴道受制，毫无抗拒之法，只得睁着眼睛任人摆布。

陶玉动手，脱去她青色劲装，又一件一件解去她贴身亵衣。

只见灯光下横陈着一个美丽的胴体，雪样的白，云样的轻。陶玉圆睁着被万丈欲火烧红的眼睛，手指滑行在柔腻的胴体上，嘴角间带着笑意，贪馋的望着那丰满的身体。

童淑贞心知今夜已难逃陶玉的蹂躏，这地方决不会有人赶来救援，她羞愧得流出来两行泪水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

陶玉低喊两声妹妹，童淑贞睁开星目，又很快闭上。

他迅速地脱掉自己的衣服，随手熄去灯光，石室中突然黑暗下来。

这一座置放昆仑派历代师祖法体的庄严所在，蒙上了污秽羞辱。

陶玉点制童淑贞穴道的手法本极轻微，一刻工夫后，她受制穴道自行解开。

但她已无能再挣扎反抗，二十年冰清玉洁的身子，已遭陶玉沾污。

一声声娇婉的呻吟，飘传室外，延续人类生命的本能狂热，暂时掩遮去她心中的沉痛、悲哀。

灯光又重新亮起，陶玉首先穿好衣服坐起，童淑贞被狂热淹没的神志也清醒过来。她随手拉过衣服穿上，痛定思痛，忍不住悲从中来，伏在陶玉身上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只觉心中涌集了无穷的委曲、痛苦，这一哭竟难遏止，而且哭声也愈来愈大，泪水浸湿陶玉前胸一大片衣服。

暮地里，一声断喝道：“什么人在里面哭哭啼啼？”

这石室沿口虽有数十尺距离，但因谷中幽静，又在夜深之时，仍听得十分清楚。

这一声断喝，直似巨雷下击，只听得童淑贞五腑震荡，那喝声她异常熟悉，一闻之下，立时辨出是大师兄黄志英的声音。

她收住哭声，定定神，对陶玉说道：“我大师兄来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陶玉霍然站起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就是你师父来此，我也不怕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出洞去把他杀了。”说完，顺手取过金环剑。

童淑贞一把抓住陶玉衣袖，泣道：“你不能出去杀他……”

陶玉冷冷反问道：“不杀他，他也未必饶得了你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这石室之中，是我们派中禁地，未得掌门师尊令谕，谁也不能擅入。大师兄和我，是经掌门人指派轮流管理这石室，故可自由出入，但这个月轮我当值，大师兄也不能随便进来，你暂隐在石洞，我去设法把他骗走。”

陶玉听他言词柔和，不再坚持，放下金环剑，笑道：“这样做，只是太便宜你大师兄了，但如他不肯退走，你可不能阻我杀他。”

童淑贞不答陶玉问话，急步出了石室。

只见黄志英穿着一身黑色劲装，手横长剑，挡在那石洞出口之处看到童淑贞后，微微一怔，退了几步，两道眼神却深注在童淑贞脸上。

那眼光中似挟着两把利剑，只看得童淑贞心跳脸热，她不自觉地低下头，看看身上衣服，问道：“看什么？你难道不认识我？”

黄志英道：“这等深夜之中，你躲在这石洞里哭？想是有什么伤心之事？”

童淑贞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没有什么，这深夜了你还没睡？”

黄志英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三师叔实在太偏心了，沈师妹虽然不错，

但她究竟入门不久……”

童淑贞急道：“大师兄，你不要瞎想乱猜，沈师妹和我情逾骨肉，她对我好极了，师父待我更是和以往无异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黄志英微现愕然，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躲在这石洞哭呢？”

童淑贞被他问得一呆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是想起了自己凄苦的身世……”

黄志英无限关怀地慰道：“天已经快四更了，你也该回去休息休息，哭坏了身子，那就不值得啦。”

说罢，眼神中无限柔和、关注，停步相待，似是要和她一道同行。

如在平时，童淑贞尽可要他先走，但此刻，她却提不起这份勇气，只因她心中有着无限的愧疚，深觉对大师兄不住。凄婉一笑，道：“你在这里等我去把石室中油灯熄了就来。”

这半年多来，她对黄志英的态度，一直是冷冰冰的，此刻，突然转变的十分柔和，只把黄志英喜得不断微笑。

童淑贞只觉鼻孔一酸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忙转过头去，他怕黄志英看出自己神情有异，急步向石室奔去，那知她刚一举步，突觉下体一阵急疼，不自主双手捧腹蹲了下去。

黄志英心头一惊，一跃到了童淑贞身侧，丢了长剑，扶着她手臂，问道：“师妹，你怎么了？”

童淑贞心知是破瓜的生理变化，咬牙忍耐，一收黄志英扶的左臂，道：“我肚子有点疼，不过，不要紧。”

她一收左臂，正好把一只左手滑入黄志英的手中，那软绵滑腻的手，从他手中经过时，他不自觉加了一成劲力，把她左手紧握住，只感到柔若无骨，如握软玉，不禁心头一跳。

童淑贞用力一挣，抛脱了黄志英双手，奔入石洞。

陶玉倚壁斜坐，神态十分轻松，一见童淑贞奔入石室，笑问道：“你大师兄走了没有？”

她此刻，说不出对陶玉是恨是爱，一见他，恨不得把他抓过来，咬他两口，然后再伏在他怀中大哭一场。

她用最大的忍耐，控制着心中的激动，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我大师兄在石洞外面等我，他要我跟他一起回三清宫去。”

陶玉抬起头，望着她淡淡一笑，脸上神情十分冷漠。

金环二郎右手一翻，扣住她玉腕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大师兄现在石洞外等你，你如果不能保持镇静，闹将起来与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童淑贞心头一凉，两行泪水顺腮而下，她突然间变得十分柔弱，满脸愁苦，幽幽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就忍得下心，不管我了？”

陶玉仰起脸，一声轻笑道：“你要我怎么样管你？”

童淑贞粉脸惨白，一用力，只咬得樱唇鲜血下滴，狠抓着陶玉双手道：“我冰情玉洁的身体被你沾污……”

陶玉笑接道：“不错，你要怎么样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今生今世，我还有何颜面见人？”

陶玉脸上闪过一抹狞笑，道：“那你是想寻死了？”

童淑贞陡伏在陶玉怀中，泣道：“我要你带着我走！”

陶玉冷冷问：“你不怕你师父派人追杀你吗？”

童淑贞抬起头，用衣袖抹去脸上泪痕，道：“世界这样辽阔，我们找一处隐密地方住下，我……”

陶玉摇头一笑，接道：“不行，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办完，如何带你隐身安居？”

童淑贞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你是存心弃我不管了？”

陶玉还未及回答，突闻石洞外传来了黄志英的呼叫之声，他微微一笑，推着童淑贞双肩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师兄在洞外叫你，你先回三清宫去吧，以后的事，咱们慢慢再谈。”

童淑贞只怕大师兄闯进石洞，勉强收住眼泪，答道：“你要在这里等我，我回金顶峰一趟就来？”

陶玉只是微笑静听，避不作答。

童淑贞心中慌乱，讲完一句话，匆匆奔出石洞。

黄志英正等得心焦，一见童淑贞急奔而出，心中甚喜，迎上问道：“师妹可是在打扫……”

忽见童淑贞两颊泪痕未干，不觉一怔，下面的话，随之中断。

童淑贞勉强一笑，道：“嗯！我在打扫石室，害你等久了。”

黄志英皱皱眉头，道：“那你哭什么？”

童淑贞抹去脸上泪痕，道：“我没有哭。”说着话，向前奔去。

黄志英追在身后，几次欲言又止，两人沿着山谷，联袂疾奔，每人心中都像负着千斤重石。

转过几个山角，暗影中跃出两个横剑道人，并肩拦住去路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喝声未完，已看清楚来人是谁，立时收剑，闪开到一边，笑道：“原来是大师兄和童师妹！”

说着话，斜垂右手长剑，左掌立胸作礼。

童淑贞强作笑颜，还了两人一礼，匆匆向前奔去。

黄志英却停下来和两位师弟闲谈几句。

就在他说话的工夫，童淑贞已奔到十余丈外。

他本想放步追去，但见两个师弟的目光，一齐投注在他的身上，脸上微现着神秘的笑意，倒不好意思急急追赶了，只得装作若无其事模样，缓步向前走去。

且说童淑贞转过一个山角后，全力施展轻功，向前狂奔，她不愿和大师兄走在一起，因为黄志英的关顾慰藉，会加深她的愧咎痛苦……

她一口气奔到梅林中，才放慢脚步，那知这一缓气，突感小腹处一阵急痛如绞，不自觉双手捧腹，蹲在地上。

一阵阵清幽的梅香，沁人心肺，但却无法使她波动的心情平静下来，她索性倚树而坐，仰脸望着梅花出神。

这时，已是四更过后，星光迷蒙，隐约可辨景物，看那盛放梅花，依旧迎风散香，但自己廿年冰清玉洁的身体，却已白壁沾污，这件事如果被师父查出，决难见容门下，大师兄知道了，更是要痛碎寸心，但最使她伤神的，还是陶玉对她的冷漠、寡情……

她愈想愈觉着前途茫茫，不禁伤心万状，忍不住一腔悲苦，热泪泉涌而出。

这等无声低泣，最是伤神不过，不大工夫，童淑贞已陷入昏迷之中。

暮地里，一个清越声音，在她身侧响起，问道：“是贞儿吗？你坐在这里哭什么？”

声音虽然柔和，但童淑贞听在耳中，却如闻巨雷一般，沉昏的神志，骤然清醒，抹了泪痕望去，只见师父站在身旁，凝神相望，微蹙双眉，满脸慈爱。

她镇静下心神，颤声儿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她本想在师父面前，坦率地说出失身经过，然后横剑自绝，但又想到那长春谷的石室之中，是昆仑派历代祖师法体奉置所在，庄严圣洁，竟自说不出口。

慧真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尽管对我说吧，我自会替你作主。”

童淑贞只听得心如箭穿，一阵气血翻涌，几乎晕倒地上，师恩深厚浩大，更使她愧惶得无地自容，定定神，正待答话，突见一条人影疾奔而来。

瞬息间来人已到梅林外面，慧真子一晃身，当先抢出梅林，童淑贞紧随师父身后奔出。

童淑贞看清来人后形像后，不禁惊得一呆，只见他右肩处衣服破裂，鲜血浸湿半身，喘息如牛，一见慧真子，只喊得一声师叔，人便晕倒过去。

这突如其来大变，使慧真子也失去了镇静，一伸手扶起来人，右掌在他“命门穴”上一阵推拿。

那人缓过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，慧真子已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，快说？”

来人正是玉灵子门下大弟子黄志英，他长长吁一口气，强忍着伤痛，目光转投在童淑贞脸上，一瞥而过，答道：“弟子巡查后山，遇得一个黄衣少年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一阵急喘，接不下去。

慧真子急道：“那人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黄志英喘息一阵，道：“弟子和那人相遇在长春谷口……”

慧真子不待黄志英说完，回头对童淑贞道：“快替你大师兄包扎伤处，先把他血止住，送回三清宫交给你二师伯，替他疗治。”

最后一句话未完，人已到数丈之外。

童淑贞细看大师兄右肩伤处，长达三寸，血若泉涌，心头一急，撕下一块道袍，把他右肩紧紧捆扎起来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，我扶你回三清宫去，让掌门师伯替你敷药疗治。”

黄志英惨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快逃命去吧！别管我了！我伤的虽是不轻，但休息一阵大概还可以支撑着回去。”

童淑贞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你！你怎么？……”

黄志英摇头一笑，截住童淑贞的话，道：“你不要多说了，什么事我都已明白，那黄衣少年武功、人才，都比我强多了，你快些走吧，等三师叔转来后，只怕你想走也走不成了。”

童淑贞脸色突变，泪垂双腮，道：“他……他把什么事都告诉你了？”

黄志英脸上闪掠一抹凄凉的笑意，道：“没有，但我能猜得出来，贞师妹，也许今生今世，我们已无再见面的机缘了，压存我心中十几年的话，今晚上我要一吐为快，有唐突师妹的地方，希望你能原谅一些才好。”

童淑贞只听得真情激荡，抱住黄志英，泣道：“我恨死愧死了，大师兄，你这样深情待我，不比拿剑来刺我两下好些……”

黄志英突然挺身而出，拉着童淑贞一只手笑道：“这地方不是谈话之处，咱们换个所在。”

他虽然言笑如常，但顶门上却是汗落如雨。握着童淑贞的一只手，也疼得不住颤抖。

童淑贞早已心乱如麻，她听任黄志英拉着她向前走去，这本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此刻，却如被拉到了一处陌生的所在一般。流目四顾，神态茫然。

黄志英拉着她穿过梅林，越过了两座山峰，在一处山崖下面坐下，笑道：“师妹，你还记得这地方吗？”

童淑贞呆呆地睁着一双大眼睛，望着天际闪烁的繁星，对黄志英所问之言，浑如不觉。

他长长叹息一声，左手摇撼童淑贞的秀肩，叫道：“师妹，师妹……”

童淑贞啊了一声，从极度的痛苦下清醒过来，慢慢地把眼光移在黄志英脸上，凄婉一笑，垂下两行清泪，问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心里恨我吗？”

黄志英摇摇头，笑道：“不恨。”

童淑贞陡然伏在黄志英怀中，呜呜咽咽哭了起来，一面低声诉道：“你待我好，我心中的愧咎和痛苦愈深，我不能再来了，我要跪在师父面前，要她老人家一剑一剑的把我剁死，我心中苦极了！”

黄志英心情激动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左手拂着童淑贞散乱的秀发，心下涌集了千言万语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但觉怀中玉人哭声愈来愈是凄绝，直若啼血杜鹃，声声如扣着他的心弦，不自禁把她的娇躯，紧紧抱住……

十余年来，日夜萦绕他心头的玉人，一旦投在怀抱，不禁惊喜欲绝，忘记了他右肩极重的伤势，不自觉一举右臂，但感伤处一阵急疼，神志突然清醒。

抬头望天，星光渐稀，他知道该让她走了，再延误时刻，对她大是不利，推开童淑贞，霍然挺身而出，道：“师妹，不要哭啦，天已五更过后，你，你该走了！”

童淑贞抹去泪痕，忽然变得一脸坚决，说道：“我不走，我要去见师父。”

黄志英凄凉一笑道：“三师叔纵然爱护你，但她也救不了你，难道你甘愿受派规制裁吗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我既做错了事，死也无憾！”

黄志英默然垂头，沉吟良久，突然抬起头，笑道：“天地间这样辽阔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在三清宫中……”

童淑贞只听得心里冒上来一股寒意，暗自忖道：不错，我纵然拼受派规制裁，但在行刑之前，要召集同门，自白罪状，死虽不怕，但那自白罪状，却是羞于出口。

黄志英见她沉思不语，又道：“天快亮了，小兄也不便再在此久留。”

说完转身缓步而去。

童淑贞知他话中含意，是催促自己快走，不禁感激万分，想起过去，对他百般冷漠，更是惭愧之极，哭喊一声：“大师兄……”纵身追去。

黄志英回头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你待我如此情重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黄志英仰天大笑，道：“这一生我已经够了，你快些走吧！”

童淑贞看他右肩伤处，又被鲜血浸出，无限温柔的倚偎怀中，带着满脸泪痕，笑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再让我替你包扎一下伤势，好吗？”

黄志英点点头，嘴角间微现出满足的笑意，两道眼神凝视着童淑贞，只见她美丽的脸上，流露出无限的温柔，无限的凄苦，又撕下身上的一块道袍，很细心地替他包扎好右肩。

黄志英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师妹，我虽然不常在江湖上走动，但却常听师父谈起江湖上的风险，你自己要多保重了，什么事都要小心谨慎。”

童淑贞眼中泪水，如同断线珍珠般，滚下粉腮，轻咬着樱唇，答道：“我都记下了。”

黄志英抬望着东方天际，道：“天已快大亮了，你走吧！把你身上的道袍脱去，免得引人注目。”说罢头也不回，向前走去。

童淑贞呆呆地站着，直待黄志英转过一个山脚不见，她才转身上路。

她茫然地奔行在崎岖的山道上，万千心事，纷至沓来，回想着悲怆坎坷的孤苦身世，和眼下四顾茫茫的飘零际遇，不禁肠转百折，心伤十回……”

世界虽这样广大，但她却感到存身无处。

## 第二十回畸形恋情

且说黄志英转过了一个山脚后，隐住身子，回头探望，只见童淑贞缓缓转身而去，一个凄凉的身影，逐渐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。

他虽然想尽了方法，劝童淑贞走，但她真的走了，他却又感到怅惘若失，呆在那儿半晌工夫，才清醒过来，急奔三清宫而去。

他刚到观外，瞥见人影闪动，四个背剑道人，冲出观门。

那些道人看到了黄志英后，立即一齐合掌躬身道：“大师兄回来的正好，我们正要出去找你。”

黄志英心头一跳，道：“师父呢？”

最左侧的一个道人，答道：“师父现在后殿，等待大师兄回话。”

黄志英啊了一声，急步向观中奔去。

穿过了几层殿院，到了后殿，那四个道人，也鱼贯随在他身后入殿。

这是一座雄伟的建筑，雕梁画栋，朱瓦粉墙，八只儿臂粗细的巨烛，只照得全殿通明。

只见玉灵子穿着一袭青色宽大的道袍，坐在大殿中间，身后站着两个眉目清秀，年约十四岁的道童，四个道装男子守护两侧，靠右边一张松木椅子上，坐着三师叔慧真子。

黄志英急抢两步，拜伏地上，道：“弟子黄志英，叩见师父。”

玉灵子转脸望了慧真子一眼，问道：“你童师妹哪里去了？”

黄志英吓得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“童师妹替弟子包扎好创伤后，就和弟子分手不知哪里去了？”

玉灵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胆子很大，我问你，我们昆仑派欺师灭祖的罪名，应该受什么条律制裁？”

黄志英惊出一身冷汗，答道：“欺师灭祖，在我们派规条律之中，应处死罪。”

玉灵子蓦然一变脸色，双目中神光闪动，冷冷问道：“你身为首座弟子，应知本门戒律森严，老实讲，你童师妹那里去了？”

黄志英道：“弟子……弟子实在不知她去向何处？”

玉灵子素知他不说谎言，一时间倒无话可说，沉思一阵，又问道：“你当真不知道吗？”

黄志英道：“弟子当真不知。”

慧真子接口道：“二师兄也不要一味追问英儿，逆徒既敢把人私自隐藏长春谷内石室，必已早有预谋，只可惜我对她十余年教养心血，完全白费了……”言下无限凄然。

玉灵子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以贞儿生性，和她平日做人做事观察，这件事殊出人意料之外，你也不必为此自责，眼下尚有很多疑窦，待查清楚后，再作处置。”

慧真子霍然起身，道：“掌门师兄所作各种论断，和我的推想相同，目前只差把叛徒捉到，按派规明正典刑，我料她在这一个时辰之内，决走不出去，我这就动身追她回来。”

玉灵子道：“只是不知她去的方向，追回恐非容易！”

慧真子道：“叛徒罪证既确，就是踏遍天涯，我也得把她斩死剑下！”

玉灵子起身离座，回头吩咐身后两个道童，说：“把你大师兄暂押入观后石牢之内，未得我令谕，不准他擅离一步。”

两个道童答应一声，押着黄志英离了大殿。

慧真子道：“他右肩伤势不轻，你得先替他敷了药，再送押石牢不迟。”

玉灵子道：“他松、鹤二个师弟，自会给他疗伤，用不着我们费心，我们先一道追擒叛徒。”

慧真子道：“大师兄行踪尚未探出，又出这个麻烦，那陶玉武功不弱，当心他来三清宫中取闹，二师兄不宜离开，追擒贞儿，我一人力量足够了。”

玉灵子叹道：“小兄无德，致使历代祖师蒙羞，但事情既已出来，急也不在一时，眼下两件大事，追查大师兄的行踪，似较重要，我和你分头追赶贞儿，定以百里为限，不管追到与否，均应返回观中，待寻到大师兄后，我们再仗剑江湖，追访叛徒下落。”

慧真子点点头，当先出了大殿，玉灵子又吩咐四个站侯两侧的弟子几句，才追出来。

两人出了三清宫，天色已经大亮，慧真子向东南追去，玉灵子向东北追赶，这两条路都是童淑贞最可能走的路。

再说童淑贞迷迷糊糊地奔行了一阵，神志逐渐清醒，她生性本极聪明，神志复常后，开始考虑眼前处境：昆仑派门规森严，对门下赏罚素来一视同仁，自己虽受师父宠爱，也难逃门规制裁，此次所犯大错，又是派中极大极重条律，势将伤透了恩师之心，如被追上，必被押回三清宫正典行刑，……她忖思良久，觉得只有逃亡一途可循。

转念又想到深重师恩，不禁又犹豫起来。

突然，她脑际浮现出陶玉的影子，那俊俏的形貌，迷人的微笑和那冷漠神情……紧接着一个念头，袭上心来，暗自忖道：我既已失身于他，总应该再见他一面，就是要死，也该横剑自绝在他的面前……

一想起金环二郎，她立时定了主意，脱去道袍，佩好宝剑，认定出山方向，横穿峰岭而过，她走的尽都是重山峻岭，避开了出山之路，沿途九百里不见人烟，她走的又是慌慌张张，未带上一点食用之物，只有用松子、泉水以解饥渴。

她经过数日兼程奔波，进入了青海境内，她身上未带一点银钱，无法投宿客栈，只沿用老法，打些野味，作成干粮，晚上宿在古庙之中。

这天到了四川崇宁县城，突然觉着一阵头晕，连打了几个冷颤后，身体发起高热，只觉眼花缭乱，头重脚轻，忽冷忽热，难过至极。

这时，她不得不投宿在客栈中了。

她想住店休息一夜，服点药物就可痊愈，那知她半月的露宿奔波，心神憔悴，病魔早已乘虚而入，只因她一身武功，发作极慢，待她投宿到客栈之后，病势急转直下，全身寒热交迫，人已经支持不住。

那店小二看她衣着褴褛，又生重病，不禁心里打起鼓来，暗暗想道：看她病势，似乎很重，如果有什么好歹不但要赔上几天饭钱、房钱，还得打上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。

从来干店小二这一行的，大都是势利眼，看童淑贞那份落魄的样子，心里有三分轻视，放下手中茶水，正想上前设法把她赶出店去，突然目光触到童淑贞身侧的宝剑上。

这就把店小二吓得怔了一怔，暗想道：这个年青女子，穷得连衣服穿都没有，却带着一支宝剑，看来决不是什么好人！

他心里正在转着念头，童淑贞突然转过身来，叫道：“店家，店家，给

我一杯水喝喝好吗？我口渴死了！”

声如燕语莺鸣，清脆动听已极，店小二眼睛一亮，两道眼神盯在童淑贞脸上，再也移不开去。

只见童淑贞忽地睁开了眼睛，叫道：“我要喝水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抬头看到童淑贞满脸嗔怒，吓得他下面的话说不出口。

喝过茶后，精神稍觉好转，又勉强支持着走回到床上躺下，沉睡过去。

这一睡，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时分，醒来时，见床侧站着一个人年约五旬的老者。

那老人面很慈善，望着她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就是一个一个人吗？”

童淑贞点点头，凄婉一笑。

那老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病的很重，我已经叫人去请先生来给你看病了。”

童淑贞道：“我没有钱，身上也没有值钱的东西，只有我枕边那支防身用的宝剑，还能值几两银子，就请老伯伯代我卖了，开付医药费吧！”

那老人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出门人一时不方便，是常有的事，你只管安心养病吧！医药费我老汉还负担得起。”

童淑贞听得异常感动，道：“我们素不相识，老伯伯纵愿相助，但难女如何能受？”

那老人尚未及答话，店小二已带着医生进来。

他详细地查看了童淑贞的病情后，晃晃脑袋说道：“病势不轻，风寒已浸内腑，开剂药试试看，能不能见效，却很难说！”

说完话，取过笔，开了一张药单，转头就走。

童淑贞看那医生神态冷漠，全无一点悲天悯人心肠，不禁心头有气，说道：“老伯伯，把他药单退给他，我不要吃他开的药啦。”

那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这不是呕气的事，那先生是我们崇宁城第一名医，一向看病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但他开的药单却是神效异常。”

童淑贞正待答话，突听一个尖脆的声音叫道：“我的马要得加二升黄豆喂，酒饭愈快愈好，我吃过饭，还有要紧的事办。”

声音异常熟悉，入耳惊心。

她猛提一口真气，一跃下榻，两三步已抢到门口，倚门望去，果见陶玉身穿黄色及膝大褂，手牵赤云追风驹，正在和店小二说话。

童淑贞不知是惊是喜，呆在门口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陶玉转脸见到了童淑贞后，微微一怔，把马缰交给店小二，对着她走来。

这一瞬间，她心中汹涌出万千感慨，似乎有几百句话要一齐出口，但却不知先说哪一句才好，心情过分紧张激动，激发她生命的潜力，支持住了她沉重的病体，眼睛中也闪烁起因病困而消失的神光，凝注在金环二郎脸上。

陶玉恢复了镇静轻松的神态，望着她道：“怎么，你一个人来的？是不是被你师父逐下山的？”

说得不徐不疾，毫无一点怜惜、惶急之情。

字字句句，都化成锋利的剑，刺在童淑贞的心上，她无法控制满腔悲忿，扬手一掌，劈向陶玉脸打去。

金环二郎左手一翻，轻轻扣住了她的脉门，笑道：“什么话好好说不成？怎么见面就动手动脚……”

突然觉着她玉腕烫手，接着又道：“怎么？你有病了？”

童淑贞气得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死了也不要你管……”

只觉一阵感伤，涌上心头，支持她的精神登时一松，一语未完，人便向地上栽去。

陶玉随手一把，抱起她的娇躯，向房中走去。

那老人捡起药单，走到陶玉身侧，道：“这位姑娘病得不轻，……”

陶玉陡然转过脸，冷冷接道：“病得不轻怎么样？用不着你多管闲事！”

那老者只听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老汉见她一人投宿敝栈，病势又那样沉重，年轻轻的女孩子，实在够可怜的，所以特为她请先生看病，这张药单就是……”

陶玉伸手接过药单子，笑道：“老掌柜你心很好啊？嘿嘿——我看你是怕打人命官司吧！”

那老人连受陶玉讥讽，不禁有点冒火，放下药单，转身向外走去。

走就走了算啦，干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该出了房门后骂了陶玉两句。

他骂的声音虽小，但陶玉内功精湛，耳目异常灵敏，一字一句，都听得十分清楚，只听他一声格格大笑，双肩晃动，穿门而出，笑声未落，已到了那老人背后，举手搭在那老人肩上，问道：“老掌柜，你贵姓，这客栈可是你老人家开的吗？”

那老人只觉一股寒意，由肩头散入全身，不自主地打了个冷颤，转脸答道：“老汉姓周，这小栈正是老汉所开。”

陶玉取下搭在他肩上的手，笑道：“那位姑娘是我师妹，多蒙掌柜关照，我心中感激得很。”

那老者见他陡然间变得和颜悦色，不禁微微一怔道：“出门人都难免遇上什么困苦事，这也用不着说感激的话！”

他心仍耿耿于陶玉适才讥讽之言，毫无愉悦之色。陶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药单是什么人开的？”

那老人冷冷答道：“是我们崇宁城中第一名医和老汉同宗的周一帖。”

陶玉笑道：“周一帖这名字口气不小，定是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的了？”

老者怒道：“你这人怎生这等无礼，需知这崇宁城中，是有着王法的所在。”

陶玉仰天大笑道：“老掌柜太客气了，那周一帖既和你同宗，这药单你就收着自己用吧！”

说完，不再待那老者答话，转身奔回房中。

那老人一片好心，反受陶玉一顿闲气，满怀忿怒而去，他哪里知道，金环二郎已暗中对他下了毒手，用太阴气功，伤了他太阳、少阳二脉，三日之后，伤脉逐渐扩大，血道闭塞，全身瘫痪，要受尽磨难后，才慢慢地死去。

且说陶玉回到房中后，从怀中取出一粒白色丹丸，放入童淑贞口中，用水冲下。

陶玉怀中丹丸，是妙手渔隐萧天仪采集深山大泽中百种灵药，经数月炉火之功的九转保命丸，效能奇大，功除百病，童淑贞服下不过顿饭工夫，人已悠悠醒转过来。

这一阵，陶玉一直坐守在床侧望着她仰卧的身体，回味那夜石室消魂蚀骨之欢，不禁欲念又动，伸出左手轻拂着童淑贞散乱在枕畔的秀发，心中微生怜惜。

这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怜，而是由欲念中产生出的一种渴望，这渴望使得

陶玉异常温柔。

童淑贞睁开眼睛，看了金环二郎，又慢慢地闭上。

只觉陶玉两只手不停地在她身上抚摸，顿感一阵轻快舒畅，涌集在胸中的怨恨逐渐消去，嘴角间微泛一丝笑意。

陶玉知她已醒转多时，因为和自己赌气，所以不肯说话，停住手，附在她耳边笑道：“你已服过我随身带的灵丹，病势已减去一大半，只要休息一天，就可以完全好了。”

童淑贞忽然睁开星目，怒道：“谁要你给我医病，我心里恨死你了。”

陶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恨我吗？那你就打我几下。”

童淑贞蓦然挺身坐起，左右开弓，毕毕卜卜打了陶玉两个耳括子，一则她病中无力，再则心内又有些不忍，这两掌打的虽响，但却不重。

陶玉果然不动声色，待童淑贞打完后，才笑道：“你心里还恨我吗？如果余恨未息，那就再打几下。”

童淑贞忍不住嗤地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顽皮透了。”

说完一句话，突感一阵目眩，身子摇摇欲倒。

陶玉一展双臂，抱着她，又把她放在榻上，笑道：“你病势虽已大好，但体力尚未复元，好好地躺着休息一下，我去替你叫碗鲜鱼汤吃吃。”

说完，退出房去。

童淑贞本想叫住陶玉，告诉他不吃荤腥，但转念又想到自己半月来食用了很多山禽，而且都是亲手所杀，既已破了戒规，再戒已无必要，是以话到口边，重又咽回肚中。

那九转保命丹果是神效无比，童淑贞清醒后，感觉着病势已好了大半。

她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想着近月来的遭遇，恍若经历了一场梦境，对陶玉究竟是恨是爱，到现在她还弄不清楚。

大约过了一刻工夫，店小二送来了一碗鱼汤，童淑贞已一日夜未吃东西，那鱼汤又做的鲜美可口，她一口气就把一大碗鱼汤吃完，刚好陶玉也带着一个缝制衣服的匠人回来，笑道：“你再休息一天，就可以完全复元了，尽半日一夜时间，给你做几件衣服，咱们明天一早就走。”

童淑贞道：“你要带我到哪里去？”

陶玉笑道：“好玩的地方多啦，我带你去游游江南风光。”

童淑贞颦眉垂头，默然不语。

陶玉格格一阵大笑：“你怕你师父追踪你，对吗？”

童淑贞抬起头，满脸惊惧之色，答道：“我想找一处人迹罕到的僻静所在住下。”

陶玉微微一笑，避而不答，却让那缝衣服匠人替童淑贞量了身材尺寸，嘱他连夜赶制衣服，在明天一早送到客栈中来。

半日一夜的时间，童淑贞一直在矛盾困扰中过去。

陶玉做事，素无忌惮，她如何能拗得过他，这一宵，他们又同榻并卧……

第二天，那缝衣匠人，如约送来了缝制的新衣，童淑贞换上新装，更显得窈窕动人，青帕包发，衣装裹身，腰束汗巾，身披风褙，足蹬小剑靴，背插宝剑，小病初愈，倍觉得清丽绝色。

陶玉早已替她选购了一匹长程健马，银镫雕鞍，白毛如雪，他先扶童淑贞上了马，自己也跃上鞍镫，抖缰放马，双骑并发，但闻蹄声得得，瞬息间驰出崇宁县城。

这时，严冬季已过，春回大地，天际旭日初升，满天红云绚烂，晨风迎面，吹飘着她鬓前几许散发。行走间，童淑贞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，转脸问道：“我大师兄肩上的的伤，可是你打的吗？”

陶玉傲然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不但伤了你大师兄，同时还伤了两个把守在那幽谷要隘的臭道士。”

原来那夜童淑贞借黄志英和两位师弟说话机会，全力狂奔而去，黄志英追了一阵，心中突生怀疑，越来越觉童淑贞的神情不对，当下又折返长春谷石室中去。

他刚到石室门边，正好陶玉从石室中奔出，黄志英拦路喝问，陶玉却一语不答，挥剑就劈，他出手几招，尽都是迅无伦比的绝学，黄志英如何招架得住，吃他一剑扫中右臂，当场皮破血流。

陶玉担心昆仑三子赶来，扫中黄志英一剑后，立时向前谷外奔去。

他正奔行间，突闻一声喝叱，暗影中闪来两个道人，横剑拦住去路。

这两人都是玉灵子门下，法名净修、净尘，武功剑术都已有相当火候。

陶玉心急逃走，不理两人喝问，随手攻出三剑。

两人看陶玉剑势凌厉，一齐出手相拒，三人交手十余招后，陶玉陡生杀心，金环剑突施一招“风卷残云”，斩断了净修一条左臂，接着剑化“斗柄犯月”，寒锋过处，又刺伤净尘一条右腿，他这两招剑学，尽都是三音神尼拳谱上所载，净修和净尘，自是无能破解。

两人伤的都很惨重，双双栽倒地上，晕了过去。

陶玉借机逃出山谷，绕山长啸，招来灵马，连夜骑出山，因他地势不熟，又在夜间行走，错了方向，是以虽有日行千里宝驹，反而落到了童淑贞后面。

黄志英被陶玉金剑扫中右肩，伤的虽然很重，但他是异常坚毅之人，当下用右手按住伤处，进入石室查看。

童淑贞离开石室之时，走的异常惶急，陶玉为人虽然心地阴狠，但胆大心细，料想童淑贞在天亮之前，必会重来打扫石室，却未料到黄志英去而复返。

黄志英进入石室之后，发现了不少残肴剩饼，最使人痛心的是，是触目一块血迹斑斑的绢帕，那绢帕正是童淑贞日常所用之物。

由这块绢帕，使他联想到童淑贞失常神态，心中恍然大悟，他伏身捡起绢帕，藏入怀中，然后才退出石室。

在出谷途中，又看到师弟的受伤惨状，但基于自己右肩伤疼正烈，无法施救，只得拼命向三清宫中奔去，走到那百顷梅花林处，遇上了慧真子和童淑贞。

慧真子问了几句话，立时向长春谷中奔去，在入谷途中碰上了受伤的净修、净尘。

这时，两人清醒过来。慧真子动手替他们包扎好伤势，垂询经过，她所以匆匆赶来，无非是怕两人抵挡不住陶玉，那知仍是晚到了一步，被陶玉闯出谷去。

净修、净尘很详尽地说明了经过，慧真子只听得满腹疑云丛生。

童淑贞几天来的诡密行踪，和刚才婉啼梅林的情形一一展现心头，这使她不得不怀疑到从小由自己养育长大的童淑贞身上。

净修和净尘都伤得异常惨重，两人述完经过，又疼晕过去。

慧真子目睹两人一个断去一臂，一个腿伤奇重，虽未断去，亦将残废，

心中十分伤感，当下把两人挟在肋下，直回三清宫去。

玉灵子替两人敷了药，又和慧真子联袂赶到长春谷内石室中查看，但见残肴剩饼，清灯仍明。所幸壁上暗门未被打开，那里面放置昆仑派历代祖师的法身。

两人勘查过石洞，心中都有了数，返回三清宫后，仍不见黄志英和童淑贞回来，玉灵子心中虽已怒极，但不愿使慧真子难堪，强忍忿怒，故作镇静，派出门下四个弟子去找黄志英，正巧黄志英送走了童淑贞后回来。

陶玉毫不隐瞒地说出了经过，仰天一阵大笑后，又道：“你们昆仑派号称武林中九大宗派之一，但在我陶玉眼中看来，那点微末之技，实在有限得很，看来当今九大门派之说，恐都是欺世之谈……”

童淑贞怒道：“你的武功有什么好？好也不会伤在别人手中，躲在我们长春谷石室中养伤了！”

陶玉脸色一变，正想发作，突闻蹄声得得，快马迎面奔来，马上人高呼，道：“陶兄别来无恙，想不到我们会在此地重逢。”

金环二郎抬头望去，不觉心头一惊，他心念还未多转，来人冲到面前，大概那人看到陶玉后，心中十分高兴，所以放马冲过来。

童淑贞侧脸望去，吓得她打了一个哆嗦，只见来人身穿一身黑色疾服劲装，外罩淡青披风，右肩隐隐透出剑把，朗目剑眉，丰神俊逸，不是杨梦寰是谁？

这时，杨梦寰已翻身跨下了马背，执着陶玉一只手摇着笑道：“自和陶兄分手之后，小弟无时不在想念之中。”

瞥眼间，看清了那玄装少女是童淑贞，不觉一呆。半晌工夫，他才问道：“童师妹改换服装，小弟几乎不认识了！”

童淑贞被梦寰说得心头一酸，热泪夺眶而出，粉面上也泛起两片彩霞，直红到耳根后面，她正在极度痛苦之中，又渗入极度的羞愧。

杨梦寰看她凄伤神态，不禁又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怎么？你受了三师叔的责骂？”

童淑贞幽幽一叹，道：“我触犯了派中规律，不能再在金顶峰存身了……”

梦寰吃了一惊，接道：“你是被逐出门墙的？”

童淑贞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我是私自逃下山的。”

梦寰一皱剑眉，沉吟一阵，才摇摇头，道：“据小弟观察，三师叔对师妹十分器重，师妹纵然触犯门规，料想三师叔不致严加责罚，望师妹随小弟一起回山，由小弟出面，恳求三师叔减轻责罚，师恩深重，岂可随便一走了之？”

说完话，深深一揖。几句虽然婉转，但却大义凛然。

童淑贞只听得悚然一惊，出了一身冷汗，默默垂下头去。

杨梦寰察颜观色，知她心中已动，随又接着说道：“咱们昆仑派在江湖上声望甚隆，师妹如果一步失错，不但使咱们昆仑派授人笑柄，而且对师妹更是不利。师妹兰质慧心，请三思小弟冒昧之言。”

这时，他已看出童淑贞可能和陶玉私奔离山，因为不便指责陶玉，只好对童淑贞晓以大义，使她迷途知返，不要貽笑武林，落得叛师之名。

他哪里知道童淑贞窝了一肚子难言的苦衷。

只见她倏然抬头，变得一脸坚强，淡淡一笑，反而说道：“你由祁连山送朱姑娘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梦寰道：“我送她到括苍山。”

童淑贞冷冷问道：“这段行程不近，以你的轻身功夫而论，得要多长时间才能回到昆仑山金顶峰去？”

梦寰笑道：“去时乘她的灵鹤玄玉，只不过两日一夜工夫，我因急于西返，送她到括苍山后，就留字告别。括苍山到昆仑山这段行程大约估计总在万里之上，以小弟这点功力来说，从容点赶到，一个月不够，但也不会超过三十五天，只在因旅途遇上一件意外事情，以致延误行期半年……”

童淑贞冷笑道：“这半年中，你可想起过霞琳师妹吗？”

梦寰听她陡然问到霞琳身上，不觉俊脸一热，答道：“沈师妹甚得三师叔惜爱，且有师姊照顾，因此我很放心。”

童淑贞目光凝注在梦寰脸上，道：“那你这半年中过得很快乐了？”

梦寰一时间想不出她这话含意，微微一怔，随口答道：“这半年中，我虽连遇数番凶险，但均幸化险为夷，几日水牢之苦，那也算不得什么。”

童淑贞道：“嗯！这也许就是男女不同之处，你知不知道霞琳师妹为你身染重病，几乎送命？”

梦寰心头一震，问道：“她现在好了没有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如不是你送的那位朱姑娘及时赶到相救，只怕尸骨已寒多时了。”

杨梦寰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唉！这孩子就是爱胡思乱想。”

两人在答问之时，陶玉一直站在旁侧静听，此刻，突然插嘴接道：“杨兄刚才说起遇上意外事情，以致延误半年归期，那定是件十分麻烦的事了。”

杨梦寰笑道：“事情说来话长，陶兄若无紧要的事，咱们找处客栈，容小弟详细奉告。”

童淑贞望了陶玉一眼，对梦寰道：“我现在已经是背叛师门的人啦，你是不是准备把我捉住押解回山？”

两句话单刀直入，只问得杨梦寰垂下头答不上话。这实是一个难答的问题，童淑贞承认已背叛师门，私逃下山，凡是昆仑门下弟子，都应该截拦她押解回山。杨梦寰沉思良久，苦笑道：“小弟不敢，但望师姊能体念师门教养之恩，和小弟一起回山，杨梦寰愿苦求三师叔，替师姊分担责罚……”

童淑贞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，那笑声异常奇特，但见泪水若泉，夺眶而出。

梦寰愈听愈不对，仔细分辨，不知何时，她那大笑之声，已变成痛哭之声。

陶玉脸色异常难看，眉宇间隐泛怒意，冷冷地站在旁边。

杨梦寰本是极端聪明之人，只是心地忠厚，所以看上去，不若陶玉狡诈，他见童淑贞越哭越痛，心中已有几分明白，陶玉和师姊之间的关系，恐怕不很简单。

他心念略一转动，陡然欺身而进，左手一招“赤手搏龙”扣住童淑贞右腕，右手轻轻一掌拍她“命门穴”上。

童淑贞心头一震，哭声顿住，泪眼斜转，望着梦寰叫道：“你要捉我回山，快请动手杀了我，带着我尸体回去吧！我……”

梦寰急道：“师姊不要误会，小弟是怕师姊哭伤身体，所以才冒昧动手，拍了师姊‘命门穴’一掌。”说着话，松了童淑贞右腕，退后三步，又躬身一揖。

童淑贞惨笑道：“你知道我犯了师门中那条戒律？”

梦寰道：“小弟不知。”

童淑贞道：“我犯的戒律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条是死，另一条路背叛师门，永不回金顶峰三清宫去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三师叔要真的仗剑追查师姊行踪，只怕你难以……”

陶玉冷笑一声，打断了梦寰的话，接道：“就是昆仑三子一齐追来，也未必能怎么样。”

## 第二十一回水上小蝶

童淑贞飞身跃在两人中间，含泪对梦寰道：“杨师弟，你不要错怪别人，你要捉我回山，尽管动手就是。”

这时，陶玉已收住笑声，俏目中神光闪动，逼视在梦寰脸上。

梦寰听陶玉一开口，就伤了师父和两位师叔，心中大感不悦，但转念又想到陶玉相助追寻霞琳情谊，强按下心头怒火，笑道：“陶兄几时到我们昆仑山的？我师妹私逃下山一事，陶兄事先可知道吗？”

童淑贞脸上又泛两颊红晕，陶玉却听得面现怒色，冷冷答道：“这是你们昆仑派中私事，嘿！杨兄撩拨兄弟，不知是什么意思？”

梦寰笑道：“陶兄不要误会，我只不过是随口问问罢了！我知道这事情怪不得陶兄。”

陶玉突然格格大笑起来，满脸怒色完全消散。杨梦寰已知陶玉性格，真正动了怒火，外表反而变得心平气和。他越是笑得厉害，出手也越是毒辣，不禁心中打鼓，怕他陡然出手，只得暗自留神戒备。

杨梦寰黯然叹道：“师姐是一定不肯和小弟回山了？”

童淑贞凄婉笑道：“师弟，你不知道，我不能回去，我……”，她我了半天，还是我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杨梦寰长长叹息一声，向旁侧一闪，道：“师姐，陶兄，请赶路吧！”

童淑贞见梦寰闪道让路，不觉心痛如绞，想到同门姊妹兄弟中，一个个待自己多情多义，而自己却作了昆仑门下叛徒，辜负恩师十余年教养心血不算，又沾污了昆仑派在武林中的清白声誉。

杨梦寰见她目蕴泪光，呆呆地站着，不动不言，心中忽有所感。翻身跃上马背，拱手一礼，叫道：“师妹，多保重了。”

掉转马头，又对陶玉一礼，道：“陶兄相助之恩，永铭杨梦寰肺腑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”抖缰放马，绝尘而去。

童淑贞望着梦寰的背影，高声叫道：“杨师弟，杨师弟……”

可是杨梦寰恍若无闻，头也未回一下，但闻得蹄声愈去愈远，不到盏茶工夫，人马皆杳。

陶玉跃上赤云追风驹，冷冷问道：“你要是不愿跟我走，现在还追得上他！”

童淑贞怒道：“我杨师弟心地善良，为人忠厚，你不要以己之心，度人之腹。”

陶玉笑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陶玉是天下最坏的一等人了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怎么？你认为你是好人！”

陶玉哼了两声，道：“这好人坏人之分，也算不了什么大事。”

童淑贞叹口气，纵身上马，抖缰向前疾奔，陶玉也放马紧随而去。

再说杨梦寰一口气跑了八九里路，才勒住马缰停下，他心中一直在想着陶玉和师妹的事，胸中填满了苦恼，一路上连头也未抬一次，待他勒马停下，才听到身后蹄声得得，转脸望去，只见无影女李瑶红扬鞭纵马而来。

这是一片荒凉的田野，数丈外有一道小溪，几株新绿垂柳迎风飘舞，淙淙水声隐约可闻。

李瑶红放马如飞，直对梦寰身上撞去，距梦寰还有尺许左右时，陡然一带马头，向右侧偏去。

那知杨梦寰看她纵马直撞过来，本能的右掌平推出去，正好李瑶红勒缰

转马，梦寰本知她是故意相戏，这一掌拍出，是生命中潜在本能的作用。

势在意先，待他惊觉到想收掌时，力道已经发出，因双方距离太近，收势已来不及，这一掌正击在马头上。

那马在狂奔之时，聚受一掌猛击，如何能承受得了。但闻一声闷吼，前腿一软，向地上栽下。李瑶红嚶了一声，人从马背后直摔下来，杨梦寰来不及思索，一退步，双臂舒展，把她娇躯接住。

不知她是有心呢？还是无意？一下子投入了梦寰怀中，双手紧抱梦寰项颈，粉脸儿狠贴在梦寰腮边，娇喘连连，低声叫道：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”

梦寰急急把她娇躯放下，道：“谁要你直往我身上撞呢？”

李瑶红双颊绯红，星目斜着梦寰笑道：“你这人真是不讲道理，人家吓都快吓死了，你还对人家凶得要命……”说着，举起右手按在胸前，长长地喘口气，又道：“不信你摸摸我的心，现在还跳得很厉害呢？”

梦寰已看出她是有意放刁，冷冷地答道：“你又追我来干什么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这条路又不是你们姓杨的路，你能走为什么我不能走？”

杨梦寰听她强词夺理地狡辩，似是而非，一时间倒没有办法回答，顺手拉过马缰，答道：“好！我要回昆仑山，看你能不能跟去。”说着翻身跃上马背。

李瑶红猛地一上步，劈手从杨梦寰手中夺过马缰绳，怒道：“你把我的马打死了，不赔我就想走吗？”

杨梦寰转头看去，果见李瑶红所乘的健马，口鼻鲜血直流，侧卧地上，虽然未死，但已无法再用来代步，不由心生歉咎之感。翻身跃下马背，把缰绳交到李瑶红手中，说道：“赔你就赔你吧！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李瑶红突然一上步，抓住杨梦寰身上的淡青色披风，用力一拉，但闻“嚓”的一声，好好一件衣服被她扯破了一大块。

杨梦寰心头火起，翻身一招“神龙摇尾”横劈过去。

只听李瑶红嗯了一声，眼睛一闭，不避掌势，反向他身上扑去。

这一下大出梦寰意外，急收掌势，向旁一闪，怒道：“你要找死吗？”

李瑶红一下扑空，睁开眼睛，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不敢当真打我。”

杨梦寰气得剑眉倒竖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要再无理和我纠缠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。”

李瑶红幽幽一声长叹，两行清泪顺腮而下，道：“你既然这样讨厌我、恨我，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呢？你为我受了很多苦楚，我……我心里……”

杨梦寰被她问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救你只不过是激于义愤，难道我救你还救错了不成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当然救错啦！你要不救我，我早就死了，我死，自然不会再看到你，那不就省了很多烦恼……”

杨梦寰一跺脚，道：“你怎么蛮不讲理？”

李瑶红缓步走近他身侧，脸上情爱横溢，星目中泪若泉涌，凄婉一笑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恨我？我的心快被你折磨碎了！”

杨梦寰目睹她凄然神情，不禁心生怜惜，摇摇头劝道：“你这是何苦呢？你陶师兄才貌双绝，又对你情深万种，杨梦寰不过是一介武夫……”

李瑶红接着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你那宝贝师妹……”

杨梦寰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不要尽挑拨她，她善良无邪，什么都比你强。”说罢，转身急步而去。

李瑶红两个急跃，拦在梦寰面前，说道：“算我说错了话，好吗？你……你不要这样对我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说到最后一句话，已是泣不成声。

杨梦寰心中不忍，停住步，问道：“你要说什么？说吧！”

李瑶红道：“你急着回昆仑山，是不是要见你师父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李瑶红道：“他已经不在昆仑山了！”

杨梦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不信你的话。”

李瑶红道：“我不是骗你，你救我遇险，遭人擒住，我几次设法救你，都没有成功，我心里急了，就跑去昆仑山找你师父。”杨梦寰道：“你到我们三清宫去了？”

李瑶红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昆仑山那么大，我又不知道你们三清宫在什么地方，我心里又急得很，在那大山中乱跑了一夜半天，人都快要累死了。”

杨梦寰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李瑶红又抢先接道：“你皱什么眉头？人家还没有把话说完，我在那大山中跑了半天一夜，仍然找不到你们的三清宫，这一夜半天的工夫，我连一点东西也没有吃过。”

梦寰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打些飞禽充充饥呢？”李瑶红只听得眼神一亮，随手抹去脸上纵横泪痕，欢愉之色，泛起双颊，娇媚一笑，道：“我担心你的安危，那里还能吃得下东西？”

杨梦寰心头一凛，仰脸望天上几朵随风移动的白云，冷冷答道：“我出手救你，只不过是报答你过去的一番情谊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”

李瑶红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虽已走得困倦难支，但却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支持着我，使我盲目奔行在那崇山峻岭之上，总算皇天见怜，终于被我找到了一阳子老前辈，告诉他你被擒蒙难的消息。”

杨梦寰问道：“你在什么地方，见到了我师父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他正在一处突出的冰崖上和人比武，他们打得正在紧要关头之时，我恰好赶到，那突出的冰崖下临千丈绝崖，看上去十分怕人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什么人在和我师父比武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是一个手执玉箫身穿黑衣的女人。”

杨梦寰心头一震，道：“啊！那一定是玉箫仙子了？”

李瑶红接道：“我当时已走得筋疲力尽，无法游下那段悬崖，只好站在崖上，高声叫他们暂时停手。一阳子老前辈虽然看到了我，想停下手来，但那黑衣女人的攻势激烈无比，无法焦手。我最后实在急了，就把你遭擒蒙难的事，大声说了出来。想不到，这几句倒发生奇效，他们两人都停住了手，争先恐后地跃上悬崖。”

话到此处，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那黑衣女人，似是对你很关心，一到崖上，就抢先问我你在什么地方？我看她惶急的模样，心中有气，故意闭上眼睛，装作喘息，不理她的问话。”

杨梦寰“啊”了一声！

李瑶红嗔道：“你啊什么？我虽然看不惯她那样颦眉作态，忧苦焦灼的样子，但想到你的安危，只得把你遭擒蒙难的经过，告诉了他们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师父听过之后，怎么说呢？”

李瑶红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个黑衣女人好像比你师父还急，我的话只说了一半，她已经有些不耐，死皮赖脸对你师父说：“道长，咱们不要比啦，原来梦寰真的没有回三清宫来，我还认为你们昆仑三子骗我呢？”

杨梦寰皱皱眉，道：“这女魔头真是可恶，竟闹上我们昆仑山了！”

李瑶红继续说道：“那黑衣女人说过话后，就当先向前跑去，你师父也跟着追去，把我一个人丢在那绝峰之上，我当时困倦已极，就在峰顶上一座大山石后面坐下休息，那知糊糊涂涂地就睡熟过去。醒来时已是满山红霞，我这半生中，虽然常在江湖上走动，可是从没有吃过那种苦头。”

梦寰听得甚是感动，很想说几句慰藉之言，但又怕招来烦恼，于是，把说到口边的话又咽回肚中，垂下头轻轻叹息了一声。

李瑶红凄苦一笑，接道：“当时我又饥又渴又冷，但那绝峰四周又都为冰雪封冻，连一双飞禽也难看到，我只得摘些松子充饥，打碎积冰，放入口中解渴。就这样在那绝峰峻岭中走了十余天，才摸出那连绵的大山。”

梦寰问道：“我师父呢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他们地势熟悉，武功又好，恐怕早已到峨眉山了。”

梦寰急得一跺脚，道：“那怎么办呢？我已离峨眉山六七天了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一阳子老前辈赶到峨眉山去，虽是为了救你，但这事情的起因，还是由我惹起，我应该陪你到峨眉山一次……”

杨梦寰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个不必了，我一个人去也是一样。”

李瑶红脸色一变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幽幽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恨我，我……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？”

梦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对我很好，但男女有别，咱们并辔同行，只怕要引起风言风语。我们昆仑派门规森严，一旦传到我师父耳中，我势必要受责罚。”说完话，深深一揖，转身而去。

李瑶红又急又羞，呆在当地。这是她有生以来从未受过的难看羞辱，只觉得心头如受千斤重锤一击，脑际间轰然一声，打个踉跄，几乎栽倒地上。

她赶紧长长吸一口气，稳住身子，定定神，只觉一股怨气，冲上心头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你不理我，我非要你理我不可。”

她一腔热情因梦寰的决绝，转变成幽幽怨恨。

她心中风车般打了几百个转，才定了主意。

抬头望梦寰，人已到数十丈外。转爱成恨之后，她反而平静下来，气聚丹田，大声叫道：“杨相公，杨相公……”

杨梦寰停步回头，李瑶红纵马赶去，到了梦寰身侧，翻身下马，笑道：“你现在可是到峨眉山去吗？”

梦寰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李瑶红把缰绳交到梦寰手中，笑道：“你要到峨眉山去找你师父，那一定心急似箭，大白天如何能施展轻身功夫，还是骑着马赶路吧！”

杨梦寰道：“我打伤了你的坐马，怎么办呢？”

李瑶红格格一阵大笑，道：“你见过我陶师兄吗？”

杨梦寰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令师兄武功不错……只是……”

李瑶红道：“我替你说罢，只是生性阴险，心狠手辣，对不对？”

杨梦寰本想把刚才看见陶玉之事说出，但转念又想到童淑贞叛师私奔一事有关昆仑派清白声誉，实在碍于出口，淡淡一笑，避不作答。

李瑶红道：“我师兄为人如何不去说它，但他有一匹宝马，名叫赤云追风驹，有日行千里的脚程……”

杨梦寰笑道：“是了，他要把那匹马送你！”

李瑶红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杨梦寰翻身跃上马背，拱手笑道：“令师兄对我谈过，他对你用情很深……”

李瑶红眨眨大眼睛，滚下来两行泪水，道：“那他是自寻烦恼，不过我这一辈子也是烦恼定了。”

杨梦寰默然垂头，长长叹一口气，纵马而去。

李瑶红望着他疾驰而去的背影，她希望梦寰能回头望望，但她失望了。

且说杨梦寰纵马急奔，一口气又跑了十几里路，放眼看江水滔滔，急流如万马怒奔，原来已到了泯江岸边。

他勒马岸边，暗自忖道：此去峨嵋山不下五六百里行程，如果骑马赶路，最快也得一日夜以上时间，改走水路，乘船沿江而下，当天即可到嘉定府。嘉定距峨嵋山只余下百里左右，连夜登山，二更天就可到达。

他伫立江岸，思忖良久，才决定换乘快舟赶路。

抬头望去，才见下游里许处，帆影点点，酒招迎风，似是一座村镇模样，立时纵马奔去。

这是紧靠泯江畔岸的一处渡口，不满百户人家，但却有十几家酒店，梦寰寻了一座最大的酒店，饱餐一顿，唤过店小二，问道：“今天可有到嘉定的船吗？”

店小二摇摇头笑道：“我们这黄家店，总共不过八九十户人家，要乘到嘉定的便船，非得到崇宁不可。”

梦寰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那江边靠着那样多船，难道不搭客吗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那江边的船，大都是渔舟，客人要坐，我去给你问问。”

说完话，退了出去。

不大工夫，店小二满含笑意进来，说道：“相公赶得真巧，刚好有一只船要放嘉定，人家坐有女眷，由汶川来到嘉定探亲，本来是不搭客人，好在那船上两位船手，都是常走泯江的水道朋友，和小的有些交情，经我再三说项，才答应下来。现在人家就要起锚开船，相公如要乘坐，就得早些登舟了。”

梦寰连声称谢，会了酒帐，和那店小二一起向江畔走去。

果见一只双桅大船，已经收锚待发。店小二把梦寰送上船，一个水手模样的人先把梦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阵，把他带入后舱，低声嘱咐道：“没有听我招呼，千万不要出来乱跑，到嘉定我自会通知你登岸。”

梦寰心中惦念师父，恨不得一步赶到，上船时匆匆忙忙，待船开之后，才想起自己坐马还留在那酒店中。

泯江水流异常湍急，顺水放船，舟快如箭。梦寰因知船中有女眷，果然不敢乱跑，一个人坐在后舱中，甚是无聊，不觉动了睡意。

恍惚间，似闻得一声女人娇笑，睁眼见身侧站了一年轻美丽的奇装少女。一身白衣，发挽宫髻，不过那白衣长紧及膝，赤足欺霜，黛眉如画，星目流转，望着他掩口轻笑。

杨梦寰心头一震，忖道：这是什么装束？年轻的大姑娘，怎么能赤裸着一双小腿，而且连鞋子也不穿一双……

他心中疑窦重重，忘记了是搭乘人家的便船，一皱眉头，站起身子，正想喝问，突然娇笑连声，眼前人影晃动，眨眼间，舱门边又多出三个白衣少女。

这三个少女装束，和那先来的衣着、发型，完全一样，白色罗衣，赤足光腿，面貌娟秀，艳光照人，年龄也大小相若。

杨梦寰看得一皱剑眉，暗道：哪来这多奇怪装束的少女，看他们身手矫健，似非常人，装束诡异，非苗非汉，实使人难以猜出来路。

他心中在转着念头，突闻先来那少女娇声喝道：“你这人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会跑到我们的船上！”说的是满语，而且声若莺鹂，娇脆悦耳。

这一喝，杨梦寰才觉到自己理屈，讪讪一笑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因急于赶赴嘉定，所以才商请了船家，借搭了几位姑娘的便船，冒昧之处，尚请几位海涵！”说罢，深深一个长揖。

那知四个白衣少女听完话后，脸色突然一变，本来每人都带着盈盈笑意，刹那间，笑容敛收，面如寒霜，柳眉微扬，怒形于色。

刚才发话的那个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船家胆子不小，他敢趁我们坐息之时，擅自作主，搭载客人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两道眼神转投到梦寰脸上，问道：“你知道这船上坐的是什么人？”

梦寰道：“这个，我不知道，不过，我想，借搭便船也算不上什么有背武林规矩之事。”

他见四女装束、身手，和常人大不相同，必为武林中的人物，故以不背规矩相对。

哪知四位白衣少女，都听得有些茫然，最右一个年轻的，转脸问身旁少女，道：“姐姐，武林规矩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”

被问少女，皱起黛眉思索一下，笑道：“我怎么不懂，武林规矩，就是名叫武林的人立的规矩，知道吗？”

梦寰听她言词天真，不禁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凡是习练过武功的人，都是武林中人，武林并非指一个名叫武林之人而言。”

右面年轻少女一撅着小嘴，道：“我又没有问你，谁要你来接嘴，不管武林，文林立的规矩，你跑上我们的船，那就不行！”

梦寰看四个少女，虽然衣着半裸，但一个个天真无邪，不禁生出敬畏之心。当下垂目答道：“船到嘉定府后，我就马上登岸，现下舟行江心，几位就是强我离船，我也没有法子走。”

四个少女咕咕呱呱商量了一阵，最先来的那个少女，走近梦寰说道：“我们小姐还在入定未醒，等一下她醒了一定会知道船上搭了别的客人，我们小姐脾气很坏，说不定会要我们把你抛到江里，我们就是想救你，只怕也救不了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趁我们小姐入定未醒之前，你先离开船上。”

梦寰道：“现在船是顺流疾驰，我……”

一语未完，突闻几声清越弦声，飘传入耳，四个白衣少女闻得那弦乐之声，陡然转身，急步而去。

但见白衣飘动，眨眼间四女全杳。

杨梦寰看四女走的身法，快捷绝伦，心中十分惊异，暗暗忖道：这四个看上去娇稚无邪、裸腿赤足的女孩子，分明都具有一身的武功，但又不像常在江湖上走动的人物，实使人难测高深。

他心中开始对眼前若梦若幻的际遇感到不安。四个白衣少女，已给他无限惊异的感觉，不知那被称小姐的又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一时间，他脑中闪掠过千百种不同的念头，但却无法确定其中哪种感觉正确。这际遇太奇幻了，直把个聪明绝顶的杨梦寰，迷陷在五里云雾之中，千百种推想都觉得不对，一个推想还未确定，另一个新的念头又重新闪起……

在沉思的当儿，瞥见一个白衣少女，去而复返，手中托着一个白玉制成的精巧茶盘，茶盘中放着一个翠玉茶杯。

梦寰霍然起身，连声说道：“不敢劳姑娘大驾，我一点不渴！”

那个白衣少女，脸色十分冷漠，刚才娇稚笑容，已不复见，把茶盘送在梦寰面前，冷冷说道：“我们小姐说，要你吃了这杯茶，静静躺着等药性发作，这杯茶中药物虽然毒性很烈，但发作后却毫无一点痛苦。”

杨梦寰只听得由心底冒上来一股寒意。摇摇头道：“我如有冒犯你们之处，饮药自绝，那是罪有应得，但我自信未对你们出过一句唐突之言，这赐药让我自绝一事，我实不能谢领！”

那白衣少女嘴一撇，答道：“小姐本来要让我们把你丢在江中，还是我们四个姊妹对她求情，说你是个好人的，她才要我送这杯药茶给你吃……”

梦寰再也按不住心头一股怒火，剑眉掀动，俊目放光，放声一阵大笑，打断了那白衣少女的话。

白衣少女一蹙柳眉，道：“你笑什么？这杯药茶究竟是吃也不吃？”

杨梦寰停住笑声，答道：“你们小姐的人很好呀！”

白衣少女天真烂漫，一笑接道：“那是不错，我们小姐长得好看极了。”

杨梦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烦请姑娘转告你们小姐，就说我拒饮这杯药茶。”

白衣少女听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你敢不听我们小姐吩咐吗？她向来是说一不二的。”

杨梦寰一扬剑眉，笑道：“我也是言出必行，这杯药茶，我是一定不吃的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那你是想跳到江里淹死了？”

梦寰道：“要我自己跳吗？我还没有这份豪气，说不得只好请你们小姐动手把我抛到江心啦！”

白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啦！原来你也不是个好人！”

梦寰奇道：“我怎么又不是好人了？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你让我讲我们小姐长的好，所以你要她动手把你抛到江里，那你就看到她一次了。”

梦寰仔细地打量了面前少女几眼，只见她脸润桃花，发覆绿云，星目柳眉，瑶鼻樱唇，怎么看也该是个十分聪明的姑娘，怎么说的话都是半解不通，心中觉着十分奇怪。

那白衣少女见梦寰只管看她，不觉焉然一笑，道：“你看我，觉得我好看吗？”

梦寰听了一怔：“好看是好看，不过裸腿赤足，有点不大雅观。”

白衣少女道：“有什么不雅观？我们在家时穿的衣服更少了。”

她天真的言谈引起了梦寰的好奇心。忍不住又问道：“你们的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白衣少女正待答复，突闻铮铮几声弦音传来，音韵清柔，不知是什么乐器，白衣少女脸色突然大变，伸手把玉盘送到梦寰面前，眼光中满是乞怜，道：“你快些把这杯药茶吃下去，要不然我得受小姐的责骂。”

梦寰听得呆了一呆，暗自忖道：这孩子当真是稚气未脱，全然不通人事，要人吃药茶自绝，岂能是乞求得的吗？

看她泪眼莹莹，神态十分可怜，这就使杨梦寰感到十分为难。既不忍心一口拒绝，让她受责，又不愿就这样糊糊涂涂把一杯药茶吃下肚，沉思良久，

仍是委决不下。

白衣少女看梦寰沉吟不语，心头甚急，右手捧着白玉茶盘，左手突然伸出向梦寰右腕扣去，出手捷如电奔，快速至极。

杨梦寰吃了一惊，闪身一让。他这一避之势，正是朱若兰授他的“五行迷踪步法”，刚好把那白衣少女伸来之手避开。

白衣少女看梦寰轻轻一闪，让开自己一招擒击，脸上毫无惊异之色，第二招随着攻出。

可是杨梦寰心中已惊异万分，因那白衣少女出手之快速矫健，实为生平所见高手中为数人物之一。这样年轻娇稚的女孩子，竟有这等迅捷绝伦的身手，叫他如何不惊？若非用“五行迷踪步法”，实难避开她一招擒击。

白衣少女连出三招，均被梦寰用“五行迷踪步法”闪开，心头一急，易擒为打，右掌伸缩间，攻出五掌。

她易擒为打之后，攻势愈发凌厉，一双又小又白的玉掌，晃如蝴蝶穿花，着着击向梦寰要害。

杨梦寰看她愈打愈快，而且招术诡异，来势难测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幸得那“五行迷踪步法”是一种至高奇学，暗合五行生克变化，步步含蓄玄机，和一般闪避身法不同，只需数尺方圆大小一片地方，即可运用自如，那白衣少女连攻四五十招，均被梦寰轻飘飘地闪避开去。

江流湍急，船逾奔马，两人一攻一避，足足相持一刻工夫，白衣少女虽打得花样百出，但右手中捧的白玉茶盘，却是稳如磐石，盘上翠玉杯中药茶，点滴未溢。

蓦地里，一声清越弦音乐起，白衣少女闻声收掌，杨梦寰见她停手不攻，也停住身子。哪知他刚一站住，冷不防白衣少女一挫腰，一腿扫来，她那一袭白衣，长仅及膝，这一扫出，整个的一条玉腿，完全暴露出来。肌肤莹光，荡人心魂，杨梦寰骤不及防，几乎被她扫中。

这一下惹起杨梦寰心头怒火，右掌一扬，斜劈而下。白衣少女一腿未中，借势向后一跃，杨梦寰这掌势劈出，她人已跃出舱门。

杨梦寰反手摸摸剑把，一纵身跟踪跃出，抬头看去，只见方才现身的四个白衣少女，已围守在舱门外面，刚才和他动手那个白衣少女，手中仍捧着白玉茶盘。

杨梦寰刚刚站好，突间两声娇叱，左右两边的白衣少女，同时出手攻来，玉掌翻处袭向杨梦寰四处要穴。

两个少女认穴手法奇准，出手迅快绝伦，杨梦寰来不及举手封架，只得向后一仰，一个倒翻，退回舱中。

那四个白衣少女，也不往舱中追赶，只是堵在舱门口，不让梦寰出舱。

杨梦寰强按心头怒火，问道：“你们究竟要干什么？”

四女相对一望，不答梦寰问话。

杨梦寰怒道：“你们再要这样无理取闹，不要怪我和你们拚命了！”

四女仍是不言不语，对梦寰怒声责问，充耳不闻。

杨梦寰再难忍耐，怒喝一声，一跃出舱，左手一招“罗汉舒臂”，右手一招“飞钹撞钟”，分向四女攻去，在急怒间出手，运集了全身功力，掌风呼呼，威势极大。

四女霍然一分，避开梦寰掌势，粉拳玉腿，交相攻出，又把杨梦寰逼回舱去。

杨梦寰连受挫折，心中怒极，暗中提聚丹田真气，再次跃出舱门，右掌劈出一招“云龙喷雾”，这一招本是三十六式天罡掌中三大绝招之一，威势非同小可，再加上杨梦寰全力施为，四女不敢硬挡锐锋，被他冲出一条路来。

他脚落甲板，立时施展“五行迷踪步法”，轻轻一闪，避开四女合击。

四个白衣少女，见梦寰一闪之势，避开了四人合击，抢攻的愈发快速。但见掌影飘飘，如千百双白蝶戏花，狂雨骤落，把梦寰圈在一片掌影之中。

杨梦寰心知刚才冲出舱门，完全出人意外，侥幸得手，现下如要还攻，决难接得四女奇诡的招数，索性一招不还，施展开“五行迷踪步法”在四人掌影中穿来闪去。

那五行迷踪步法，果然是奇妙无比，任凭四女掌如缤纷落英，仍无法击中梦寰一下。

四女一阵狂攻，每人都出了四五十招，看梦寰只是一味闪躲，一招不还，那年纪最轻的，首先向后跃退，叫道：“三位姐姐，不要打啦！”

三女依言停手，那年轻少女叹口气，接道：“咱们打他，他连手都不还，要是一还手，咱们一定得败。”

三女都听得点着头，道：“姐姐说的不错，这人本领真是大极了！”

那年轻的又道：“咱们既是打不过他，还是早点去告诉小姐吧！”

一语甫落，突闻一个清脆柔甜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人家用的‘五行迷踪步法’，你们当然打不着他。”

杨梦寰吃了一惊，这大半年以来，他遭遇数番凶险，均仗“五行迷踪步法”击退强敌，始终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他用什么身法，现在骤然被人一语道破，不禁心生寒意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丈余外，站着一个娇媚无伦的少女。一袭裹身白衣，外披蓝色轻纱，足着紫色小剑靴，轻纱飘风，玉立亭亭，声音虽然柔甜动听，但神态却很冷漠镇静。一脸书卷气，微微现出几分娇怯。

那少女沉思一阵，抬起头接道：“我不杀你，但也不能就这样轻轻地放过你！”

梦寰只听得心头火起，怒道：“那你要怎么样？大丈夫可杀不可辱。这生死之事，也不算什么？”

那少女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本来是不想再对你无礼，但我又不能不听我娘的话。你不知道，我娘在死的时候多么可怜，凄惨……”说到这里眉宇间骤现无限哀怨，双掌合十当胸，紧闭双目。但见泪水顺着眼角流出，滴在她身披的蓝纱上面，樱唇启动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大约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，她才慢慢地睁开眼睛，随手抹去脸上泪痕，笑道：“我已经告诉我妈妈了，你只要能抵受得了我‘一曲琵琶’，我就不再管你了。”

杨梦寰看她娇怯模样，不像练过武功之人，那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中，除了有一种柔媚的光辉之外，也没有朱若兰那等威仪湛湛、逼人生寒的神光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身负绝学的人。当下答道：“承姑娘看得起我，自当拜聆妙音，只是在下不解音律，怕有负姑娘雅意。”

那少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选那最平和的曲调，弹给你听！”

说罢，转身缓步而去，江风吹飘着她身披蓝纱，在四个白衣少女簇拥之下，进了舱门。

杨梦寰长吁了一口气，放眼望着滚滚江流浪涌波翻，两个水手凝神把舵，

神色十分紧张。原来船已过了彭山、混江的几支分流，由分复合，汇集一起，水势愈来愈大，流速也越来越快。

蓦地里，铮铮两声弦声，杨梦寰只觉心头随着那两声弦音一震，巨舟也突然摇荡了两下，原来那两个把舵水手，也被那弦声感染，心头一震，几乎松了手中的舵把。

杨梦寰吃了一惊，一跃到了舱门，大声叫道：“姑娘快请停手，我有话说！”

舱门软帘起处，两个白衣少女一跃而出，一边一个，捧起垂帘。

杨梦寰心中很急，也顾不得相谢二女，一侧身进了舱门。

只见那身披蓝纱少女，倚窗而坐，怀抱着一双玉琵琶，另两个白衣少女分左右站立两侧。

梦寰拱手，对那身披蓝纱少女一礼，说道：“姑娘的琵琶不要再弹了！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你怕听吗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我虽然怕听，但还没有什么，只是几个船夫，恐怕难拒姑娘琵琶感染，现下水急船速，一个把舵不住，只恐要船毁人亡。我固难逃厄运，但姑娘等几人，只怕也没有法子逃得了。”

那少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就不怕淹死。”

梦寰听得一呆，默然无言。

那少女侧脸对身边两个婢女低嘱两句，两人立时一起出了舱门。

片刻工夫，那个年纪最轻的重回舱中，附在那身披蓝纱少女耳边说了几句，那少女点点头对梦寰一笑，道：“我已让她们点了几个水手的穴道，代为掌舵，你现在不要再怕掉在江里淹死啦。”

那少女又手拨琵琶，弹奏起来，不过一盏茶工夫，杨梦寰头上汗水已若雨水般直淌下来，只感五内如焚，再也静不下来，大叫一声，霍然骤起，狂奔舱外。

那少女刚才见梦寰施用“五行迷踪步法”，闪避四婢合击，误认他有着精深的内功，待她看出梦寰支持不住时，急忙停手，但已迟了一步，杨梦寰已狂奔出舱。

这时，船行正速，杨梦寰受那弦音感染，神志尚未清醒，他因免强动用定力，和那弦音抗拒，致真气受损很大，内腑也受伤不轻，但他究竟是天赋极高之人，一点灵性，尚未全泯，在他自知难和那弦音抗拒后，突起自绝之心，趁心神尚未完全被那优扬的弦声感染控制，一跃而起奔出舱门，向船边跑去。

那少女追出舱门，梦寰已奔到甲板边，作势欲扑，少女心头大急，手指挥处，怀中玉琵琶连响三声。

这三声琵琶，有如慈母呼唤，声韵和柔至极，杨梦寰只听得脑际间轰然一响，寻死之念，悠然消失。

转身望去，只见那身披蓝纱少女，紧倚舱门而立，轻颦黛眉，娇面上笼罩一层淡淡的忧郁，大眼睛中微现泪光，前胸不停起伏，隐闻喘息之声，看神情十分激动。

杨梦寰出身宦门世家，见过不少珍贵之物，待他看清楚那少女怀中抱的琵琶之后，心中甚是吃惊，因为一般琵琶多用檀木、梧桐等材制成，就是武林中以琵琶作武器用的，至多用钢铁制成，但那少女手中琵琶却非木非铁，而是用一块色凝羊脂的白玉制成，玉制琵琶已经是世上绝无仅有之物，可是

那少女玉琵琶上还雕刻着一条飞龙盘舞在云雾中，栩栩如生，巧夺天工，精致无比。

只见她启动樱唇，婉转吐出一缕清音，道：“你看什么？这玉琵琶是我娘活的时候，常常弹用之物，有什么好看？”

杨梦寰心中一动，陡然想起鄱阳湖朱若兰奏玉琴的一段往事。正想问话，那少女已拨动玉琵琶的金弦，但闻铮铮几声清音响处，立觉心神震荡起来，哪里还敢分神说话，赶忙闭上双目，盘膝坐下，运功调息，澄清灵台杂念。

一缕缕悠扬清脆的弦音，随着那少女浮动的玉指，传播出来，声音清美悦耳，动听至极。但在那优美声中，似含着一种拘魄摄魂的力量，杨梦寰被那扬起的婉转弦音勾起万千幻念，只觉心神飘荡，驰飞在无际天空，眼前涌现出诸般幻像，幻随念动，随生随灭。

这当儿，杨梦寰被那弦音感染神志，已完全恢复，只感胸腹交接之处隐隐作疼。心知内腑已经受伤，有气无力地向前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。

那少女看梦寰脸上仍露着惊惧之色，心中忽生歉疚之感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心里一定恨我，对吗？我也不知道这曲调会有这么大的威力，你现在受伤很重，请入舱中，让我告诉你疗治之法。”

杨梦寰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好意心领，我杨梦寰还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，这疗伤之事，大可不必，姑娘请入舱休息，但望允我借搭乘便舟。到嘉定离岸，我心中已感激不尽了。”

那少女忽然放下手中琵琶，闭上了一双星目，两行晶莹的泪珠，顺粉腮滚下，双手合十，仰脸祷告：“娘啊！小蝶不会背弃你告诫之言，今生今世，也决不喜欢任何一个男人。但我弹那‘迷真离魂’曲，害人家受了内伤，必得给人家医好不可。因为我心里一点也不喜欢他，我要不替他医好内伤，那他一定是不能活的！我不喜欢他，自然是不能把他害死。”

祷告完毕，睁眼睛对梦寰招着手，叫道：“我已经对我娘祈祷过了，你可以放心让我给你医伤了！”

杨梦寰暗中试行运气，那知微一用力，立觉胸腹交接处剧疼难耐，心知是真气凝结丹田，成了内伤，如不及早医治，只怕今生永不能再习武功了。

原来他正在运集全身真气，抵受那弦音感染之时，陡然一跃而起，把全身真气，遗滞在胸腹交接之处，难再运转，只要过了六个时辰，凝结真气，侵穴成伤，不死亦将残废，这在习武的人说，叫作走火入魔，本领越高强之人，走火入魔后也越伤得重。

且说杨梦寰听完那少女话后，暗自忖道：我如不肯接受她疗治之法，只怕到嘉定就不能动了，心念一转，缓步进入舱中。

那少女，先让梦寰盘膝静坐，然后传授给他口诀，让他依照口诀练习。

杨梦寰依照那少女传授之法，练习有顿饭工夫，立时觉着伤处轻了不少。

这时，那四个白衣裸腿的婢女，都已回到舱中，分站在蓝纱少女身侧。

梦寰依照那少女传授心法，行功一周，慢慢睁开眼睛，只见那自称小蝶的少女，正呆呆地坐在窗边，望着他发呆，脸上笼罩着一层淡淡哀怨，一手支颧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。

她见梦寰睁开眼睛，嫣然一笑，问道：“你的伤好了没有？”

梦寰暗中试运行了两口气，虽仍觉胸腹交处隐隐作疼，但气血已能畅通，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已经好了不少。”

蓝纱少女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再照我给你讲的方法自行疗治两次，就可

以完全好了。”

梦寰想不出说些什么才对，只好淡淡一笑。

那少女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那一曲琵琶，会使你受了很重的内伤，早知道，我就不弹给你听了。”

杨梦寰看她神情纯洁，分明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，而且言词恳切，似非谎言，心中甚感不解，难道她当真不知那荡人心魂的曲调的利害吗？

但听那少女又一声幽幽叹息后，吩咐身侧婢女，取出一个小巧的玉盒，打开盒盖，取出二粒红色丹丸，交给梦寰，道：“这是我娘死前采集深山大泽之中的奇药灵草制成的丹丸，它能助长练武人的功力。我害你受了内伤，就赔给你两粒丹丸吧！”

说完，站起身子，款步走到梦寰身侧，伸出白玉般手掌，放在梦寰面前。

杨梦寰本不想受，但见她一脸诚恳之色，只得挺身而起，接过丹丸随手放入袋中，正想说两句感谢之言，蓦然目光触到那打开的玉盒之中，不觉呆了一呆。

只见那小巧玉盒之中，除了三粒丹丸之外，还放着几本册子，上面四个正楷娟秀的字迹，写着《归元秘笈》。

这一部引得天下武林同道疯狂的奇书，骤然间在他眼下出现，如何不令他惊异万分。

那蓝纱少女看梦寰目光注视那玉盒之中一瞬不瞬，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娘死时，只留下这五粒丹丸，现在送给你两粒，我只余三粒了。”

杨梦寰啊了两声，拱手一礼退出舱门。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听出那蓝纱少女说的什么，脑际中一直在盘旋着那玉盒中放置的《归元秘笈》。

这一部旷古绝今、三百年来害得千百武林高人为它溅血送命的奇书，引起他心中极大的波动。

他默默走入后舱，盘膝坐下，想以运行内功，镇静下他心中的激动，可是他无法按得住心猿意马，因那《归元秘笈》的诱惑力量太大了，你虽无霸占那奇书的意图，但却被一种好奇心震荡着心弦，他想看看那部书上究竟记载些什么武功，为什么能引得那么多人如痴如狂？

这念头一直盘旋在他的脑际，他几次站起身来，想奔到那少女舱中，问她借来一看，但他终于克制下来。

突然，白影一闪，那最小的一个白衣婢女，含笑进了舱门。

她笑得十分自然，毫无一点女孩子羞涩之态，走到杨梦寰身边，伸出白玉般的小手，拉着杨梦寰的右腕，说道：“走，我们小姐要你去前舱里谈谈。”

杨梦寰想不到她竟大方到这种程度，不禁呆了一呆，挣脱手，红着脸，道：“她要找我谈什么？”

那白衣小婢见梦寰撇脱了自己拉他的手，脸上微现愕然之色，答道：“我们小姐要我叫你，又没有告诉我同你谈什么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杨梦寰也不问话，跟着她来到了前舱，舱门垂帘，早已高高卷起，那身披蓝纱少女，抱着琵琶，呆呆地坐在窗边一把木椅上，黛眉轻颦，秋水含愁，看样子似有着很沉重的心事。

白衣小婢跳进舱门，跑到那身披蓝纱少女身侧，笑道：“小姐，他来了。”

那少女缓缓转过头，望梦寰淡淡一笑道：“我本来是不该再麻烦你了，可是，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想问你，不知道你肯不肯对我说？”

梦寰笑道：“什么事，但请说明，杨梦寰知无不言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知道括苍山在什么地方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括苍山距此遥遥数千里，远在浙东，你们可乘船出三峡，到镇江，弃舟登陆。”

那白衣少女叹口气，道：“你去过括苍山吗？”

杨梦寰点点头，道：“去过两次。”

那少女脸上忽现喜悦之色，道：“那你一定知道白云峡了？”

杨梦寰心头一震，暗自忖道：半年前我送朱若兰回浙东疗伤之时，似是听她说过，她住的地方名叫白云峡，不知这少女到白云峡去有什么事，这非得打听清楚不可。

他心里风车般打了几百个转，反问道：“看几位姑娘，都不像常在外面走动的人，不知要到那括苍山白云峡有什么事？”

那少女叹口气，幽幽答道：“你的得不错，我从小就在百花谷中长大，今年十七岁了，从没有离开过百花谷一次。我娘在临死之前，对我说，要我在她十周年忌日那天，到括苍山去找个人，这是我娘的遗命，我自不能不听她的话了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你到括苍山白云峡去找什么人？”

身披蓝纱少女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找一个姓赵的，我不道他的名字，但我娘告诉过我他的形貌，还画了一幅图给我，我一见他，就认识了。”

杨梦寰愈觉奇怪，略一沉忖，又问道：“你找他干什么？”

那少女眼睛中涌现出两眶晶莹的泪水，幽幽说道：“我娘死时，要我去括苍山白云峡找他，弹几曲琵琶给他听听！”

梦寰心头一惊，暗道：你那琵琶，荡魂拘魄，岂是能随便弹给人听的吗？

只听那少女银铃般甜脆的声音，接道：“我娘只这样嘱咐我，究竟为什么？我就知道了，但刚才我看到你听了我弹奏琵琶时的痛苦神情，我心中有点明白了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那少女叹息一声道：“我娘一定是很恨那人，所以要我弹琵琶给他听，好使他痛苦。”

杨梦寰点点头道：“不只要使他痛苦，而是要他受伤，或是死掉！”

那少女嗯了一声，道：“所以我现在很为难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该去找他？我小的时候，我娘就教我弹奏琵琶，不过，那时我不知道琵琶会使人听了痛苦，我就很用心地去学，等我慢慢的长大，看了那部《归元秘笈》，才明白我学的那些曲调之中，有很多很多的用处，当时，我心中还不大相信，直到刚才看到你听了琵琶的痛苦样子，我知道《归元秘笈》上说的都是真的了。”

杨梦寰只听得心中疑窦顿生，暗自忖道：看她一脸纯洁无邪，决不会撒谎，如果说她这些话都是真的，实使人难以置信。

他越想越觉不解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你自己为什么不会受那琵琶曲调的感染呢？”

那少女娇婉一笑，道：“那《归元秘笈》上，记载着一种‘大般若玄功’，要是会了那‘大般若玄功’，什么都不怕。我小时候，我娘就开始传授我‘大般若玄功’心法，当时我只知道照着我娘的指示去做，直到我看到《归元秘笈》后，才知道我娘教我学的是‘大般若玄功’”。

杨梦寰听得呆了，暗道：那“大般若玄功”定是一种极高的内功，但这少女看上去娇怯柔弱，又不像练过武功之人，虽说上乘内功不着形象，但总

不能说一点也看不出来。

那少女看梦寰一语不发，只管望着自己发呆，神情木然，忍不住嗤地一笑，道：“你看着我干什么？”

杨梦寰被她问得脸一热，呐呐的答不上话。

那少女突然一颦黛眉，又道：“我求你一件事，不知道你答不答应？”

杨梦寰又被问得一呆，道：“姑娘已得《归元秘笈》上绝学，当今之世，已很少有人能和你颉颃，不知还有什么需要在下之处？”

那少女两道柔媚清澈的目光盯在梦寰脸上，笑道：“那《归元秘笈》上所记载的各种口诀，我虽都字字记入心中，但我除了练有‘大般若玄功’之外，就只会弹奏几曲琵琶。”

杨梦寰自是不相信她说的话，但却不好追问，淡淡一笑岔开话题，问道：“几位到括苍山白云峡去，除了找那位姓赵的以外，还要找别的人吗？”他担心朱若兰也被牵涉其中，故而探问一句。

那身披蓝纱的少女，摇摇头笑道：“我娘告诉我只找那姓赵的一个！”

杨梦寰仍不放心，又追问一句，道：“有位姓朱的姑娘，你认不认识？”

那少女又摇着一头秀发，答道：“我只认识五个人——我娘和这四个使女。我娘死后，我只认识四个人了。”她想了一下，嫣然一笑接道：“现在加上你，又是五个人了。”

他还未开口答话，那少女又抢先笑道：“你叫杨梦寰，对吗？”

杨梦寰听了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我自登舟之后，从未报过自己姓名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呢？”

那身披蓝纱的少女道：“你受了伤，心里恨我，所以不肯接受我告诉你的疗治之法，摇着头对我说：‘我杨梦寰还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，这不是你自报姓名吗’。”

杨梦寰恍然大悟，暗道：此女心思缜密，颖慧绝伦，只因久居深山大泽之中，很少和生人接触，故而望去一片天真娇稚，如能在江湖上历练一段时日，必是一位机智百出的人物。常听恩师谈起，一个人初涉江湖之时最是重要。如所遇非人，被诱入歧途，待陷身泥淖，再想自拔，极是不易。此女天性虽然善良，只是对世事毫无所知，再加上她娘死前遗训偏激，使她对天下男人都充满敌意，万一再遇上坏人，诱她失足，后果不止可悲，而且可怕。想至此处，脑际间陡然浮现出陶玉和童淑贞的影子，不禁打了一个冷颤。

那少女看梦寰沉思良久不发一言，忍不住又道：“我们一直在百花谷中长大，从没有出过一次门，很多事都不知道，我想求你带我们到括苍山白云峡去一趟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”

杨梦寰唔了一声，抬头望见那少女瞪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，满脸期待之情。他轻轻地叹息一声，摇摇头笑道：“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待办，只怕不能陪你们了。”

那少女微微现出失望的神色，道：“你有事要办，那自然不能陪我们去了……”

她似乎言未尽意，但却倏地住口，缓缓转过头去，望着窗外滔滔的江流。

这少女有一种异乎常人的气质，既不是朱若兰的高贵威仪，亦不是沈霞琳的楚楚可怜。朱若兰美艳、冷漠，如一株在冰雪中盛放的梅花，沈霞琳娇稚无邪，如一株摇颤在风下雨中的海棠，这一少女若一株盛开辽阔湖波中的白莲，清雅中蕴着一种柔媚，随波荡漾，若隐若现，是那样不可捉摸。

她转过头去，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，就没有再回头望过杨梦寰一次，这就使杨梦寰大感尴尬，他呆了一阵，悄然退出舱门。

## 第二十二回爱恨之间

杨梦寰回到后舱，闭上眼睛静静地坐下，但心情却无法平静。他担心那位初涉江湖的少女会被人诱入歧途：更担心那一部千古奇书《归元秘笈》落入绿林盗匪手中，那后果实在可怕！说不定会造成一场武林浩劫。他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，后悔为什么不答应和他们一起到括苍山去！借机一尽人力，也许能使少女不致被江湖宵小诱入歧路，最低限度也可劝她好好保管《归元秘笈》，不使落入黑道人物手中。但转念又想到师父的安危，一时间难定主意，不禁心乱如麻。

顺水行舟，船快如箭，天到申未时光，已到了嘉定码头。

杨梦寰招呼船家停下，跳上一只舢板，回头拱手道谢。但闻舟中铮铮两声弦响，双桅帆船立时又顺流奔去。

他呆呆地站在舢板上，望着急驰而去的帆船，希望能再看那身披蓝纱的少女一面，但他失望了。不但那位少女未再露面，就是四个白衣小婢，也没有一个出舱。

舢板靠岸，杨梦寰乘舟登陆。回忆日来所遇，恍如经历了一场梦境。那少女似一颗闪烁在云雾中的星星，光辉耀目，却又是若有若无。

他无法记得那少女的形貌，但却感到她无一处不美到极点。他呆立江畔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，心中泛荡起一种从所未有过的感觉，这感觉使他惶惑不安……

突然间，一声佛号从他身后传来，惊醒了如醉如痴的梦寰。抬头望去，只见渔火点点，夜幕已垂，陡然一阵自责：杨梦寰啊，杨梦寰！琳师妹对你深情如海，你岂能别有所念……

他一清醒，立时又想起师父的安危，转身见数丈外夜色中站着个身躯修伟的和尚，身披袈裟，手托铜钵，缓步向他走来。

那和尚落地脚步异常沉重，但举步却又轻逸飘忽。一望之下就知有精深的功力。他快走近梦寰身侧时，高大的身躯突然向前一倾，步履踉跄直对梦寰撞去。

杨梦寰急忙侧身向右一闪避开，哪知和尚一声大笑，手中铜钵一抡，呼的一声，竟向梦寰投去。

那铜钵足足有一个五升斗大小，卷着一阵劲风而来，声势甚是惊人。

杨梦寰心中已明白和尚是有意寻衅而来，人家既然找上了头，纵是想让也逃避不了。于是功行右臂，力贯双掌，硬接飞来铜钵。

哪知和尚随手投来一钵，力道竟是大得出奇，杨梦寰接住铜钵，人却被震退了数步。

那和尚见梦寰能把这百斤以上的铜钵接住，亦不禁微微一怔。正待欺身夺钵，忽听梦寰大声喝道：“大师父，接住你的钵子。”势随声发，双臂一振，铜钵反向那和尚飞去。

这一掷，尽了他生平之力。铜钵出手，突觉胸腰交接处一阵急痛，眼睛一花，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来。原来他在船上受的内伤尚未全好，这一用力过度，伤势突然加重。

那和尚双手一伸把铜钵接到手中，看梦寰被震得喷出鲜血，知他已受内伤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小施主好大火气，这百斤以上的铜钵，是好接的吗？”

杨梦寰人虽和蔼，但骨子里异常高傲，听那和尚一激，不禁心头火起，顾不得内伤严重，一提丹田真气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和大师你素不相识，

自是毫无恩怨可言，出家人讲求与人方便，你却无事生非，仗着几斤蛮力欺人……”

那和尚不待梦寰说完，仰脸一阵大笑道：“这不过略施薄技，如果你不能迷途知返，只怕连命也难保得！”说罢提着铜钵歪歪斜斜踉跄而去。

杨梦寰被他几句没头没脑的话说得愕然一愣。细看那和尚的身法，表面上似是吃醉酒一般，东倒西晃站立不稳，实则出脚移步都有一定部位，分明是种极高工夫，只是自己认不出是什么身法罢了。待他想喝问时，和尚已隐没于夜色之中。这当儿，他忽觉胸腹交接处一阵绞痛，不禁伸手捧腹蹲在地上。

突然，他手指触到怀中两粒丹丸，随手取出一粒服下。

丹丸入口，顿觉一股清香直达丹田，伤疼立刻减去不少。片刻之后，伤疼全止，他想不到那身披蓝纱的少女所给丹丸竟有如此神效，顺手又摸出另一粒丹丸，正想服下，心中倏地一动，暗道：这丹丸如此灵效，留在日后也许还有大用。

他找了一处僻静所在，盘膝坐下，依那舟上少女口授疗伤之法调息一阵，然后找了一处饭馆，饱餐一顿，又购些干粮带上，趁夜色向峨嵋山赶去。

他心中挂虑着师父的安危，施展出轻功向前狂奔。天色约莫初更时分，已到了入山的报国寺。

他略一休息，又继续向前赶路。到三更左右，他已经走了百里以上的山路。抬头看去，夜色中隐隐屹立着一座高峰。

他停下身子，辨认四周景物，知道当前这座高峰就是万佛顶了，峰后那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，就是峨嵋派主院万佛寺。放眼望去，万佛寺一片沉寂，重重殿院，星光下隐隐可见。

他正要举步下峰，脑际突然闪起一个念头，忖道：师父是否到了这里还难断言，我如暗入寺中窥探又有违武林规矩。倒不如堂堂正正地叩门拜山，当面访问师父下落，料想以峨嵋派在武林中的声誉地位，当不致隐瞒不言。

他打定主意，也不再隐蔽身形，正想举步下峰，突闻不远处暗影中一个冷冷的声音道：“好大胆的娃儿，你真的不要命了？”

人随声现，但闻一阵飒飒风声起，面前陡然现出来一个身躯高大的僧人，身披袈裟，手托铜钵，正是在泯江岸畔遇到的那个大和尚。

杨梦寰此刻已知大和尚是峨嵋中人物，适才江边寻衅旨在示警，当下一躬身長揖笑道：“晚辈是昆仑派门下……”

那和尚哼了一声道：“我早知道你是昆仑派门下了。”

杨梦寰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老前辈可是峨嵋派吗？”

那和尚看梦寰明知非自己敌手，但仍十分沉着，毫无一点惊恐之色，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胆气，两臂一振铜钵突然向空中投去，直飞高了三四丈，才力尽下落。

这铜钵重达百斤以上，下落之势迅猛绝伦，但那和尚却浑如无事一般，冷冷答道：“不错，我在泯江岸畔已略施薄技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两臂一伸，轻轻松松把急落下的铜钵接住，又道：“我劝你迷途知返，想不到你仍敢来此！”

杨梦寰见他投接铜钵的神力不禁暗暗惊心，但外面仍然不动声色，笑道：“大师父既是峨嵋派中人，那是最好不过，晚辈这次重拜万佛寺……”

那和尚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上次我掌门师弟看在武林同道份上任你逃走未

追，你认为我们不知道吗？这次你敢重来，可是自寻死路？”

梦寰听他口气，心道：此人原来是超凡大师的师兄，无怪功力惊人。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晚辈这次重来万佛寺，只是想打听一件事情。”

和尚怒道：“什么事情，找上了我们万佛寺？”

梦寰仍是心平气和地笑道：“昆仑派一阳子老前辈，可曾驾临贵寺吗？”

那和尚面色突然缓和，笑道：“你是一阳子的什么人？”

梦寰道：“一阳子是晚辈恩师”。

和尚道：“老衲和你师父有过数面之缘，他还住在玄都观吗？”

梦寰道：“家师已转回昆仑山金顶峰三清宫了。”

那和尚笑道：“你回去看见你师父时，就说昔年老友铜钵和尚问他好，快些下山去吧。”

梦寰道：“家师得晚辈遭擒消息赶来万佛寺，因此晚辈才去而复返。”

和尚笑道：“你来了有什么用？峨眉派和你们昆仑派素无交往，就是老衲也只会和令师个人有点交情，如果你是玉灵子门下，今晚上你就得试我三招铜钵！”

杨梦寰道：“武林中最重师道，晚辈纵然溅血万佛寺也要探出师父下落！”

和尚一皱两条长眉，沉吟一阵答道：“你上次闯闹万佛寺，适逢老衲行脚未归，回来后才听掌门师弟谈起，需知擅闯别派重地，是武林大忌之一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晚辈想投柬拜山……”

一语未完，骤闻一声娇笑，道：“万佛寺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禁地，要进去就进去，说不好搅它个天翻地覆，用不着和他们客气。你投柬拜山，他们反笑你胆小怕事。再说万佛寺超凡和尚自视极高，人家堂堂一派武林宗师也不会轻易地接见你！”

声音脆甜极尽娇柔，杨梦寰听得一怔，还未来得及答话，那身躯修伟的铜钵和尚，已抢先喝道：“玉箫仙子！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玉箫仙子格格一阵娇笑：“大师父，咱们四五年没见面了！你身体好吧？小妹这次来你们万佛寺，只是想许个心愿。”说着话人已到了梦寰身侧，右手倒提玉箫，左手理着头上秀发，浅笑盈盈，斜睨着梦寰。

铜钵和尚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只怕你来得去不得！”

玉箫仙子又一声娇笑，道：“大师父，太客气了，小妹赶来许愿，许完心愿就走……”

铜钵和尚陡然一扬长眉，怒声接道：“别人怕你玉箫仙子，需知老衲不怕。”说着话，欺身而进，抡动手中百斤铜钵，呼地劈了出去。

玉箫仙子侧身一让，玉箫伸缩间攻出三招，笑道：“怎么？你当真要和小妹比划？”

杨梦寰反手拔出背上长剑，振腕两剑，攻向玉箫仙子。玉箫仙子纵身一让，避开两剑，脸上笑容突收，柳眉一扬，问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发疯了？”

杨梦寰横剑答道：“我在和老禅师讲话，谁要你来管闲事？”

铜钵和尚心头微微一震，暗道：这女魔头一向心狠手辣，她要出手还攻，随手就可伤他。不自觉叫道：“你打不过她，快些给我闪开！”这本是一转念间的变化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，为什么有此举动？话出口，人已跃挡在梦寰前面。

哪知玉箫仙子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急什么？等你和他讲完了话，咱们再打不迟。”

铜钵和尚听得一怔，愣在当地，转头望着梦寰。

杨梦寰还剑入鞘，对那手提铜钵的和尚深深一揖，道：“请问老禅师，家师近日中可来过万佛寺吗？”

铜钵和尚摇摇头，笑道：“这个老衲倒未闻得。”

杨梦寰陡然想起，师父是和玉箫仙子离开昆仑山的，要想知道师父下落，只需一问玉箫仙子。他暗暗骂了自己两声糊涂，转身对玉箫仙子道：“我师父到哪里去了？”

玉箫仙子刚才被他攻了两剑，心中十分难过，冷冷答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杨梦寰听得一怔，想起适才对她莽撞无礼的举动，心中甚觉谦然，又问道：“你不是和我师父一起离开昆仑山的吗？”

玉箫仙子道：“他又不是三岁小孩，要到哪里去，又不会对我说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杨梦寰怒道：“你怎么出口伤人？”

玉箫仙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伤了他，又怎么样？”

杨梦寰气得剑眉怒立，但明知打不过她，心中又急于知道师父的下落，气急交加反而说不出话来。

玉箫仙子星目流转，看杨梦寰那副又急又气的神情，忍不住噗哧一笑。

杨梦寰道：“你不讲就不讲，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玉箫仙子莲步缓移走到他身侧，低声笑道：“看看你那副模样，气坏了身子怎么办呢？”

杨梦寰心中正火，随手一掌横击过去，怒道：“谁要你管！”

玉箫仙子玉腕一翻轻轻把梦寰右腕扣住，娇笑盈盈地说道：“你要一掌把我打死了，今晚上你就没法离开万佛顶了。”

杨梦寰看她笑的媚态横生，右腕又被她滑腻的玉掌握着，气急之外又感到一阵羞怒，功行右臂一用力，挣脱玉箫仙子的手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怎么这等放肆？我恨起来……”

玉箫仙子笑道：“你恨起来也不能把我吃掉。”

一言甫举，突闻两声长啸划空，紧接着人影闪动，瞬息间峰顶上涌出四个和尚。

这四人一现身，立时分围在梦寰和玉箫仙子四周。

玉箫仙子格格娇笑道：“小兄弟，怎么样，刚才你一掌要是真的把我打死了，现在只留下你一个人，孤身陷围，那可是危险极啦！”

杨梦寰碰上了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玉箫仙子，还真是没有办法。心想再冲她几句，但见四面强敌环伺，一个个面现怒色，心念一转，暗道：当前形势剑拔弩张，一言不合就要动手，这玉箫仙子人虽放荡讨厌，但武功却是极高，有她相助或可冲出围困。

心念一转，把口边的话重又咽了回去，淡淡一笑，目注铜钵和尚道：“老前辈既是家师旧友，晚辈自是不敢放肆，但望老前辈能看在家师份上，提携晚辈去拜见贵派掌门人，以便叩询晚辈恩师下落。”

铜钵和尚皱皱长眉，转脸望着身侧一个和尚问道：“昆仑派一阳子道长，近日中来过我们万佛寺没有？”

那和尚本来双手横握着一支铁禅杖，听得铜钵和尚问话，杖交右手，左掌当胸，躬身答道：“弟子未闻此事，但这黑衣提剑少年，却是数日前由我们寺中逃走的狂徒，二师兄为此事还受了师尊一顿责斥。想不到他竟敢重来，

这次万万不能再放走他。”

铜钵和尚脸色十分严肃地望了梦寰一眼，说道：“看在你师父面上，我作主再饶你一次，快些下山去吧！”

杨梦寰心中惦念师父，哪里肯就此下山。转脸看玉箫仙子时，只见她左手理着秀发满脸笑意，右手倒提玉箫一语不发。”

心想问她，又怕被她顶撞，略一思忖，又对那铜钵和尚施了一礼，笑道：“晚辈得人相告家师确实到了此地，老前辈既是家师老友，万望能给晚辈询出家师下落。”

铜钵和尚脸上微现为难之色，冷冷答道：“你先下山去！容老衲回寺后，问问掌门人，如果令师确在万佛寺，老衲自当奉劝掌门人放他西返就是。”

杨梦寰急道：“老前辈既念和家师相交之情，还望能带晚辈一见贵掌门人！……”

他话还未完，突闻一声厉喝，接道：“就凭你那三拳两脚，也配拜谒我们掌门师尊？”

杨梦寰转脸向发话之人望去，正是适才回答铜钵和尚问话的僧人。不禁心头火起，正待发作，玉箫仙子已抢先笑道：“好凶的和尚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那僧人是峨眉派掌门人超凡门下第三个弟子，法名心雷，因受超凡宠爱，武功成就又凌同门之上，平时自视极高。上次杨梦寰为救李瑶红，擅闯万佛寺，恰巧心雷有事外出，回来后听说二位师兄和一个师弟一齐出手都没把梦寰拦住，心中非常气愤，只因铜钵和尚在侧，不便发作，勉强按捺住心头怒火。听到梦寰要铜钵和尚带他去见掌门人时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厉喝一声，打断了梦寰的话，他是想激怒梦寰和他动手，那知玉箫仙子却抢先接了一句。

心雷不认识玉箫仙子，听完话，心头大怒，一纵身直扑过来，铁禅横抡一招“金刚舒臂”，猛扫过去，口里还大声喝道：“咱们试试看，是哪一个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玉箫仙子娇笑一声，轻飘飘闪到梦寰身侧，问道：“你说要不要他的命？”

杨梦寰知她一出手，毒辣无比，来不及思索，答道：“不能伤他。”

玉箫仙子霍然一个转身，欺到心雷身侧，说道：“那就让他吃点小苦头，尝尝味道！”

右手玉箫瞬间攻出三箫，挡住两侧攻来的两僧，左手飞絮随风，一掌拍在心雷右后肩上。

她不但动作快得出奇，而且掌势飘忽难测，明明是攻向心雷前胸，那知他举杖一封时，玉箫仙子掌势忽地一圈，拍向右后肩风府穴处。

这一招奇幻至极，心雷再想闪避，哪里还来得及？但觉右肩一麻，铁禅杖当郎落地。

铜钵和尚吃一惊，纵身一跃而上，抡动铜钵。

一招“开山导流”，迎头劈下。

这铜钵重达百斤以上，劈下力道，何止千斤。玉箫仙子内功虽然精深，也不敢硬接他这铜钵猛劈，娇躯侧转，玉箫斜出，避开铜钵，指攻和尚“玄机穴”。

铜钵和尚知他箫招如电，那敢怠慢，悠然收钵，退开三尺。

玉箫仙子娇笑一声，道：“大师父，不要走嘛，多陪小妹耍会儿！”嘴中言笑，手中却快似电奔，振腕追袭，连攻三箫。

铜钵和尚大喝一声，铜钵抡起一片绕身光幕，但闻铿锵三响，封开三箫快攻，紧接着抡钵反击，别看和尚身躯高大，铜钵笨重，但身法展开，却是快速如风，但见一片钵光箫影中，不时传出几阵铿锵之声，五六合后，已是难分敌我。

玉箫仙子和铜钵和尚展开了一场抢制先机的拚斗，同时围守在四周的几个僧人，也挥动手中禅杖，攻向杨梦寰。

事情到了这一步田地，杨梦寰不得不拔剑迎敌。

这四个和尚，都是峨嵋派中掌门人超凡大师门下的弟子，号称万佛寺四大护法，武功造诣甚深，幸好四人武功最好的心雷，被玉箫仙子拍伤了右后肩的“风府穴”，无法动手，杨梦寰才算勉强挡住三人围攻。

双方又激斗了十余合，蓦闻一声佛号传来，声若洪钟。在一片兵刃交响中，字字入耳。

围攻梦寰三僧，首先跃退，那铜钵和尚挡玉箫仙子两次急攻后，也借机跃出圈子。

杨梦寰定神望去，只见丈余外站着一个人赤手空拳的和尚，身披大红袈裟，身材修长，正是峨嵋派掌门人，超凡大师。

他左侧站着一个人身穿月白僧袍，长眉垂目，身材瘦小，双目微闭的老僧，右侧却站着一个人花甲年华，僧袍绶带，白袜布履的中年尼姑。

这时，被玉箫仙子点中穴道的心雷，已经被来人解开穴道，正在运气活血。

杨梦寰年来连遇江湖高手，阅历大增，看那老僧和中年尼姑，能和超凡大师并肩而立，定是峨嵋派中长老，还剑入鞘，躬身一个长揖，笑道：“昆仑派后进晚辈杨梦寰，给大师见礼。”

超凡大师淡淡一笑，望了梦寰一眼，眼光又移到玉箫仙子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失迎，失迎，想不到名满江湖的玉箫仙子，竟肯移驾寒山。”

玉箫仙子格格一阵娇笑，道：“大师父太客气啦，小妹闲来耍耍。”

超凡目光又转在梦寰脸上，问道：“无怪你敢去而重来，原来有人替你撑腰。”

杨梦寰急道：“晚辈重来峨嵋山，只是为探听家师下落。”

站在超凡左侧的那个微闭双目的老僧，蓦然睁开双目，炯炯两道眼神直逼梦寰，问道：“你师父可是一阳子吗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不错，老禅师可曾见到过家师吗？”

那老僧低呼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双目倏然而闭，不再理梦寰问话。

杨梦寰察颜观色，分明那老僧知道师父行踪，只是不愿说出罢了，心头一急，大声叫道：“老禅师既知下落，何以不肯说出，难道你……”

超凡陡然一声大喝，截断了梦寰的话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岂容你这等放肆，江湖上久传昆仑派门规森严，看来传闻未必可靠，老衲不知昆仑三子，怎么会教出了你这样毫无规矩的弟子？”

杨梦寰被超凡大师老气横秋地一顿斥责，一时间倒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，不觉呆住说不出话。

只听玉箫仙子格格两声娇笑，道：“昆仑三子哪里不好？依我看人家昆仑派比你们峨嵋派好多了，你不要摆出一派宗师身份，老气横秋地教训别人，你也不想想，你除了能管住万佛寺几个和尚外，有什么资格去管别人？”

那左面老僧忽地又睁开一双神光湛湛的眼睛，望了望玉箫仙子，冷冷说

道：“这位女施主，想必是名播遐迩的玉箫仙子吧？”

玉箫仙子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大师父怎么称呼？恕小妹眼拙，认不得你大师父。”

那老僧倏然闭上双目，干咳了两声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和尚山野中人，这法名早已忘去，不说也罢！”

右侧那中年女尼，却已忍耐不住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江湖上久传玉箫仙子大名，贫尼钦慕的很！今天正好借机让贫尼开开眼界，会会高人。”

说完话，一错步，欺身直进，双掌合十，低喧一声佛号。

玉箫仙子心知当前几人，个个都是劲敌，尤其是那长眉垂目的老和尚，眼睛开合之间，有如冷电暴射，更是莫测高深，但他一向游戏惯了，虽然大敌当前，仍然言笑不拘，手理秀发，娇声笑道：“想和小妹比划耍子，也用不着装模作样……”

声音未落，玉箫已闪电出手，一招“三星逐月”，弹指间，点出三箫。

这三箫虽是先后出手，但快速得却如一齐袭到。

那中年女尼来不及拔出背上宝剑迎敌，纵身避让，退后五尺，双掌连环劈出内家真力，才把玉箫仙子追袭之势挡住。

超凡大师脸色一沉，怒声喝道：“玉箫仙子，本派和你素无恩怨，你竟敢找上我们万佛寺惹事生非，今天如要让你活着离山，峨嵋派威名何在？”

玉箫仙子仍然是一派轻松神态，笑道：“小妹又不削发出家，你留我在万佛寺干什么……”

她话未落音，那中年女尼已拔出背上宝剑，接腕而上，一招“天女挥戈”，剑势若劈若点，指奔玉箫仙子右肩。

玉箫仙子横箫封剑，还攻两招，两人立时战在一起。霎时间，箫影纵横，剑气漫天。她一面挥箫和那中年女尼抢攻，一面偷眼打量四周形势，只见超凡大师和铜钵和尚，一左一右的分守两侧，只有那个长眉老僧，仍然闭着眼睛，双掌合十，静静地站在原地，对身侧激烈无伦的打斗，浑如不觉。

再看杨梦寰也被超凡门下四个弟子包围在中间，双方都已蓄势待发。

她担心杨梦寰一人难拒四僧合击，想和他联手拒敌，手中玉箫一紧，连连三招绝学，把那中年女尼逼退了两步，趁势向梦寰跃去。

那知她刚一跃起，蓦闻一声大喝。

超凡大师一晃身横拦在面前，双掌平胸推出，一招“排山倒海”，迎头撞过去。

超凡大师，是峨嵋派一代掌门宗师，功力深厚异常，这两掌又是蓄势而发，力道奇猛，非同小可，玉箫仙子吃他双掌劈出内家真力。又迫得退了回去。

那中年女尼趁势一剑，穿云摘星振腕刺去。玉箫仙子反手一箫，弹开长剑，双足一顿，娇躯凌空而起，玉箫云龙三现，倏忽间点下三箫。

那中年女尼，被玉箫仙子三箫急攻，迫退了数步，心中暗暗惊奇，忖道：这女魔头之名果不虚传。

正待挥剑反击，忽见玉箫仙子两腿一收，悬空一个筋斗，人已翻到数丈外，脚一点地，二次纵身跃起，玉箫左扫右打，逼开两个围堵梦寰的和尚，冲到梦寰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他们人多，咱们打不过他们，早点走吧！”

杨梦寰此刻不知是感激她，还是恨她，摇摇头，道：“你何苦陪我趟这次混水，快些走吧！”玉箫仙子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要是不肯走，咱们两个

今晚上死定了。双双溅血，并肩陈尸……”她话未说完，那中年女尼已欺身直抢过来，剑光打闪，直奔玉箫仙子前胸，同时，环守在梦寰身侧的四个和尚，也挥动铁禅杖向梦寰攻去。

玉箫仙子横箫一挡，架开长剑，回头对梦寰道：“你要是真不肯走，咱们索性就好好打一场架吧！兄弟，你看姊姊箫招如何？”

说着笑着，玉箫连环攻出，急如狂风骤雨，快比雷奔电闪，那中年女尼，被她一抡猛打，竟迫得无力还手。

但杨梦寰却已被心雷等四僧，逼得险象环生，形势迫得他不得不下毒手，突然一声断喝，长剑连演三招绝学，逼退四僧，横剑说道：“你们苦苦相逼，可别怪我下辣手伤人了。”

心雷冷一声，道：“你有好大本领，尽管用出来就是。”

杨梦寰闪身一让，避开杖势，反手一剑，平削过去。他用的“五行迷踪步”身法，心雷如何能识得，只见对方人影一闪，已失去方向，不觉一呆。

就在他微一惊震之际，突觉寒风掠头而过，哧地他向前一跃丈余远近。

但仍是迟了一步，后颈间被梦寰剑锋伤了寸许长短一道血口。

突闻心雷大喝一声，呼地一杖，迎头劈下。

杨梦寰纵身一避，哪知心雷早已料到这一着，铁禅杖劈到一半，陡然易劈为扫，随着梦寰身子打出。

这一招是峨眉派风雷杖法中一记绝招，招名神龙掉头，妙在制敌机先。杨梦寰脚刚站地，忽闻金刃劈风之声，袭到身后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心知难再让避，慌乱之下，一个急转身反向敌人身侧欺去，他应变虽快，但心雷杖势更快，他距心雷还有二尺左右，铁禅杖已挟风近身。

他只得运气侧转，用后背硬接扫来的一杖，但觉心神一震，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幸得他已欺近心雷身边，那铁禅杖又是长兵刃，欺近身后，威势减了很多。

这一杖虽然不轻，还未把杨梦寰打晕过去。

他一咬牙，猛提丹田真气，压住胸中翻涌气血，举手一招“穿云摘月”猛向心雷刺去。

他在受伤之后，含忿反击，剑势快速至极，心雷略一怔神，长剑已穿胸而过。

杨梦寰拔剑一声长啸，血雨溅飞中，一脚把心雷尸体踢了七八尺远。

可是，他自己也有些支持不住了，长啸未止，已连喷出了数口鲜血。身子也摇摇欲倒。

这不过刹那间的事情，另外三僧怔一怔，心雷已溅血横尸。

杨梦寰长剑支地，星目圆睁，望着心雷尸体，口中鲜血不停地喷在地上。

旁边三僧呆了一呆后，突然欺身而上，三杖并举，向杨梦寰劈去。

这时，杨梦寰神志已陷入半昏状态，三僧举杖并进，他却浑如不觉。眼看杨梦寰就要被三僧乱杖劈死，突然一阵衣袖飘风之声破空而下，玉箫仙子惊呼声中，落到梦寰身侧，左手一伸，把梦寰抱入怀中，右手玉箫横抡，封开三僧禅杖，接着欺身直进，玉箫斜打金铃，劈碎了一个和尚的脑袋。

原来她正以摩云十八招，和超凡大师动手，见状立时悬空一个筋斗，飞落到梦寰身侧，正好赶上三僧举杖，合击梦寰，她随手又攻出两箫，把另外两个和尚逼退，纵身一跃，抱起梦寰，人已到两丈开外。

就这一瞬功夫，铜钵和尚及那中年女尼，已横剑举钵，跃挡在左右两面，

超凡大师运劲蓄势，拦住了去路，把她围在中间。

玉箫仙子一咬牙，举手一招“笑指天南”，向那中年女尼点去，她心知那中年女尼是三人中最弱的一环，全力抢攻，也许可以冲出三人合围之势。玉箫出手后，人也跟着欺身而进。

那中年女尼冷笑一声，举剑架开玉箫，左手一掌拍出，但她不打玉箫仙子，掌势却向她怀中的梦寰劈去。

这一下，大出玉箫仙子意外，来不及向后退逼，口中惊叫一声，疾转娇躯，右肩硬接了那中年女尼一掌。她怕伤了怀中梦寰，只得拼受那中年女尼一击。

这一掌，只打得玉箫仙子娇躯乱晃，后退五步，右肩骨疼如裂，玉箫也几乎脱手落地。

超凡大师冷冷喝道：“玉箫仙子，本派和你素无过节，今晚之事，都是你自己找的，还不束手就缚，难道你还想冲下山吗？”

超凡在说话之时，玉箫仙子却借机运气调息，听完话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峨嵋派号称武林中九大主派之一，可是所作所为，哪一件不背弃江湖规矩？”

超凡怒道：“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们有什么地方背弃了武林规矩？”

玉箫仙子道：“以多打少，以众凌寡，算不算背弃武林规矩？”

超凡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私闯我们禁地，先犯了武林大忌，自然怪不得我们群出拦截！”

玉箫仙子经过一阵调息，右肩已好转不少，超凡话刚落口，突然振腕攻去。

超凡见她来势奇猛，倒也不敢大意，霍然退后两步，双拳先后打出。

但闻呼呼拳风，排山般直击过来。

玉箫仙子心知今夜已难冲出重围，心一横，左臂用力，抱紧梦寰。右手玉箫，冒险还攻。

这一场搏斗，惨烈至极，玉箫仙子已存了宁为玉碎之心，所以，她连怀中梦寰也不肯放下。

双方激斗了三十余合，仍未分出胜败，超凡大师功力深厚，拳风愈打愈猛。玉箫仙子却以迅灵精奇的箫招，拒挡超凡雄浑的拳势。

超凡被她急攻三箫逼退数步，已是怒不可遏，看她再次欺身抢攻，更是火上加油，右拳一招“金刚开山”，迎面劈去。

那知玉箫仙子已存两败俱伤之心，微一侧身，让开超凡大师拳势，右手玉箫孔雀开屏，横抡扫去。

超凡微微一怔，左拳金刚舒臂，紧随右拳打出，右脚斜出半步，身形疾转，让开扫来箫势。

玉箫仙子惨然一笑道：“你还躲得了吗？”

玉箫悠然收回，随即点出。

但闻怒吼娇呼，同时响起，超凡肩头被玉箫点中，踉跄退出六七步，身子晃了两晃，几乎栽倒地上。

玉箫仙子却被超凡左拳击中心背，直被打得飞起五六尺高，跌摔倒一丈开外。功力全散，满口喷血。但她在落地的瞬息，仍拼尽最后一口元气，把怀中梦寰抱紧，一个翻转，仰面摔在地上。

这不过是刹那间的工夫，铜钵和尚及那中年女尼看出不对，想出手时，

已晚了一步。

两人先奔到超凡身侧，齐声问道：“你伤得怎么样？”

超凡摇摇头，缓缓闭上眼睛。

两人见超凡不肯讲话，已知伤得不轻，那中年女尼一皱眉头，纵身一跃，到了玉箫仙子身旁。

这时，玉箫仙子已单手撑地，勉强坐了起来。艳若娇花的脸上，已变成了铁青颜色，秀发散乱，嘴角间汨汨出血，她左手仍紧紧把梦寰抱在怀中，手中玉箫，早已脱落在地上。

她低头望着怀中的梦寰，对那中年女尼仗剑走来，浑如不觉，连望也不望那中年女尼一眼。

那中年女尼，举起手中宝剑，寒剑抵逼在玉箫仙子胸前，冷冷问道：“玉箫仙子，你想不到吧！今天会溅血在我们万佛顶上？”

玉箫仙子对那冷森森的剑锋，似是毫不放在心上，回头望了那中年女尼一眼，淡淡一笑，又低头望着怀中的梦寰，低声叫道：“弟弟，弟弟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好吗？我们就要死了……”一阵血气翻涌，大口鲜血从她樱口涌喷出来。

那中年女尼微微一怔，单掌立胸，低喧了声佛号，道：“玉箫仙子，我要成全你了……”她举起了手中宝剑。

突然，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划破了万佛顶上的寂静，紧接着一个冷冷的声音喝道：“快些放下你手中宝剑，退后三步。”

那中年女尼回头望去，只见丈余外站着个老者，背负青铜日月轮，手控飞钹，蓄势待发。

她微微一呆，来人又抢先说道：“你要不要试试我飞钹如何？”

这当儿，铜钵和尚忽地一跃，直向那手控飞钹的老者扑去，口中还怒声喝道：“齐元同，你来我们万佛顶上干什么？”

齐元同侧身一闪，让开那铜钵和尚一扑，左手呼地一掌，反劈过去，右手铜钹脱手飞出。

飞钹出手，飞起五步，闪闪寒光，大如轮月，直对那中年女尼劈去。

要知齐元同的飞钹，是江湖上著名的暗器，威势非同小可。但闻破空风啸，飞钹已临头上，那中年女尼，见齐元同飞钹来势奇猛，哪里还敢大意，凝神运功，举剑封钹，但闻一声锵然，金铁交鸣，星光下飞起来一串火星，那中年女尼只感右臂一震，后退两步，飞钹也被她举剑一挡之势，失去准头，斜着从身侧飞过。

飞钹飞出三丈，功力仍甚惊人，击在一块大岩石上，只撞得碎石纷飞。

就在这瞬息之间，齐元同和那铜钵和尚交接三招后，便即跃退到玉箫仙子身侧。

超凡大师睁开眼睛，望了百步飞钹一眼，缓步向他走去。

那中年女尼见超凡直对齐元同逼去，心中暗暗吃惊，知他伤势很重，只怕难挡对方一击，但又不能出口招呼让他停下，长身一掠，跃到超凡身侧，仗剑相护。

这时，那身穿月白僧袍，长眉垂目，身材瘦小的老和尚，忽地一睁双目，两道神光湛湛的眼神，逼视在齐元同身上，高喧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，齐施主别来无恙，还识得老和尚吗？”说着话，也缓步逼来。

齐元同回看了老和尚一眼，脸上微现惊愕之色，但瞬即恢复镇静，双手

一探，背上青铜日月轮，已握在手中，哈哈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好啊！你们要以多为胜吗？”

一语甫落，突闻峰下长啸划空，那啸声似起在数十丈以外，但却如电射雷奔而来，啸声未落，人已到了峰顶。

超凡转脸望去，只见两条人影并肩驰来，倏忽间，已到身后数尺，身法快速绝伦。

两人一直逼近到三尺外才一齐停步星光下。打量来者，都是身穿长衣，年纪均在五旬上下，左面一个身着淡黄长衫，头带儒巾，手中摇着一尺八寸长短的一柄折扇，右面一个却是一袭青衫，背插九环刀，腰挂镖袋。

齐元同似是对那身着淡黄长衫之人，十分恭敬，手中双轮交叉，躬身一礼。

那儒巾黄衫老者微微一笑，折扇斜垂，左掌立胸还礼笑道：“齐坛主太多礼了！”

齐元同双轮一收，回顾那身后老僧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老禅师好长的命啊！”

那老和尚呵呵两声干笑，道：“我佛有灵，不肯超渡老僧，你叫我和尚怎么个死法呢？”那黄衫老者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佛门既是不肯收留你，说不得我们要做件好事，助你一臂之力，使你早些投胎了？”

那老僧面色忽然一变，两目神光，移逼在黄衫老者脸上，哈哈一阵大笑，道：“王施主不觉得太客气吗？就是贵邦邦主李沧澜，也不敢对老僧这等狂妄！”那黄衫老者冷笑两声，还未答话，突闻一阵娇喘之声，飘传过来。

当前几人都是武林中一等的高手，那娇喘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几人都已听到。

星光下，只见一个劲装少女，急奔而来。

她直奔到黄衫老者身边，才停止脚步，挥着头上汗水，娇喘吁吁，说道：“累死我啦！累死我啦！”

余音未落，目光忽地触到了昏迷不醒的梦寰，只见他紧紧的偎在一个黑衣女人的怀中，动也不动一下。

那黑衣女人，半仰着娇躯斜卧，嘴角间还不停地流出鲜血，但她神态却很安详，紧紧地抱着梦寰，看不出一点痛苦神态。

这急奔而来的劲装少女，正是天龙帮龙头帮主海天一叟李沧澜的爱女，无影女李瑶红。

原来杨梦寰把她一个人丢在崇宁荒野，决绝而去之后，确实伤透了她一寸芳心，使她一腔热情爱火，转变成幽幽怨恨。

她看着杨梦寰头也未回地纵马而去，再也忍不住满腔悲忿，只感千般委曲，一齐涌上心头，坐在溪边一株大柳树下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这一哭只哭出她窝藏在胸中的全部幽情愁苦，当真如杜鹃啼血，哀哀欲绝。

她愈哭愈觉伤心，一时间竟难收住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突闻身侧一个苍沉的声音喝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会一个人坐在这里哭呢？”

李瑶红心头一惊，止住哭声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穿淡黄长衫，头戴儒巾，手握折扇，年约五旬左右，方脸长眉，文士装扮的人，静静地站在她身后。

李瑶红看清楚了来人是谁之后，只似受尽了委曲的孩子，骤然见了母亲一般，口中嚤了一声，扑入那黄衫老者的怀中，一面哭，一面说道：“王叔

叔，我被人家欺侮死了，我爹爹把我一个人丢到这么远的地方，也不来找我，让我受尽了别人的气。”

王寒湘一耸两道长眉，抚着李瑶红头上秀发，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告诉我是什么人欺侮你了，我一定替你出口舒舒服服的气。”

李瑶红被他一逼问，心头登时一震，呆了一呆，答不上话。

因为眼前这个黄衫老者，是天龙帮五旗坛主中武功最好的一个，在天龙帮中身份、武功、仅次于李沧澜一人，他名虽掌理黄旗坛，和红、蓝、白、黑四旗坛主地位相若，其实，他无疑是天龙帮中的二号龙头，红、蓝、白、黑四旗坛主，无不对他恭敬异常。李沧澜收服红、蓝、白、黑四旗坛主，都是先以武功把对方制服后，再动以说词，唯独对这位掌理黄旗坛的王寒湘大不相同，海天一叟四度造访他隐居的雁荡山，才把这位身负绝学的奇人说动，帮助他创立天龙帮，要和号称武林九大主脉的门派，一争长短。

王寒湘不但武功绝世，而且还读了一肚子书，他读的不止是四书五经，而是包括了儒、释、道等各类各门的学问，他隐居雁荡山三十年，大半时间都在研究五行奇术，八卦易理。

海天一叟创立天龙帮，短短二十年中能使势力遍及大江南北，大半是借仗王寒湘筹划有方。

李瑶红自小就随父亲身侧，在天龙帮中长大，对这位王叔叔知之甚详，他外貌看上去虽很文雅、慈和，但骨子里却是冷傲至极，他很少亲自出手对敌，但一出手却是毒辣无比，她心中虽然恨透了杨梦寰，但要她说出杨梦寰那里不好？她却又说不出……

一则杨梦寰本身实在无可非议之处，再者她又不忍随口捏造谎言相害，她明白，只要她随便说几句谎话，杨梦寰就难逃王寒湘的掌下。

她心中打了几百转，仍是想不出该说些什么。

王寒湘看她沉吟良久，仍是不肯回答受了什么人的欺侮，心中忽生疑虑，脸色一沉，目光如电，逼视在李瑶红脸上，一字一句的问道：“你有什么难言苦衷吗？”

李瑶红知他起了误会，心中一急，触动灵机，摇摇头。答道：“我被峨嵋派的和尚把我抓到他们万佛寺中，关在一座石洞里，饿了好几天没有吃饭！”

王寒湘脸色渐渐缓和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峨嵋派的和尚把你关在万佛寺中饿了几天？”

李瑶红仰脸略一思索，答道：“饿了两天。”

王寒湘笑道：“好！那我去把峨嵋派的掌门和尚超凡大师，抓回咱们天龙帮去饿他二十天。”

李瑶红娇媚一笑，取出怀中的绢帕，抹去脸上泪水，道：“那我们现在就去，好不好？”

她心中忽地想起了杨梦寰已单身涉险到万佛寺，不禁心中大感焦急。

王寒湘笑道：“万佛寺的和尚，又跑不了，晚去一天也没有关系。”

可是李瑶红哪里等得及。她想到梦寰可能遇上危险，心中的怨恨早已完全消去，摇着头，急道：“我心里恨死那些和尚了，咱们还是早些去吧？”

王寒湘道：“红旗坛的齐坛主，和白旗坛的胜坛主，都和我一起来了川西，我们约好今晚在花阳相见，咱们得先会到他们，才能到万佛寺去。”

李瑶红一听说，齐元同和胜一清都到这里，心中越发高兴，拉着王寒湘

一只手笑道：“叔叔，那咱们早些到公华阳去吧！”

王寒湘这人虽然冷傲，但他对李沧澜却十分忠心，敬服，也很喜爱李瑶红，受不住她一阵磨闹，只好点点头，笑道：“好，咱们就走。”话出口，人已纵跃而起。

两人在未到申初时光，赶到了华阳。

天龙帮的势力，早已伸延入川，华阳设有分舵，两人刚进华阳城，迎面来了两个大汉，天龙帮中本有它规定连络的暗号，一见王寒湘，立时各以帮礼拜见。天龙帮四川十几处分舵，都是王寒湘亲手建立，是以各分舵舵主大都认识他。

两人把王寒湘、李瑶红带到一处大客栈内，齐元同、胜一清早已在客栈中相候。

李瑶红心中惦念梦寰，闹着王寒湘立刻动身，三人被她一阵诉说、吵闹，只得立即起程，乘华阳分舵快舟，直放嘉定，弃舟登陆，连夜登山。

几人赶到万佛顶下，已闻得峰上打斗之声，百步飞钹齐元同一马当先，施出全力攀登上峰顶。

这当儿，正赶上那中年女尼举剑向玉箫仙子刺去，齐元同飞钹示警，救了玉箫仙子一条命。

紧接着王寒湘和胜一清双双跃上峰顶，李瑶红最后上峰，瞥眼见梦寰倒在玉箫仙子怀里，倒卧在场中，她一怔神，惊叫一声，纵身向场中扑去。

她目睹梦寰伤卧在玉箫仙子怀中，方寸早已大乱，顾不得被人耻笑，急向梦寰身边扑去。

她急痛之间，哪还顾得看清敌我，那纵身一扑之势，正好直对超凡大师，铜钵和尚距离超凡最近，见李瑶红来势迅猛，误认她扑击超凡，一晃身抡动手中铜钵，直扑过去，口中还大声说道：“女娃儿胆子不小……”呼地一钵劈去。

李瑶红心急如焚，去势似箭，哪里还能让开铜钵奇速的来势。

眼看铜钵就要击在她的身上，突然一股劲风，自李瑶红身后点出，击中和尚手中铜钵，那百斤以上铜钵，被来人用折扇一点之势，直荡开去。

李瑶红似乎已忘记了自身的危险，呼地一声，从超凡大师头上掠过，落到梦寰身边，两臂一摆把梦寰从玉箫仙子怀中抢了过来。

她在慌急之下，哪里还顾及到众目睽睽，伸手一摸，只觉他前胸处还微微跳动，立时运气行功，在梦寰胸前推拿起来。

### 第二十三回峨嵋夜战

这时，铜钵和尚已被王寒湘折扇迫退到一侧，齐元同、胜一清青钢日月轮和九环刀都已握在手中，脸色凝重，蓄势待发。

只有王寒湘神态仍然十分轻松，缓缓摇动着手中折扇，神态平静，若无其事一般。

他刚才出手一招，点荡开拦击李瑶红的铜钵，随手又攻出二招，把铜钵和向迫退，目光移到场中李瑶红的身上，看她由玉箫仙子怀中抢过梦寰，不停地在他前胸推拿，立时缓步向场中走去。

李瑶红在梦寰胸前推拿数掌，仍不见他清醒过来，不觉心中发起急来，正感六神无主，忽闻王寒湘的声音在身侧响起，问道：“你抱的什么人？”

李瑶红霍然起身，拉着王寒湘衣袖，答道：“王叔叔，你快些救救他。”

王寒湘低头看了地上梦寰两眼，冷冷问道：“这人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救他？”

李瑶红被问的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他救过我的命，我也要报答他一次。”

王寒湘冷然一笑，缓缓蹲下身子，左手在梦寰背心“命门穴”上轻轻拍了一掌，潜运真力，瞬息间连走杨梦寰“腹结”、“百会”、“玄机”三大要穴。

只听杨梦寰一声长叹，慢慢地睁开眼睛。

李瑶红心头一喜，蹲下身子，扶他坐起来，问起：“你看看我是谁？”

杨梦寰脸上缓缓现出笑意，吃力地点点头，启动嘴唇，似想说话，那知刚一张嘴，一口鲜血由胸中直喷出来，溅得李瑶红满身都是。

她啊的惊叫一声，两臂一合，把梦寰上身抱住，眼中泪水一颗接一颗，滚落在梦寰脸上。

王寒湘一皱眉头，侧目扫了玉箫仙子一眼，只见她圆睁着一双星目，望着李瑶红和梦寰，脸上神情，十分奇异，似悲似怒。

这一幕复杂的情爱纷扰，只看得当场几位武林高人，都有点怜悯之感。

王寒湘气纳丹田，仰脸一声长啸，啸如龙吟，划破长空，悠长清越，如金击玉，那啸声并不尖锐刺耳，但当场几位高人，都听得心头一震。

那身材瘦小，长眉垂目的老和尚，合掌当胸，高喧了声佛号，声音缓长低沉，但却如怒狮猛吼，字字震人心弦。

王寒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括苍山一别，转眼就十八寒暑，想不到你越活越精神了，刚才那狮吼气功，也较十八年前精进不少了！”

这灰衣老僧，法名超元，为峨嵋派十三代弟子武功最高的一个，他和峨嵋派第十三代掌门人超凡大师，及铜钵和尚超尘，施剑的中年女尼超慧，并称为峨嵋四老，但超元的武功成就，却凌驾几位师弟很多。

原来峨嵋派第十二代掌门人一通大师，共收了四个弟子，四人中以超元年龄最大，也是峨嵋门下，三代首座弟子。他入峨嵋门下二十年，超尘、超凡、超慧才相继投入峨嵋门下，超元以大师兄身份代师传授师弟、师妹的武功。

在一通大师圆寂的前两年，超元因误犯清规，被师父逐出万佛寺，要他行脚二十年，才许重返师门。

超元离寺后三年，一通大师就功满圆寂，坐化之时，召来超尘、超凡、超慧三个弟子，考诘武功、佛典，三人中以超凡成就较高，一通大师随命超凡接掌了第十三代门户。这等废长立幼，在武林规矩上讲，本属大忌之事，

但因超元犯规遭逐行脚，余下了超尘、超凡、超慧，这三人之中只有超凡才艺最高，堪当大任，一通大师，遂破例提拔三弟子接掌了门户。

待超元行脚功满归寺，超凡已接掌了门户十七寒暑。

他这二十年走遍了天下名山，性情转变得十分恬淡，见三师弟接掌了门户，并无半点怨忿之意，反而处处协助超凡，光大峨眉门户。

他经常和超尘出没在江湖上，察看武林形势。十八年前，他为寻找藏真图，曾和王寒湘在括苍山中见过一次，那次晤面，两人虽未动过招，但却各自运气，比拚了一次内功。

王寒湘动气作啸，超元低吼呼应，相持顿饭工夫，难分胜败，这当儿华山派的八臂神翁闻公泰，也赶到了括苍山，两人怕被闻公泰抢了先着，自动罢手息争。

十八年后，两人又在万佛顶上相遇。只见超元大师仰起脸，干笑两声，道：“彼此，彼此，王坛主的功力，也较十八年前精进多了！”

王寒湘一扬手中折扇，道：“贵派号称武林中九大主盟之一，自然是看不起我们天龙帮江湖草莽，嘿！嘿！可是我王寒湘也没有把所谓九大门派的高人，放在眼中。天龙帮在这三年之内，定当邀请你们九大武林主盟高人，在我们黔北总堂欢聚一番，以便见识见识九大门派中的绝学……”

超凡大师经过了一阵调息，伤势好转不少，忽地睁开眼睛，望着王寒湘，接道：“贵帮主这等雄心，那真是再好不过，以贵帮声望之隆，这场盛会，定较三百年前，少室峰比剑排名之争，更为热闹，我们峨眉派只要能接得一纸邀约，定当履约奉陪。”

王寒湘冷冷笑道：“客气，客气，贵派是否有兴趣参与，似和我们天龙帮没有多大关系，眼下我倒有一件事，想请教一二？”

超凡笑道：“王坛主有话，尽管吩咐，贫僧当洗耳恭听教言。”

王寒湘道：“贵派既自鸣是武林中堂堂正正的门户，为什么竟把我们帮主的千金，掳掠到万佛寺来，这可是大背江湖规矩之事？”

超凡大师的目光，缓缓移注到场中的李瑶红身上，只见她紧抱着伤势惨重的梦寰，眼中泪水纷纷，神态如痴如醉，对当前几人对答之言，竟似毫无所闻。

数尺外横卧着纵横江湖的玉箫仙子，也已是奄奄一息，但她似是拚耗着最后一口元气，睁大着眼睛，凝注着梦寰和李瑶红，她静静地躺着，神态十分安静，毫无死亡前的惊怖之色。

他心里暗念了一声佛号，转过头，缓缓答道：“王坛主说的不错，贵帮中李姑娘确曾被敝派弟子，掳送到万佛寺来，不过这中间并非无因而起，她用燕子追魂镖连伤了本派中两个弟子，镖含奇毒，当场毙命，这等辣手行径，倒似是早有积忿……”

百步飞钹齐元同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江湖之上，动手比武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施用暗器，也不算有背武林规矩，以众凌寡，仗多求胜，那才是卑劣的下流行径。”

超凡大师看了齐元同一眼继续说道：“我们把她囚禁在万佛寺，但她并没有丝毫虐待之处，这一点几位一问李姑娘便可知贫僧所言非虚。”

王寒湘仰脸望着天上繁星，冷冷的答道：“这件事起因为何？咱们先不去谈它，单就贵派掳掠本帮帮主女公子一事，实在太藐视本帮龙头帮主，贵派准备如何对本帮交代？”

超凡只听得心头火起，沉声喧了一声佛号，正待答话，突听李瑶红啊地惊叫一声。

大家转头望去，只见杨梦寰忽地从李瑶红怀抱中挣扎起来，踉跄离奔了两步，又倒了下去。

李瑶红似是想不到他会突然挣扎起身，不觉微微一呆，待他惊叫出声，赶去相扶时，杨梦寰已经跌摔地上。

他跌倒之处，相距玉箫仙子横卧的娇躯，只不过有两尺左右，只见他勉强翻动着栽倒的身子，从怀中取出一丹丸，伸长右臂，把手中丹丸，送入玉箫仙子口中。

李瑶红呆地站在她身边看着，没有拦阻，也没有说话。

直待他把手中丹丸，放入了玉箫仙子口中，她才蹲下身子，扶着她坐起来。

玉箫仙子本已快油尽灯残，杨梦寰挣扎着把怀中一粒丹丸送入她口中时，她已经无力下咽，但那粒丹丸入口后，自化成一股清香的玉液，流入咽喉。

这粒丹丸，正是杨梦寰在船上相遇那身披蓝纱少女所赠，一粒他自己在嘉定江岸受伤后服用，怀中还剩下一粒，他心感玉箫仙子舍命相助之恩，神志略一清醒，就挣扎着把怀中仅存的一粒灵丹，送入玉箫仙子口中。

他只想尽心心意，并没有存着挽救玉箫仙子的希望。

可是，他忽略了那灵丹的神奇效力。那身披蓝纱少女，只知那五粒丹丸，是她母亲采集了很多药物炼制而成，却不知那五粒丹丸，费尽了她娘的心血，为制成五粒丹丸，耗费她母亲数年之功。她糊糊涂涂地送给了杨梦寰两粒，杨梦寰也糊糊涂涂地服用了一粒，又糊糊涂涂地把一粒送入到玉箫仙子口中。要不是他在嘉定江岸服过一粒灵丹，恐早气绝多时。

且说玉箫仙子服下灵丹之后，忽觉一股缓缓的热流，由内腑逐渐向四肢散去，她内功本极精深，再被灵丹精奇的药力一托，一股即将消散的元气，陡然回集丹田，气息也由微弱忽转畅顺，她长长吸一口气，暗中潜运功力，挺身，竟被她跃站起来。

她从垂死的边缘上，忽然间重回到生命的领域里，实是大出意外。不觉呆了一呆。

她似是还不相信自己真的已获得了生机，又暗中潜运内功，只觉气畅百穴，力走全身，竟似伤全好了一样。

她伏身捡起地上玉箫，走到梦寰身侧，低声问道：“兄弟，你给我服的什么药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呢？放在什么地方，我取给你吃了好吗？”

杨梦寰神志已经清醒，摇摇头，答道：“我只有那……一粒。”玉箫仙子只听得心中一震，两行清泪，顺腮垂下，抛了手中玉箫，握住杨梦寰两只小臂，摇撼着，泣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吃，你……你这是何苦呢！”

李瑶红半蹲娇躯，扶着杨梦寰两肩，接道：“都是你这不要脸的贱人，害他成这等模样？”

玉箫仙子望了李瑶红一眼，凄婉一笑，松开梦寰小臂，笑道：“兄弟！你等着我，待我杀了超凡后，咱们一起死吧！”

说完，随手捡起玉箫，纵身一跃，快如电奔，一招“笑指天南”，直向超凡攻去。

她刚由死亡边缘挣回性命，陡然间发难突袭，实大出超凡意料之外，而

且出手快如闪光，使得超凡、超尘、超慧想躲避都躲避不及。

就在这生死一发的刹那，忽闻超元冷笑一声，双肩微一晃动，人已拦到超凡前面，左掌一迎，便向玉箫迎去，右掌呼地平推而出，口中喝道：“你要找死吗？”

语音甫落，紧接着响起王寒湘冷冷的声音：“只怕未必见得！”右手折扇一举，不见他移步跨足，倏忽间已到了玉箫仙子左面，折扇下沉，袭到超元右腕脉门要穴。

三个人发动都够快，快得使人看不清楚谁先谁后。

超元只觉王寒湘点来折扇带着一股尖风，心知他一点之势，已贯注了内家真力，力能贯穿金石，自己虽已运集混元气功，只怕承受不起，心念一动，右掌倏然收回。

玉箫仙子急落箫势，却正点击在超元左臂上，只觉如击在坚冰硬铁上面一般，玉箫被滑在一边。

话虽如此，但超元也觉着被点击之处，一阵巨疼难耐，心中暗暗惊道：这女魔头之名，果然不虚，在重伤濒死之后，仍有这等功力，如果她在未伤之前，我纵有混元气功护身，恐也难挡她这一击。

但闻超元一声低吼，收回的右掌又呼地劈出一股凌厉掌风，直向王寒湘撞去，同时左掌一沉一送，逼向玉箫仙子前胸。

王寒湘似是早已有备，手中折扇一着点空，人却借势欺进半步，右掌铁骑突出，五掌半屈半伸，疾扣超元逼击玉箫仙子的左掌，右掌折扇忽地张开护住前胸。

超元掌风刚触在王寒湘护折扇上，忽觉被一股斜出的力道滑在一边，他全力一击的劈空掌风，被王寒湘用滑字诀，借折扇转动的巧劲，轻轻拨在一边。

掌风由王寒湘折扇滑拨一侧，直向他身后的子母神胆胜一清撞去。

子母神胆觉出那撞来掌风潜力仍甚凌厉，侧身向右疾跨两步，一股力道由他和齐元同中间袭过，震飘起两人衣袂。

王寒湘用折扇拨滑开超元大师劈空掌风的同时，右手也逼开了超元击向玉箫仙子的掌势，右脚又紧随飞起一招“魁星踢斗”，击向超元小腹，左扇右掌，随后攻出。

三着并进，迅如电火，而且又都是指攻超元大师的要害，逼得老和尚无力再还击玉箫仙子，只得向后一跃退出七尺。

王寒湘冷笑一声，疾追而上，扇掌奔施，瞬息间，攻出三扇，劈出五掌。

这一抡急攻，抢尽先机，迫得超元大师无法还手，步步后退。

超元和王寒湘交手到二十个照面后，超元已挣回主动，以峨嵋派金刚拳法迎敌。每拳，必带着一股呼呼劲风，他功力比超凡深厚，同样一套拳法，威势却比超凡大了数倍。

但闻呼呼拳风之声，潜力激荡到数丈之外。

王寒湘却以生平奇学蛇行八卦掌迎战超元。只见他一个身子，轻飘飘的，有如长絮舞风，步履飘浮，全身不住摇摇荡荡，似乎没法子站稳脚步，随手攻出的掌势，看上去也十分缓慢轻飘，有气无力，一袭黄衫，被超元大师拳风震得不停飘动。

但超元心中明白，王寒湘攻出的掌势，表面上看去似是毫无一点劲力，其实呢，那攻出的掌势内，早已暗含了内家气劲，只不过蓄劲未发而已，只

要被他那虚飘飘的掌势拍中，含蕴在掌内的劲道，立时弹震而出，专伤内腑，险毒无比，一不小心，让他拍中，就得当场伤亡。

一个拳如开山巨斧，一个掌似飘风柳絮，一个极刚，一个极柔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两人交手到百招以上，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，但超元金刚拳法，是一种刚猛拳势，每攻一招，必然消耗不少真力，这等拳法，如遇上功力稍逊于自己之人威力最大，三五招就可以把对手击败。

但遇上王寒湘这等身手人物，情势就大不相同，他以极柔的蛇行八卦掌法，自己隐神蓄劲，养力不发，游走在超元身侧，乘隙攻出几招，逼引超元全力发拳，以消耗他的真力。

所谓柔能克刚，超元虽然早已窥破王寒湘的心计，但他自持功力深厚，金刚拳威力强猛，王寒湘如不和他硬拚真力，决不能接到百招，他自仗一身混元气功，拳能碎石裂碑，最适宜和人硬打硬接。

那知王寒湘的蛇行八卦掌法，是他隐居在雁荡山时，见峭壁间群蛇游行的启发，潜心研究出来的一种掌法，再揉合以各种掌法之长，创出六十四式蛇行八卦掌。这一套掌法，不但极尽软柔，而且还暗合了八卦变化，移步转身，招招含蕴玄机，避敌出击，暗合八卦生克之理。

这一套精奥奇学，正好克制住超元的金刚拳法，待他觉出不对时，已攻出了百招以上，全身真力，消耗大半，顶门上汗水隐现，拳风逐渐转弱。

细看对方，却是气定神明，接了他百招以上威猛绝伦的金刚拳，直似若无其事。

这时他已明白当前敌人，是他生平中所遇的唯一强敌，如果再这样打下去，即使不伤在对方手中，自己也要活活累死。

心念一动，拳法忽变，由凌厉无匹的猛攻，改作以静制动的防守，凝神含劲，运气护身，不再出手抢攻，两掌交叉胸前，双脚随着敌人的身法转动。

只听王寒湘一声冷笑，道：“闻名天下的金刚拳法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掌势一变，欺身直进，右手并二指，点袭“气门穴”，左手折扇一张，拦腰扫去，两招并出快如雷奔。

超元吃一惊，暗道：这人武功果然与众不同，折扇若攻若守，使人难测虚实，看来今夜之战，决难善罢干休，不作生死之搏，实难求胜……

他估不透敌人来势，不敢出手化解，微一仰身，后退三尺，右掌却借势运动握拳。

王寒湘左拳在握，未免大意，见超元避招后退，立时移步追袭，折扇一合，疾点“玄机穴”。

他折扇刚点出手，陡闻超元一声大喝，右掌忽然迎胸劈出，这一拳蓄势而发，非同小可，但觉一股奇猛劲道，排山倒海般直横过来。

双方距离既近，发难又出意外，王寒湘武功再好，也无法闪避得开，刚一出脚，拳风潜力，已逼到前胸。

但他究竟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内外轻功，都已到炉火纯青之境，觉着拳风占身，马上借势应变，双脚微一用力，凌空而起，这一来，消去了超元大半劲道。

虽然王寒湘应变够快，但他仍被超元的拳风震得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，直飞出两丈开外。

直待超元打出那股拳风余力全无，王寒湘才从空中落到实地，他有生

以来，从未遇到这等事情，不禁怒火冲霄，一落实地，立时又纵身扑去，左手折扇一招“腕底翻云”，疾点“将台穴”。

超元挥拳击腕，王寒湘沉扇变招，扇由合疾张，化金雕展翅，扫击中盘，超元后退数步，双拳连续劈出。

王寒湘已被超元拳风震得内腑受伤，但他内功精纯，逼气护住伤处，不让他即刻发作，闪身避开超元两拳劈击，施展开六十四式蛇行八卦掌法，绕着超元四周疾转，步若行云流水，身似灵蛇游走，左手中一柄折扇，更是打得花样百出，倏张倏合，忽劈忽点，配合着右掌迅如石火的攻势，只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超元大师虽然凝集了全副心神迎战，但仍无法预测到王寒湘攻势的变化。有时，眼见对方由右侧攻来，待他一拳劈出后，只见对方微一转动，忽然闪到了身后，身法灵快至极，再加上王寒湘缤纷落英般的掌势，不到二十个回合超元大师已累得脸上汗水直滚。

超尘、超慧都已看出大师兄身陷危境，只要再打下去，不出十合，必然要伤在对方手中，不禁心中大急，正待出手接替，突闻王寒湘一声冷笑，紧接着拍地一响，超元大师一个瘦小的身躯，从那纵横的掌影中直飞出七八尺远。

脚落实地，人还不住摇颤，虽然未栽倒地上，看样子已受伤不轻。

超尘抡动手中铜钵，大喝一声直扑过来，那知王寒湘比他更快，人影一闪，已到超元背后，右掌随着下落的身子，拍向超元背后“命门穴”。

这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，一经击中，当场就得殒命，超尘还在途中，想救援已来不及，超慧更是惊得愕然失声。

就在超慧惊叫之声刚刚出口，王寒湘掌势将落未落之际，陡见超元大师身子向前一倾，右拳随势向后打出。

这一招，迅快已极，拳风直逼向王寒湘的小腹。

如果王寒湘掌势不收，固然可以击在超元大师“命门穴”上，致人死地，但超元这一拳反击，亦必击中王寒湘的小腹，处此情景，他不得不先求自保，身悬半空，陡然一侧，让开了小腹要害。

但这一来，他劈落的掌势，也失了准头。但闻两声闷哼，同时响起，超元大师被王寒湘一掌打栽地上，王寒湘也被超元一拳击中右胯，脚未落地，又被打飞出六七步远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

超尘扶起大师兄，那边齐元同，也跃落到王寒湘身侧，扶他起来。王寒湘内功精深，强忍伤疼冷笑一声，问道：“大和尚，王某这一掌味道如何？”

超元高喧一声佛号，答道：“王坛主的掌力不小，只是老衲这把老骨头还承受得住……”

王寒湘仰天打了一个哈哈，接道：“那么再打几回合玩玩如何？”

超元猛提一口真气，镇压住内腑伤势，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老衲一定奉陪。”

王寒湘一晃身，又抢扑到超元大师身前，折扇一扬当胸点去。

超元纵身一让，随手打出一拳。

两人心中都明白，这一次再动上手，不管谁胜谁败，但两本身伤势，都将转趋惨重，最后必落个两败俱伤。

要知一个人究竟血肉之躯，可以运气控伤，闭穴阻血，使本身所受伤势，无法即刻发作，但必须及时运气调息，才能阻止伤势继续恶化。如果忍伤痛

再和人动手，所受之伤，立时急转直下，等到真气逐渐消散，无法再控制伤势，那所受之伤立刻发作，重则当场毙命，轻则武功全失，身变残废。

两人心中都很明白，只要再交上手，彼此都无益处，但谁也无法忍得那一口气。

眼看两人拳掌就要相接，忽的人影一闪，百步飞钹齐元同，破空跃落在两人之间，双轮一展，平向超元推去。

他这蓄势一发，劲道奇猛，轮风似剪，把超元迫退数步。

超尘抡动手中铜钵，迎向百步飞钹攻去，齐元同右轮疾收，跃退三步后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们天龙帮主，已柬邀你们号称武林九大主派比剑，此一盛会，三年内定可实现，届时不但本帮要和贵派分个高下，而且少林、武当等门派，也要一齐出手，那时胜负之分，即可定霸主谁属。今夜之争，到此为止，怨我们没有工夫多陪了。”

说完，转脸又对王寒湘道：“帮主令谕，不宜违犯，再说王兄身担重任，似不宜为一点意气之争，影响全局，尚望采纳小弟之言，罢息今宵之争，以不负帮主倚爱之重。

王寒湘知他是一片好心，劝息争执，无非是怕自己伤势加重，当下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齐坛主所言甚是。”

说至此，脸色突转肃穆，望着超元冷冷接道：“大师武功，果然不错，咱们今夜之战，不如留待比剑之日，再作胜负之分。”

超元合掌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届时老僧定当奉陪。”

王寒湘一连冷笑数声，道：“那时面对天下武林高人，咱们定要分出个生死存亡。”

超元叹道：“王施主武功，世无匹敌，老僧自知不是敌手，但不管如何，我当奉陪。”

齐元同抬头望望天色，已是四更过后，立时冷冷接道：“大师太客气了。”

说罢，大踏步，从超尘身侧尺许处走过，直奔到李瑶红身边。

只见她席地而坐，抱着伤势惨重的杨梦寰，不言不语，静静地坐着。

在他们两人数尺之外，盘膝坐着玉箫仙子，她并没有闭目养息，睁着一双大眼睛，望着两人，她脸上也很平静，毫无怜惜妒忌神色。

这是一幅充满着沉痛、肃穆的画面，没有泪水，没有哭声，也没有因怜惜、妒忌产生的纷扰，只是在那平静中，潜存着一种感人的力量，使目睹这情景的人，都不觉油生感伤。

齐元同缓缓走到李瑶红的身边，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李姑娘，我们走吧？”

李瑶红转过脸儿，望了百步飞钹一眼，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我不走啦，你回去对我爹说，要他把万佛寺的和尚统统杀了……”

她笑的十分自然，看不出一点激动，这说明她心中非常镇静。

子母神胆胜一清，只听得皱起两条眉头，道：“你要留在这里？”

李瑶红望了怀中的梦寰一眼，道：“嗯！我要陪着他留在这里。”

齐元同目光移注到梦寰的脸上，只见他紧闭着双目，两腿平放在地上，上半身，被李瑶红紧紧地抱入怀中，嘴角间仍然不停的向外流着鲜血，看样子只留下咽气的份儿了。

他摇摇头，低声说道：“他已经不行了，你留这里也不能挽救他的性命。”

李瑶红眨眨眼睛，滚下两行清泪，笑道：“我知道他不能再活多久了，所以我才要留在这里陪着他……”

齐元同道：“要是他死了呢？”

李瑶红浅浅答道：“他死了，我找个地方把他尸体埋起来，然后……”

齐元同急道：“你父亲名满江湖，望重四海，统率天龙帮，受天下武林同道敬仰，你也不替他想想吗？这埋葬死人的事，岂是你干的吗？再说，他是昆仑派门下弟子，自有昆仑三子找峨嵋派的人算帐，快些放下他，跟我们走吧！”

李瑶红望了齐元同一眼，道：“你一定要我跟你们走吗？”齐元同急得一跺脚，道：“你这孩子，难道我给你说笑话吗？”

李瑶红笑道：“要我走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但要先替我办一件事情。”

齐元同道：“你说吧！要我办什么事？”

李瑶红侧脸望着数尺外玉箫仙子笑道：“你先去把那穿黑衣的女人给我杀了。”

齐元同听得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要杀了她？你知道她是谁？”

李瑶红道：“我知道，哼！一个没廉耻的女人。”

玉箫仙子缓缓站起身子，慢慢地捡起玉箫，款步向李瑶红身边走去。

胜一清微一顿足，跃挡在玉箫仙子面前，冷冷问道：“要干什么，你不知道她是我们天龙帮主的独生爱女。”

玉箫仙子扬了扬手中玉箫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想和我动手是不是？”

胜一清笑道：“你已经筋疲力尽，而且还受了重伤。我胜了你也不算什么英雄，但你如果妄想对我们帮主爱女下手，那可是自取死路。”

玉箫仙子冷笑一声，随手一箫点去。胜一清闪身避开，呼呼两掌把玉箫仙子逼退三步，笑道：“你要想和我打，待你伤势复元后再打不迟，现在你绝打不过我。”

玉箫仙子却是一语不发，箫势急如暴雨，连攻七招。

胜一清挥动一双肉拳，连封带避地让开了玉箫仙子一轮急攻，他虽然封避开玉箫仙子七招，但人却被逼退了四五步。

玉箫仙子攻势一缓，胜一清立时挥掌抢攻，呼呼四掌，又把玉箫仙子迫退四步。

她早已累得筋疲力尽，而且还负着重伤，所以她还能支持得住，大部原因是仗梦寰相赠那粒灵丹的神奇药力托着，勉强攻出七招，已累得娇喘吁吁。

胜一清收住掌势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天龙帮主，早已钦慕大名，也曾数度相访，可是，你一向行踪飘忽，致未能找得到你，但我们龙头帮主，对你玉箫仙子，仍是念念不忘，只要你答应加入我们天龙帮，我们李帮主定当大开总坛，率我们五旗坛主，恭迎大驾。再说眼下武林中即将掀起一次滔天风波，所谓武林九大宗派门户中人物，却不曾把我们这般江湖草莽人物放在心上，哈哈……”

他仰天大笑一阵，又接着说道：“咱们都是被人家九大宗派摒弃于武林圈外之人，江湖纷争一起，咱们都是被人追杀对象，如果咱们不甘心束手被戮，只有结集成帮，和他们一争长短。

“这次风波一起，必将如浪翻波涌，场面惨烈，决不会输于三百年前少室峰比剑排名之争，你一个人本领再大，也难和人家九大宗派抗衡。目前的天龙帮，不敢说人才荟萃，但所谓九大门派以外的高人，大部分都集会到天龙帮中，我们李帮主不但武功绝世，而且心怀若谷，……”

说至此，微微一顿，叹口气又道：“我今宵不惜费尽口舌，只不过希望

你能到我们天龙帮黔北总坛一行，能和我们李帮主见面。至于你是否愿加盟天龙帮，我们决不敢相强。何况你现在身受重伤，实非一般药物能救，我们龙头帮主，身怀有独步武林的乾元指神功，不管多重的内伤，只要内腑未碎，元气未散，他都能解救过来，如果你肯答应去和我们龙头帮主一晤，胜某愿随护驾前往……”

玉箫仙子喘息一阵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李沧澜这人，果然是不简单，能让你胜一清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恐怕当今之世，再也难找出第二个来。好意心领，但眼下我还不能去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目光移投到梦寰身上，幽幽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等我办完我兄弟的事，如果还能活在世上，定当去你们天龙帮黔北总堂一行。”

这时，王寒湘已初次运气调息完毕，缓步走到了李瑶红身侧，低头查看她怀中的梦寰后，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人伤势极重，只怕难有回生之望了，你还不放开手，一直抱着他干什么？”

李瑶红听完了王寒湘几句话，顿时脸色大变，因她素知王寒湘之能，医理精深，不输他义父妙手渔隐箫天仪，她一直抱着杨梦寰不舍，目的就在使王寒湘自动出手相救。

她素知王寒湘为人性格，一向不随便说话，听他说杨梦寰已无救药，不禁肝胆俱裂，只感一阵头晕，如触电流，双臂一松，杨梦寰滚出了她的怀抱。她微微一呆，口中哭喊一声，挺身跃起，向梦寰身上扑去。

齐元同冷哼了一声，左手一探，抓住了李瑶红向地上扑伏的身子，一把提了起来，沉声喝道：“李姑娘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不怕让人笑话？”

王寒湘举手点她的晕穴，向齐元同说：“这是什么时候，你怎么还责怪她！快带她下山去吧。”

如果换了别人，齐元同早就一掌把她劈死，但眼前之人，是天龙帮主唯一的爱女，平常李沧澜对她就没有办法，齐元同心中虽然气忿，却是无法发泄，一瞥眼看梦寰仰面而卧，心头一股怨气，完全发在梦寰身上，一抬右脚当胸踏下。

玉箫仙子惊叫一声，来不及飞身抢救，右腕一振，手中玉箫当作暗器打出，白光一闪，直向齐元同右腿飞去。

百步飞钹因挟挟着李瑶红，又正在气恼之间，耳目不甚灵敏，而且和玉箫仙子相距又近，他脚底刚刚触到杨梦寰前胸，玉箫已挟着风声击在他右腿上面。

玉箫仙子这一箫，在情急之下而发，虽然她身上受着重伤，但力道仍是不弱，齐元同只觉右小腿上一阵巨疼刺心，吃那玉箫一击之力，撞得他不自主打了一个转身，一脚踏空。

这不过眨眼之间，齐元同略一怔神，玉箫仙子已疾扑而到，一伏身把仰卧在地上的杨梦寰抱入怀中，莲足一翻，挑起地上玉箫，接在手中。

齐元同一面运气止疼，一面怒道：“你要找死，是不是？”

说着，横身一挡，拦住玉箫仙子的去路。

玉箫仙子一抬头，一股鲜血，由口中急喷而出，直向齐元同脸上喷去。

齐元同左手挥掌一挡，鲜血化成一蓬血雨，溅得他满脸都是。

齐元同右手抱着李瑶红，无法抽出，只得收回左手，去擦脸上血水。

玉箫仙子却借机一个纵跃，人已到八尺开外。

子母神胆胜一清，正待飞身赶去拦截，却听王寒湘沉声喝道：“胜坛主

不要追了，放他们去吧。”余音未绝，陡然一个转身，扑向超凡大师，左手折扇一张，疾劈而下，攻向守卫在超凡身侧的超慧，右手伸缩间，点中了超凡穴道。

这一下，突然发难，实大出几人意料之外，超慧吃王寒湘一扇逼退了数步，超凡在毫无防备之下，被点中了穴道。

王寒湘一着得手，右手随即一圈，不容超凡身子倒地，已把他拦腰抱起，一个大转身，到了百步飞钹身侧，把超凡交到齐元同手中，喝道：“快走！由我和胜坛主拒挡敌人追袭。”

齐元同接过超凡大师，略一犹豫，才忍着右腿伤疼，向山下疾奔而去。

他对王寒湘生掳超凡大师之举，甚不同意，因为这一来必将激起峨嵋三老的拚命之心，但又不好当面抗拒。

果然，王寒湘这一着激起了超元、超尘、超慧的拚命之心而一齐扑来，超元、超慧双攻王寒湘，超尘抡钵直取胜一清。

子母神胆挥动手中九环刀，一招“力撑五岳”，挡开百斤铜钵，随手攻出三刀，把超尘猛攻之势挡住。

那边王寒湘折扇张开，掌拒超元拳势，扇封超慧宝剑，力拒两人合击。

交手到六七个回合，超元忽地收掌向后跃退，抱拳平胸，凝神而立，双目圆睁，满脸杀机，逼视着王寒湘，暗中运集功力。

王寒湘一面挥扇对剑，一面留神超元大师的行动，他本是武功绝高之人，一见超元神态，已知他正运集全身功力，准备和自己作生死一搏之拚，刷刷两扇逼退超慧，高声说道：“贵派把我们龙头帮主女公子，掳掠到万佛寺中，关了两天，以牙还牙，我要把贵派掌门人，押送天龙帮总坛，还他二十天牢囚生活，两旬期满，当按江湖规矩，送他下山。贵派如果心有未甘，请到黔北天龙帮总坛，找我王某人说话，此刻恕我不奉陪了。”

说完，陡然转身一掠，跃到胜一清身侧，折扇斜劈一招“天外来云”，逼开了铜钵和尚，对胜一清道：“胜坛主，咱们走！”

话刚出口，人已纵跃到一丈开外。

子母神胆紧接着腾身跃起，刀交左手，右手探囊取出一粒铜胆。

只听超元大师一声怒吼，道：“王寒湘，你想走吗？”

忽地一跃而起，快比离弦弩箭，电射追到。

随着他飞来的身子，卷带着一股急风，向王寒湘扑来，相距还有八九尺远近，那平胸双拳忽地一齐推出。

但觉一股强猛潜力，随着他推出的双拳猛向王寒湘撞击过去。

王寒湘知他一拳之势，是毕生功力所聚，如果硬接他这一击，两人中须有一个死伤，或者是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。

这是一种内家罡力搏拚，一丝取巧不得，全凭本身功力的深浅，一击即决生死，就在他心念转动的刹那，超元双拳劈出的惊涛骇浪拳风，已自近身。

他再想运功硬接，已经是迟了一步，只得向前一伏，倏忽间闪滚出七八尺远。

饶是他应变奇快仍然被超元的拳风边缘扫中，他本来是借那闪滚之势让避超元的拳风，但被那击中的拳风顺势一推一弹，再也收不住闪滚之势，直向二丈外悬崖下翻滚过去。

胜一清吃一惊，纵身一跃直掠过去，探手一把，擦着王寒湘衣服扫去。

就这一眨眼间王寒湘已翻滚到悬崖边缘。

在这生死交关的刹那，陡见他右手一伸，抓住了紧靠悬崖的一株小松，他本来是平着向悬崖滚去，一把抓住崖旁小松之后，身子打个转，变成了头上脚下，除了一个右臂还探出崖壁外，全身悬空垂在崖下。

王寒湘这滚翻之力，甚是强猛，那悬崖边缘的小松，只不过有核桃粗细，如何能承受得住，但闻卡嚓一声，齐腰折断。

当前几人，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，虽然目睹奇险，仍然心神不乱，但闻衣袂飘风之声，超元大师和胜一清双双向悬崖边缘扑去。

两个人同时发动，身法又都快如电奔，但心意却是大不相同，胜一清旨在救人，超元大师，却是怕王寒湘借那小松一缓之力，收住翻滚之势，以他本身功力而论，只要那翻滚的势道一缓，必可借那一缓之力，回聚丹田真气，跃上悬崖。

果然不出超元大师所料，王寒湘就借折断小松的一阻之力，已把真气回集丹田，在身子向下堕落之际，忽的一提真气，双臂一抖，左脚一踏右脚脚面，急坠的身子，陡然又向上回升。

王寒湘刚刚把头探出悬崖，超元和胜一清已双双扑到悬崖边缘。

超元大喝一声，右掌一举，正待劈向王寒湘探出悬崖的身子，哪知胜一清早已料到这一着，忽地一掌斜向超元大师侧面攻去。

这一招，关乎着王寒湘的生死存亡，是以胜一清出手用足了九成真力。

超元似是也早防到了胜一清这一着，所以，当他右拳举起之时，左手反臂劈出一招“力屏天南”，以防胜一清的抢攻。

但他却没有想到胜一清出手一击，竟敢用九成真力，双方拳力、掌风甫一交接，超元立时觉出不对。

如论超元功力，要比胜一清略胜一筹，硬打硬接，胜一清先败一着。但此刻情形，却大不相同，一个全力施为，一个是把全身力量，分于左右两拳。

胜一清掌风如轮，逼开超元左拳阻力，直向他身上逼攻过去。

超元如果不收势让避，固然可以把王寒湘劈下悬崖摔死，但他也难逃被胜一清掌力逼下悬崖的厄运，处此情景，他不得不先求自保——掌势一收，向后疾退三步。

胜一清用力过猛，一招落空后，不由自主身体向前一栽。

这时，铜钵和尚超尘正好赶到，钵交左手，右手运起功力，呼地一掌，向子母神胆后背劈去。

胜一清虽然觉出后背受袭，但自己攻出力道尚未收回，全身运转不灵，一时间闪避不及，又无法回身拒敌，只得一咬牙，运气于背，准备硬接一击。

但觉一股极猛的力量，撞上后背，他劈出内力，尚未完全收回，吃那一撞之力，震飞起来，直向悬崖下面摔去。

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，王寒湘刚好跃登上悬崖，双足一用力，气沉下盘，功运两脚，双足稳如盘石，右手一招“神龙探爪”，硬生生把胜一清向崖下直摔的身子抓住，一收一推，卸去劲道，把他放在地上。

胜一清脚站实地，王寒湘已纵身向前跃去，他连受挫折，心中忿怒已极，不顾本身伤势恶化，直向铜钵和尚身上扑去。

超尘一掌震飞胜一清后，随后纵身追来，两人一来一迎，迅如电光闪奔，但见两条人影悬空一接，同时急落实地。

超尘功逊一筹，落地后再也站不稳身子，一连退了四五步，仍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王寒湘落地晃了两晃，冷笑一声，挥扇一跃，直攻过去。

蓦然，剑光打闪，超慧由左侧急跃而至，寒锋森森，点到前胸。

王寒湘折扇一招“倒转阴阳”，架开超慧宝剑后，反向超慧左面“肩井穴”上点去。

这一招攻守并出，迅巧至极，超慧吃了一惊，收剑仰身，金鲤倒穿波，退后数尺。

王寒湘逼退超慧，超元大师排山般的拳风，又到身后。

超尘也由地上挺身跃起，抡动手中铜钵，迎面攻来。

王寒湘口中连声冷笑，手里折扇张而复合，侧身一转，向左闪开五步。

这一来，超元大师的拳风落空，直对迎面攻袭王寒湘的超尘撞去。

老和尚功力果然已入炉火纯青之境，拳势收发，全由心念控制，一见落空，立时吸气收拳，击出拳风，倏忽间又收回去。

王寒湘却借机回头对胜一清道：“胜坛主，请先走一步，我独挡他们三人一阵再走。”

胜一清笑道：“我虽被那秃驴击中一掌，不过伤得并不很重……”

一语未完，超元、超尘、超慧，已分成三面包围过来。

王寒湘冷笑一声，纵身迎去，右掌劈向铜钵和尚，左手折扇点向超元大师。

胜一清振腕挥刀，拦截住超慧，五个人立即展开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激烈拚斗。

这一次交手，几人心中都是满怀愤怒，各以本身绝学求胜，但是刀光如雪，剑影纵横，拳风呼呼，扇影点点，激烈绝伦，触目惊心。

王寒湘大展所学，以蛇行八卦掌法，力拒超元、超尘两人合攻，避招闪击，迅巧如灵蛇游走，火拚十回合毫无败象。

胜一清虽然受伤，但他功力并未失去，九环刀施展开，有如狂风骤雨，一招比一招迅猛。超慧功力虽然不弱，但她究非子母神胆之敌，力拚到三十合后，逐渐感到不支，只觉对方手中的环刀，愈来愈重，招架异常吃力。

她突然警觉到，自己打法上有了错误，正以自己先天上的短处，去对他人之长。原来，她心中伤痛掌门师兄被掳，出手剑势异常快猛，处处和胜一清硬打硬接，求功心切，忽略了女人先天体质上的差异，直待她感觉出吃力时，才发觉自己打法上犯了错误。

心念一转，变力拚为巧打，不再硬接胜一清重重的九环刀，而以轻灵的剑招和身法，和子母神胆对敌。

这一场激战双方武功相近，而成了一个不胜不败的局面，王寒湘以奇奥的身法，弥补功力的差逊，竟把超元、超尘全力的抢攻挡住。

东方天际，泛起了一片鱼肚白色，天色到黎明时分，双方已力搏百合以上，强弱之势渐可看出。超慧被子母神胆的九环刀迫得只余下招架之力，虽尚可支持一段时间，但已现露出败象。

王寒湘摺扇，掌势、身法，却是愈打愈奇，超元、超尘都无法预测他下一招的变化，无法能抢得先机，反被他左一扇、右一掌，闹得两个人手忙脚乱。

但是，他内腑的伤势，却因久战不息而逐渐发作，无法再控制胸中翻涌的血气，他心中很明白，如果再逞强支撑下去，伤势即将恶化，一旦真气消散，只有束手待毙。心念一转，不再恋战，左扇右掌，同时猛攻几招，把超尘迫退了数步，纵身一跃，跳出圈外，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贵派武功也不过

尔尔，王某已经领教，咱们后会有期，今天恕不奉陪了。”

说罢，转身疾跃而去。

胜一清本已稳操胜券，但他见王寒湘撤身退走，立时猛攻二刀，跃出圈外，转身一掠，紧随王寒湘身后，向崖下奔去。

超元、超尘双双大喝一声，纵身追去，超慧喘了口长气，也跟着追下。

双方相距也就不过是二丈左右距离，但见五条人影，快比划空急矢，不大工夫，已出去五六里远近，但双方仍然相距两丈左右。

胜一清见峨嵋三老紧追不舍，不禁头火起，探手入怀，取出子母钢胆，运足腕力，一回头扬腕打出。子母胆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暗器，威力奇大，钢胆出手挟着一股破空风声，直击过去。

超元大师追在最前面，见钢胆来势奇猛，倒也不敢大意，只得收住急奔之势，横跃闪避，钢胆带风从他耳边飞过，向他身后的超尘打去。超尘闪让不及，只得举起手中铜钵封挡，但闻一声金铁大震，铜钵机乎被震脱手，不禁吃了一惊！

就在这一错愕间，忽觉右腿一疼，不由自主后退了三四步，几点寒芒掠耳飞过，他一咬牙，强忍伤疼，仍然向前追去。

原来胜一清那巨型钢胆里面，另外包藏着五粒小型钢胆，只要用兵刃一挡，外形胆壳碎裂，里面暗藏的五粒小型钢胆，立即四面激射伤人。

因为超尘手中铜钵，较一般兵刃面积广大，胜一清钢胆中暗藏的五粒小钢弹，二粒被他铜钵挡落，两粒被钵面滑向一侧飞去，另一粒滑向下面，击中他右腿。

超慧走在最后而且和超尘距离较远，闻得钢胆和铜钵相击之声，立时收住脚步，凝神相待，只见两点寒星，破空直飞过来，忙侧身让过一粒，举剑拍落一粒。

但王寒湘和胜一清，已借峨嵋三老闪避、霹挡暗器的工夫，风驰电掣而去。

超元望着两人去如流星的背影，心知已无法追上，不禁仰天长叹，木然呆立，满脸沉痛，凄伤欲泣。

超尘、超慧分站他的两侧。他们，同样有着极端的沉痛，良久，仍然讲不出一句话来。

这时，超尘右腿的伤处，逐渐加重了痛苦，似被火烧一般，只疼得他脸上汗水直往下滚。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低头看时，伤处已隆重起一个紫包，附近，也开始红肿起来。

超元忽然一跺脚大笑起来，笑声凄厉，入耳惊心。

超尘被超元那夺人魂魄的笑声，惊得呆了一呆，暂时忘却了右腿的伤疼。

超慧更是惊得心慌意乱，急声叫道：“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……怎么啦……”

超元倏然收住狂笑之声，两行老泪，夺眶而出，合掌当胸，黯然说道：“咱们峨嵋自开创门派以来，从未受过今日之辱，眼看着掌门人被人掳走，咱们还有何颜立足武林，何以对历代长老在天之灵。”

超尘强忍伤疼，左手提钵，右手挥去头上的汗水，接道：“大师兄也不要过份自责，事情既已出来，急在善后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突觉伤处一阵急疼，竟自接不下去。

这时，超元、超慧都已注意到铜钵和尚神态。超慧首先蹲下身子，查看

了超尘的伤势后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中的是毒药暗器！”

超尘道：“伤处疼如火灼，不知是什么毒？”

超元激动的神情，逐渐平静下来，伏身看超尘伤处，半条腿都已开始红肿，心中暗暗吃惊，但他外形仍然保持着平静，道：“你伤得不轻，必需要早些放血去毒，咱们先回寺中，替你疗治毒伤，再去天龙帮黔北总坛。”

超慧接道：“天龙帮人众势大，高手如云，咱们三人之力，实嫌过于单薄，不如联合武当、青城、雪山三派，合力对付。好在天龙帮和三派早有嫌怨，不难说动他们……”

超元道：“青城派和咱们渊源甚深，当可拔刀相助，至于武当、雪山两派，虽和天龙帮结有嫌怨，但肯否相助，很难预料，此事必须从长计议，免得到时丢脸。眼下先回寺去替二师弟疗伤要紧。

说罢，扶着超尘，返回万佛寺。

这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东方天际，升起来一轮红日，金光霞线，交织成绚烂无比的日出景色，却又是那样短暂，转眼瞬间，耀目的彩霞，变成了过眼云烟。

## 第二十四回情敌相遇

太阳爬过了山巅峰尖，照射着山崖下一株千年巨松。

巨松下坐着一个全身黑衣的女人，散乱的秀发，披垂地上，脸色惨白得没有一点血色，她身边横放着一支晶莹透明的玉箫，怀中却抱着一个疾服劲装的垂死青年。

她没有泪水，也没有痛苦悲伤的神情，只是木然地呆坐着。

山风吹飘着她散披的长发，一阵阵似啸松涛，托视出这凄凉的画面。

突然，她怀抱中的青年挣动一下，慢慢睁开了一双失神的眼睛，说道：“我伤的很重……恐……怕是不行了……你不要再管我了……你走吧……”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知道说些什么。

但那黑衣女人却从他启动的口中，意会到他说的话，摇摇头，道：“兄弟，我不走了，我要陪着你……”

那青年突然由黑衣女人的怀抱中一挺而起，道：“此举大可不必，杨梦寰如果还能活在世上，定报昨夜相救之情……”话还未完，突觉一阵头晕，涌喷出两口鲜血，踉跄后退数步。

黑衣女人忽然跃起，急声接道：“你伤势惨重异常，快些坐下调息，生死大事，岂是……”

杨梦寰突然仰天大笑一声，道：“承你关注，感情心领，但我要死得清清白白……”

黑衣女人脸色大变，惨白的脸上浮满杀机，随手捡起玉箫，怒声接道：“我有什么不好？告诉你，我虽然游戏人生，飘踪江湖，但还是冰清玉洁之身。”

杨梦寰一咬牙，把一口涌到咽喉的鲜血，咽回腹中笑道：“咱们非亲非故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，孤男寡女，相偎深山，一旦传言出去，岂不要污你玉箫仙子的名节？”

玉箫仙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一生只有好恶之念，什么名节不名节，我根本不懂，我也不愿去懂。再说你已是垂死之人，此刻不过是回光返照，等你那最后一口元气消散，立即要倒毙荒山，你认为还能活下去吗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你既知我是垂死之人，何苦还要在我死前，多加我一份愧疚不安……”

玉箫仙子放声一阵格格娇笑，道：“我不但要增加你的愧疚不安，而且还要亲手把你击毙箫下，这样我才心安理得。”

说罢，举手一箫点去。

杨梦寰侧身一闪，让过玉箫，欺到玉箫仙子身侧，反掌一招“毒龙喷雾”，击中玉箫仙子右肩。这本是天罡拿法中三大绝招之一，威力相当奇大。只因他内伤惨重，拍出掌势虚飘飘的毫无一点劲力，一掌击在玉箫仙子身上，不但难伤玉箫仙子，而且倒把自己震得晃了两晃。

但他奇奥的闪避身法，却把玉箫仙子惊得呆了一呆。

他见一掌击中对方后，毫无半点功效，心知再打下去，也不过徒自取辱，立时转身向前面山峰奔去。

玉箫仙子忽然尖声大笑起来，声音异常凄厉刺耳，笑声中纵身一掠，随后追去。

杨梦寰耳闻尖锐长笑之声，愈来愈近，心中十分焦急，只得拚尽余力，向前狂奔。

一个意念支持着他惨重伤势的躯体，也激发他生命中仅余的潜力，竟被他攀登上一座数百丈的高峰。

玉箫仙子目睹他奇快的身法，心中暗暗惊异，她功力比梦寰深厚，受伤亦没有杨梦寰重，伤后又服过杨梦寰相赠的灵丹，那粒功效神奇的丹丸，不但有延年益寿之能，且又是疗治内伤的圣品，秘方来自《归元秘笈》，实为当代武林中第一等灵丹奇药，是以她才能支撑。

但她仍无法追赶上舍命狂奔的梦寰。

待她追上峰顶，杨梦寰已快到另一端悬崖边缘。

这时，她才了解了杨梦寰的心意，竟是想扑崖死去，心头一惊，停住了脚步，大声叫道：“兄弟，杨相公，你……你不要跳，我不追你了……”

声音悲凄，如巫峡啼猿。

杨梦寰已到了那悬崖边缘数尺之处，听得玉箫仙子哭喊之声，不自觉停住身子，回头望去，果然她站立在丈余外，不再追赶，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
这一停下，支持他重伤躯体的潜力，骤然消失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只觉眼前一黑，仰面栽倒地上。

玉箫仙子只惊得啊呀一声，纵身一跃到了梦寰身侧，只见他倒卧之处，距那悬崖边缘，只不过尺许远近，如果他刚才再往前跑两步，这一仰面跌倒，必然要坠下悬崖。

她缓缓蹲下身去，轻伸玉掌，按在梦寰前胸，他心脏虽然还有些轻微的跳动，但人已完全昏迷过去，脸色惨白，气若游丝。

她本是久历江湖之人，见多识广，一望之下，已知难再救药，不禁一阵感伤，黯然泪下。

要知杨梦寰受到心雷一击，内腑已被震离原位，伤势之重，早难支持。所以能不当场毙命，全仗他服用那舟中所遇身披蓝纱少女相赠灵丹妙药，护住他最后一口元气不散，如果能及时疗治，不难逐渐好转。

偏是他生性固执，不肯听玉箫仙子警告之言，大危垂死之际，还要顾及到日后流言中伤，拚耗最后一口元气，挣脱玉箫仙子怀抱，攀登上高峰，致使那灵丹托护他丹田仅余元气，完全消散，伤处剧变，内腑效能消失，全身脉穴关塞。

她放下手中玉箫，不顾自己伤势恶化，强行运气，功行双臂，气聚两掌，缓缓在梦寰各处要穴推拿。

她双掌连推拿杨梦寰十二处重要穴道，可是杨梦寰眼皮也未睁动一下。

玉箫仙子绝望地停下双手，擦去头上汗水，呆呆地望着僵卧在身旁的梦寰一阵，脸上突然泛起笑意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好好的安息吧！我要替你建一座安适的长眠之所，我要摒弃江湖上一切纷扰，静静地陪守在你的身侧，兄弟，走吧！”

她平伸双手，抱起梦寰，随手捡起玉箫，信步下了山峰，茫然向前走去。

这时，她似是已失去了主宰自己的力量，心中空空洞洞，没有感伤，也没有悲苦，山风吹飘着她垂到腰间的长发，衣袖……

翻越过数道山岭，到一处山泉汇集的小溪旁边，潺潺水声，如鸣佩环。玉箫仙子忽然觉着口中有些渴了，她放下怀抱中的梦寰，喝了几口溪水，只觉寒意冰心，神智骤觉一清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三面都是绵连的浅山。正北方数百丈外，有一座高峰，奇伟拔大，一道瀑布由那千寻峭壁间直垂下来，在一处突出的大岩上，溅玉

喷珠，云气迷漫，远远望去，有如一团浓雾，凝结在空中。

她略一张望，抱着梦寰，沿小溪直对那高峰下走去，那急瀑由峰上泻落的响声，愈来愈大，但闻隆隆巨声，如鸣沉雷。

突然几滴冰冷的水珠，溅飞在玉箫仙子的脸上，使她木然的神志，陡然清醒过来，抬头看去，原来已到了那高峰下面。

她仔细打量这峰下的景物，只见苍松翠绿，芳草如茵，四周都是环绕的浅山，山风都被那山势挡住，这块百丈方圆盆地的气温，和别处截然不同。

她仰脸望望天色，已到了中午时分，再低头看看怀抱中的梦寰，紧闭着眼睛，过去冠玉般的俊脸，此刻惨白如腊，气息微弱得已使人觉不出他还活着。

她轻微地叹息一声，对着怀中的人儿，淡淡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不挣扎了？嗯！乖乖地睡吧！我会伴守在你的身侧……”

她低下头，把樱唇凑在梦寰紧合的嘴上，轻轻亲了两下，缓步走向山根下一个大岩石边。

突然，她看到不远处峭立的崖壁间，有一座高可及人的石洞，心中一喜，立时急奔过去。

那座石洞只不过有一间房子大小，里面满是兽粪，臭气触鼻欲呕。

玉箫仙子皱皱眉头，退出石洞，又抱着梦寰沿山壁向北走去。

这时，她们已在那瀑布飞溅水珠的笼罩之下，衣履尽湿。

她心中忽地一动，运足目力，向那飞瀑击冲空岩下望去。

果然，那突岩下是一片向里面凹进的崖壁，只是那凹壁在二十丈高处，峭壁光滑，攀登极是不易。她思索了一阵，终于被她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放下梦寰，去采集了很多山藤接起，一端绑在梦寰身上，一端系在自己腰间，施出壁虎功，游上突岩下凹壁之处，然后再把梦寰提上去。

那突岩下面，是一座左转右弯二丈多深、八九尺宽窄的石洞，宛如人工开掘的石室，洞口被溅飞的水雾遮住。

玉箫仙子解开绑在梦寰身上的葛藤，把他依靠在石壁上，摆成一个端坐的姿势。

这时，杨梦寰已经是动也不会动了，晕迷的神志，一直就未再清醒，手脚已微感僵硬，只余一缕弱息，尚未全绝。

玉箫仙子静静地坐在他的对面，忽然，她捡起放在面前的玉箫，目光凝注在梦寰的脸上，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就要走了，我再替你吹一曲箫听听吧？”

说罢，置箫唇边，吹了起来。

只听一缕细细的柔韵，混入那沉雷般的瀑布声中，如泣如诉，极尽凄凉。

她心中本已填满了忧苦悲凄，只不过勉强运用定力压制，不使她发作出来，这一借箫声发泄，隐藏在胸中的忧伤情愁，完全随着那婉转的箫声吹奏出来，箫声混着她泉水般的热泪，急涌而出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，忽间身侧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，道：“姑娘的雅兴不浅，竟肯为一个垂死之人，吹出这等凄凉箫声，只可惜，他已不能聆受了，你就吹上个十年八年，他也是活不了啦！”

玉箫仙子心神早已和那凄凉的箫音，融合一起，耳目失灵，听得那喝问之声，不禁心头一震，转头望去，只见石洞门口，站着一个绝美的黄衣少年，背插长剑，腕套金环，眼望着靠在石壁上垂死的梦寰，嘴角间挂着一份冷峻的笑意。

她怔了怔挺身跃起，横箫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黄衣少年目光由梦寰身上，移到玉箫仙子的脸上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叫陶玉，姑娘大概是名震江湖的玉箫仙子吧？”

他格格大笑一阵，接道：“那位依壁端坐，奄奄待毙的人，可是昆仑派一阳子门下弟子，叫杨梦寰的吗？”

玉箫仙子听他一开口就叫出自己和杨梦寰的名字，不觉呆了一呆。

只见陶玉一晃身，欺到杨梦寰身侧，笑道：“杨兄，艳福不浅啊！活着时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师妹，常伴身侧，垂死之际，又有大名鼎鼎的玉箫仙子，吹奏着玉箫，哀乐送行……”

玉箫仙子听他出言激讽，不由心头火起，探臂一箫，直向他后背“命门穴”上点去。

陶玉冷笑一声，横跨两步，左手一招“分云取月”逼住玉箫，右手伸缩间已把杨梦寰抱在怀中，一晃身，黄衣飘处，人已抢到石洞门口。

玉箫仙子心中大急，娇叱一声，振箫追去，她知道洞外是一道数十丈高低的峭壁，下面怪石嵯峨，旁侧又是那瀑布激流积成的深潭，这黄衣少年武功再高，也不敢怀中抱着人，跃下石壁，是以，她心中虽蹙着一腔怒火，但心中并不怎么焦急，玉箫化招“三星逐月”，指顾间，三箫先后点出。

那知陶玉跃到洞口之后，陡然回身，右手抱人，左掌侧对斜挡，借势化解了玉箫仙子的三箫指攻。这手法、掌势，大出武学常规，奇诡之极，玉箫仙子虽然见多识广，也认不出这等奇奥武学，不禁一怔。

只听陶玉一声冷笑，身子一侧，左手当胸蓄势，欺身直冲过去。

玉箫仙子见他竟敢这等轻敌躁急，心中大怒，玉箫一招“孔雀开屏”斜劈过去，箫劈奇猛，微带风声。

那知陶玉这欺身一进，正是三音神尼拳谱上的绝学之一，半年前他在祁连山就用这招妙“游鱼逆浪”，伤了他再传恩师觉愚大师，害得老和尚撞壁碎脑而死。

这“游鱼逆浪”身法，妙在借敌之势，化敌之力，本身劲道，集中一点，纵遇阻力，亦可逆势而进。玉箫仙子如何能识得这一招奇学妙用，玉箫出手，忽见陶玉随着劈来箫势一转，已欺到了身侧，不觉心头一惊。

但她究竟是身负绝学之人，又久经大敌，应变反应异常迅速，见陶玉欺到身侧，左掌忽地平向陶玉推出，一股劲风，随掌直撞过去。

那知陶玉左掌一划，身子随着微微一侧，玉箫仙子劈出的掌力，贴着身子滑过，陶玉左手却借势由下向上一翻，击了玉箫仙子左肘关节。

这拿人关节的手法，和一般打穴手法，大不相同，饶是玉箫仙子见多识广，也识不出金环二郎这奇诡武学，不觉微微一怔。

只听陶玉一声冷笑，左手一击，玉箫仙子全身劲力，顿时消失，左臂肘间，骨疼欲裂。

她心中明白，只要对方左手一扭，必将把自己左臂折断。但她是个性倔强之人，虽然无能再战，但却紧咬银牙，一声不响。

可是陶玉并不下手扭断她左肘关节，只是高托着她的左臂，侧目斜睨着她，笑道：“姑娘，怎么样，你是服也不服？”

玉箫仙子怒道：“你尽管下手就是，想要我出言相求，那是……”

陶玉淡淡一笑接道：“我要伤你性命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但我要让你死的心甘，败的心服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右手忽地松开了玉箫仙子左肘关节，疾退三步。

玉箫仙子舒展一下左臂，转动星目，打量眼前的黄衣少年。只见他倚在数尺外石壁上，右手抱着梦寰，左手护胸待敌，脸色匀红，齿白似碎玉，金环束发，眉目如画。看他姣好的面目，别说男人中绝无仅有，就是女人中，也难选出几个来。

陶玉见她只管打量自己，不禁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心里服也不服？”

玉箫仙子忽地跃起，一箫点去，道：“我不服你怎么样？”

陶玉侧身一转，又施“游鱼逆浪”身法，欺到玉箫仙子身侧，举手一托，又抓住玉箫仙子右肘关节，笑道：“不服，你就多试几招看看……”

话犹未落，突听挟在胁下的梦寰微弱的声音，接道：“陶兄，不……要伤她……”

金环二郎低头看时，只见他胁下挟的梦寰，微睁着一双眼睛，不知何时竟清醒过来，他呆了一呆，松了玉箫仙子被拿的右肘关节，翻身一跃，到了洞口。再低头望梦寰时，已紧紧地闭了眼睛。

他探首望望崖壁下那嶙峋怪石，心中忽生恶念，双手把梦寰举起，说道：“杨兄，你这等留恋不死，只过多增罪受，小弟今天要成全你了！”

陶玉正待把梦寰投下断崖，忽觉背后风生，玉箫仙子又挥箫攻袭过来。

陶玉双臂一震，把梦寰直向崖下投去，但在玉箫仙子迫攻之下，心中未免有点慌急，用力过猛，失了准头，他本想把梦寰抛到崖下那怪石上摔死，但这一慌，却把梦寰抛到那瀑布汇集的水潭中去了。

就在这一刹那之间玉箫已点到陶玉的背后。

金环二郎虽然已从觉愚大师处学得不少本领，近来更自三音神尼手著拳谱上，学到不少绝传武学，但究竟时间有限，除了几种常用武功，能够运用对敌之外，大部尚未娴熟。玉箫仙子这出手一击，又是全力施为，陶玉背向敌人，再想翻身迎敌，哪里还来得及，就在生死间不容发之际，陡然一跃，紧随着被他投掷出手的杨梦寰，向崖下水潭中跃去。

玉箫仙子想不到他竟会跃下悬崖水潭，这一箫因用力过猛，点空之后，身不由主的向前一栽。

哪知陶玉在跃出石洞之后，半空中倏然一收双腿，身悬空中，打了一个转身，左手一扬，一支耀眼金环，脱腕飞出，挟着契空锐风，直向玉箫仙子打去，来势奇速，一闪而至。

双方相距既近，发难又出人意外，玉箫仙子又正值用力过猛，上半身完全探出了石洞之际，待她惊觉，金环已到面前，只得一侧脸，让过要害，金环挟风，掠面而过，环上尖齿，在她雪白的粉颈上，划了一道寸许长短的血口，深达半分，血流如注。

她本是身负重伤之人，又经强行运气替梦寰推拿穴道，人早已难再支撑，全凭梦寰送入她口中那一粒灵丹的神奇药力，和一点真情激发起的精神力量，支持着她，爬上了数十丈高的悬崖，和陶玉相搏石洞。

如今杨梦寰既被金环二郎投下悬崖，她又连遭挫辱，再加上受金环划颈之伤，心中急忿交织，再也提不住丹田一口真气，嘴里只喊一声：“兄弟……你……”

人便昏倒在石洞中。

且说陶玉悬空转身，施放金环，固然击伤了玉箫仙子，但他这一分神，无法控制自己坠落之势，和杨梦寰一齐飞落在那瀑布激流汇集的水潭之中。

杨梦寰本已晕死过去，吃那冰冷潭水一激，忽然又清醒过来。

他随师学艺的玄都观，紧依沅江，本通一点水性，面临这溺毙之境，残余的生命本能，又发生作用，不停用手扑打水面，不使沉葬潭底。

所幸这急瀑经那山腰中大岩石一挡，飘散成数千百股细流而下，看上去水雾迷漫，甚是唬人，其实那水潭中相当平静，并无激流击撞卷漩之力。

陶玉在落水后，见梦寰忽又睁开眼睛，在水中挣扎，心中暗叫两声惭愧，道：“我如不被玉箫仙子逼落水潭，还认为他沉尸潭底了……”

他心在想，嘴里却格格笑道：“杨兄，这水潭附近景物不错啊！一个人能葬身在这水潭之中，也真是死得其所了。”

杨梦寰挣扎着不使沉入潭底，已经是极尽余力，哪里还能听清楚陶玉说的什么？

陶玉双手拨水，划到梦寰身侧，托住他右臂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杨兄，咱们相交一场，兄弟实不忍看到你这等不死不活模样，我今天要成全你了。”

右手用力一拨水面，划到岸边，脚站实地，右掌潜运功力，正想劈碎梦寰“天灵穴”，突闻身后一个冷冷的声音喝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快把我师弟送上岸来！”

金环二郎回头一看，只见童淑贞手中横着宝剑，全身衣服都被那溅飞的水珠喷湿，圆睁星目，满脸愤怒之色。

他把举起的右掌，轻轻在梦寰“天灵穴”上拍了一下，纵身跃上水潭，笑道：“他被玉箫仙子由那突岩下投落水潭，我才冒险跃下水潭相救，不过他伤得十分惨重，只怕难以解救了。”

童淑贞半信半疑地道：“哼！我就不信你的鬼话。”

陶玉刚才在梦寰“天灵穴”轻拍一掌，已暗运太阴气功下了毒手，别说杨梦寰已是奄奄待毙之人，就是他没有受伤，那一拍也难承受。不过，太险气功是一种极为险毒的工夫，发作缓慢，而外面又看不出一点伤痕。

童淑贞从陶玉手中抢过梦寰，奔出那片瀑布激溅的水雾，找一处避风的山脚，把梦寰放在地上，运起功力，在梦寰各处要穴推拿。

陶玉嘴角间带着冷漠的笑意，静静地站一侧看着，一语不发。

童淑贞双掌遍走了杨梦寰全身十二大穴，但杨梦寰仍然是昏迷不省。

她已累得满脸汗水直滚，心知道自己已无能相救，停下手，站起身子，转脸对陶玉道：“你不动手帮忙，站在那里看什么？快些把我师弟救醒。”

陶玉摇摇头，淡然笑道：“他伤势严重异常，元气全散，当今之世恐怕已没有人能救得了他。”

童淑贞急道：“纵然是救不活，也该尽到心力。”

陶玉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你好像很关心他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我是他师妹，关心他有什么不对？”

陶玉微微一笑，不再答话，蹲下身子，右手在梦寰胸前一摸，皱起眉头，道：“没有救了，咱们找个地方把他埋起来吧！不要他曝尸荒山，你也算尽到心了。”

童淑贞听得一惊，急忙伸出玉掌，轻按在梦寰胸前，果然，他心脏已微弱得几乎使人觉不出还在跳动，心头一急，不禁泪下。

陶玉笑道：“你哭什么？哭也不能把他哭活。”

童淑贞心中十分伤痛，不理陶玉，反而坐在梦寰身侧，大哭起来。

陶玉深知梦寰已无复活之望，也不再阻止童淑贞，静静地坐在一侧，看

着童淑贞哭泣。

忽然，他叹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，要是沈霞琳得到这个凶讯，那只怕要哭个死去活来……”

说罢，纵声大笑起来。

童淑贞陡然停住哭声，怒道：“你别整天想着我沈师妹，哼，就是我杨师弟果真死去，我沈师妹也不会喜欢你……”陶玉双肩一扬，冷笑一声，接着道：“他不是真死，难道还是装死不成，人既绝了气，你还哭什么？你要不想走，我可要先走了。”

说罢，果然站起了身子，拂袖欲去。

童淑贞平日虽和陶玉吵吵闹闹，但见陶玉真的生了气，她又软了下来，一伸手，抓住陶玉左臂，道：“你要往哪里走？”

陶玉道：“天涯海角，九洲三岛，哪一处我都能去。”

童淑贞看他脸上仍带愤然之色，态度忽然变得十分温柔，道：“等我把我杨师弟埋起来再走好不好？”

陶玉想起杨梦寰过去和自己相处之情，心中突生愧咎之感，点点头叹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我帮你动手，咱们替他建一座别出心裁的石冢。”

说完，抱起梦寰微僵的身体，向前走去。

两人找到一处山脚下面，那地方都是一块块鹅蛋大小的白色卵石，陶玉把梦寰放在地上，两人一齐动手，拣集卵石，不大工夫，已堆积成一个五六尺高，八九尺长的石坑。

陶玉抱起梦寰，放入那石坑中，望着杨梦寰，笑道：“杨兄，咱们相交之初，兄弟实在想不到，能亲手给你建墓送葬。”

说罢，一跃出坑，正待填那石坑，童淑贞忽地一跃，落入石坑中，伸手按在梦寰胸前，只觉他心脏还在跳动着，虽然微弱得很，但并未完全停止。

陶玉双手拿着卵石，叫道：“你快些出来，帮我动手，填满了石坑，咱们还得赶路。”

童淑贞道：“他好像还没有完全绝气，难道我们要把他活葬在鹅卵石下不成？”

陶玉怒道：“他已经活不成了，早葬一点时间，又有什么关系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我……我忍不下心！”

陶玉一抖手，两块鹅卵石脱手飞出，击在一块大岩山上，但闻两声大震，火星迸飞中，石屑如雨，洒落了两丈方圆。

他投了手中卵石，一跃入坑，抓起童淑贞一条臂，潜运真力，猛然一跃，竟把童淑贞带出石坑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不肯出来，是不是想陪他殉葬？”

童淑贞道：“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师弟还没有气绝……”

陶玉突然格格一阵大笑，道：“不管他是否真死，咱们辛辛苦苦的替他建这一座石冢，总不能就这样空了起来。”

童淑贞道：“空起来有什么要紧，我师弟不绝气，我就是不准你填这石坑。”

陶玉冷冷答道：“你能挡得了吗？”

说完，伏身又捡起两块鹅卵石。

童淑贞知他腕力奇大，这两块鹅卵石，如果让他投入石坑中，杨梦寰就是未死，也得被他打死，心头一急，呼地一掌，向陶玉前胸打去。

金环二郎侧身避开，飞起一脚，踢向童淑贞的小腹。

童淑贞出手一击，只不过是情急之下，并非真的要陶玉动手，掌势发出，人已向后撤退。

但见陶玉眉宇间的杀机毕露，不禁心头一凛，让开一脚后，一跃入坑。

她和陶玉相处时间虽短，但已知他生性毒辣无比，是以跃入坑中之后，立时拔出背后宝剑。

果然，她宝剑刚刚出鞘，两块鹅卵石挟着奇猛风声，破空落下，一块击向梦寰前胸，一块对准梦寰头上击落。他在石坑外面，一点也看不到石坑中情景，但凭刚才记忆，出手能击向梦寰要害，手法之准，实在惊人。

童淑贞挥剑一挡，把击向梦寰头上的一块鹅卵石挡飞，左手疾出，接住了击向梦寰前胸的一块鹅卵石。

就这眨眼之间，陶玉已跃进石坑，脸上带着微笑，态度十分温和地对童淑贞说道：“你究竟要怎么样？我可要走啦。”

童淑贞左手接他一块鹅卵石，只震得手腕酸疼，心中气忿未平，脱口答道：“你走吧！我要守着杨师弟，等他绝了气再走。”

陶玉仰脸望天，冷冷说道：“那就不如你陪着他，一齐葬在这石坑中好些……”

话未落口，陡然欺身而进，左手一伸，拿住了童淑贞右肘关节，微一用力，童淑贞只觉手肘一麻，手中宝剑当的一声，落在地上。

金环二郎格格一阵大笑，右手捡起地上宝剑，寒气直逼在童淑贞前胸，道：“你们师姐妹，生虽不能共罗帏，但死后能同葬一穴，总也算一件美事……”

他眼中闪起一抹凶光，望了望闭目静躺的梦寰，接道：“杨兄！兄弟对你不错吧！生前有你沈师妹朝夕相伴，死后兄弟又替你找一个陪葬的玉人。哈哈，杨兄，阴灵有知，也该感激兄弟这份盛情了。”

童淑贞被他拿住关节要穴，半身发麻，手脚无力，纵想出手一拚，也无法如愿。听完陶玉一番话，更是羞急万分，圆睁星目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杨师弟阴灵果真真有知，只怕要生啖你肉……”

陶玉右手微微向前一送，宝剑透过她青色上衣，鲜血沿剑锋汨汨而出。

童淑贞被他拿住时间脉穴，全身麻木，毫无抗拒之力，低头看胸前鲜血透衣，心中忿恨至极，咬牙怒道：“你杀了我，我也不走。”

陶玉突然收剑，格格大笑道：“你想得倒不错，只怕没有这样容易的让你痛痛快快地死掉！”

童淑贞冷冷地纵问道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

陶玉笑道：“我要慢慢惩治你。先点了你全身险穴，让你动弹不得，然后剥了你全身衣服，再把你和你杨师弟并肩放着，哈哈，我要你们并肩陈尸，暴骨荒山，要天下武林同道，都知道你们师姐妹间的风流……”

童淑贞羞得满脸通红，急声接道：“我和杨师弟之间冰清玉洁，你纵然用心险毒，只怕也不能一手遮天，瞒尽天下武林耳目。”

陶玉道：“杨梦寰整日和沈霞琳胶在一起，我就不相信他还是童男之身。”

童淑贞道：“哼！你不要以己之心，度人之腹，我杨师弟为人忠诚，岂像你禽兽不如……”

陶玉冷冷接道：“至低限度，你已非白璧之身，你们师姐妹并卧在这等荒山之中，遍天下除了我陶玉知道之外，再无第三人知道底细，只要我略作

渲染，还会有什么人不信？”

童淑贞只听得心头一震，机伶伶打了两个冷颤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此人说得出来，就做得出来，他要真如所说而为，只怕杨师弟一段污名沉冤无昭雪之日，那么一来，不但沈师妹恨我入骨，而且还影响到昆仑派在江湖中的声誉地位。天啊！这一来，我童淑贞当真是死难瞑目了！

最后两句话，本是她心中所想之事，但因心中性急过甚，不自觉大声叫了出来。

陶玉却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师兄妹含冤之事，暂且不去说它，单是我点中全身险穴那种痛苦，只怕你也承受不了。”

说着话，右手霍然伸出，连点了童淑贞三处险穴。

这等残酷点人险穴手法，本是三音神尼手著的拳谱上所载十三种武功中的一种。三音神尼手著拳谱中，记述人身险穴部位，目的是救人所用，一经点中，人身内奇经八脉中的危险三脉，气血立时逆转，凡是身被奇毒浸入体内的人，经过气血逆转之力，可把脉内所漫之毒迫出，但事先必需先把当受之人，几处要穴封闭，不然那逆转血层攻入内腑，当受之人，如被万蛇钻心，纵然是铁打金刚，也难受这种痛苦。

童淑贞被点之初，并不觉得难过，反而有点昏昏欲睡，全身十分舒畅，大约过有一盏热茶工夫，突觉内腑一阵翻动，逆行气血，攻入心脏，只觉有如千百条毒蛇，在胸中搅来搅去，身受之苦，实难言喻，恨不得一头撞死。

但她右肘关节，又被陶玉拿着，全身挣动不得，满脸汗水，滚滚而下。

她虽然咬牙苦熬，但仍然支持不住，只得柔声求道：“玉哥哥，你真忍心这样对我吗？”

陶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这点制人身险穴手法，毒辣无比，别说是你，就当今之世而论，只怕也没有人能忍受得了。哼，你知道厉害了吧？”

童淑贞内腑疼痛难耐，周身冷汗如雨，透湿她裹身劲装，连声应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快些替我解开，我……受不了。”

最后一句话，声泪俱下。

陶玉笑道：“要我替你解开，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但你得答应我亲手填这石坑。”

处此情景，童淑贞只得乖乖就范，点头应道：“我……我答应你。”

陶玉举手在童淑贞身上连击三掌，解了她被点的险穴，但右手仍拿着她右肘关节不放。

童淑贞喘了几口气，用衣袖抹去脸上汗水，道：“你松开右肘，让我休息一阵好不好？我现在全身酸软无力，哪里有力气填这石坑。”

陶玉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待你把这石坑填好后再休息不迟，再要借故推诿，可不要怪我又下辣手了。”

童淑贞想到刚才所受痛苦，有如千百条毒蛇钻心，不禁冒出来一身冷汗，只好遵从陶玉之言，缓缓蹲下身子，把卵石一块一块地向梦寰身上堆去。

她堆积得异常缓慢，泪水伴随着她缓缓举起的玉掌，先从梦寰的双脚向他身上堆积。

陶玉静静地站在一侧，满脸笑意，望着童淑贞把鹅卵石堆在梦寰身上。

渐渐的，鹅卵石掩盖了梦寰双腿、小腹。

童淑贞的心情，也随那堆在梦寰身上的卵石，愈来愈觉沉重，她的动作更慢了，但泪水似两道急涌而出的山泉，滴在那白色鹅卵石上，沿着她自己

的手背，滴在梦寰的身上……

突然，一片清幽深长的叹息声，随着山风传来，紧接着响起一个甜脆声音，说道：“黛姊姊，那瀑布击在崖石上真好看，只可惜寰哥哥不在这里，他要看到了，心中一定很高兴，唉！不知道哪一天我们才能找得着他。”

童淑贞只听得心头一震，陡然神志一清，暗中运集功力，猛地一掌向站在身侧的陶玉劈去，同时口中又大声喝喊道：“琳妹妹，琳妹妹，你寰哥……”

她话还未说完，陶玉已闪开她猝然一击，拿着她左肘关节，正待下手，突觉一阵急风，当头罩下。

陶玉顺势一带童淑贞，退后了两步，避开来人一击，定神看去，只见面前站着个绝姿绝世的青衣少年，正是在昆仑山中打伤他的朱若兰。

原来朱若兰闻得童淑贞大喊之声，立时施展八步登空的身法，由数丈外凌空跃落石坑。

她望了童淑贞一眼，轻频一个黛眉，目光又转投到陶玉身上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你！”

陶玉知她武功奇高，只要一出手，必然凌厉难挡，左手一带童淑贞，挡在自己面前，右腕一翻，拔出背上金环剑，探臂一剑刺去。

朱若兰轻轻一闪，剑锋贴身而过，左掌疾出，斜切陶玉握剑右腕。

陶玉陡然一个大转身，童淑贞身不由己的也被他带了一个转身，横挡在朱若兰和他之间。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正待运集天罡指功夫，用隔空打穴之法伤他，哪知一转脸，看到了静静躺在地上的梦寰，白色的鹅卵石，覆盖了他双腿、小腹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顿觉脑际轰然一响，忘记眼前大敌，一腿扫去，掩盖梦寰身上的鹅卵石，纷纷飞去，伏身探臂，抱起梦寰，双足一蹬，跃出石坑。

这时，沈霞琳正如飞一般地跑过来，她一声黛姊姊还未落口，瞥见到了她怀中抱的梦寰，不禁一呆。

金环二郎在朱若兰跃出石坑之时，也带着童淑贞悄然跃出，借着那石坑掩遮，疾奔而去。

童淑贞本想呼叫，但转念想到陶玉残酷的点穴手法，心头暗生寒意，何况陶玉还拿着她左肘关节，只好一声不响地随着陶玉向前奔去。

朱若兰把梦寰平放在地上，附耳在他前胸处，静静听了一阵，一张匀红的脸色，逐渐的变成了青白之色，幽幽叹息一声，黯然泪下。

沈霞琳自发现杨梦寰后，一直就没有说话，呆睁一双大眼睛，望着朱若兰替梦寰疗伤，她脸上虽满是怜惜神情，但眉宇间并无愁虑之色，她相信黛姊姊无所不能，定可把梦寰的伤势疗好。

等她看到了朱若兰盈盈泪下，心头才有些吃惊，问道：“黛姊姊，你哭什么？寰哥哥伤得很重吗？”

朱若兰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伤得不但很重，而且在重伤之后，又遭人暗中下了毒手，只怕是难以救得了。”

霞琳惊叫一声：“什么？你说寰哥哥不会活啦？”

朱若兰黯然接道：“目前还很难说，我们先找一处清静地方，我再想办法试试。”

沈霞琳忽然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嗯！要是寰哥哥真的不能活了，那我也活不多久啦。”

她说的是那样自然，不带一点勉强。

朱若兰秀目凝注在霞琳脸上，缓缓站起身子笑道：“琳妹妹，他死了。你为什么不要活呢？”

霞琳仰头望着天上几片浮动的白云，脸上神情十分严肃地答道：“因为他死了，我就永远看不到啦！那我每天都要用很多的时间去想他，武功也不能学了，剑也不能练啦，唉！那真是很痛苦的事！”

说完，凄凉一笑，转脸问朱若兰道：“黛姊姊，寰哥哥死了，你心里不难过？”

朱若兰叹道：“他要真死了，我心里自然是难过的……”

沈霞琳接道：“那你还要不要活？”

朱若兰被她问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还要活下去，好替他报仇，而且还得替他选择一处风景最美的地方，建一座坟墓。”

霞琳笑道：“对啦！那地方要很多的花树，很多的鸟儿，让那些鸟儿每天唱歌给他听……”

忽然她长长叹息一声，又道：“不过，他死了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听不到了。”

朱若兰幽幽一笑，抱着梦寰，向前走去。霞琳跟在她身后，默默无言地走着，她脸上毫无悲怆之色，而是一片茫然若失的神情……

忽然，一声清越的鹤鸣，灵鹤玄玉由百丈以上的高空，疾射而下，直到朱若兰头上五尺左右，才振起平飞，鹤卷起的劲风，吹飘起朱若兰和梦寰的衣袂。

朱若兰侧脸望了那灵鹤一眼，又继续向前走去。霞琳也失去了往日见到那灵鹤时的欢乐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要是寰哥哥真的死了，我以后就不能再骑你玩了。”

通灵的玄玉，好像看出主人的不悦，缓展双翼，低随在朱若兰身后飞行，白羽红冠，在日光照耀下，光彩夺目。

两人转过了几个山脚，到一处山谷口边，朱若兰放下梦寰，扬手对灵鹤一声轻啸，啸声不大，但却悠扬婉转，似语如诉。

灵鹤闻得那清啸过后，振翅冲霄而起，盘旋数百丈以上高空，似在替主人守望放哨。

这座山口三面都是环绕的山壁，异常僻静清幽，朱若兰望了一眼笑道：“琳妹妹，我为了救你寰哥哥，不得不通权达变，你可不许笑我。”

霞琳道：“你救寰哥哥的性命，我自然不会笑你。”

朱若兰轻轻地叹息一声，把梦寰搂入怀中，暗中运集本身真气，缓缓低下头去，正待把樱唇接在梦寰嘴上，突然泛起一阵羞意，两臂一软，几乎把梦寰摔在地上。

霞琳细看黛姊姊，两颊如火，半合星目，不住地轻微喘息，似是很累一般，心中半知半解，一频眉头，问道：“黛姊姊，你很累吗？”

一向坚强的朱若兰，此刻忽然露出儿女情态，摇摇头，低声答道：“不是累，是我心里害怕？”

霞琳道：“你害怕什么？”

忽然，她若有所思，轻声一笑，道：“是了，你怕我看你亲寰哥哥是吗？那我转过脸去，不看好啦。”

说完，果然掉过头去，双肘放在膝上，支颞静坐。

朱若兰忽然变得十分温柔，低声叫道：“琳妹妹，你转过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霞琳依言回过头，笑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朱若兰羞涩地一笑，道：“琳妹妹，我们女孩子家，和男人肌肤相亲，已是大不应该，如果再和他偎颊接唇，以后被人知道了，那还有何颜面立于人世？可是，我要不发一串真气，助他复生，只怕他难再活两个时辰了，这实使我进退两难！”

霞琳细看梦寰脸色，惨白如蜡，毫无血色，心头一急，两行清泪，又垂玉颊，低声求道：“黛姊姊，要是寰哥哥死了，我也是不能活的，你要是不肯救他，我……”

朱若兰急声接道：“我哪里是不肯救他，只是我……我心里有些害怕……”

霞琳奇道：“寰哥哥人最好，你救了他，他一定很感激你，等他伤好了，咱们三个人天天在一起玩，嗯！那一定玩得很快乐！”

朱若兰低头望了望怀中梦寰两眼，突然一咬牙，猛然伏下头去，把两片柔甜的樱唇，紧接在梦寰嘴上，舌尖运劲，挑开了杨梦寰紧闭的牙关，一股热流，缓缓注入梦寰口中。

杨梦寰得朱若兰以本身真气相助，片刻之后，果然清醒过来。

他慢慢睁开眼睛，看自己依偎在朱若兰的怀抱中，一挺身想挣扎起来，哪知他全身毫无气力，这一挣，竟未挣扎起来。朱若兰粉脸上红霞未褪，两臂微一用力，把梦寰抱得更紧一点，含羞笑道：“你全身元气已耗损殆尽，又被人暗中下了毒手，快给我静躺着，不要讲话，不要挣动，等我替你打通奇经八脉之后，咱们再谈不迟。”

杨梦寰感激地看了她一眼，微微地点点头，目光又转投到霞琳身上。

沈霞琳慢慢地把身子移近到他身边，摇摇头，轻声说道：“寰哥哥，黛姊姊不要你说话，但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。”

梦寰有气无力地点点头，嘴角间荡起了一丝笑意。

朱若兰见梦寰被自己内腑元气引接了他一缕若断残息，转醒之后，立时又暗中运集功力。她知道，如果不及时打通他奇经八脉，在一刻工夫之后，他又将昏死过去。

她无暇对霞琳解说，很快地把梦寰放在地上，右腕虚空连扬，指风震得杨梦寰衣着不停波动。

但见朱若兰粉颊上汗水如豆，随着她扬起的玉腕，滚滚而下，娇喘之声，也逐渐急促，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，她才停下手，闭上眼睛休息。

杨梦寰经朱若兰运功打通奇经八脉后，全身机能，陡然恢复，一挺身坐了起来，转脸望朱若兰时，只见她匀红的嫩脸，已变成苍白之色，黛眉轻颦，樱口半启，呼吸沉重，似已疲累至极。

霞琳由怀中取出一方白色绢帕，缓缓移到朱若兰身侧，替她擦试脸上汗水，目光中满是怜惜。

杨梦寰呆呆地坐在一侧，望着眼前一对如花玉人，突然他放声大笑起来。

霞琳惊愕地转过身子，问道：“寰哥哥，你笑什么？”

杨梦寰霍然由地上跃起，步履踉跄的向前奔去。

沈姑娘惊叫一声：“寰哥哥，你不认识我和黛姊姊了吗？”

她惶急地纵身一跃，拦在梦寰前面，秀目中满含泪水，幽幽问道：“寰哥哥，你怎么不理我啦？”

梦寰翻动两下眼珠子，冷漠地望了霞琳一眼，继续向前冲去。

沈霞琳心头大急，双臂一展，紧紧把梦寰抱住，粉脸偎入梦寰胸前，呜咽着说道：“寰哥哥，这些日子来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可是你为什么不理我？……”

耳际响起朱若兰长长的叹息道：“琳妹妹，不要哭了，他不是不理你，他疯了。”

霞琳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？寰哥哥发了疯啦？”

朱若兰点点头，道：“他被人用极险毒的功夫，伤了内腑和“天灵”要穴，神智已经错乱，咱们先找一处可以存身的地方，让他静养几天，我再仔细的替他检查检查，看看是什么功夫所伤？”杨梦寰已被朱若兰打通了奇经八脉，但他内腑重伤，并未好转，是以全身毫无劲力，被霞琳紧紧一抱，竟然挣动不得。

朱若兰疾扬玉掌，轻轻拍中了梦寰穴道，低声对霞琳说道：“琳妹妹，你抱着他，咱们找一处能遮风的地方，再想法子替他疗治。”

两人茫然地向前走着，不知道翻越过了多少山岭，夕阳返照在山顶的积雪上，闪起一片耀眼的光辉。沈霞琳忽有所感地停住了脚步，叫道：“黛姊姊，不要走啦？”

朱若兰啊了一声，回过头，愕然地望着霞琳。

晚风吹飘着她白色衣袂，只见她脸上浮现出安详的笑意，端庄地站在雪地中，望着那将尽的夕阳，慢慢说道：“太阳快要沉下西山了，可是在太阳将落的时候，总会有一阵最好看的美丽景色……”

朱若兰心头一凛，接道：“什么？霞妹妹，你知道他不能……”

霞琳笑现双面，很自信地接道：“嗯……我说寰哥哥，一定不会死了。”

朱若兰只听得怔了一怔，暗暗叹息一声，因为，她在这一段行程中，已把胸中所学，从头至尾想了一遍，始终想不出解救梦寰的办法。她心中明白，梦寰全身元气消耗已尽，除非有奇迹发生，决难再活过三天，何况，他在重伤之后，又遭人暗下毒手，用险歹无比的內家功夫伤了他体内脉穴，她虽然查出他的脉穴遭人暗伤，但却无法找出对方用的什么功夫，即是自己不惜拚耗元气，每隔十二个时辰，打通他奇经八脉一次，但也绝不能阻止住他体内受伤脉穴的恶化，只过多延长他几天寿命，而且在这多延长寿命几日之中，还无法使他的神智保持清醒。

霞琳见朱若兰默然不语，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寰哥哥如果会死，他一定有很多话对我们说，就像这太阳要落的时候一样，有一段很安详、很清楚的时间。”

朱若兰泣然叹道：“琳妹妹，你不要傻想了，他……他恐怕是没有救了！”

霞琳望着那逐渐沉没的红日，娇稚无邪的脸上，忽又现出奇异之色，一颦秀眉，笑道：“黛姊姊，我求你一件事，好不好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你说吧？只要姊姊能办得到，一定不让你失望。”

霞琳道：“要是我寰哥哥真的不能活了，你要替他建一座很好的坟墓，是吗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不但要替他建一座很好的坟墓，我还要走遍天涯，追杀伤他的人。”

霞琳笑道：“你把那坟墓建的很大很大，我去住在里面好吗？”

朱若兰听得一呆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要活生生陪他殉葬？”

沈霞琳笑道：“我陪他在一起，可以替他作很多的事……”

朱若兰凄凉地接道：“琳妹妹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走吧！天已经快黑了，咱们得在夜幕低垂之前，找一处栖身的地方。”

说完，拉着霞琳，向前奔去。

两人又翻过几座山峰，天色已黑了下來。朱若兰运足眼神，四下搜望，只见正北方一处山壁下面，似乎是有几座房舍，隐现在苍茫暮色中。

朱若兰运气行功，拉着霞琳加快脚步赶去。

两人到了那座山壁下，果然见一座茅庐，依山而筑。

虽是一座茅舍，但修筑得十分整齐有序，正厅厢房，三环对立，不下七八间之多，门前修竹，院中垂柳，两扇篱门，半掩半开，除了正厅可见灯光之外，两面厢房，一片漆黑。

朱若兰仔细地打量四周形势，只见那茅舍依山而建，山势形态，自成半圆形，一半抱着这座茅舍，山脊平阔，两端突高，看上去似一只卧虎。

她暗暗赞道：好一块卧虎之地，这茅舍中的主人，必非平常之人。

大概是盘空灵鹤，两翼扑扇出呼呼的风声。惊动了那房中主人，但听一声呀然门响，微弱的星光下，走出来一个中年文士。朱若兰抬眼望去，只见那文士年约三旬开外，头戴儒巾，身穿蓝衫，含笑而来。

他打量了朱若兰一眼后，复露惊愕之色，但一刹那间，又恢复平静，目光转投到霞琳身上，又抬头望了望那盘飞在空中的灵鹤，才抱拳一礼，微笑道：“两位可是要借宿的吗？”

朱若兰微一拱手，答道：“在下师兄妹三人因为贪看景色，错过宿处……”

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位白衣姑娘怀中之人，可是受了伤吗？”

朱若兰微觉脸上一热，还未想出适当措词答复，霞琳已抢先答道：“嗯！不错，我寰哥哥伤得很厉害……”

她本想接着未说完的话，却被朱若兰截断了话把儿，接道：“我们遇上了昔年几个仇人，我师兄和他们动手时，被人所伤，而且伤的很重，故而无法连夜赶路……”

那中年文士朗朗一笑，接道：“两位如是想借用寒舍，宿住几日，以替令师兄疗伤，尽管请住就是。只是寒山荒区，无物以敬嘉宾。”

说完又是朗朗一声长笑。

朱若兰暗中已留上了心，打量那中年文士几眼，只见他神采奕奕，英华内含，分明是一个内功极为精深之人，而且目光经常在自己脸上打转，似是已看出破绽，但他爽朗的言词之间，又毫无怀疑之意，这证明他必是久历江湖之人，此时此地，遇上了这样一位莫测高深的人物，叫她如何不暗中担心。

可是，娇稚的沈姑娘却毫无一点戒备之心，她坦然地向茅舍中走去。

那中年文士，把两人带到左面一所厢房面前，举手推开两扇紧闭的房间，笑道：“两位请暂在门内稍待，我去取火点灯。”

那人退出之后，朱若兰借机对霞琳道：“琳妹妹，这人虽然不像坏人，但我们却不能毫不戒备，不可把我们经过情形，据实相告……”

她话未落口，已闻步履之声到了门外。

紧接响起那中年文士朗朗之声，道：“两位久候了。”

火光一闪，晃燃手中火折子，他急步奔到一张靠窗处松木案边，点燃案上的松油火烛。

熊熊火光，照亮了这三间大小的茅舍。朱若兰藉烛火打量房中陈设。除了靠窗摆一张松木桌子之外，只有四张竹椅和一张宽大的木榻，榻上被褥却

折叠得很整齐。房大物少，看上去空荡荡的，很不调和，但却打扫得一尘不染。

霞琳奔到榻边，放好了怀中的梦寰，又替他脱了鞋子，拉一床棉被盖好。

那中年文士似是闻到了朱若兰身上散发的幽香，缓步向她身边靠去，朱若兰警觉地疾退两步，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，转身直对榻边走去。

他仔细看了静躺在床上的梦寰几眼，摇摇头道：“令师兄伤势极重，只怕难以救治了。”

他转脸望霞琳一眼，目光又投在朱若兰身上。

朱若兰虽然聪明绝世，但因杨梦寰沉重的伤势，搅乱了她一寸芳心，她已失去了往日临事的冷静，不自觉幽幽一叹，黯然泪下。

那中年文士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令师兄伤势虽重，但天下倒有一种药物能够救他，不过……”他似是自知失言，话音倏然而住。

沈霞琳听得直瞪着一双眼睛，叫道：“啊！那是什么药物？”

中年文士目光凝注在霞琳脸上，沉吟不答。

朱若兰缓步走近榻边，和霞琳并肩而立，冷漠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所指，可是祁连山大觉寺的雪参果吗？”

中年文士迟疑良久，忽然朗朗一笑，道：“药不医死人，佛渡有缘人，令师兄大限已到，人力岂能回天。”

朱若兰见他口风陡转，心知是搪塞之言，一耸秀发，正想发作，忽地心念一转，浅然一笑，道：“那倒未必见得，我师兄伤势虽重，但并非毫无救治之望。”

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，不再答话，转身缓步离去。

朱若兰掩上房门，又仔细查看房中布置。只觉这座茅舍中，充满了神秘恐怖，既不像一个高人隐居的地方，也不像一般绿林人物聚集之所。那中年文士，神态举动，似非江湖中下流人物，但脸上神情变化却又阴晴不定，有时朗朗大笑，豪气干云；有时言词闪烁，使人难以捉摸。

她忖思良久，仍然无法打破胸中重重疑窦。

遂低声对霞琳道：“这座茅舍中的情景，实使人难测高深，就这房中布置看去，好像住着很多人一样，但除了那中年文士之外，又不见别人露面，如在平时，我非得追查一个水落石出不可，可是现下，你寰哥哥身负着很重的伤势，万一引起什么纷争，只怕我难以兼顾，为了避免麻烦，凡是这茅舍中的茶水饭酒等食用之物，最好不要沾唇，明天看他伤势变化，咱们再决定行止。”

沈霞琳自认识朱若兰以来，从未见过她这等凝重之色，当下点头答道：“我一定听姊姊的话。”

朱若兰微笑起身，熄去室中烛光，和霞琳双双登榻。

## 第二十五回铁剑书生

两人虽都是初次和男人同榻而卧，但心情却大不相同，沈霞琳毫无羞涩之感，和衣躺在梦寰身侧，她虽然十分困倦，但并没有沉沉睡去，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呆呆地出神。

朱若兰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，她想自己的清白、尊严，这等深夜之内，和一个男人同宿一榻，虽然有霞琳相伴，杨梦寰又负着沉重的伤势，但这究竟是一件不可告人之事……一旦传扬出去，必将留人笑柄。

突然，一个新的意念，在她脑际闪起，暗自忖道：他已经不能再活多久了，我还避的什么嫌疑，她又把移远的身体，慢慢向梦寰靠去！

这一刹那间，她忽然变得像一池春水般的温柔，娇躯尽偎在杨梦寰身边，她几乎忘记了旁侧还卧着一个沈霞琳。
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起自门外，紧接着响起那中年文士的声音，道：“轻点……”声音很低，下面的话，再也听不清楚。

朱若兰霍然一惊，挺身坐起。这时，沈霞琳亦未入睡，也跟着挺坐起来。她正待张口问话，朱若兰已迅捷用手掩住了她的樱口，附在耳边低声说道：“外面有人来了，不要出声，你守着他，我出去查看一下。”

霞琳点点头，伸手拿起身侧宝剑，轻按剑把弹簧，三尺寒锋出鞘，轻步下床，穿好靴子，横剑坐在床沿。

朱若兰又低声嘱咐道：“琳妹妹，不管外面打斗如何激烈，但如未闻我唤你之声，千万不要出去。”说完，一跃下榻。

她轻步走近后窗前，慢慢地推开一扇窗门，提气凝神，穿窗而出。

后窗外不远处，有一棵千年古松，高达千丈，矗立夜空，枝密叶茂，荫地亩许，朱若兰微一张望，第二次纵身向那巨松下跃去。

她一见那中年文士之后，就知对方是个内外兼修的高手、是以行动异常小心，不入茅舍，返向那株巨松下跃去。

她打量那古松主干，由根到枝之处，不下五丈长短，如非有绝顶轻功，想一跃而上，实在不易，她看了两眼，估计自己力尚能及，立时一提丹田真气，双臂一抖，凌空直上，左手抓住一个叉枝，轻轻一翻，人已站在古松分枝之处。双足刚刚站稳，突然右侧丈余远处，一丛茂密的松叶丛中，传来一声轻微的怪笑，声音不大，但却阴森森地入耳惊心。

她虽被那突如其来的怪笑声惊得一怔，但她仍然辨出了那是一个人的声音，她暗中运集功力以作戒备，外形却装得若无其事，浑似未闻那轻微的怪笑。

那轻微的怪笑过后，重又恢复了沉寂，但闻松涛之声，绕耳不绝。

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，不再闻其它异声。朱若兰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，正待转身到那刚才传出怪笑之处查看，突闻一个冷漠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不要轻举妄动，你已在我的阴磷雷火箭及七步夺魂毒沙两种暗器的对准之下，乖乖地给我走过来，我有话问你！”

语气老气横秋，声调又阴冷至极。

朱若兰早已留下了心，辨声认位，已把那发话人藏身位置，认的十分清楚。她本想突然出手一击，但转念一想，梦寰伤重奄奄，茅舍中充满神秘恐怖，此古松藏身之人，不知和那茅舍的中年文士是友是敌？

不如见他一面，先看看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再说，反正自己已有戒备，也不怕他猝施暗算。

心念一决，低声答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既要见我。有话相问。又何必藏身不现。”

一面答话，一面运足眼神，向那发话位置搜望。只见那人藏身之处松叶特别密茂，又在夜色笼罩之下，只能隐见一团黑黝黝的人影，却无法分辨出藏身之人的形貌。

但听那人一声阴森森的冷笑，说道：“我因见你跃登这古松轻身功夫超人一等，故此才肯破例召见。如果我暗施毒手，只怕你早已送命在我七步夺魂毒沙之下。”

朱若兰听他口气越来越不客气，不由心头火起，待要发作，又怕惊动那茅舍的中年文士，无法兼顾霞琳等的安危，强忍着一口怨气，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只有拜谒大驾了。”

说着话，右手一指，直向那发话之处跃去。

果然，那隐身之人并未运手施袭，朱若兰艺高人胆大，在那层密茂松叶外三尺左右一个横枝松干上，站住身子，两手一分松叶，几乎惊得失声大叫。

只见密叶内一枝叉桠之上，端坐着一个像貌奇丑的老年女人，白发如银，散披肩上，身着青色大褂，脸形奇丑吓人，翻唇，塌鼻，斜眼，吊眉，两颊上各有一道疤痕，右手套着鹿皮手套，紧握一把毒沙，左手三指捏着一支五寸左右的蓝色短箭。

她看了朱若兰两眼，忽然一声长长叹息，把右手毒沙放回身后的豹皮袋中，左手蓝色短箭，亦缓缓放入特制的革囊中。

朱若兰逐渐恢复了镇静，那怪女人指指身侧一个横生松枝，道：“你坐在那里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朱若兰依言在那横生松枝上坐下，那怪女人除了右手上的鹿皮手套，朱若兰看她两支手腕，却粉嫩雪白，纤纤十指，又细又长，和她那奇丑，实在是大不相衬。

那怪女人先转过身子，分开密茂的松叶，向那茅舍中探看，朱若兰随着她目光一望，不禁心头一震，原来这怪女人选择这处横枝用意，正好俯瞰那座茅舍全部内容。茅舍中的一举一动，都难逃过这怪女人的监视，看来自己和梦寰、霞琳投宿经过，以及闻警由后窗跃出的一切行动，都被这怪女人看到眼中了。

她深望了良久，才放开松叶，回过头仔细地望了朱若兰几眼，裂嘴一笑，道：“看你轻功之高，已算登峰造极，小小年纪有此功夫，实是难得，不知姑娘是什么人的门下？”

朱若兰听得一怔，不禁低头在自己身上看了几眼。

只听那怪女人轻笑一声，又道：“你认为你穿着一袭男装，别人就没法看出你的庐山真面目么？哼！其实只要稍为留心之人，就不难看出你是乔装，何况你那清脆如莺的声音，根本就不像男人。不过你的行动举止，倒落落大方，这大概是从从小就常穿男装之故。也许你能骗过一般初出茅庐毫无江湖阅历的毛头小伙子，但你骗不过我，也骗不过铁剑书生那一双神目。”

朱若兰被她一语道破自己乔装行径，不觉微感震惊。略一沉吟，问道：“铁剑书生是谁？”

那丑怪女人微微一笑，露出碎玉般的白牙，道：“铁剑书生就是那座茅舍中的主人，迎接你们投宿的中年文士，你是不是觉得他很文秀，很爽朗，铁剑书生四字，他也算当之无愧，不但武功绝世，而且还真正地读了一肚子

书……”

朱若兰点头接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那丑怪女人猛地一翻白眼，接道：“什么不错？哼！你不要看他的外表文秀，也不要认为他读了一肚子书，就一定是个好人。其实，他比谁都坏，也正因为读了一肚子的书，所以，鬼主意比谁都多……”

倏然而住，一口银牙，咬得吱吱作响。显然，她胸中对铁剑书生有着极深的仇恨。

朱若兰开始在江湖上走动，只不过是近两年的事，而且她足迹大部是在江南山明水秀之区，对铁剑书生和这位奇丑的怪女人来历恩怨，均茫无所知，听她责骂铁剑书生，一时间，也不知如何作答。

只听那丑怪女人一声阴惨惨的冷笑，接道：“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铁剑书生驰名江湖之时，你大概还在襁褓之中，自然不会知道他的为人。”

说罢，忽地一声长长叹息，举目望天，轻摇着一头白发，似有无限黯然之感。

饶是朱若兰聪明绝世，此刻她也听出这奇丑女人和铁剑书生之间，定有过一段凄怨缠绵的故事，但她没心情去思索分析这些。

她担心的只是梦寰的伤势，和分辨出眼前这繁杂环境中的敌友。

她无法决定是帮这位奇丑女人去对付茅舍中主人呢？还是帮助那中年文士对付这丑怪女人？沉忖良久，竟被她想出了几句话，道：“老前辈叫我过来，就只有这点事情相告吗？”

那丑怪女人似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，仰脸出神，听完朱若兰的话，忽然转过脸，伸出柔葱般的纤指，摸摸脸上两道疤痕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告诉你那铁剑书生是个外貌文秀，但心地却十分险恶之人，而且还是个嗜色如命……”

最后这一句话，震惊了朱若兰的芳心，她失声惊叫道：“什么？”

那丑怪女人冷漠一笑，答道：“他是个贪爱女人美色的魔鬼，哼！我就毁在他的手里。”

朱若兰不自觉分开侧密茂的松叶，向那茅舍中探看一下，见无异状，才放下了心，转脸望了那丑怪女人一眼，淡淡地问道：“你隐身这古松之上，可是俟机报胸中之恨吗？”

那丑怪女人冷冷答道：“我如果只是想暗下毒手，以雪胸中之恨，也用不着潜隐这古树之上，冒受风霜之苦了。”

朱若兰奇道：“那你要干什么？”

那丑怪女人目光盯注在朱若兰脸上，神情十分严肃地问道：“你先不要问我干什么，你先说，你愿不愿帮助我？”

朱若兰一颦秀眉，道：“那要看什么事情。”

丑怪女人微带怒意地说道：“这卧虎岭，有两种武林异宝，所以才引得铁剑书生结庐于此，一住十五年，目的不过是监视那两件天地间异物，怕落入别人手中，哼！他哪里是真的归隐。”

朱若兰心中一动，故作淡然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东西有这等珍贵，能引得那铁剑书生守了它一十五年？老前辈也甘冒风霜之苦，潜隐这古松之上。”

那丑怪女人略一沉忖，道：“这两件东西，均极珍贵，但知道的人并不多，你如答应助我，我自然会告诉你详细内容，如你不肯相助，我也不便

相强。”

朱若兰听得十分怀疑，道：“你先说出那两件珍贵之物名字，让我斟酌，才能决定是否助你。”

那丑怪女人冷做一声轻笑，道：“助我与否，悉听尊便。哼！我三手罗刹岂是求人相助之人！”

朱若兰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你不求我，难道我还非要帮你不成？”说完，倏然转身，跃到另一个横生的松枝上，和三手罗刹相距约一丈左右。

两人遥相对坐，谁也不再开口，但却都在想着心事。

突然一阵朗朗大笑之声，由茅舍中随着夜风传来，朱若兰心头一动，忽然忆起方才三手罗刹之言，说那铁剑书生是个贪爱美色之人，霞琳娇艳如花，又无心机，如果他要对霞琳下手，只怕沈姑娘难逃魔掌……想至此处，只惊得冷汗满身，两臂一分身前密茂松叶，一个仙鹤戏水，由七八丈高空直泻而下。

直待快近地面，才倏然一个倒翻，双脚轻轻一点实地，紧接着腾跃而起，只一跃，已到了那茅舍后窗之处。

她心有所念，无暇多思，轻扬玉掌推开了一扇后窗，纵身一跃，穿窗而入。

蓦然火光一闪，点燃了桌上松油火烛，只见那中年文士，傍案而立，面含微笑，手中火折子还未熄灭。

朱若兰转脸向木榻望去，但见被乱枕横，哪里还有梦寰和霞琳的踪迹。

只见那中年文士，不慌不忙地熄灭手中火折子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好迅捷的身法，不知令师是那位武林前辈。”

朱若兰骤看梦寰和霞琳失踪之时，确实吃惊不小，但略一怔神，反而沉住了气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可是铁剑书生吗？”

那中年文士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不错，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你不要管我是谁，我师兄师妹到那里去了？”边说边暗中运集功力，准备出手。

铁剑书生忽转镇静，朗朗一笑道：“他们暂被送往一处安全所在去了，不过你千万不要多心，我史天灏还不至于暗算一个伤势沉重之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你如不信，可随我去一看便知。”

朱若兰听他言词爽直，似非虚言，不觉心中犹豫起来，但一转念又想到了方才古松上三手罗刹之言，心中忖道：此人果然狡猾无比，虽是谎言，但说来娓娓动人，神态自然，毫无破绽，如非早得三手罗刹告知他的为人，只怕我也得跌入他的谋算之中。

铁剑书生似已看出朱若兰不信的神态。

微微一声叹息，道：“如果我早一点知道今夜有事，也不敢答应留宿三位了……”

他略一沉吟，接道：“我有一位盟兄，刚自山下赶来。据他说，我们昔年几个仇人业已访查出我们隐居之处，联袂来犯，今夜不到，明日中午之前，必可赶到此地——那自然免不了一场惨烈的搏斗，令师兄伤势沉重，势难自顾，何况寻来此地的人，又多是昔年名噪一时的高手；有几个老魔头不但武功奇高，而且身怀着奇毒无比的暗器，我为顾及到令师兄、师妹的安全，才把他们转移到一所隐密地方，免遭池鱼之殃，想不到引起姑娘误会。”

这番话入情入理，只听得朱若兰将信将疑，如非方才听了三手罗刹之言，

她必然会请铁剑书生带她到梦寰、霞琳适居之处，一看究竟。

只因先听了三手罗刹的话，她心中已有成见，先入为主，是故，对铁剑书生一番合情合理之言，仍然不肯全信。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哼！什么昔年仇人寻来报复，尽都是连篇鬼话，你们隐居这卧虎岭，只不过是监视两种武林异宝罢了……”

铁剑书生脸色一变，突然厉声喝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快说！”

朱若兰一看铁剑书生神情，更是深信三手罗刹之言不虚，一耸秀发，冷冷答道：“你不配问我姓名……”

余言尚未出口，突闻几声长啸，遥遥传来。

一阵微风飒飒，烛影摇曳复明，房中陡然多出了一个长衫老者。

朱若兰怒道：“好啊！你们有多少人，最好能一齐出来。”

就是瞬息工夫，那长啸之声，已到了茅舍外面。

铁剑书生呼地一口气，吹熄烛光，房中骤然暗了下来。

朱若兰怕他借黑暗逃走，倏然向前欺进，左掌忽地劈出。

哪知他掌势刚刚击出，茅舍外已响起了一声断喝，一点寒星，破窗打入。

那铁剑书生停身的位置，后背正对窗口，朱若兰一掌劈出，铁剑书生闪身一让，向左横跨数尺，这暗器本是袭向铁剑书生后背，这一来，却直对朱若兰迎面打去。

这只是一刹那间，朱若兰来不及再追袭铁剑书生，易劈为抓，随手一抄，接住了飞来暗器。

但闻铁剑书生朗朗笑道：“好手法！好手法！”

余音随着他跃起的身子，向室外飞去，最后一句话落，人已到茅舍外面。

朱若兰纵身一掠，人也向室外窜去，那知刚到门口，一片金光，迎面袭到，暗器既无破空之声，施袭之人又无警告之言，若非是朱若兰，换一个人，非得受伤不可。

她本来是存心追袭铁剑书生，但见来人不分皂白，就连下辣手施袭，不禁心中有气。第一次只在铁剑书生，情尚可原。但这一次却是明对自己下手，而且所用暗器又是歹毒绝伦的芙蓉金针，如果不是自己早有防备，暗运罡气护身，这种陡然发难，实在不易躲。是以她在挥掌击落那袭来芙蓉金针后，不再追袭铁剑书生，静立一侧，袖手旁观。

只见六七尺外，并肩站着三个疾服劲装的大汉，手中早已横着兵刃，蓄势待发。

铁剑书生和那长袖老者，仍然是赤手空拳，静站夜色下，神定气闲。

来人年龄都已在四十以上，中间一人，双手分握着一对蜈蚣钩，夜色中闪过一片蓝光。一望即知，那兵刃是经过剧毒淬炼。

双方只是蓄势相持，既不讲话，亦不出手。

朱若兰看得十分纳闷，暗中忖道：这些人究竟在闹什么鬼？哼！你们有耐性对待，我可没有耐性看下去，忽地纵身一跃，直向铁剑书生扑去。

她这次有心而发，迅疾至极，铁剑书生闻声转脸，朱若兰已到身侧，皓腕伸处，径扣铁剑书生右腕脉门。

铁剑书生早已运功待敌，朱若兰飞扑一击，虽然快似电闪，但仍被他闪开，左掌呼地劈出一招“推波助澜”，封开朱若兰一击，朗声说道：“快请住手，待我打发了眼前敌人，就带你去见他们。”

朱若兰冷笑道：“要带我去，现在就去，我不信你的鬼话。”

说着话，双手又交相攻出四招。这四招凌厉无匹，铁剑书生虽然早已看出她内功精深，但却没想到她出手招数竟是这等奇奥难测。四掌快攻，有如一齐击出，封架全都不易，只得向后一跃，退出七步。

朱若兰轻笑一声，如影随形，紧追而上，左掌呼地一招“浪打礁岩”，劈出一股奇猛劲力，封住了铁剑书生后退之路，右掌“云锁五岳”当头罩下。

铁剑书生闯荡江拳数十年，会过高人无数，但却从未遇上朱若兰这等人物，她这一击之势，不但精妙绝伦，难以招架，而且几种大不相同的力道一齐攻出，前后上下，似乎都被一种潜力封锁，只有硬接她这当头一击。

那长衫老者，初见朱若兰飞扑铁剑书时，尚未放在心上，及见她出手几掌就把铁剑书生迫退，心中才暗暗吃惊，就在他惊愕之间，铁剑书生已被朱若兰一招“云锁五岳”笼在掌力之下。

幸好他早已蓄势待敌，一见铁剑书生遇险，立时长啸而发，纵身一跃，两掌平推而出！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劲道，直对朱若兰后背撞去。

他这一发之势，运集了毕生功力，因为他已看出朱若兰身负绝世武功，如果让她有了准备，即是自己和铁剑书生联手，只怕也难挡锐锋，眼下强敌环伺，待机而动，处境险恶异常，不如早下毒手，除掉一个少一个。

是故，他一出手，就用上十成功力，希望在朱若兰骤不及防之下，一举把她击毙。

就在这老者出手的同时，铁剑书生也运集了全身功力出手，因为形势迫得他只有硬接朱若兰当头一击。

哪知朱若兰一招“云锁五岳”出手之后，心中忽地改变主意，她怕这一招硬打震毙了铁剑书生，无法查出梦寰和霞琳去处，心有所忌，陡把劈出的内家罡力收回。

这虽是一刹那间，但那老者强猛的掌风，已到身后，铁剑书生被迫出手的反击之力，也如狂涛激流般猛撞过来。

两股奇猛的内家真力，一前一后夹击攻到。看那股威势，朱若兰也有点微微心惊，收回的左右双手，倏然又前后分出，雪白玉掌，分拒两大高手的全力猛击。

那长衫老者冷哼了一声，暗道：好狂妄的打法，你功力再深，也难接下我们两人的全力合击。

心转念动，余力再加，双掌威势，又加一成。哪知掌风甫和朱若兰右掌相触，骤感一股吸力，把自己掌力引开，心中感觉不对，已然迟了一步，但觉两股奇劲之力一撞，悬空的身子，被震退了五六尺远，脚落地仍然踉跄后退了三四步，几乎拿不住桩，眼前银蛇乱窜，耳中长鸣不绝。

他定定神，抬头望去，只见铁剑书生单掌捂胸，急喘不息，半蹲身子，似乎伤得不轻，朱若兰却静静地站一边，神态悠然，若无其事。

原来朱若兰见两人出手力道奇大，如果以本身功力硬接两人夹击之势，虽然不一定就被震伤，但亦必耗损真气不少，何况她心中又无稳操胜算的把握，心念一转，用出恩师传授奇学导阴接阳，双掌分接长衫老者和铁剑书生击来力道，再用本身内力一引，使两人击来之力，撞在一起，她却借势飘身退开。

铁剑书生因比那老者功力略逊一筹，又未全力施为。所以吃的苦头更大，只被那一撞之势，震得血翻气涌，头晕目眩，飞出去一丈多远。

那三个劲装大汉站在一侧看得莫名其妙，三人原以为朱若兰和铁剑书生

是一党。及见朱若兰猛扑铁剑书生，那老者也一跃出手，猛攻朱若兰，才知三人并非一党。这三人均知铁剑书生和那长衫老者的能耐为眼下江湖中顶尖高手，朱若兰武功再好，也难抵挡两人，立时暗中一打招呼，准备在朱若兰不敌之时，一齐出手相助。

那知三人交接不过一招，长衫老者和铁剑书生却双双被震退出来，三个人六双眼睛，就没有看清楚朱若兰用的什么手法，能在举手之间，震退当代两大高手。

铁剑书生吃朱若兰一招导阴接阳，引借长衫老者全身真力一击，不但被震得内腑血翻气涌，飞落一丈开外，而且神志也有些昏迷不清，捂胸喘息，摇摆不定。

这时，那手握蜈蚣双钩的大汉，已看出铁剑书生伤势不轻，突然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此时不借机下手，更待何时。一语不发，纵身直扑铁剑书生，挥动手中淬毒蜈蚣钩，一招“双龙出水”合击过去。但见两道蓝色钩光，疾向铁剑书生卷去。

史天灏虽然有一身开功，但此刻正值神志未复之际，对那疾奔袭来的钩光浑如不觉。

只听那长衫老者一声惊怒的大喝道：“鼠辈无聊，竟敢乘人之危……”随着那声断喝，飞扑而起，直向施钩大汉撞去。

朱若兰本来是背那三个大汉而立，待她警觉转身，蓝汪汪的钩光，已到了铁剑书生身侧，不禁心头大急，双肩晃动，施出移形换位身法，直抢过去。

那长衫老者，虽然发动比朱若兰早了一步，但朱若兰奇奥的移形换位身法，却比他快速得多，虽是后发，但却先至。

两人发动虽都够快，但那施钩大汉身法亦很迅捷，而且发难于猝然之间，大出意外，虽然有朱若兰这等高手抢救，仍然晚了一步。

眼看那烁着蓝光的淬毒双钩，就要扫中铁剑书生，突然间，一道绿光破空飞到，来势急劲，一闪而至。

那施钩大汉全部精神都贯注在铁剑书生身上，存心一举把对方伤在淬毒双钩下面，突惊觉有暗器近身，再想举钩封架，已来不及，只得一侧身让过此害，那飞来绿光，正中右肩，但闻砰然一声轻响，绿光忽裂，化成一片绿色火焰，在他身上熊熊燃烧起来，手中双钩不禁一缓。

就这一缓之势，朱若兰已到铁剑书生身边，皓腕疾吐，纤指轻弹，那大汉手中双钩，被她用弹指神通功夫，弹震脱手。

那长衫老者紧接跃到，右臂一伸，抱起史天灏，纵开八尺。转脸望去，只见那施钩大汉，双手蒙面，卧地翻滚，上半身已沾满绿色火焰，衣服、头巾尽被燃着。

大概他是想借那滚翻之势，压熄身上火焰，所以强忍着火灼之疼，运气连滚数丈，哪知这绿色火焰，和一般火弹大不相同，虽被滚地扑熄，但遇风即再复燃，刹那间他满身都成了绿色的火光，朱若兰和那老者，都看得暗暗惊心。

但闻一声声凄惨呼喊，随着他翻滚的身子，划破夜空，响澈山谷。

这种闻所未闻绝毒暗器，确实惊震了全场人心，那两个同来大汉，呆了一阵，才想起救人要紧。解下水壶，扑过去，想用水来熄灭同伴身上毒火。

蓦地里，闻得丈余外暗影中传出来一阵阴惨惨的笑声，道：“我这阴磷雷火箭，只要击中人身，除挺受毒火烧死之外，只有用沙土把他活活埋葬起

来，哼！你们就是把他放在水中，也熄不子他身上的毒火。”

片刻，那身中阴磷毒火箭的大汉，早已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发出尖锐的狂叫和求救之声，那是生命尽处的哀嚎，静夜中听得人惊心动魄。

忽然他滚到了自己双钩旁边，冷森的钩锋，触到了他的背脊，他猛的松开蒙在脸上的双掌，随手抓起蜈蚣钩向自己颈上抹去，钩光闪动，鲜血直喷，那钩上本喂有巨毒，只见他略一挣动，人便死去，但熊熊的绿色火焰，仍燃烧着他的尸体。

另两个和他同来寻仇的大汉，目睹这一幕惨绝人寰的活剧，哪里还敢久停，纵身向茅舍外面跃去。

这当儿，铁剑书生已逐渐好转过来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面貌奇丑的女人，缓步向他逼近。

他讶然惊叫道：“你……”

那长衫老者正待跃身飞追两个逃走大汉，忽闻史天灏惊叫之声，霍然收势，转身相护。

这不过一转眼的工夫，由那身受毒火大汉抓钩自绝，到两个大汉逃走，和这丑怪女人现身，几乎连续在一起。

只听那丑怪女人阴沉沉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哼！你想不到吧！我还会活在世上，刚才我打出一支阴磷雷火箭救你，只不过是愿意你伤在别人手中罢了。”

铁剑书生定定神，暗中试行运气，觉着气血还可畅通脉穴，心头一宽，答道：“你不愿我伤在别人手中，是要亲手杀死我吗？”

朱若兰冷眼旁观，见这丑怪女人，正是隐身在那古松上的三手罗刹，她对目前这般人都不了解，也不知谁好谁坏，但她心中却存着不能让铁剑书生死去的念头。因为他死了，想找梦寰和霞琳的安居之处，必得多费一番手脚。所以她暗中运功相待，只要三手罗刹对铁剑书生一下手，立时就出手相救。

那长衫老者也运集了功力，蓄势待敌，形势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

三手罗刹在逼近铁剑书生四尺左右，忽然停住脚步，回头望了朱若兰两眼，冷笑一声，道，“怎么，你也准备帮助他和我动手？”

朱若兰冷漠一笑，道：“哼！你们之间的那些旧帐，就是求我管，我也懒得去问，不过，眼下我倒是不准你下手动他……”

三手罗刹怒道：“你好大的口气，我偏要动给你看看。”

口中说着话，双手疾探入怀，动作迅速熟练，一探之间，右手已套上鹿皮手套，左手也同时摸出阴磷雷火箭。

朱若兰刚才目睹她那阴磷雷火箭的绝毒威力，心中亦觉有些害怕，哪里还容她出手，倏的一声娇叱道：“贼婢敢动恶念。”

左手一招“潮泛南海”劈出一股潜力，逼得三手罗刹向后一退，紧随欺身进步，右手疾出，一招“垂柳扶风”擒拿住她右腕脉门，微一摇动，三手罗刹骤觉全身麻木，气血逆转，空有一身功力，但一点也用不出来。

她这出手两招，看上去并无奇特之处，只是迅快至极，和出手的部位不同，使人避让不易。

三手罗刹脉穴受制，凶焰顿减，但她也有一股狠劲，虽然全身逆转气血，翻腕攻心，痛苦难耐，但她却能咬牙苦撑，一语不发。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看你能忍得多久。”

扣握脉门的右手，又一加力，三手罗刹骤然间疼出一身冷汗。

那长衫老者和铁剑书生都极精点穴截脉之术，但却从未见到过朱若兰这等怪异手法，不禁看得一呆。

这等逆转人身行血的手法，最重要的是认准人身体内脉穴部位，不管对方武功多高，在受制之后，其本身抗拒之力，完全消失，再籍本身真力催使受制人行血逆攻五腑。

这种大反人体正常血脉运行的手法，残酷绝伦，别说三手罗刹是血肉之躯，就是铁打金刚，也难忍受。不到半盏热茶时间，她再也忍受不住，内腑疼养难耐，有如万蛇穿行，冷汗如雨，双目垂泪，望着朱若兰，露出乞求之相。

铁剑书生和那长衫老者，互相望了一眼，一齐举步，向两人身边走去。

朱若兰星目转动，左手伸缩间已把三手罗刹手中阴磷雷火箭抢了过来，右手一带，三手罗刹身不由主转了半圈，挡在朱若兰面前。朱若兰却松了她被扣脉门，向后跃退五六尺远。

那老者和铁剑书生，想不到朱若兰如此机警，步步都有防备，不觉脸上一阵燥热。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就是你们三个人一齐动手，我也不怕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目光转投到铁剑书生脸上，声音突转严厉，接道：“我师兄、师妹究竟到哪里去了，如再借故拖延时刻，可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！”

三手罗刹暗中试行运气，觉出还未受伤，猛然一个转身，向左跃开，脚踏实，右手已套上鹿皮手套，左手又摸出了一支阴磷雷火箭来。

朱若兰秀目一转，看出了眼前形势，对自己大为不利，三手罗刹、铁剑书生、和那长衫老者，不谋而合采取了合围之势。

要知三人目睹朱若兰出手几招，无一不是精奥奇绝之学，面对这样一位莫测高深的人物，三人心中都有些害怕，是以不约而同，都动了联手除掉朱若兰之心。

三人心意虽然相同、但谁也不肯抢先出手，因为三手罗刹和铁剑书生间，还存着互不信任之心，目前形势很明显，三个人如能同心合力，一齐出手，虽无必胜朱若兰的把握，但短时间不会溃败。如果有一方在动手之时，或者动手之后，突然变了心意，局面就立时改变……朱若兰呢？她心中也是举棋不定，面对三大高手，个个功力不弱，各个击破，她虽有必胜把握，但三人合力围攻时，她实无制胜信心。再者，梦寰和霞琳还落在敌人手中、自己一旦失败、就无法再拯救两人出险，是以，她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四人相持了足足有一刻工夫，谁也不先讲话，谁也不先出手，但都运集了全身功力戒备。

突然，茅舍外传来了一阵长笑之声，笑声由远而近，瞬息间已入茅舍。

铁剑书生和那长衫老者，在闻得那长笑之声后，脸上都不禁变了颜色，几度欲转身撤退，但又怕朱若兰趋势施袭，一副进退不得的神态，看上去十分尴尬。

朱若兰也觉着那长笑之声，不但响澈云霄，而且悠长清越，非有极深的内功，绝办不到。

铁剑书生陡然收势，对朱若兰一拱手，叹道：“你如肯相助我们逐退了这次来人，我不但把你师兄师妹交出，且愿以我守了十五年的两件异宝，相赠其一。”

说罢，也不待朱若兰答话，霍地转过身子，那长衫老者也紧随着向后转

去。

朱若兰抬头望去，只见夜色中，站着个白须过胸、身着长衫，手扶拐杖的老人，那清奇的相貌，一望即分辨出是谁。

朱若兰游跃遍及江南之时，已暗中见过了他数面，心头暗暗忖道：无怪铁剑书生这等怕他，原来是海天一叟李沧澜来了。

他身后站着四个身穿黄麻及膝大褂，足着草履，脸上斑痕累累的大汉。

李沧澜笑声一落，左手捋着胸前白须，目光横扫三手罗刹、铁剑书生一眼，微笑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，几位倒是先碰面了。”

铁剑书生一扬两条浓眉，答道：“李帮主盖世豪雄，江湖谁不尊仰，有你李帮主插足江湖，我们两兄弟哪还有立足之处，只好结庐这卧虎岭，消磨这下半生的岁月了。”

李沧澜冷笑两声，道：“好说，史兄不觉着太客气吗？卧虎岭如果没有万年火龟，纵是盖起金殿玉阙，只怕也留不住史兄和周兄两位的侠驾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目光忽然落在三手罗刹的脸上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怨老朽年迈眼拙，这位姑娘，你可是三十年前，纵横南北的三手罗刹彭秀苇彭姑娘吗？”

三手罗刹冷冷地答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”

李沧澜呵呵两声，道：“老朽久闻大名，只恨无缘一面，想不到今夜能在卧虎岭上幸会……”他仰脸打个哈哈，接道：“那万年火龟虽然是盖世奇物，只怕也不能恢复姑娘的花容月貌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相当尖酸，只气得三手罗刹全身微颤，但她竟还能控制住激动的情绪，不使它发作出来，冷笑两声，不再答话。

要知眼前情势，异常复杂。场中几人，个个身怀绝学，如果一动手，必然是各出全力搏击，也许一招即可确定生死，也许要打上个三两百招才见高低，是以谁也不愿先出手，都想挑燃战火，让别人先打个力尽筋疲，自己坐收渔利。

李沧澜本知三手罗刹和铁剑书生间有毁容之恨，是以作挑拨之言，希望勾起三手罗刹的旧恨，让两人先打个你死我活，哪知三手罗刹竟是不肯上当。

铁剑书生冷漠一笑，偷望了彭秀苇一眼，看她虽然气得全身发抖，但并无和自己动手之意，才放下心中一块石头。转脸望着李沧澜冷笑一阵，道：“好啊！好啊，堂堂天龙帮的龙头帮主。竟是满怀机诈鬼谋，只可惜你一番心机白费了。”

李沧澜身后四个黄衣大汉，听铁剑书生出言辱伤龙头帮主，不禁大怒，四个人一齐动作，由李沧澜身后分跃而出。

史天灏认识这四人，是名噪中原绿林道上的川中四鬼，这四人昔年纵横川、湘、皖一带，凶名卓著，只闹得四省武林同道神鬼不安。

武当、峨眉、青城三派也曾数度遣派出高手围剿，但均未成功，此一则因四鬼机警异常，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立时隐逸。

再者四人武功诡异，常自成一派招术，三派高手，反而有不少伤在他们手中。

三大宗派为此曾经聚会武当山，商讨对策，决定全力追杀四鬼，三派中几位不常在江湖上走动的长老，也因此仗剑下山，费时三月，才查出四鬼行踪，三派高手在一夜间赶到四鬼落脚的巫溪县城，暗中监视四鬼行动，直待第二天四鬼离城他往之时，三派高手追踪到郊外一处僻静所在，现身把四鬼

重重包围。

那一仗，打得惨烈无比，由中午时分，直打到日落西山，川中四鬼虽都受伤，但仍被他们冲出重围逸走，同时三派参与这场恶战的高手，也有不少受伤。

这一战虽挫了四鬼锐气，但算起来，三派高手并未占得便宜。

经过这一战之后，四鬼的行踪愈发隐秘起来，飘忽不定，神出鬼没，四鬼的凶名也更加响亮。

铁剑书生昔年曾见过川中四鬼，知道不可轻敌，当下凝神戒备，冷冷问道：“你们是准备一齐上呢？还是准备单打独斗？”

川中四丑在李沧澜身后跃出后，立时采取了合围之势，最左一人，阴森森地答道：“你一个人，我们要一齐上。”

铁剑书生朗朗一笑，道：“好！那就请贵四个一齐动手吧！”

原来四鬼有一套分进合击的阵法，名叫四象阵，这套阵法。使川中四鬼成名中原，不知击败了多少武林高人。

李沧澜不注意四丑行动，目光却落在朱若兰身上，他在茅舍现身之后，就注意到站在一侧的朱若兰，看她绝世丰仪，和那湛湛逼人的眼光，以及悠然自若的神态，就使人难测高深。最使人不解的，就是她既不像铁剑书生请的助拳之人，也不像是到这卧虎岭来寻仇的人，仿佛这场即将展开的龙争虎斗，和她毫无半点关系，袖手一侧，冷眼观察。

铁剑书生在四鬼逼近身外四尺左右时，忽然转脸对那长衫老者说道：“大哥请去替小弟取来兵刃，看今夜形势，免不了一场生死搏斗了。”

那长衫老者略一怔神，点点头，转身向后就走。

李沧澜陡然呵呵一阵大笑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那长衫老者却头也不回，猛然向前一跃，脚还未落实地，突闻一声冷笑道：“回去！”一股强劲的掌风，迎面直撞过来。

那长衫老者因身子悬空，无法闪避，只得双掌并出，硬接一击，吃那撞来奇猛潜力，震退了五六步远，心神也随着一震。

定神望去，只见暗影中缓步走出来一个五旬上下的人，身穿黑色短装，腰围软索三才锤，正是天龙帮黑旗坛坛主，开碑手崔文奇。

崔文奇现身后，拱手微笑，道：“周兄别来无恙，咱们怕有二十年没有见面啦！”

那长衫老者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，二十年不见，崔兄的功力又精进很多了。哼！刚才那陡然一掌，够猛够狠，不过，崔兄是极负盛名的人物，这等暗算行为，一旦传扬江湖，只怕对崔兄声望影响非浅……”

崔文奇冷漠一笑：周兄太过奖了，兄弟担受不起，我这一掌暗算，如果是全力施为，周兄功力虽深，但双脚未落实地，心中又毫无戒备，哈哈！这一掌，只怕周兄也担受不了。

那长衫老者怒道：“那倒未必见得……”

突然，他脸色缓和下来，声音也温和了不少，接道：“今夜形势，只怕免不了一场恶战，贵帮主肯移驾寒山茅舍，我们兄弟自然得舍命奉陪，待我回房中去取了兵刃，再领教崔兄的绝学不迟。”

崔文奇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话是说的不错，不过只可惜兄弟做不了主，周兄如一定要用兵刃，兄弟这三才锤，倒可暂借一用。”

那长衫老者眉宇间满是焦急之色，强按心头一股怒火，道：“兄弟活了几十岁，还未听人说过借用兵刃之事，崔兄盛情，恕难领受。”

说完话，目注开碑手，静待答复。

崔文奇大笑道：“就是兄弟肯闪路相让，只怕周兄，也是白费一番心机，那张宝图，恐早已到了别人手中……”

那长衫老者惊叫一声道：“什么……”

崔文奇冷冷答道：“在下不敢相瞒，周兄在和我们帮主谈话的时候，已有人借机搜查过两位卧室……”

那长衫老者不再让崔文奇把话说完，怒道：“下流的手段。”

话出口人也同时发动，呼一掌猛向崔文奇劈去。

开碑手闪开一掌，左右双拳并出，还了一招“双风灌耳”。

两人刚一接手，立时各出全力相搏，刹那间掌影飘飘，掌风激荡，打得十分惨烈。

激斗了十余合，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，那长衫老者，因惦念宝图，无心恋战，突然大喝一声，连环劈出三掌。

这三掌威势，猛烈绝伦，奇劲掌风，排山般直撞过来。

崔文奇似是不敢硬挡锐锋，向左一跃闪开五尺。

那长衫老者却借势一个急跃，掠着崔文奇身侧飞过，直向正房中奔去。

崔文奇微微一笑，俟那长衫老者行踪落到正房门边，才跃起追去。

正房两扇木门，本就未关，那长衫老者一低人，窜入屋中。

房中仍点燃着一支松油火烛，景物清晰可见。那长衫老者直奔到西面墙壁间挂的一幅松鹤图的下面，正待举手揭开，忽然又停下了手。

回头望去，崔文奇已追进了门，那长衫老者一声冷笑，不再动壁间松鹤图，却转身跃上木榻，伸手取下挂在壁间的铁剑，和靠在木榻一角的铁桨，纵身一掠，直向开碑手崔文奇冲去，右手铁桨铁剑突出，点击前胸。

崔文奇看铁桨来势凶猛，自己的三才锥属软兵刃，室中无法施展，只得仰身向后一跃，退了出去。

长衫老者紧随追去，抡动手中铁桨，拦腰扫去。

崔文奇一闪身，避开击来的铁桨，说道：“周兄，你今天准备和兄弟拚命了吗？”

那长衫老者寒着一张脸，一语不发，铁桨飞舞，风声呼呼，招招指向崔文奇致命要穴。

开碑手也不去取腰围软索三才锥，但用一双肉掌拒敌，一面打，一面后退，眨眼已退后了两丈左右。

这时，川中四鬼围住铁剑书生动手，五个都未用兵刃，五对肉掌盘旋交击，打得激烈异常。

三手罗刹右手扣着一把七步夺魂沙，一支阴磷雷火箭，脸上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神情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川中四鬼和铁剑书生动手。

朱若兰秀眉微扬，粉脸含怒，星目神光，不时转向四外暗影投瞥。

李沧澜表面上虽然十分镇静，但他那不时转动的目光，却说明他心中也是异常焦急。

那长衫老者铁桨的攻势，愈来愈觉凌厉，在这三四丈方园的院中，都可闻得他铁桨卷起的呼呼风声。

崔文奇退了二丈左右时，陡然一紧双掌，不再退让，在绕身浆影中展开急

攻，连气行功，力贯双掌，每劈出一掌，必有一股极强的潜力应手而出，双掌连声，竟把那长衫老者猛烈的攻势挡住。

这当儿，川中四鬼的“四象”阵，已发挥出强大的威力，只见四条人影闪动穿走，八掌交相攻出，填空补隙，有如天衣无缝。

如以铁剑书生的武功而论，要比川中四鬼高出一筹，单打独斗，必胜无疑，即让四鬼联手合击，也足可抵挡一阵。但四鬼这“四象”阵法，和四人联手合攻之势，又自不同，不但配合严格，而且变化诡异，四鬼各尽所长，增长了一倍的威势。

五人交手到十合之后，铁剑书生已被四鬼紧促绵密的攻势，逼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。

那长衫老者虽然看出义弟已难招架，但因被开碑手奇劲的掌风困住，无法冲过去助拳，心中空自焦急。他这一心分二用，手中铁浆，不自觉也缓了下来，崔文奇看个空隙，呼呼连攻三掌，把他逼退了三步。

要知高手比武，最是大意不得，如让人抢制了先机，再想扳平局势，甚为不易。

崔文奇虽然是赤手空拳，但他是以掌力雄浑驰名江湖，力能开碑，掌能碎石，因而获得“开碑手”的雅号。

那长衫老者虽然手中用着兵刃，也被崔文奇抢了先机，迫得步步后退。

这时，川中四鬼的“四象”阵，威力愈来愈大，铁剑书生已连遭了三次险招，三手罗刹和朱若兰，虽都有心相助，但谁也不肯抢先手，因为目前局势，非常繁杂，利害得失，一念之间，略有失错，就难免遭人毒手。

又过了一盏茶工夫，铁剑书生已是险象环生，川中四鬼绵密快速的攻势，已迫得他招架不及。

三手罗刹转头望了朱若兰一眼，道：“要是他真的伤在人家手中，只怕咱们也好不了！”她这话虽是向朱若兰说，但口气又似自言自语。

朱若兰冷笑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帮他一臂之力。”

三手罗刹出言挑动，目的是想朱若兰出手，那知朱若冷冷地接一句话后，仍是站着不动。

就这一瞬之间，史天灏已中人一掌，好在他功力深厚，这一掌虽打得他双肩乱晃，但还能勉力支持。

三手罗刹突然扬起右腕，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川中四鬼打的正烈，那里肯听，八掌交错，仍然攻向铁剑书生各处要害。

彭秀苇怪脸上满含杀机，但手中一把七步夺魂沙，却无法打出，如果她打出手中把毒沙，川中四鬼固被毒沙所伤，但铁剑书生也难幸免，她为图报铁剑书生毁容之仇，潜陷深山，二十寒暑，终被她制成了七步夺魂沙，和阴磷雷火箭两种绝毒无比的暗器。

她矢志复仇，熬受了二十年寂寞痛苦，待这两种暗器制成，才离山访查铁剑书生的行踪，可是，史天灏已退出了江湖十五年，她走遍了大江南北，查访三年，始终未能查出史天灏的下落。

这时，正是天龙帮的势力迅速扩展之期，海天一舆李沧澜的声威，震荡着远在北方的黑山白水。

她想到史天灏可能被天龙帮罗致，逐暗中潜往黔北天龙帮总查看，无意中听李沧澜谈起铁剑书生隐居峨嵋山卧虎岭，守着两件旷世异宝：万年火龟及一把削金断玉的宝剑。

三手罗刹听得这个消息后，就连夜离开黔北，赶奔峨眉山卧虎岭，果然见到铁剑书生和他结义盟兄南天一鹏周公亮，结庐在卧虎岭下。

她异常小心地隐在暗处，探查周公亮和史天灏的行动。历时半月之久，她知道两人都有一身极高的本领，只要稍一大意，留下痕迹，必被两人查出，是以宁可多耗时间，亦不愿冒险求功。

这一来，她虽然没有露出痕迹，但也没有探查出什么。

她本有很多机会，也用她绝世暗器，暗算铁剑书生，可是她没有下手，因为她动了谋夺宝物的念头，那复仇心愿，在夺宝欲望之下，暂时淡了下来。

在一个风雨的夜晚，她借天候掩护，溜到那茅舍后窗下面，夜风劲大，大雨如注，周公亮、史天灏他们虽然是异常机警谨慎之人，但也料想不到，在这风雨的夜里，会有人冒着风吹雨打之苦，站在窗外，偷听两人谈话。

但闻铁剑书生朗朗长笑过后，道：“咱们守在这卧虎岭，转眼就十五寒暑了……”

周公亮叹息一声，打断铁剑书生的话，接道：“就是守上二十年，也不要紧，只要能捉得到那只万年火龟，小兄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铁剑书生道：“经小弟这十几年的勘查研究，手绘图上路线、自信不会再有错误，眼下发愁的是怕这消息泄露江湖，果真如此，只怕要引起一场风波。”

周公亮突然压低了声音，问道：“兄弟，那万年火龟，当真有你所说的诸般神效吗？”

但闻铁剑书生朗朗一笑，道：“大哥尽管放一百二十个心，如果咱们真把那万年火龟捉住，不出十年，即可傲视武林，称霸天下……”

话到此处一顿，声音忽然转低。

站在窗外的三手罗刹虽然有辨闻落叶之能，但此刻风雨交作，还不时挟着阵阵雷声，对方说话声音又低，虽然一窗之隔，也不易听得清楚。

她附耳窗上，才断断续续地又听到了几句。

但闻铁剑书生说道：“我昔年因一时气忿，毁去了彭秀苇的面容，此事耿耿于怀，一直难忘，如果我们捉得了那支万年火龟，就可使她恢复旧日玉容。唉，只不知她现在是否还活在世上？”

三手罗刹只听得一阵感伤，两行泪水，顺腮而下，心中忖道：原来他心中还惦记着我……

忽然，她举手抹去脸上泪痕，暗自警惕道：彭秀苇啊！彭秀苇，你潜隐那深山大泽之中，忍受了二十年的折磨痛苦，是为什么？还不是为报史天灏毁容之恨吗？

她举手摸着脸上的疤痕，一股怨恨，由心中直冲起来，不觉冷哼了一声。

这声音夹杂在风雨交响之中，原是极不易听得出来，但室中两人，竟然都警觉到，霍然站起。

彭秀苇急忙一仰身，金鲤倒穿波退出去五六尺远，紧接着一个翻跃，隐在山石后面。

她刚刚隐好身子，铁剑书生和南天一鹏已到了茅屋顶上。

两人冒雨在附近搜寻了一阵，才退回茅舍。

狡猾的三手罗刹，知道两人决不会就此甘心，随借隐云密雨掩护，退出十里开外，找一处能避风的突岩下休息。

她这次冒险窥探，虽未能探隐密，但却证实了史天灏等在守候着两件宝

物，最使她怦然心动的，是那万年火龟能使她恢复玉容。

彭秀苇能独称三手罗刹，除了她手辣之外，心机亦很深沉。她经过思虑之后，决定假借周公亮和史天灏两人之手，得到两件奇宝，这样自己既可省去寻宝之苦，又可报毁容之恨。

她确有过人的耐性，一连三天，就不再去那茅舍附近窥探，直到第四天夜中，三更过后，才重去卧虎岭下，隐身在茅舍外那株千年巨松上面。

她随身携带有干粮水壶，就在那巨松上选择一处适当地方住下，把南天一鹏、铁剑书生的一切举动，尽置监视之下。

每夜二更时分，史天灏和周公亮必分头在四外搜寻很久时间，似乎对数日前风雨之夜的一点警兆，仍然放在心中。

三手罗刹隐身在巨松上，只看得暗暗冷笑。

第三天中午，南天一鹏突然外出，一去三日夜未返茅舍。

第四天朱若兰和沉霞琳带着伤势奄奄的杨梦寰，叩门借宿，紧随着周公亮也返回茅舍，旅游在这夜，天龙帮龙头帮主海天一叟李沧澜，也带着手下赶到，在幽静的卧虎岭下，展开了一场龙争虎斗。

彭秀苇惮忌伤了铁剑书生，不敢打出手中的毒沙，却转对海天一叟说道：“你要不喝令手下几个喽罗们停手，就试试我的阴磷雷火箭和七步夺魂沙味道如何？”

李沧澜看她右手上带着鹿皮手套，已知她手中扣握着极歹毒的暗器，但仗自己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，哪里把三手罗刹手中暗器放在心上，冷笑一声，望也不望她一眼。

彭秀苇心头大怒，左腕一抖，阴磷雷火箭脱手飞出，疾若电奔射去。

李沧澜正待举起龙头拐，迎击暗器，突然觉着这暗器在夜色中闪着绿光，心中忽然一动，不再用拐封挡，闪身一让，阴磷雷火箭贴着他身侧飞过，击在左边茅舍上面，但闻一声砰然轻响，绿光忽地爆裂成一片火焰，在那茅舍上燃烧起来，刹那间火光冲天而起，照得满院中一片红光。

李沧澜目睹彭秀苇的暗器有这等威力，不禁暗暗惊道：幸好没有用兵刃拍落她击来暗器，要不然，定吃大亏，她这阴磷雷火箭，歹毒至此，那七步夺魂沙，想来必更阴辣，这女人身上怀着这等绝毒之物，留在世间，为害不浅……

杀机一动，立时暗中运集功力，准备一击就把对方打死，但表面却不动声色。

三手罗刹扬起右手七步夺魂沙，冷冷喝道：“要不要试试我七步夺魂沙的味道？”

李沧澜看她全神戒备，举手待敌，一时间倒也不敢贸然出手，一击力道必非小可，如果三手罗刹能及时把手中七步夺魂沙打出，在自己内力震荡之下，毒沙必然要四外散飞，川中四鬼和开碑手都在附近和人动手，难免要被自己内力振飞的毒沙所伤，如果就这样罢手，心又不甘。

就在他这犹豫难决的瞬间，史天灏又中了川中四鬼一掌。这一掌打得十分结实，铁剑书生虽未被打晕栽倒，但脚步已踉跄不稳。

朱若兰心知他已被川中四鬼快速的攻势，迫斗得精疲力尽，如再受人一击，必然要伤在当场。眼下敌势以天龙帮最强，茅舍四周，已遭天龙帮的重重包围，如放任史天灏伤在对方手中，就没法再维持眼下均势的制衡动作，局势就必将成了一片倒……

她心中风车般打了几百转，也就不过是眨眼的工夫，口中怒声喝道：“四个人合打一个，纵然胜了，也不算什么……”

话出口，人也同时飞纵而起，余音未落，已冲入四象阵中。

她早已想好了破阵之法，脚还未落地两掌已同时击出，左掌潜用内力一引右掌却接住攻来力道，忽地一个跟头翻起一丈多高，她双掌一拒一引使对方掌力失去均衡，再陡然翻身腾空而起，拒敌和引敌之力忽地消失，二鬼收势不住撞在一起。

一个攻出的劲道，丝毫不损，反被朱若兰一引之势，力道加大不少，一个被朱若兰内力一挡，攻出力道减弱了很多，这一加一减，相互撞击，强弱之势立判。

但闻一声闷哼，川中四鬼中的老二，被朱若兰借四鬼中老三游魂马起的力道一击，打得踉跄后退了六七步。

这一来，“四象”阵法，立时错乱，原来川中四鬼的四象阵，进退攻拒，都有一定的规律，四环中两环失去作用，全阵变化，一齐停顿。

铁剑书生趁势全力反攻，大喝一声，一拳击中四鬼中老大黑灵官张钦前胸，直把张钦打退七八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这一来四象阵顿时大乱，铁剑书生趋势大发神威，拳脚齐施，一招“神龙出岫”，又把川中四鬼的老四，恶魄周邦，打飞出四尺多远。

朱若兰只帮他扰乱四鬼的“四象”阵，并未出手助拳，借那向前一跃之势，轻轻落到三手罗刹的后面。

海天一叟李沧澜目光逼视在朱若兰脸上，问道：“姑娘虽只出手两招，但已使老朽大开眼界，敢问姑娘，是那位高人门下？”

朱若兰一颦黛眉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我自小穿男装，这几年也经常江湖上走动，但能分辨出我是乔装的人，绝无仅有，怎么今晚上竟被人连番认出。她心念一动，不自觉低头在自己身上看了几眼。

李沧澜呵呵一笑，道：“老朽自信这双老眼，还没有老，姑娘行态举止，确很有丈夫气概，不细心是很难看得出来。”

处此情景，朱若兰也不好再出言否认，冷笑一声，怒道：“哼！我就是穿着男装，又有什么要紧！”她究竟不脱少女的习性，被人当面说破，不禁有点发起火来。

李沧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女着男装，在武林中讲，本是极为平常之事，哈哈！小女昔年也常爱穿男装出游。”

朱若兰只听得暗暗骂道：“你这老匪头子，竟敢讨我便宜。本想发作，但一转念又想到梦寰和霞琳的安危，如果眼下一怒出手，自己先打个筋疲力尽，让别人袖手观战，坐收渔人之利，不但先耗了实力，而且对救助梦寰、霞琳之事还大有妨害。

她本极端聪明之人，衡量了当前利害之后，强按下心头怒火，冷漠一笑，抬脸望天，不回答李沧澜的问话。

这时，院中几人都静下来，但闻一阵阵松涛啸声，混杂着火烧茅舍的响声。

这是个微妙的局势，朱若兰奇奥的武功，和敌友难解的态度，使天龙帮和铁剑书生等，都不敢抢先出手。

双方僵持了足足有一刻工夫，突然铁剑书生啊呀一声，翻身一跃，直向北面正房中窜去。

崔文奇一横身，想出手拦截，却被南天一鹏呼地一桨迫退。

这当儿，那熊熊的火焰，已燃烧起北面正房，房门已被火势封着，铁剑书生右掌劈出一股强猛的掌风，把那封着房门的火势，震分两边，人却借势一跃而入。

抬头看去，壁间那张松鹤图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这一惊，只惊得他半晌说不出话。十五年守候绘制的取宝图，一旦丢失，顿时激起拼命之心，一掌击碎壁间窗子，纵身而出，脚落实地，大喝一声，直向海天一叟扑去，一招“排山运掌”，双手平胸推出。

他在极端痛心之时，出手一击，运集了毕生功力，一股强疾无伦的潜力，直撞过去。

李沧澜长眉一扬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要找死吗？”

右手握拐不动，左掌一招“拨云见月”，迎击而出。他这一掌迎击，看上去毫不用力，只是随手推出，其实早已暗中运集了内家罡力。

铁剑书生疾猛掌风，甫和李沧澜劈出的力道一接，突觉心头一震，刚刚觉出不好，李沧澜已下毒手，微一上步，左掌忽地向前送出半尺。

史天灏再想收掌跃退，哪里还来得及，但觉一股山崩海啸般的潜力，反击过来。

要知海天一叟功力深厚，这一击非同小可，铁剑书生如何能抗得住，他又是全力出手，铁剑书生纵想让避，亦觉力不从心，眼看史天灏就要被李沧澜这内家反击之力，震毙掌下，突觉一股力道，横里撞来，李沧澜只觉自己劈出罡力，被那横里撞来潜力一引，偏向一侧撞去，不禁心头一惊。

待他想收回击出的罡力时，已是迟了一步，那浪涌波翻的力道，已不知被人用什么功夫，引向正在和南天一鹏动手的崔文奇身上撞去。

铁剑书生突觉压力减轻，趁势向后跃退，转脸见朱若兰站在七八尺外，凝神运掌，知是人家所救，不觉暗叫一声惭愧。

李沧澜眼看自己击出内力，被人用一种奇妙的武学，引向崔文奇身上撞去，一时间又收敛不住，只得大声叫道：“崔坛主，快些闪开。”

崔文奇虽在和周公亮全力拼搏，但他究竟是武力很高之人，耳目仍甚灵敏，闻得李沧澜呼喊之声，立时一跃退开。

海天一叟被朱若兰用“导阴接阳”的奇奥武学，引借他劈出掌力，虽未击中开碑手，但已使全场震惊，李沧澜也不觉怔了一怔，转脸望去，只见朱若兰脸色十分庄严地站在一侧，星目中神光如电，眉宇隐泛怒意，一时间把全场中的武林高手，完全镇住，大家都静静地站着，鸦雀无声。

这时，突然由茅舍外面，飘传来一声尖锐悠长的啸声，李沧澜闻得那长啸后，转脸对朱若兰一拱手，道：“姑娘身手的确不凡，老朽本想再领教几招绝学，但因急务缠身，不能拜领，只好留待他日重会之时再拜领了。”

说罢，纵身一跃，人已在三丈开外，川中四鬼和开碑手崔文奇，紧随着纵身追去。

铁剑书生眼看着人家呼啸离去，心中异常难过，自知武功和海天一叟相差太远，如果冒险追击，无异白送性命，就这样让人家离去，心中实又未甘。他转脸望了朱若兰一眼，只见她静静地站着，既不答李沧澜的话，也没有留难的意思。

他心中很明白，如果朱若兰不肯出手，眼下几人，无一不是李沧澜的敌手，他又不便出言相求朱若兰出手，只得眼睁睁看着人家离开了卧虎岭。

这时，整个的茅舍，都燃烧起来，火焰直冲云霄。

奇怪的是几人对火势毫无灌救之意，都是静静站着。

朱若兰忽然把目光逼视在铁剑书生脸上，冷冷问道：“你把我师兄、师妹，藏到那里去了？”

铁剑书生心中一动，笑道：“令师兄伤势惨重，只怕难以救治了……”

朱若兰怒道：“这不要你管，我只问你，他们现在什么地方？”

史天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但请放心，他们现居之处，安全得很。”

朱若兰一扬黛眉，道：“哼！只要他们有毫发之损，今天你就不要想活。”

铁剑书生仍是满脸微笑，道：“你是不是要和我一起去看他们。”

说罢，转身向前走去。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随行在铁剑书生身后，紧随着的是南天一鹏、三手罗刹。

几人绕过一个山脚，前是一道狭长的山谷，铁剑书生停住步，回头笑道：“进入这座谷口，五丈内有一座天然石洞，令师兄和师妹都在那石洞里。”

朱若兰冷冷的答道：“是不是你把他们送去的？”

史天灏道：“我盟兄自外归来时，告诉我今晚可能有事，令师兄重伤在身，不宜受惊吓，为他们安全着想，我才把他们送到这山谷中石室之中。”

朱若兰转脸望望站在五尺外的周公亮一眼，道：“闲话少讲，先带我去见了他们再说。”

铁剑书生细看朱若兰脸上，隐隐泛现杀机，不禁一皱眉头，暗自忖道：看样子，她对此事，似是极为愤慨，此人一身武学，奇奥绝伦，只一出手就使人无法招架，万一她在见到她师兄师妹之后，心中再无后顾之忧，只怕要对我陡下毒手，怎生想个法子，先使她无法出手……

他心中在想着主意，但人并未停，缓步从容，贴壁前进。

他心知朱若兰在未见寰寰和霞琳之前，决不会对他下手，是以走得非常缓慢，因为他必须在数丈行程之内，想出一个钳制朱若兰的法子……

南天一鹏、三手罗刹暗中运集了功力，表面上看去，四个人鱼贯而行，相距不过数尺，举步轻缓，行若无事，看不出一点异样，其实骨子里剑拔弩张，一种沉默的紧张，充塞这幽谷之中。

史天灏虽然尽量地放慢脚步，但这数丈的距离，又能拖多少时间，转眼工夫，到了那石洞前面。

铁剑书生停住步，慢慢的转过头，道：“这快突立的巨岩后面，就是令师兄、师妹暂息侠踪的石室。”

朱若兰星目转动，果见一快二丈多高的黑色岩石，矗立在一道峭壁前面，巨岩和峭壁之间，相距约一尺多点，别说只有微弱星光的黑夜，就是大白天，不留心也很难看得出来。

铁剑书生一侧身，闪入那巨碛和峭壁之间，朱若兰正待举步跟进，忽然一种莫名的怯意，袭上心头，不禁一阵迟疑。

她知道只要进了这巨岩之后，就立刻可以看到了梦寰的生死……

她这一停步不前，南天一鹏和三手罗刹，都停在数尺之外，不敢过于逼近。

突然，巨碛后传来了史天灏朗朗的笑道：“姑娘，你师妹来看你了……”

朱若兰猛一咬牙，霍地一侧娇躯，闪入了那石岩后面，果见岩后峭壁间，有一个四尺高低，两尺宽窄的石洞，一块八九寸厚的石板，已被推到一侧，

她不再犹豫，一低头进了石洞。

## 第二十六回委屈求全

这是一座两间寄子大小的天然石洞，又经过一番人工雕饰，左边一张松木矮榻上，仰卧着奄奄一息的杨梦寰。

右面壁角，有一张圆形石案，案上点燃着一支松油火烛，烛光只勉强看清楚石室中的景物。

沈霞琳坐在旁边木榻的一个石墩上，一向娇稚无邪的嫩脸，此刻却笼罩着一层淡淡忧郁。

朱若兰看霞琳无恙，心中愁虑稍解，缓步走到她身侧问道：“琳妹妹，你受苦了……”她口中在问着霞琳，目光却逼视在铁剑书生脸上。

史天灏心中很明白，只要沈霞琳对自己稍有不满意言词，朱若兰就可能出手，不由后退几步，靠到木榻旁边，他心中早已想好了对付朱若兰的办法，只要她一有行动，自己就抢先出手。

只见沈霞琳摇摇头，转脸望着史天灏两眼，答道：“姊姊出去之后，一会他就叩门进来，和我说话，哪知他趁我不防，突然出手点了我的穴道……”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右手忽地一探而出，直向史天灏右腕扣去。

铁剑书生早已有备，一看出朱若兰神情不对，立时一伏身，去抓仰卧在病榻上的梦寰，两个人虽然是一齐发动，但朱若兰却比他快了一筹，他左手刚刚抓到梦寰，右腕已被朱若兰纤纤玉指扣住了脉门要穴。

他心中很清楚，如果自己这一下不能适时擒拿住杨梦寰的要害，必将招惹起朱若兰的杀机。

是以，不顾右腕脉门要穴被扣，左手仍然疾出，一把抓住杨梦寰胸前衣服，用力一带，把梦寰由木榻上带坐起来。

要知杨梦寰早已不省人事，只余下一丝残喘，尚未全绝，自是无法闪让铁剑书生这探手一抓。

这不过是刹那之间，朱若兰扣制史天灏右腕脉门，尚未把内力发出，铁剑书生已带坐起梦寰，冷冷喝道：“扣制我右腕脉门的手，如敢妄加一分力道，我就一掌震碎他五脏六腑。”

朱若兰怒道：“你快些给我放手，他已经是伤重垂死之人，岂能再受得住你的折腾。哼！对付一个毫无抗拒之力的重伤之人，算什么英雄人物……”

她形色言词之间虽流露出愤怒之意，但她却自动的先放下铁剑书生右腕。

史天灏一看自己这钳制的办法生效，心中暗暗高兴，一扬剑眉笑道：“江湖之上，岂能只以武功高低判分强弱，哈哈……”

笑声未住，突然举起右手，放在杨梦寰“天灵穴”上。

朱若兰吃了一惊，逼近一步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史天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敢再擅自出手，我就要他碎脑横尸！”

朱若兰怕他真的暗下毒手，不自禁退后了三步。

沈霞琳满脸忧苦，望了朱若兰一眼，缓步走到铁剑书生身侧，说道：“你要真的震碎了我寰哥哥的内腑，我黛姊姊是决不会饶你的。”

铁剑书生脸色忽转缓和，笑道：“想要我放了你师兄不难，但必得答应我一件事情。”

沈霞琳慢慢地转过脸，目光中满是乞求，望着朱若兰，道：“黛姊姊，咱们要不要答应他？”

朱若兰目光逼住铁剑书生脸上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你先说出来，让我们

想想才能决定。”

史天灏只觉朱若兰那两道眼神之中，潜蕴着无上威力，不自觉侧过脸去，不敢和她目光相触。

沈霞琳看他转脸不答，正待接口，忽闻洞口一个冷冷的声音，接道：“兄弟，人心难测，你不要上了人家的当！”

朱若兰转动星目望去，只见南天一鹏周公亮，和三手罗刹一前一后站在洞门外。

只听铁剑书生朗朗大笑，道：“海天一叟李沧澜既然盗走了我十年心血测绘的宝图，不得那万年火龟，决不甘心。可是他只知盗图，不知杀人灭口，那万年火龟出入之路，藏身之处，都已深印在我脑中。不过，事后他必然会想到此事，即使不再来我们卧虎岭下打扰，但在寻找之时，亦必有极周密的部署，但凭咱们兄弟之力，只怕难挡天龙帮人多势众。”

朱若兰一颦黛眉，接道：“你要我们拒挡天龙帮，助你寻宝？”

铁剑书生道：“令师兄伤重垂危，除了万年火龟之外，大概当今之世，还没有药能救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我师兄已是朝不保夕，如何能等待很久时间？”

她听得那万年火龟能救梦寰，心中竟真的动了相助之意。

铁剑书生笑道：“现下已是春初季节，冬眠时间已过，就在数日之内，它也许会出洞游走，不过哪一天却很难预料？只要令师兄能再支持上半月时间，我想……”

朱若兰听他言词之间，毫无确切把握，暗自盘算一下梦寰寿命，顶多还有两三天时间好活，即是自己不惜拼耗元气，每日打通他奇经八脉一次，阻止他内伤恶化，也不过能多拖上个十天八天，算来算去，半月之期有些过长，她心中没有把握，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行，我师兄顶多能支撑十天，十天内如不能捉得那万年火龟，就没有法子救得他了。”

铁剑书生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十日之内，也许有望……”

突然他声音变得十分严峻，接道：“不过在这十日之内，你们师姊妹必得听我的命令行事。”

朱若兰一扬黛眉道：“什么？”

史天灏冷冷说道：“在这十日之内，你们姊妹，一定听我命令行事，不能擅自作主。”

朱若兰看他放在梦寰“天灵穴”上的手掌，已暗中运集了功力，心头一凛，闭上了星目，答道：“好吧！你快把我师兄放开。”

史天灏笑道：“如果我放了你师兄之后，你推翻诺言，不认旧账，我们都非你敌手……”

朱若兰怒道：“我既然已经答应，哪有反悔之理？你不要以己之心，度人之腹！”

铁剑书生看朱若兰步步进入自己谋算，心中十分高兴，但表面上仍然异常冷漠，说道：“你一身武功，奇奥难测，一旦推翻诺言，我们全盘计划，都将付于流水。”

朱若兰气得一张匀红嫩脸，变成了铁青颜色，几度企图陡然出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援救梦寰，但不知怎地，却始终提不起这份勇气，只怕一击落空，抱恨终生，一时间犹豫难决，半晌答不出话。

其实史天灏心中，比她还要焦急紧张，他怕真的激怒了朱若兰，使她不

顾一切出手，那不但使惜她拒挡天龙帮的想法落空，只怕还得当场溅血……

这样相持了有一盏热茶工夫，在这段时光之中，朱若兰、史天灏都似行驶狂风波涛中的小舟一般，心潮起伏不定，念头瞬息万变……

她心中千回百转想了一遍，终于软了下来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这等多疑，要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铁剑书生道：“我要你起誓后才肯相信。”

朱若兰被逼无奈，只得依言起誓，十日内听铁剑书生之命行事。

史天灏放下脸，笑道：“姑娘虽然是相助我们寻宝，但这和令师兄的生死关系很大。要知令师兄的伤势，已非一般药物能救、但那万年火龟，却有起死回生之力，只要我们能捉到那万年火龟，令师兄就算得救。大丈夫言出必践，刚才我说过另外一件至宝相赠，决不食言……”

朱若兰刚才受他钳制，窝藏了一肚子委屈，不待他把话说完，立时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谁稀罕你的至宝，我虽已答应十日内受命行事，但只限于帮你们拒挡强敌，至于寻宝之事，恕我没有这份兴致。”

说着话，缓步走到木榻旁边。

这时，铁剑书生放开了杨梦寰，闪退两步，说道：“这当然，寻宝琐事，我们决不敢麻烦姑娘，几位就请在这石室中休息一会，我们立刻送上酒饭。”

说罢，拱手一礼，退到洞口望了三手罗刹一眼，接道：“那万年火龟不但能挽回沉痾，起死回生，且可使彭姑娘恢复玉容……”

彭秀苇冷冷接道：“你暂请放心就是，十日之内，我不会和你清算旧债。”

史天灏笑道：“也许不要十天，只要那万年火龟到手，就能使你恢复昔年面目……”

三手罗刹冷漠一笑，道：“我永不再相信你的甜言蜜语，哼！你得到那万年火龟之时，也就是咱们清算旧恨之日。”

铁剑书生微微一笑，不再答话，转身和南天一鹏，联袂而去。

两人走后约有一刻工夫之久，三手罗刹仍然站在石室门口不去。

朱若兰看她久不离去，不觉起火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，站在这里等什么？”

彭秀苇道：“史天灏阴险得很，你不要再上他的当。”

朱若兰本想发作，听完话，心中忽地一动，问道：“你说他还会有什么阴谋害我们？”

彭秀苇把头探出洞外，看了一阵，慢慢地走到那木榻旁：“他给你们送来的酒饭，最好是不要吃。”

沈霞琳接道：“不吃饭，不是要饿死吗？”

三手罗刹道：“这深山之中，到处都有飞鸟走兽，你们不会打一些来充饥。”

霞琳望了梦寰一眼，摇摇头笑道：“寰哥哥伤得这等利害，我们哪里还能吃得下东西。”

朱若兰本想把彭秀苇逐出石室，但转念又想眼下的困难处境，杨梦寰奄奄一息，自己如不拚耗元气，经常打通他奇经八脉，只怕难再支撑两天。但每打通他奇经八脉一次，自己就必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养息，才能复元。三个时辰以内，不能和人动手，沈霞琳又是个毫无心机的孩子，决难对付铁剑书生。

这三手罗刹看上去，虽不像什么好人，但她究竟是个女人，再说眼前利

害一致，不妨暂和她联合起来，以对抗铁剑书生和南天一鹏。心念一动，转脸笑道：“你在那古松之上，对我说的话一点不错！史天灏确实是一个外表文秀，内心阴险的人！”

三手罗刹道：“他不但生性阴险，而且狡谋百出，老实说，他若不是想借你们师姊妹力量，抗拒夺宝之人，只怕他还有更阴毒的用心……”

朱若兰只听得心头一震，但她外形仍装出若无其事般，道：“要不是为我师兄，刚才我就要他溅血横尸这石室之内。”

三手罗刹一声轻笑，道：“但最后仍然是史天灏得到了胜利，你空负一身绝世武学，却受他钳制，得受他十天驱使，在这十日之内，你总不能毁诺背誓，和他动手。可是，在这十天之中，可能要发生多少事情，姑娘，论武功才智，我都得甘拜下风，可是这江湖中经验阅历，我自信比你高了一等，对铁剑书生生性做事，更是了若指掌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咱们不妨联合对付他们。”

朱若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但愿能以诚相见，我们都是女儿身，说狡诈，实在要比男人还逊上一筹。”

三手罗刹笑道：“就此一言为定，在未寻到那万年火龟之前，彼此不生二意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……”

说至此，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们想必早已饥饿，我去替你们寻些吃的东西来。”

一语甫落，陡然转身、一跃出洞。

朱若兰目睹彭秀苇去后，心中愁虑稍解，正想拍活梦寰穴道，忽然想起了灵鹤玄玉，这样久的时间，一直没有见它。

她回头对霞琳道：“琳妹妹，你好好守着他，我去找玄玉回来。”

说罢，缓步出了石洞，纵身跃上洞口突岩，仰脸一声清啸，啸声直冲云霄，散入夜空。

长啸过后，足足一刻工夫、仍不见灵鹤玄玉飞回，朱若兰心头一急，施展开“凌空虚渡”轻功绝学，一口气跃登上数百丈高的峭壁。

山峰上夜风仍带透肌的寒意，朱若兰运足真气，启绽樱唇，又发出一声响澈万山的清啸，啸声激荡夜空，播送出十里远近。

可是，那清啸之声过后约顿饭工夫之久，仍不见灵鹤玄玉归来，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，她不禁心中发起急来。

要知那玄玉，已是千年以上的通灵之物，耳目灵敏异常，它虽经常自行翱翔空际，但一闻朱若兰清啸招唤，立时赶回，常常在那清啸荡漾之际，已落到朱若兰的身侧。这次她两次清啸招唤，均不见玄玉归来，你叫她如何不急。

不管朱若兰如何坚强，但她究竟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女，连日来数番遭遇，无一不加给她很大痛苦，想到烦恼委曲之处，不禁悲从中来。一阵感伤，热泪夺眶而出……

突然一阵步履之声，起自身后，她迅捷用衣袖抹去脸上泪痕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三手罗刹手中提着支小鹿，缓步对她走来。

朱若兰虽然尽量装出欢愉的样子，但三手罗刹是何等人物，哪还会看不出来，微微叹道：“令师兄伤势虽重，但还有可救之望，史天灏人虽阴险，但他确实有一肚子学问，只要是承诺之言，倒还能不失信约，他既说那万年火龟能挽救令师兄的沉痾，决不会是空穴来风的谎言，此际正需姑娘振作精

神之时，尚望能顾及大局，保重身体，应付目前波谲云诡的形势。”

朱若兰正值愁思重重，黯然伤悲的当儿，听彭秀苇一番劝告之言，精神果然一振，暗暗忖道：这丑怪女人的话，说的倒是不错，这当儿岂是感慨愁虑之时？杨郎伤重垂危，琳妹妹毫无心机，几人命运都在我一人手中所握，我如果不能凝神澄虑，抛弃愁怀，应付眼下险恶局势，不但杨郎难救，还要连累琳妹妹一个善良无邪的少女遭殃。

她心念一转，立弃杂念，虽明知那清啸之声招不归灵鹤玄玉，定然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但也不再去想它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果那万年火龟真如铁剑书生所说的那等神异，我定当尽力助你恢复旧日玉容。”

三手罗刹笑道：“二十年来，我已经习惯了自己这份怪相，就是难还昔日面目，也没有什么要紧，可是这毁容之恨，我是非报不可，但望姑娘能助我一臂之力，单打独斗，我自信不比史天灏差，加上我阴磷雷火箭和七步追魂沙两种绝毒的暗器，胜他虽无绝对把握，但总可立于不败之地。不过他义兄南天一鹏周公亮，要是参与助拳，我就难敌四手，我不敢相烦姑娘出手相助，只期望能代我主持公道，不准他们兄弟联手攻我，我就心感盛情了。”

朱若兰一颦黛眉，道：“这本是武林中的规矩，他们自应遵守，但我在十日之内，要得听他命令行事，只怕无能助你。”

三手罗刹笑道：“届时我再看情势决定吧！我能等候二十年的岁月，何况这区区十日之期，姑娘和令师妹，想必已忍饥多时，我刚猎得一头小鹿，咱们先到那石室中，烧烤来饱餐一顿再说。”

当下两人一齐施展轻身功夫，跃下峰顶，三手罗刹采了很多干枯的树枝，就洞口燃烧起来，几人围火而坐，烤食鹿肉。

这当儿，铁剑书生也亲携酒饭送来，他一见朱若兰打来野味烤吃，心中明白是人家担心酒饭中下有毒药，一语不发，放下酒，回头就走。

此后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铁剑书生就亲自送来酒饭，一连三日，每日三餐，但朱若兰等并未食用过一次，也未和铁剑书生交谈过一语。

这三日之中，朱若兰替杨梦寰打退了两次奇经八脉，阻止了杨梦寰伤势恶化，但并未使他清醒过来。

要知这等通人脉穴之法，最是耗人真气，虽然只有两次，但已把朱若兰折磨的形容憔悴。

第四天中午时分，朱若兰正待再替梦寰打通奇经八脉，史天灏却突然到了石室。

他目睹朱若兰憔悴容色，不禁微微一呆，但并未追问原因。

三手罗刹几天和朱若兰、沈霞琳日夕相伴，不知不觉间竟有了情谊，一见铁剑书生闯入了石室，立时挺身拦在前面，冷冷的问道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史天灏微微一笑道：“昨夜间，已发现了那万年火龟踪迹，我特来通知几位一声。”

朱若兰本正在闭目运功，听完话，忽地睁开星目，缓缓站起身子，问道：“既已发现万年火龟行踪，为什么还不下手？”

史天灏道：“事情如果这等轻而易举，我史某也不敢偏劳姑娘了……”

朱若兰一颦黛眉，道：“是不是发现了天龙帮中的人……”

铁剑书生忽的朗朗一阵大笑，道：“何止是天龙帮？据我连日观察所得，恐怕还有号称武林九大门派中的高人不少！”

朱若兰道：“我已承诺过十日内听候派遣，你有什么事，请说就是？”

史天灏望了望躺在榻上的梦寰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只万年火龟，不但和我们关系很大，而且还关乎着令师兄的生死……”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直截了当地说出来，我没兴致听你罗索。”

铁剑书生史天灏嘴角仍然挂着微笑，说道：“依据我几天来观察所得，眼下卧虎岭已到来不少武林高人。天龙帮自得到我手绘的万年火龟出没路线图后，依图索骥，已被他们找到万年火龟藏身的地方。幸得我在绘制那图的时候，早已想到了那图可能被人盗走，是以在很多重要的地方，都用一种暗记代表，在此时间内，料他们没法子猜得出来。不过，时日一长，就难免被他们识破，所以，我们必得抢先一步，一则可使令师兄伤体早愈，二则也可使彭姑娘早日恢复玉貌。不过，现下卧虎岭，已云集了很多武林高手，我们在运手之时必需要有很周详的计划，免得为人所乘，因此，才来和三位商量一下，因为此举成败，和几位都有着切实的利害关系……”

三手罗刹彭秀苇突然插嘴接道：“你准备和我们商量什么？”

铁剑书生史天灏转脸望了三手罗刹一眼，目光又转投在朱若兰脸上，缓缓答道：“我在这几天中，连续发现那万年火龟游行痕迹，依据十七年的经验判断，它每次夜出游走，总要连续七夜，每年中只有一次。不过，它往年外出，总在五、六、七三个月份之内，今年不知何故提早至三月初旬。我原想用烟薰之法，迫它出来，应用之物都已准备妥当，想在后天动手，现下它既然提早外出，实是难得遇上的良机，我已和盟兄议定，今天晚上动手，一切应用之物，均已备齐，但在动手之时，难免被人发现，为此特来和三位相商，如何拒挡眼下云集在卧虎岭强敌之干扰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那万年火龟，当真能医好我师兄的伤吗？”

史天灏笑道：“这个但请放心，别说令师兄那点伤势，就是再重上几倍，也能医好。”

朱若兰微侧星眸望了望仰卧木榻的梦寰，幽幽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只要那万年火龟真能医得我师兄的伤，我自当全力助你。强敌虽多，倒不足畏，只怕他们分成几个方向，一齐出手干扰，我就无法分身拒挡，还有我师兄没人照顾……”

铁剑书生笑道：“姑娘所说之事，我亦想到，这座石洞隐秘异常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令师兄留此，决不致有什么问题，这事姑娘大可不必耽心。至于强敌分袭一事，我亦早有顾及，是以选择了那万年火龟出入路线中，一段最为险要的所在，那地方两面是插天的绝峰峭壁，一面是急瀑险流，姑娘只需扼守一个二丈宽窄的山谷要道，即可独拒强敌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留我师兄一人在石室之中，如何能行，最低限度也要留下我师妹在这里照顾他，我既答应了助你，自是不能推辞……”

铁剑书生朗朗一笑，接道，“好，今夜初更时分，我再来邀请大驾。”

三手罗刹跟在他身后，直到洞口，目睹他背影消失，才回头对朱若兰道：“史天灏狡猾得很，我们必得防他得到万年火龟后，借机溜走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他如真敢背诺弃信，我必要他横尸荒山。”

说着话，缓步度到木榻旁边，低头问霞琳道：“你寰哥哥醒过没有？”

沈霞琳摇摇头答道：“这几天来，他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。这座石洞很好，要是寰哥哥真的不能再活了，我就陪他住在这里，永远也不出去了。”

朱若兰凄凉一笑，道：“不要胡思乱想啦，今晚上史天灏捉到万年火龟，就可以救他了。”

说罢又潜运功力，正待再打通他奇经八脉，忽听三手罗刹叫道：“朱姑娘快请住手。”

话出口，人也随着跃挡在木榻前面。

朱若兰微微一呆后，怒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彭秀苇道：“我每次看你替他打通脉穴一次，人就倦困不堪，想必十分消耗功力，是不是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消耗我本身真气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三手罗刹彭秀苇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如果你不打通他体内脉穴，他是不是可以撑到明天？”

朱若兰心中已有些明白，态度缓和了不少，叹口气，道：“两天之内，足可支撑，只是无法再阻止他体内脉穴恶化，恐将缩短他生命限期。”

彭秀苇道：“史天灏刚才说，有很多武林高人云集在卧虎岭下，决非危言耸听，今宵夺宝之争，必然是惨烈绝伦。此际，天色已过午时，相距初更，只不过两三个时辰，在这短短的几个时辰之内，你能否调息复元？如果你功力未复之时，就遇上强敌袭击，你又如何和人动手？要知你出了什么差错，对令师兄、师妹，害处更大。”

朱若兰微一沉吟，道：“不错，两三个时辰，我无法调息复元。”

当下果依三手罗刹劝告之言，缓步走到石室一角，盘膝静坐，闭目调息，准备养好精神，应付晚上大战。

半日时光，很快就过去，转眼间，日落黄昏，史天灏又提着酒饭，赶来石室。

他亲自打开饭盒，把丰盛的菜肴，一盘一盘地摆好后，笑道：“今宵必有一场激烈的拼搏，请几位用些酒饭，略表我史某人一点心意。”

三手罗刹彭秀苇仔细地望了那酒肴几眼，道：“盛情领受，你请便吧！”

铁剑书生这人，确称得上量大如海，微微一笑，拱手告退。彭秀苇又把摆好的酒菜，一样一样地检查一遍，笑道：“他正在需要我们之时，以常情推测，这酒菜之中，决不会下毒，不过史天灏为人心机太深，思虑长远，因而我总有些放心不下。但我仔细检查这酒菜一遍，又毫无可疑之处。”

朱若兰举筷浅尝了各种菜肴后，道：“果然没有异味，咱们数日来尽是烤食鸟兽，从未动过他送来酒饭，我想他就是存心下毒，也没有这份耐性。”

三手罗刹沉吟一阵，和朱若兰等食用了史天灏送来的酒饭。一餐饭匆匆用毕，天色已到掌灯时分，略一休息，初更便到，史天灏换了一身黑色劲装，背插铁剑，重来石室。

他脸色十分庄严，拱手作礼，低声对朱若兰道：“天刚入夜，卧虎岭下已发现强敌踪迹，而且不止一起……”

朱若兰冷冷地截住了史天灏的话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否已准备好应用之用？”

铁剑书生道：“应用之物，均早备妥，只待两位大驾前往。”

朱若兰回头对沈姑娘道：“琳妹妹，你好好地守着他，我去帮他们捉那万年火龟，给他医疗内伤。”

沈霞琳几日来一直坐守在梦寰的榻边，很少言笑，也从不问朱若兰的事情。听完话，点点头，脸上浮出一个凄凉的微笑……

朱若兰幽幽一声轻叹，缓步出了石室。一阵夜风，吹袭面上，使她沉浸在痛苦中的神志忽然一清，暗自忖道：今夜能否捉得那万年火龟，关系着梦寰生死，我必得振作精神，全力以赴。

史天灏道：“那就请两位随我来吧！”

说完，纵身一跃，人已到两丈开外。

朱若兰、彭秀苇紧随其后，三条人影，一线疾奔，片刻工夫，已翻越过六七道山岭，到了一处形势异常险恶的地方。

前面是一道两丈左右宽窄的峡谷，两侧都是插天高峰，壁立如削，寸草不生，纵有一等轻功，也不易由那峭壁间上下。

史天灏停住步，笑道：“这道山谷，大约有三百丈长短，两边峭壁，都在五百丈以上，谷底深处，就是那万年火龟的藏身之处，急瀑险流，十分不易越渡，这处谷口，也就是这山谷的咽喉要道，两位只要能守定谷口，就可挡来人入内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蓦然一声响澈群山的长笑，划空传来。

朱若兰抬头望去，只见李沧澜在川中四鬼护拥中，扶拐而来。

在他身后八九尺处，鱼贯相随着六七个人。

海天一叟李沧澜步履十分从容，雪白的长须在夜风中飘动。

铁剑书生呆了一呆，才转脸对朱若兰道：“姑娘，这人是我们当前最大劲敌，只要能把他除去，就算成功了一半……”

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，但李沧澜内功何待精纯，身虽在数丈之外，却听得字字入耳。

只听他哈哈一阵大笑，忽地一顿龙头拐，陡然间凌空而起，脚落实地，已站在铁剑书生两三尺左右的地方，这两丈左右的距离，眨眼即至，笑声忽住，冷冷接道：“史天灏，你只要能接得老夫三拐，凡是我们的天龙帮的人，就立时撤走，并把你绘制的万年火龟游走路线图，双手奉还。”

史天灏自从那夜被李沧澜反手一击，几乎被震毙掌下，心中已知自己功力和人家相差太远，慢说三拐，就是一拐，他也没有信心能接得下来。

他反手拔出背上铁剑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恕我没有兴致奉陪，不过自有人和你动手……”

他目光转到朱若兰脸上，以命令的口气，道：“你出去接他三拐。”

朱若兰气得粉脸上一片铁青，但她仍然受命而出，缓步对海天一叟走去。

这时，川中四鬼已联袂飞跃至李沧澜身后，一排横立。

紧随在他身后的六七个人，亦都赶到，停身在丈余外。

朱若兰星目转动，打量那停在丈余外的几人一眼，目光又转投到李沧澜脸上，冷冷接道：“我来接你三拐如何？”

海天一叟微微一怔，继而呵呵大笑两声，道：“姑娘和史天灏有何渊源？竟要代他出战。”

朱若兰只觉脸上一阵热辣辣的难受，要知她平时高傲异常，别说是铁剑书生，就是当今之世，能放在眼中的人，也不过只有三两个而已。

被李沧澜当面讥讽，心中难过至极。但她已立过重誓，十日内听命于铁剑书生行事，何况她心中还期望着早得那万年火龟，医疗梦寰伤势……

她心念一转，勉强忍下胸中气忿，故作镇静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没有耐性和你作口舌争论，还是从武功上分胜负吧。”

李沧澜纵声一阵大笑，道：“那很好，很好……”

口中虽然连说很好，但却始终不肯出手。

要知他自那夜目睹朱若兰武功后，已觉出她一身本领，高不可测，一举手一投足，就使人难以捉摸，他心中没有制胜把握，所以不敢贸然出手。

朱若兰听他那大笑之声，有如神龙长吟一般，经久不息，只震得耳中嗡嗡作响，暗自忖道：此人内功，这等精深，和他动手时，倒真得小心。

李沧澜长笑之声，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，仍然不停，而且声势愈来愈大，音震山谷，荡入魂魄。

朱若兰霍然警觉，暗道：糟！这帮匪头子，分明是借这长笑之声，暗中和我较量内功……

转脸向铁剑书生望去，果见他顶门上汗水如珠，不停滚下，似正在极力忍受。她不再犹豫，倏然一声娇叱，欺身直进，左掌横拂一抬挥尘清弹，右手并食中二指，疾点“气门”要穴。

李沧澜霍地收敛笑声，双肩微一晃动，人已退出八尺，右腕一振，龙头拐迎头劈下。

朱若兰不避拐势，陡然一个旋身直向李沧澜身侧欺去，这一招避袭还击，合一出手，那旋身一进，惊险至极，龙头拐差数寸就要击中，但妙也妙在那数寸之差，这身法要拿捏得恰到好处，错一点立时得溅血拐下。

李沧澜虽然久经大敌，会过无数高人，但朱若兰这怪异身法，他还是初次遇上，不觉微微一怔。就在他一怔神间，朱若兰已欺到身侧，右手反臂出一招“冰封长河”，随手劈出一股潜力，把他龙头拐逼住，左掌指顾间连续拍出三掌。

这三掌，虽然是先后击出，但因速度太快，看上去好像是三掌一齐出手，使人眼花撩乱，避无从避。

李沧澜吃了一惊，全身陡然向后一倒，直待背脊距地三寸左右时，脚跟微一用力，全身贴地飞出八九尺远。

两人在交手一合之内，各人都露了一招江湖上罕见的绝学，只看得一旁观战诸人，个个惊叹！

朱若兰刚才避袭，欺进，逼拐，施击，都是《归元秘笈》上所载绝学，还是她踏入江湖以来，初次施用，心想万无不中之理，那知李沧澜竟能以贴地倒飞的身法避开她这一击，不禁也是微微一呆。

李沧澜避开朱若兰一击之后，心头怒火高烧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的武学，实是我李某生平所遇第一高人，想不到老夫在风烛残年之时，还能遇上了姑娘这等高人……”

他仰天一声大笑，又道：“不过，希望姑娘能说出师承门派，使老朽增长一次见识，看看当今之世，哪一派的武学，这等奇奥。”

朱若兰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既是要在武功上判分生死，又何必通名报姓，询人师承……”

海天一叟李沧澜一身武功，睥睨江湖，何曾受过人这等轻视，只气得他全身一阵颤抖，呵呵两声冷笑，道：“好狂的女娃儿，竟敢这等藐视老夫。”

他正待挥拐出手，突闻一阵飒然风响，一条人影，疾跃而出，挡在李沧澜前面，单掌立胸，躬身说道：“帮主暂请息怒，第一阵请先让敝坛接下。”

李沧澜看来人正是黑坛坛主，开碑手崔文奇，当下脸一变，一腔激动，顿时平伏下来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女娃儿武学诡异，你要小心一点。”

要知海天一叟李沧澜，乃武林一代枭雄，岂是轻易动怒之人，只因朱若

兰几句话太不留人余地，才激起心头怒火，崔文奇这一适时而出，顿使他神志一清，他心中本无制胜把握，正好有下台的阶梯。

开碑手崔文奇霍地一个转身，缓步向朱若兰迎去，一面暗中运集功力，准备抢制先机。

朱若兰星目中神光如电，眉宇间隐泛怒意，冷冷说道：“车轮战何足为奇，最好你们能一齐出手。”

崔文奇对那向激之言，充耳不闻，目光却转投到铁剑书生史天灏脸上，冷笑几声，道：“史兄艳福不浅，哈哈，无怪要悠游林泉，隐居这卧虎岭下，不肯问江湖是非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字字有如利剑般，透穿了朱若兰一寸芳心，气得她一张匀红嫩脸，变成紫青颜色，一口玉牙咬得咯咯作响，声音颤抖着，叱道：“你敢口出这等污秽之言……”

三手罗刹彭秀苇目睹朱若兰激动神情，已知她中人激将之法，当下大声喊道：“朱姑娘，不要理他，他是故意激你……”

朱若兰本是绝顶聪明之人，听得三手罗刹一喝，满怀气忿，登时消除。

崔文奇本想激怒朱若兰，再突然下手偷袭，以求一击成功，正暗庆阴谋得逞时，却被三手罗刹点破。

但他究竟是久经大敌之人，经验阅历，异常丰富，虽被彭秀苇点破阴谋，仍然不露怒意，反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位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女英雄，你可是昔年被史兄毁去玉容的彭姑娘吗？哈哈，在下久闻大名，今日能一睹芳容，实在是大开了眼界！当今之世，能有彭姑娘这份长像的只怕没有几人！”

这几句话，尖酸刻薄至极，三手罗刹听得心如剑穿，就是铁剑书生史天灏，也听得暗暗惊心，他怕这几句话挑逗起彭秀苇毁容旧恨，盛怒出手，和自己以命相搏，眼下情势，敌众我寡，彭秀苇如再一怒倒戈，先和自己拚个你死我活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……

他心中风车般打了几转，冷冷接道：“崔兄弦外之音，是想要我史某人先和彭姑娘拚个生死，是不是？”

崔文奇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史兄隐居这卧虎岭下，一住十五寒暑，想来武功已登峰造极，彭姑娘纵有雪恨之心，只怕也无报复之力。”

铁剑书生史天灏朗朗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如果兄弟送命在彭姑娘廿步追魂沙下，贵帮就可坐得那万年火龟了，这办法实在不错。”

其实史天灏不需再点破崔文奇的用心，三手罗刹也不肯受他挑拨，她虽然心中难过，但始终一语不发，丑脸上神情冷漠，毫无激动样子。

开碑手崔文奇借这番说话的工夫，早已暗中运集了功力，只听他一声大喝，双掌一先一后，连环劈出。

这一发之势，是他毕生功力所聚，一股疾猛的力道，直向朱若兰撞去。

朱若兰刚受他一番激讽，心中余怒未息，又见他陡然偷袭，更是火上加油，冷笑一声，左掌合劲横立，右掌运功蓄势，待和崔文奇劈出力道接触，横立左掌忽地向旁侧一拨，把崔文奇劲道引开，正要举步出击，忽然感到又一股强猛的潜力，直逼过来。原来崔文奇把全身力道，分成两股，运集于双掌，先后劈出，重叠击来，朱若兰骤不及防，被那重叠而来的力道一撞，幸得她应变速快，双足一顿，随着那击来潜力，全身飘空而起，落到三丈外。

崔文奇吃了一惊，暗自忖道：此人武功，当真令人难测高深，眼看她被我的内家劈空劲力击中，怎么会毫无损害。

他哪里知道朱若兰在和李沧澜动手之时，已暗中运集了佛门先天气功护身，这种内功，属于至柔，一遇外力侵袭，立生妙用，随着击来力道，飘空飞起，内腑不受震动。

就在崔文奇错愕之间，朱若兰已跃起凌空击下。

崔文奇知道利害，那敢硬接，右袖一指，向左横跃九尺。

朱若兰一叠腰，悬空忽地打了一个转身，快比流矢，直向崔文奇追去，指风似剑，扫击后肩。

崔文奇双脚还未站稳，朱若兰指风业已经近身，开碑手心头一震，身子急向前面一伏，反臂一掌“回头望月”，横击过去。

他心知已无法闪避开朱若兰这电光石火般的追击，是以存了宁为玉碎之心，反臂一击，用尽了生平之力，掌风潜力，激荡逼人。

朱若兰虽身负绝世武学，但她对敌经验，究竟欠缺，崔文奇又是拚着两败俱伤的打法，不顾本身危险，回掌全力反击，果然迫得朱若兰收招自保，柳腰一挫，急冲的娇躯陡然收住，随着那逼来潜力，飘退出六七尺外。

崔文奇冒险化解了一招危势，已惊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铁剑书生看天色已快到万年火龟出洞游走时分，如果还不准备，时间上恐难赶上。那万年火龟又是异常通灵之物，一击不中，必将深藏不出，说不定会暗中逸走，所以，他心中十分焦虑，但又不便催促朱若兰快些动手……

李沧澜目睹崔文奇所遇险招，亦不禁暗暗惊心，如果放任开碑手再打下去，必要伤在对方手中，如要把他召回，只有自己亲身临敌，但他心中亦无制胜把握，一时间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这当儿，突闻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由身侧疾掠过，一条人影，跃落在开碑手崔文奇身旁。

朱若兰细看来人，大约有五旬开外，面貌清癯，留着花白的八字胡，一袭长衫，神态十分悠闲，她一看之下，已辨出是鄱阳妙手渔隐萧天仪。

她还未来得及说话，妙手渔隐萧天仪已抢先开口，拱手一礼笑道：“这位姑娘，还识我这打鱼的人吗？”

朱若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别来无恙，想不到荒山之中，竟会遇得大驾！”

萧天仪呵呵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姑娘太过自谦，老前辈这三个字，我萧某人如何能当受得起？鄱阳湖翠石坞初见姑娘之时，我已看出姑娘是位身负绝世武学的奇人，总算我老眼不花，刚才目睹姑娘出手几招，果然都是见所未见的奇奥手法。”

朱若兰被人一阵恭维，不觉脸下有些发热，轻颦黛眉，笑道：“老前辈太过奖了。”

萧天仪目光突然转到铁剑书生脸上，问道：“怨老朽斗胆一问，不知姑娘和史天灏有何渊源？”

铁剑书生眼看两人谈话神态，分明早已相识，不禁心头大急，纵身一跃，落到朱若兰身侧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别忘了咱们十日之约，此刻岂是叙旧谈话之时，我限你在顿饭工夫之内，把眼前敌人全数逐出谷口，免得坏了咱们大事。”

朱若兰听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十天时间，眨眼就过，那时候，你当心就是。”

史天灏脸色一片冷漠，接道：“十日后我死而无恨，但在这几日内，你

必须履守约言。”

朱若兰心中虽然异常忿慨，但又不能不守信约，转来望着萧天仪，勉强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暂请后退，今宵之事，决难善罢，除非天龙帮能立时撤走，不再围争万年火龟！”

萧天仪察颜观色，已看出朱若兰身受铁剑书生钳制，只是猜不出个中原因而已。一时间呆在当地，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。

只听李沧澜呵呵大笑，头拐在地上一顿，人如行空天马，从朱若兰头顶疾掠而过，悬空张臂，拐掌齐下，直向铁剑书生击去。

这一下，迅快至极，笑声未落，拐风已破空罩下。

史天灏吃一惊，铁剑疾举，一招“白云出岫”，舞起一片剑花，护住顶门，人却向后疾退了三步。

李沧澜身未落地，龙头拐已然变招，右臂一振，压力骤增，那满天拐影，倏忽间合剑为一，但闻一击金铁大震，史天灏手中铁剑，已被震飞出手，就在他龙头拐变招的同时，一挫腰身体陡然又前进数尺，左手随势护下，脚落实地，右手已擒奴拿了史天灏的右腕脉门。

这不过是一刹那间的工夫，待朱若兰反扑抢救时，李沧澜已经得手。

但朱若兰反扑之势，快捷无比，李沧澜刚刚擒拿住铁剑书生右腕，朱若兰指风已到背后。

海天一叟李沧澜早已预料到朱若兰反扑抢救之势，必然快捷无伦，是以，在擒拿史天灏右腕后，立时向旁侧闪去，饶是他应变迅快，后背仍被朱若兰指风扫中，但闻噼的一声，衣服破裂，一道数寸长的口子出现。

朱若兰一击未中，李沧澜已缓过了手脚，左手加劲一带，史天灏身不由主，被他一带之势，横在身前。

这时，朱若兰第二招掌势刚好击出，李沧澜左臂潜运内力，把铁剑书生一推，直向朱若兰攻出的掌势迎去。

一来一迎，迅速无比，待朱若兰发觉李沧澜拿史天灏迎挡自己一击时，凌厉的指风，已到铁剑书生胸前。

这是间不容变的一瞬，史天灏根本来不及出言喝止，只得双目紧闭静等一死。

眼看朱若兰纤指已占上了铁剑书生的衣服，就在这生死一刹之间，她倏然收住了右手攻势。

史天灏眼睛还未睁开，耳际间却听得海天一叟李沧澜的冷笑，道：“史兄是想要那万年火龟呢？还是要自己的性命？”

铁剑书生只感被握的右腕，如被一道铁箍扣紧，他暗中运集功力，陡然睁开眼睛，大喝一声，用力一甩，想挣脱李沧澜的左手，那知这一挣甩，突感右腕压力加重，登时半身发麻，劲力用出一半，忽地消失。

朱若兰星目电闪，一侧身闪到右边，避开铁剑书生，举手拍击三掌。

## 第二十七回 万年火龟

李沧澜被这三掌急攻，逼退了四步，但他左手仍紧握着铁剑书生右腕不放，右手握拐，连挡带封，才算把攻来三掌让开。

这时，铁剑书生已疼得顶门上汗水如雨，急促的喘息之声，使他声音大异往常，他一面摇着头，一面说道：“朱姑娘，暂请停……手。”

李沧澜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她如敢再攻我一招，我就捏碎你的腕骨！”

朱若兰目睹铁剑书生疼苦之色，和那颤抖的声音，果然停下了手，望着李沧澜道：“哼！拿人作质，算不得什么本领，你敢不敢和我……”

李沧澜呵呵一阵大笑，打断了朱若兰的话，接道：“老夫和姑娘素无嫌怨，这拚命之举，大可不必……”

铁剑书生史天灏突然冷冷接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你这等对我，可别怪我骂你了。”

这时，崔文奇、萧天仪、川中四鬼等，都已分布在四周，采取了合围之势，三手罗刹也退到了朱若兰身边，右手套着鹿皮手套，握着一把毒沙，左手握着一支阴磷雷火箭，两道眼神不停转动，监视这四周敌势。

眼前形势，已到剑拔弩张，朱若兰也运集了功力戒备，大战一触即发。

李沧澜望了朱若兰两眼，目光又转投到史天灏脸上，笑道：“史兄，我创立天龙帮，并非为我李某个人在江湖上的声誉地位，而是为我们所有九大门派以外武林朋友着想，数十年来，我们这般江湖上无门无派的人，不知有多少被所谓九大武林门派中的人所伤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继续说道：“如果我们这般无门无派的江湖草莽，再不适时团结一起，对抗九大门派在武林中的嚣张气焰，只怕我们这些人，要被他们赶尽杀绝。”

铁剑书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这样费尽口舌，是不是想要我加盟在天龙帮中？”

李沧澜笑道：“天龙帮大门常开，极欢迎江湖无门派的英雄加盟。”

铁剑书生史天灏脸色十分庄严地答道：“就凭你这等人物？哼！我史某人岂肯受你胁迫入伙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宁死不受辱……”

海天一叟李沧澜忽然放了史天灏被握的右腕，疾退两步，接道：“史兄如真肯加盟天龙帮中，老朽愿尽力相助史兄获得那万年火龟。须知这万年火龟，已不是什么秘密之事，江湖上闻得此事的人，已为数不少，别说今宵已有不少九大门派中高人赶来，图谋截夺，就是史兄今夜得手远遁，只怕也难避九大门派眼线 and 追袭的高手。老朽一向言出必践，那万年火龟虽系天地间极难遇得的神奇之物，但老朽求才之心，较那得宝之心更殷切百倍，史兄是否能相信老朽？甚望一言而决。”

铁剑书生史天灏一时间颇难答复，他心中拿不定主意，转脸向朱若兰望去，可是朱若兰一张匀红的嫩脸上，一片冷漠神情，难窥丝毫意向……

正在他沉吟难决当儿，突闻山谷外飘传来一声震耳的长啸。啸声未落，人已现身，两条人影划空流矢般联袂飞来，但看两人快速的身法，已知来人身负着绝世武功。

两条联袂疾奔的人影，在距离丈余外处停下。

史天灏打量来人两眼，不禁心头一震。

只见左面一个身穿长衫，手握竹杖，童颜鹤发，白须如银，正是华山派一代掌门宗师，八臂神翁闻公泰。右面一人，短服劲装，身躯高大，微现驼

背，两手特长，直垂膝下，双目如铃，神光逼人，史天灏看得怔了一怔，才想起此人是八臂神翁闻公泰的师弟，多臂金刚屠一江。

他心中正在犹豫难决，但见这两人现身之后，立时脸色一变，低声答道：“要我加盟不难，但今夜贵帮中人必得暂时听我调动，免得让那万年火龟逃走。”

李沧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个不难，从老朽算起，在万年火龟未获之前，一律听你调动就是。”

史天灏道：“我们获得万年火龟之后，这分配之权，也应由我作主。”

李沧澜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只要你能诚意入帮，这个我也答应。”

铁剑书生忽地一声长叹，转脸对朱若兰道：“我和姑娘约言，愿以另一件武林异宝相赠，并以万年火龟疗治好令师兄沉重的伤势，我虽允李帮主加盟天龙帮中，但此约依然不变。”

朱若兰说：“相赠武林异宝一事，恕我兴趣不高，你能否实现诺言，却无关紧要，但我师兄的伤势，却是不能拖延……”

史天灏朗朗笑道：“这个但请放心，如果我们真能得到那万年火龟，必先为令师兄疗治伤势。”

这当儿，川中四鬼和开碑手崔文奇等，都已转过身子，蓄势戒备，防备八臂神翁闻公泰和多臂金刚屠一江的突然施袭。

八臂神翁闻公泰和多臂金刚屠一江，自现身之后，都一直站在旁侧，冷眼观察，他们目睹当前局势的变化，铁剑书生史天灏被李沧澜几句话说服，投身在天龙帮下，使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，倏忽间化敌为友。

海天一叟李沧澜自闻史天灏允投天龙帮后，心中十分高兴，缓步扶拐，越度到八臂神翁前面，笑道：“闻兄好灵的耳目啊。我们括苍山中一别，大概已快近一年没见面啦？”

八臂神翁一笑，也未回答李沧澜的问话。

崔文奇目睹闻公泰踞傲神态，不禁心头火起，倏然一晃双肩，上前几步，怒声喝道：“闻兄好大的架子，你是耳聋呢？还是故意装傻。”

八臂神翁还未及开口，多臂金刚屠一江已抢先接道：“这位说话的兄台，是干什么的？眼下高人不少，似乎还轮不到阁下搬嘴晓舌！”

崔文奇纵横江湖，声誉甚隆，几时受到过这等轻视，只觉一股无名怒火，直冲上来，暗中潜运功力，倏地一声怒叱，一掌直劈过去。

多臂金刚身形不动，过膝的双臂突然收在胸前，掌心向外，冷笑一声，平推而出。

两股潜力掌风，悬空一撞，激起一阵旋风，卷飞起一片沙石。

崔文奇不自主后退一步，双臂金刚屠一江也震得身子摇摆，马步浮动。

李沧澜微微一笑道：“闻兄和令师弟连夜赶到卧虎岭来，不知有什么紧要大事？”

闻公泰冷冷地答道：“李兄能来得，我们兄弟就来不得吗？”

李沧澜捋须大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老朽只不过感觉到，我们天龙帮和贵派机缘太深，处处赶巧……”

闻公泰道：“李兄不觉着这几句话太过客气吗？哈哈，这该说冤家路窄……”

他突然停顿一下，又道：“不过李兄也不必大过高兴，史天灏虽甘心把数十年江湖闯得的一点声誉，弃之不顾，投奔天龙帮中，但今宵之势，恐已

非十个月前括苍山之势可比，那时贵派人多势众，哈哈，可是今夜不同，武林中各大门派恐都有高人赶来！”

李沧澜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天龙帮已久存邀请武林中九大门派比剑之心，此事为期不远，如果今夜能使我先期一睹九大门派武学，更是好极。”

八臂神翁闻公泰，忽然放下脸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李帮主能有邀集武林中九大门派比武雄心，实是难得，届时华山派定当全力以赴，但今宵之事，却不同比剑之争，兄弟行事，向来明快，决不拖泥带水，眼下有一件事，想和李兄……”

他目光忽然转投到铁剑书生脸上，接道：“和这位史兄商量一下，只是不知两位有没有胆子答应？”

李沧澜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？你先说出来，容我稍作思考再谈不迟。”

闻公泰听得暗暗骂道：这帮匪头儿，真是老奸巨滑。

他心中虽在暗骂，脸上却是毫无忿怒之色，嘴角间仍带着微微笑意，道：“李兄今宵大驾亲莅这卧虎岭下，想必志在那万年火龟？”

李沧澜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闻兄和令师弟千里迢迢由西岳来此，不知是为的什么？”

闻公泰答道：“彼此彼此，咱们既都是为的那万年火龟，在未寻到那万年火龟之前，似不宜先拚个你死我活，免得让别人坐收渔利。”

李沧澜冷冷地接道：“闻兄话说的虽然不错，但不知有何高见？”

闻公泰笑道：“以兄弟意思，大家暂时抛弃敌意，同心合力的寻找那万年火龟……”

李沧澜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待寻得那只万年火龟之后，再由我们两人动手相搏，以胜负决定那万年火龟归谁所有，是也不是？”

八臂神翁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我相搏，未免单调，咱们不妨以三阵作睹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谷外又传来大笑之声，但闻那笑声由远而近，倏忽间已到了几人跟前。

李沧澜转眼望去，只见数尺外并肩站着三人，正中一个身材特别矮小，一身白麻长衫，腰中横系红色丝带，骨瘦如柴，嘴巴特大，双目似睁似闭，好像刚刚睡醒起来，长脸塌鼻，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。

左右两人，都在八尺以上身材，装束倒和那中间的矮子一样，白麻长衫，腰系红带，因为这两人特高，更显得那中间的人特矮，这三个人有一个相同之处，就是个个都是瘦骨嶙峋。

朱若兰看得一颦黛眉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三个人长的就够难看了，偏偏还穿着这样一身怪装。

闻公泰目睹这三个怪人现身之后，脸上忽现欢悦之色，呵呵一阵大笑，道：“雪山派的掌门人已率领两位师弟赶到，李兄当知兄弟所言非虚了。”

海天一叟李沧澜冷漠地望了那三个现身的怪人一眼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今夜这场盛会，看来定然热闹，李沧澜想不到能在这卧虎岭下，连会得九大门派中的两位掌门宗师。”

但见那白衣矮人，手捋着颔下的花白山羊胡子，呵呵两声干笑，道：“在下和两位师弟，因久居边陲，十余年来未涉足中原，对武林形势变化，所知甚少，惟常闻两三往访边陲知友，谈起天龙帮谋邀九大门派比剑之事……”

他突然放声一阵大笑后，接道：“这一雄心大志，的确令人钦敬，想来

其精彩热闹，必较三百年前嵩山少室比剑定名之事，更有过之……”

开碑手崔文奇突然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滕兄最好不要提三百年前少室峰比剑之事，我虽未能亲睹那次比剑盛会，但据江湖传言，那次比剑虽未排定名次，可惜贵派和华山、点苍、崆峒都在首次比剑时，遭受淘汰，天龙帮虽有邀请武林各大门派切磋武学之意，但是否邀请贵派，还很难说？滕兄开口少室比剑，闭口九大门派，不觉着有些汗颜吗？要以我崔某人的看法，贵派似早该封闭门户，退出江湖了！”

这一席话，刻薄尖酸至极，不但把雪山派挖苦得体无完肤，而且顺手把华山派也拖了进去，八臂神翁，也听得脸上发热，目光闪动，脸泛怒色。但他究竟是一代宗师，虽然怒火高烧，但仍能衡量轻重，隐忍不发。

但闻那两个瘦长的白衣人，同时阴森森一笑，双双步出，一左一右，向开碑手崔文奇定去，惨白的脸上，看不出丝毫忿怒之色。

崔文奇看两人阴沉从容的神情，心知一出手，必然凌厉无比，立时暗中运集功力戒备。

妙手渔隐萧天仪生怕崔文奇独力难挡，一晃肩，身形陡然欺进三尺，和开碑手并肩而立。

萧天仪为人最为细心，目睹两人行止，不禁暗暗吃惊，忖道：武学之中，虽有联手合搏之术，但只是在对敌招术上配合运用，以收填空扑隙、分攻合击之效，中原武林中的合搏之术，以川中四鬼的“四象”阵法，最为驰名，不知多少高手败在四象阵中，但也不像这两人能把神态行止，也练到融台如一……

他心念还未转完，左面一人已经出手，右掌呼地一招“天外来云”，直对开碑手崔文奇劈去。

崔文奇早已蓄势戒备，对方刚一发动，他也同时出手，左掌横抡，硬接对方击来之势。

妙手渔隐萧天仪也把全身功力，运集双臂，目光注定右边白衣人，只要他一出手，立时就抢出接斗，以免两人合攻崔文奇。

哪知事情大出了妙手渔隐萧天仪意料之外，右面白衣人，始终静静地站在一侧，脸上一片冷漠，连望也不望那场中戏斗一眼，似乎那惨烈的打斗和他毫无关系一样！

这当儿，朱若兰、彭秀苇、海天一叟李沧澜、八臂神翁闻公泰、多臂金刚屠一江、川中四鬼，和那矮小的白衣人等，都逐渐向两人激斗所在逼近，环围四周观战。

场中搏斗，越来越凶，崔文奇已出全力求胜，双掌连环劈击，招招如铁锤击岩，荡空劲气，直逼丈外。

那瘦长白衣人，表面上似被崔文奇雄浑的掌力，迫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其实那白衣人不但毫无败退之象，而且还能在开碑手强猛绝伦的掌风中还击。

这情势不但朱若兰看得出来，李沧澜、闻公泰也看得十分清楚，崔文奇是全力施为抢攻，而那瘦长白衣人，却未出全力迎击，眼下看去，开碑手崔文奇虽然略占优势，但如长期耗斗下去，崔文奇势必将逐渐转为下风。

闻公泰右手倒提竹杖，左手捋着长须，哈哈一阵大笑，道：“滕兄，令师弟武功较过去又大进许多，兄弟该向滕兄道贺了！”那矮小白衣人呵呵两声干笑，道：“客气，客气，闻兄过奖了！”

闻公泰道：“不过，兄弟久闻滕兄两位师弟，最擅联手合搏之术，独步

江湖，冠绝武林，不知今宵能否使兄弟开开眼界，一睹名播天下的雪山绝学？”

那白衣矮人皮笑肉不笑地答道：“闻兄想的办法不错，先让我们雪山派和天龙帮打个力尽筋疲，闻兄好坐收渔人之利。”

闻公泰虽被人一语点破狡计，但仍然不动声色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滕兄好深的城府，你这么一说，兄弟倒有些感到惭愧了，恭聆一言，获益非浅。”

说罢，放声一阵大笑。

铁剑书生史天灏，突然仰起脸望着天际朗朗的星辰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天色已经不早，再若延误时刻，定要担搁大事了。”

朱若兰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此人一番话，虽然另含作用，但也是真实之言，眼前相搏两人，功力相差不远，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，何况双方都还有高手在侧，如放任他们拚斗下去，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才完，梦寰伤势，已难再拖，如不能及时捉得那万年火龟施救，旦夕都有性命之危，我如不动手过问，只怕难以息争……

念转意决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三粒牟尼珠，暗中运集功力，正待打出，忽听那白衣矮人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双肩一晃，直抢场中，双掌左右分出，把崔文奇和瘦长白衣人逼开，目光扫过闻公泰，投注在李沧澜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今宵机缘难得，本应打个胜败出来，但此时此地，似非动手时机，兄弟意思，不如暂时息争，贵帮就是想打，也待捉得那万年火龟后，再打不迟，一则可籍此决斗胜负，决定那万年火龟属谁，二则也免留给别人以可乘之机，不知李兄高见如何？”

李沧澜还未答话，闻公泰已抢先接道：“滕兄说的正合兄弟之意，待捉得那万年火龟后，再打不迟，既可切磋武学，又可借机一决万年火龟归属，届时不但你们双方要分胜败，就是兄弟也要出手讨教各位几招。”

李沧澜微微一笑道：“两位既都同意，老朽倒也不便反对。不过那万年火龟，是异常通灵之物，闻兄和滕兄都是武林中一派宗师，想必早已胸有成竹，我们天龙帮愿听两位派遣。”

闻公泰和雪山派掌门人白衣神君滕雷，都听得呆了一呆，答不出话。

他们赶来卧虎岭时，都是存着抢夺之心，准备隐在暗处，监视铁剑书生，待他捉得万年火龟后，再陡然现身硬抢，那知被天龙帮抢了先着，软劝硬迫，逼使铁剑书生加盟天龙帮，致使局势大变。

李沧澜看两人久久答不上话，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当今之世，能知那万年火龟出游路线，和蛰伏之处的人，恐怕只有敝帮中史香主了，几位如果想得那万年火龟，只好暂时抛去一派宗师身份，听命敝帮史香主的令谕行事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说罢，仰脸大笑。

八臂神翁接道：“李兄话虽说得不错，不过兄弟还有一点意见。必得说明，要我们听命贵帮中新进香主史天灏的令谕不难，但应限在捕捉那万年火龟之时，如果火龟捕获，这归属之权，应在事先谈妥！”

李沧澜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就请闻兄划出道子，老朽无不从命。”

闻公泰捋须沉吟一阵，道：“以兄弟之见，在捕获那万年火龟之后，可把它放置在一适当之处，各凭本领争夺，谁先抢得，就归谁有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突然一顿，目光忽然转投到白衣神君滕雷脸上，问道：“滕兄以为兄弟的意见如何？”

白衣神君滕雷一裂嘴巴，干笑两声道：“闻兄之见，高明至极，兄弟甚

是赞同。”

李沧澜微一沉吟，笑道：“就依两位之见……”

朱若兰忽然插口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人人可以参与抢夺那万年火龟了？”

说罢，星波如电，逼视在铁剑书生脸上。

史天灏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在这十日之内，只怕你还无参与争夺之权，届时，我还要借重大力，以拒挡两派高人……”

朱若兰气得冷笑一声，截住史天灏的话，道：“哼！过了五天之后，我看你还有什么方法保全性命？”

铁剑书生朗朗大笑一阵，不再和朱若兰争辩，眼光一扫闻公泰和白衣神君，突然把笑脸敛去，冷冷说道：“两位都是武林中一代宗师身份，今宵听命我史某人的遣派，一旦传言出去，只怕要留给江湖朋友笑柄。”

闻公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这也不算什么丢人之事！”

铁剑书生又仰脸望望天色，笑道：“那么闻兄是甘心听命兄弟的遣派了？”

八臂神翁闻公泰冷笑一声答道：“我既答应下来，自然义无反顾，不过那只限于捕捉万年火龟一事。”

史天灏目光缓缓移在白衣神君滕雷脸上，问道：“滕兄是否也甘心听命兄弟？”

滕雷险恻恻一笑，道：“你先别乐而忘形，捕得万年火龟之后，就有你的好看了。”

铁剑书生突然把脸色一沉，高声说道：“现在天色已近二更，正是那万年火龟出洞的时候，闻兄请带令师弟多臂金刚，至左面山壁下去。”闻公泰双眉一扬，似想发作，但他又忍了下去，带着多臂金刚屠一江，依言走到左面山壁下站着。

史天灏朗朗一阵大笑后，转望着白衣神君，道：“滕兄请率领两位师弟到右面山壁下去……”

白前神君滕雷，乃武林一代宗师，平时发号施令，自负甚高，今宵要他听铁剑书生之命，心中哪肯服气，冷笑一声截断铁剑书生的话，接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但请说出就是，就凭阁下在江湖上一点声誉地位，也配和我称兄道弟。”

他口中虽然说的十分难听，但却依史天灏吩咐之言，带着两位师弟，向右面山壁下走。

铁剑书生直待滕雷到远处山壁下后，高声叫道：“几位请紧靠山壁，向谷中深入，一切要听命行事，不得擅自行动。”

说罢，又回头对李沧澜笑道：“帮主请移驾入谷，我盟兄南天一鹏周公亮，早已在前边相候。”

李沧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今宵一切由你作主，如有需用他们之处，尽管吩咐就是。”

史天灏一笑向前走去，李沧澜紧随他身后，崔文奇、萧天仪、川中四鬼等，鱼贯相随，朱若兰和二手罗刹彭秀苇走在最后。

这时，华山派掌门人八臂神翁闻公泰，和雪山派掌门人白衣神君滕雷，都已了然史天灏是让他们依靠在山壁下赶路，心中虽然忿慨，但一时却无法发作，只好沿着山壁，向谷中深入，但几人心中，都对史天灏恨到极处。

此际，李沧澜已了然了铁剑书生用心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闻公泰和滕雷，

都是武林中一代宗师身份，今宵能伏首听你摆布，实是大不平常之事，日后传言在江湖之上，也是咱们天龙帮一大荣耀。”

史天灏笑道：“他们一心想那万年火龟，是以才肯忍辱受命，其实，他们心中对我，只怕已恨得无以复加了。”

几人奔行约三米左右，到了一处转角所在，那开阔的山谷，在此处忽然变得十分狭窄，北面山势，向内倾斜成四十五度，真像要倒塌下来，几丈宽窄的山谷，到此缩收成八九尺左右。

史天灏走在最前面，纵身两个快跃，转过山角，他刚刚站好身子，突闻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闻公泰和滕雷已双双跃停在他身侧。

多臂金刚屠一江挡在他的面前，那两个白衣瘦长的人，联肩站在他身后，几人和他相距，也就不过是两尺远近，举手就可点及他全身要穴。

史天灏本能地转身向后一退，滕雷却借势一上步，右掌已按在他后背“命门穴”上。

这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，只要滕雷微一用力，立时可把史天灏震毙掌下。

只听白衣神君滕雷呵呵两声干笑道：“史天灏，你是要死呢？还是想活？”

铁剑书生还未及答话，八臂神翁闻公泰突然一振右腕，但闻嗤嗤两声破空轻啸，两粒金丸掠着滕雷头顶飞过，冷冷接道：“滕兄，估量估量，贵派能不能接得住兄弟和天龙帮联手合击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岂能反覆无常，在未获得万年火龟之前，滕兄最好是在史天灏身上暗用什么手脚！”

白衣神君冷漠地回顾闻公泰一眼，轻蔑地笑道：“闻兄身掌华山门户，受天下武林同道敬仰，今宵甘心忍受史天灏的摆布捉弄，不知道还有何颜面立足江湖之上？区区实难忍这口怨气。”

闻公泰笑道：“滕兄之言，听起来似甚入理，但眼下情景不同，小不忍则乱大谋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突见白衣神君身躯摇了两摇，拿不稳桩，退后了几步。

史天灏趁势向左一跃，想冲出几人的包围，但那两个白衣瘦长的高人忽地一齐伸出右臂，十指疾向他双肩抓去。

闻公泰冷哼了一声，青竹杖呼地一招“白云出岫”，把右面瘦长白衣人逼退一步，左面一人却被多臂金刚屠一江，振臂一招“接江截斗”，硬打硬接地把他的右臂给挡了回去。

左面白衣瘦长人吃屠一江一挡之势震退了两步，但多臂金刚也被震得双肩晃了几晃。

这不过一刹那的工夫，铁剑书生已借闻公泰和屠一江一挡之势，跃落到七八尺外。

此际，海天一叟李沧澜和开碑手崔文奇、妙手渔隐萧天仪、川中四鬼等，都已赶到，一个个运功蓄势，满脸怒容，目注滕雷等三人，只待李沧澜一声令下，立时向三人抢攻。

但闻李沧澜一声冷笑，道：“滕兄身掌一派门户，怎么出尔反尔，全无半点信义？”

滕雷刚才被一股无声无息的力道击中，如非本身功力精深，及时运功抗拒，早已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惊异，他本是生性阴沉之人，经刚才一次教训，早已把一腔怒火强自按下，裂嘴一笑，道：“我只不过略戒他的狂妄而已，要真的对他下手，他恐怕早已横尸当地了……”

说至此微微一顿，目光从几人脸上扫过，干笑一声，又道：“刚才是哪位高人，暗中对兄弟下手，攻来力道无声无息，不知用的什么武功？兄弟佩服得很！”

此语一出，全场都不禁为之一呆，闻公泰、屠一江和那两个瘦长的白衣人，都不约而同的，把眼光投到海天一叟脸上。

李沧澜微觉脸上一热，转头望了朱若兰一眼，笑道：“滕兄所受一击，实非老朽所为，老朽不敢居功。”

闻公泰只怕误了大事，冷冷接上几句道：“现在既非切磋武学时机，亦非口舌争论之时，待捕获那万年火龟之后，几位如果兴致不减，就是聊上三天三夜，兄弟也舍命奉陪。”

当下几人又随在铁剑书生身后，向前走去。

大约又赶了二里左右，铁剑书生突然停住脚步，仰脸发出两声长啸。

啸声甫落，右面山角的暗影处，缓步走出来南天一鹏周公亮。

他目睹着紧随在史天灏身后群豪，不禁呆了一呆，收住脚步。

铁剑书生紧走几步，低声对周公亮道：“我已面允帮主加盟在天龙帮……”

南天一鹏急道：“什么？”

史天灏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知这万年火龟之秘密，如何会泄露到江湖之中？今宵现身几人，都是武林中一代宗师身份，武功之高，决非你我兄弟之力能敌……”

他回头望了离公泰、滕雷等一眼又道：“眼下现身的已有华山、雪山两派掌门人，和派中高手，其他隐身未现的，还不知有好多？衡诸情势，如不加盟在天龙帮中，咱们兄弟实难拒挡得住！”

南天一鹏黯然叹道：“那我们守候这十五年岁月，算是白费了！”

史天灏笑道：“我在答允入帮之时，已获李帮主保证，在捕获那万年火龟之后，这分配之权，仍由我们作主。”

周公亮道：“人心难测，事情只怕未必如所想的那么如意！”李沧澜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老朽年近古稀，生平尚未对人失信，大丈夫一诺千金，岂能失信于人！”

史天灏道：“李帮主爱才如渴，当不致对我们兄弟用诈……”他长长叹口气，又道：“我们兄弟情重骨肉，小弟既加盟天龙帮中，望义兄也加盟入帮。”

周公亮还未及答话，李沧澜已抢先接道：“老朽久慕周公大名，如肯屈驾入帮，当大开总坛，飞谕各地分舵，共庆此一盛事。”

南天一鹏尚在犹豫，崔文奇已接口笑道：“周兄不必再多思虑，需知眼下武林中，即将掀起滔天风波。所谓武林中九大门派，各以正宗自居，数百年来，咱们这般无门无派的江湖草莽，不知受尽了多少欺凌，李帮主手创天龙帮，并非为一己荣辱地位，实是为我们一般无门无派之人，争一口气。周兄久走江湖，阅历较兄弟尤丰，尚请三思兄弟之言。”

李沧澜缓步度到南天鹏身侧，笑道：“周兄如果不信任老朽，入帮之事，可先保留，俟得到那万年火龟之后，再议不迟。”

周公亮点点头，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一则可容兄弟多想一段时间，二则，此刻已到那万年火龟出洞游走之时，依据我兄弟居留这卧虎岭下十五年的经验，那万年火龟异常通灵，如果闻得警兆，只怕今宵不再出洞！”

这几句话，果然发生了奇大的效力，大家立时停止争论，几十道眼神一齐投到南天一鹏脸上。

周公亮轻咳了两声，却说不出话。

史天灏心知他胸无成见，怕他受窘，赶忙接道：“我义兄尚未允诺入盟天龙帮，调度人手上，多有不便，兄弟承蒙李帮主面谕代主其事，又得闻、滕二兄推重，甘愿受命兄弟，还是由我史某人主持其事的好。”

李沧澜是何等人物？哪里会看不出周公亮窘迫之态，当下点头笑道：“不错，闻兄、滕兄，都是武林中一代宗师身份，只允诺听你一人之命，自不便再由周兄主持其事。”

闻公泰连捋胸前长须，滕雷却望着周公亮冷笑两声，但两人均未开口。

铁剑书生脸色严肃，拔出背上铁剑，目光掠着闻公泰、滕雷，神情十分庄严，问道：“两位可是真的甘心听命我史某人吗？”

闻公泰道：“丈夫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只要是为捕那万年火龟，但请吩咐就是。”

白衣神君滕雷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今宵之内我们雪山派也暂听调遣就是。”

史天灏放眼打量了四周形势，突然又转眼望了闻公泰和滕雷一眼，道：“据我连日来观察所得，眼下卧虎岭，决不止你们华山、雪山两派，所谓九大门派虽未必全有高手赶来，但至少将有五派以上，这些人可能早已赶到，潜隐在暗中监视我史某行动，也可能早在谷外要隘布阵以待，准备抢劫万年火龟，我们帮主虽和两位有约，武决万年火龟归属，但这中间极可能发生变故，譬如在我们打得力尽筋疲之时，别人借机出手，把万年火龟抢走，我们岂不是白费了一番心机？”

滕雷只觉脸上一热，道：“那你有什么妥善之策，不妨提出谈谈。”

史天灏道：“以兄弟之见，咱们比武决定万年火龟之约，不妨移后，今宵先合力对付围劫灵龟之人，往后再比武，以决火龟归属。”

闻公泰、滕雷心中虽都知道此举于天龙帮大大有利，但一时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两人都是心机极深的人，略一忖思，立时允诺下来，实则两人都另打主意。

史天灏何尝不知这拖延比武之举，决难使两人心悦诚服，但联手拒敌之事，当可收效，随即微微一笑道：“两位既都能暂抛私利，先求稳占优势，杜绝授人以可乘之机，实是难得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淡淡一笑，回头低问周公亮，道：“大哥，那应用之物，可都备齐了吗？”

周公亮道：“均已照你计划备妥。”

史天灏目光转投到闻公泰身上，笑道：“闻兄请带令师弟围守南方侧翼，这谷中虽只有一路可通，但那绝峰削壁，只怕难挡得各派高手，何况谷中怪石林立，岩洞处处，也许早已有人潜隐其间。”

八臂神翁听史天灏大模大样指挥自己，心中异常气忿，但他乃城府极深之人，心中虽在暗骂铁剑书生，外形却毫无怒色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我们华山派一切照办，决不误事。”说罢，转过身子和屠一江联袂向正南奔去。

但闻铁剑书生叫道：“闻兄暂请留步，兄弟话还未完。”

闻公泰只得依言停步，缓缓说道：“灵龟出现之后，两位亦不能擅自行动，捕捉灵龟之事，亦不需两位助手，但请转护右翼，拦挡强敌侵扰，俟捕得灵龟之后，我自会招呼两位。”他忽地回过头望着滕雷接道：“滕兄请率

贵派中人围守这转角之处，凡是入谷之人，一律不准通行！”

白衣神君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史天灏环顾这几人背影，低声对海天一叟笑道：“此刻已快近灵龟出洞时分，咱们也该寻个地方，隐起身子。”说完话，当先向前奔去。

李沧澜、川中四鬼、朱若兰、彭秀苇、崔文奇等，都紧随在他身后奔行。

走有里许左右，到一株千年的巨松之下，史天灏停住脚步，笑道：“帮主暂请隐身这巨松附近的山石或草叶之中，免被那灵物看出警兆。”

李沧澜微微一笑，躲入一块突立的大山石后，朱若兰、崔文奇等亦纷纷自寻隐身的山石、草叶藏好。

史天灏、周公亮也藏身在那巨松下面一叶山花之中。

众人随铁剑书生按图走了二个时辰，这时，已快到子夜时分，一天阴云，遮住了万千繁星，山风吹起阵阵松涛，不时夹杂着野兽怒吼之声，荒山之夜，阴森恐怖。

大约有顿饭工夫，突闻一声狼啸，飘传过来，其声尖锐，动人魂魄，但一瞬间，啸声即住。

史天灏精神一振，低声对周公亮道：“那万年火龟，口有巨毒，如被它咬伤，必死无疑，等一下动手捕捉时，千万小心。”

周公亮还未及答话。忽闻一声狼嚎，紧接着嘶嚎大作，响澈山谷。史天灏、周公亮、李沧澜等都是久走江湖之人，见闻博广，闻得那狼嚎大作之后，立知遇上了狼群，都不禁暗暗心惊。

只听那群狼嘶嚎愈来愈近，片刻之后，已可闻狼奔行之声，幽静的山谷中，忽闻沙飞石走，千百只巨狼嘶嚎狂奔而来。

史天灏、周公亮首先由草叶中一跃而起，各握兵刃，躲在树后。

海天一叟李沧澜、崔文奇、萧天仪、朱若兰、彭秀苇等，亦纷纷由山石草叶中跃出跃到那巨松后面，运功戒备，神色间都很紧张。

要知狼一结群，最为可怕，凡其所至之处，不论何等猛兽，均得退避逃走，只要被群狼发现踪迹，无一能够幸免，不管一个人武功高到什么程度，但要在一时之间，杀死千百只以上的狼，实是一件大不可能的事，因为狼群的结成多是在群狼饥饿之下，是以不管遇上人兽，立时一拥而上，前仆后继，永无休止，非要把遇上的人兽吃个尸骨无存，才肯嘶嚎而去。可是事实大出了几人意料之外，群狼并未向几人施袭，只是狂奔嘶嚎而过，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。

李沧澜手捋长须，微微一叹，道：“这一群狼不下千只，如果要向人施袭，只怕我们都难逃厄运……”话至此处，微一沉吟，又道：“狼群的结成，大都是饥饿所迫，不管遇上大兽，必然要群起扑袭，今夜所遇狼群，竟不肯向人施袭，个中原因，实使人大为费解。

忽听史天灏低声说道：“帮主快些隐起，那万年火龟已现踪迹。”说着话，当先隐入草丛。李沧澜、彭秀苇、朱若兰、萧天仪等，亦纷纷隐入石后草丛。

朱若兰凝神双目，抬眼望去，只见正东方山谷中，忽现出一点红光，忽明忽暗，乍隐乍现，逐渐向几人停身之处移动。

那一点红光，移动非常缓慢，大约有半个时辰之久，才到了几人隐身巨松处十丈左右。

忽见史天灏隐身的花草丛中火光一闪，两道急促的火焰闪起，但闻一阵

嗤嗤作响，两道火焰，迅速在突石草丛中穿行，昏暗夜色下，看得十分真切。

彭秀苇低声对朱若兰道：“史天灏要放火照明。”

一语甫落，忽地砰然一声轻响，一阵光焰闪动，山谷中骤然亮起两堆火光，熊熊燃烧起来了。

那燃起的火堆，都经过史天灏细心设计安排，用易燃的枯枝，茅草，用松油浸制而成，不但不怕山风，而照明之力十分强大，两堆火光，照亮了数丈方圆。

但见那穿行在草丛突石中的红光，不停地闪动，劈拍轻咯连续爆起，刹那间燃起十几处火堆，每一火堆，相距约两三丈远，十几处火堆，照亮了四五十丈长短的山谷。

这时，那万年火龟已暴露在十几堆火光照耀之下。

史天灏手执铁剑，由隐身和花草丛中一跃而起，几个纵跃已到那万年火龟丈余外处。

周公亮、李沧澜、崔文奇、朱若兰、彭秀苇等，亦纷纷由草叶石后跃出，扑向那万年火龟。

在几人想像之中，那万年火龟定是个庞然大物，那知大谬不然，原来那火龟只不过有尺许大小，所异于一般乌龟的，只是通体似火。

朱若兰、李沧澜、史天灏等，站成了一个圆圈，把那万年火龟围在中间。

只见它把龟颈缩入壳中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不停的转动，看着围在它四周的人群。

史天灏伏身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山石，一抖手直对灵龟打去，但闻砰然一声大震，正中龟骨，那拳头大小的山石，被撞击的片片碎裂，但那灵龟鲜红的外壳，却是丝毫未损。

那万年火龟对这强猛的一击，似乎毫不在意，龟颈一伸动，又缩入壳中，两只闪烁着绿光的眼睛，却注视着铁剑书生，缓缓对他爬去。

史天灏神色十分紧张，运功握剑，慢步后退。

李沧澜一皱眉头，暗自忖道：这只小小火龟能有多大毒劲，史天灏怎么这等害怕……

心念一转，暗中潜运功力，正待举拐击出，忽见那灵龟长颈一伸，全身电射而起，一团红影，直向铁剑书生扑去。

史天灏早已有备，侧身一让，手中铁剑忽地一招“巧打金钟”，斜劈而出。

这时，十几处火堆，燃烧正烈，熊熊的火光，把几人停身的一段山谷，照耀得如同白昼。

但见史天灏手中铁剑和那道红影一触，忽地松手丢剑，急纵而起，一掠之势，跃出一丈多远。

朱若兰定神看去，不禁暗暗吃惊，原来那灵龟长颈，在一伸之时，竟然暴长了二尺多长，扁嘴大张，咬住史天灏的铁剑，但闻一阵嗤嗤之声不绝，那精钢制成的铁剑，逐渐减短，原来它竟把剑当成食用之物，吃得津津有味。这等事，实是闻所未闻的奇观，环守在四周的武林高手，个个看得惊心。

李沧澜一晃肩跃到铁剑书生身侧，低声问道：“灵龟身壳，坚逾金石，口齿又这等犀利，不知用什么方法制它？”

史天灏叹道：“其口齿犀利，还在其次，最使人难以防备的，是它口中喷出红色毒雾，奇烈无比，只要闻触少许，必死无疑，如果我们激发了它的

野性，只怕它要喷雾伤人了。

李沧澜道：“难道你就没有制服它的办法吗？”

史天灏眼珠转动，忽然脸现笑容，低声答道：“我住这卧虎岭下十五寒暑，但目睹此物出没只不过三数次而已，前年一次曾见它口中喷出的红色毒雾，毒毙了数支虎豹，是以得知它能喷雾伤人，但却没有料到它体壳坚硬至此，口里能嚼钢铁，是以未备制其之物……”

他略一停顿，声音变得更低，接道：“咱们眼下就是能得到这万年火龟，也难免和华山、雪山两派拚搏一场，以我愚见，闻公泰和滕雷，都是阴诈无比之人，届时他们在利害一致之下，只怕要联手合攻我们，不如借这万年火龟之力，先把他们除去，既可减去日后两大劲敌，又可保得灵龟，不知帮主意下如何？”

李沧澜捋须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办法甚是高明，但此举实有背江湖道义，一旦传扬出去，对咱们天龙帮威名不免有损？”

史天灏笑道：“帮主虽是胸怀磊落，但闻公泰、滕雷都非善良之人，只怕他们预谋对付我们的手段，更为阴险毒辣。以我的拙见，还是借机把他们除去的好。”

李沧澜笑道：“不错，江湖中九大门派的掌门人，以闻公泰和滕雷心地最为险诈，但咱们只要留上点心，不入他算计之中，也就是了，凭真功实力，咱们天龙帮决不怕他们华山、雪山两派。”

史天灏见李沧澜一直反对他暗中算计两派中人，心中暗暗佩服，忖道：此人无怪能领袖群伦，言行气度，都非常人可及，实是一代枭雄之才。他沉吟一阵，抬头笑道：“帮主威德，实令人肃然起敬，无怪使江湖上群雄归心，史天灏感愧……”

李沧澜指须一笑，拦住铁剑书生的话，道：“敌我相搏，本没有什么道义讲，所谓兵不厌诈，愈诈愈好。今宵承允入帮，使我们天龙帮又多了一位文武兼资之材。”

史天灏被海天一叟几句话说得心服口服。

李沧澜目光转投到灵龟身上，笑道：“此物只不过有尺许大小，纵然能喷毒雾伤人，但也不能说永无休止，咱们轮番击打，不难把它击毙，只不知击毙之后，是否还有效用？”

史天灏笑道：“此物珍贵之处，全在腹内一粒火丹，如果把它击毙，只怕灵效要减损不少。”

他微一沉吟，又道：“我已想出一个活捉它的办法，但不知能否收效？”

妙手渔隐萧天仪突然插嘴道：“这万年火龟，既有内丹，必已通灵，只要能把它摆布得力尽能竭，自然会俯首听命。”

史天灏笑道：“不错，据我这十几年潜研所得，已想出几种摆布它的办法，但必需先把它擒住之后，始可轮番相试，迫它献出内丹……”

几人在谈话之间，那万年火龟，已把史天灏的铁剑吃去半截，忽地长颈一收，又缩入龟壳之中，两眼绿光闪烁，不停转动。

铁剑书生急道：“帮主小心，此物准备向人施袭了！”说罢，当先跃开。

李沧澜、萧天仪亦纷纷跃藏石后。

但闻那万年火龟吱吱一阵狂叫，缩藏在龟壳中的长颈，忽地直伸起来，扁嘴大张，利牙森森，一种似雾似烟的淡红气体，由那张大扁嘴中缓缓喷出。

因那燃起的枯枝，光焰仍甚强烈，是以看得十分真切。

史天灏知道火龟口中喷出的红色烟雾，奇毒绝伦，即使虎豹之猛兽，若吃那毒雾沾染一点，立时就毒发倒毙，赶忙高声喊道：“快些抢在上风隐身，那毒雾猛烈无比，只要闻到一点，当场就要死亡……”他口中不住喊叫，人却向那巨松处奔去。

南天一鹏周公亮，早已把应用之物准备妥当，放在一具大木箱内，史天灏奔到巨松旁木箱放置之处，迅速的取出一套特制的橡皮衣服，又带上橡皮面具，探手抱起那木箱旁放置的一坛陈年老醋，打开封口，缓步向那万年火龟走去。

这时，那灵龟喷出的淡红烟雾，已散及一丈方圆。

史天灏仰仗身着特制的橡皮衣服，直冲入红色毒雾之内。

要知这是一件十分冒险之事，铁剑书生这身特制的橡皮衣服，只是他个人想出来的办法，是否能抵御火龟口喷的毒雾，连自己亦不清楚……

南天一鹏怀中抱着一个古玉制成的石盒，神情十分紧张地望着义弟，不仅是他，当场的武林高手，都不禁有些紧张。

这当儿，大家忽然觉着史天灏十分重要，因为眼前几人，能知那万年火龟特性的只有他一人，如果他不幸被灵龟所伤，再无人能知道那捕捉火龟之法。

铁剑书生在冲向那淡红的毒雾之后，心中亦是万分紧张，他知道只要自己的猜想不对，立即将送命在那毒雾之下。

他虽然罩着很原始的橡皮面具，但仍然运转丹田真气，闭止了呼吸。

突见那万年火电，由地上跃射而起，疾比流矢，向他胸前撞去。

史天灏虽然看得十分清楚，但因身着厚重的橡皮衣服，运转极不灵活，但觉胸前如受千钧铁锤一击，再也拿不住桩，退了四五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周公亮目睹义弟险象，不禁惊叫失声，正待纵身跃出，却被妙手渔隐萧天仪一把拉住，道：“不可妄动，你纵然不惜冒险，但只不过是枉送一条性命，而且还将扰乱史兄的心意……”

这时，朱若兰右手中已扣好三粒牟尼珠，运功蓄势，准备接应铁剑书生。

李沧澜手中也握着一块拳头大小的山石，目光注定场中变化。

史天灏在被那灵龟撞击坐倒之时，双手高举着那坛陈年老醋，是以他人虽跃坐地上，手中瓷坛却毫无损伤。

那万年火龟在撞倒史天灏后，忽然吱地一声怪叫，不再扑咬，转身缩颈，向来路奔去。

史天灏一见灵龟果然受制，不由胆气一壮，忽地挺身跃起，把手中瓷坛急向火龟投去。

他身着厚笨的橡皮衣服，自知难以追上，心中一急，连瓷坛一齐掷出手。

但闻一场砰然巨响，瓷坛击在一块大岩石上，碰得片片碎裂，那坛中盛的陈年老醋被那一击之势，沥洒了数丈方圆，有如一阵骤雨。

说也奇怪，那壳坚如钢、齿能碎铁的万年火龟，被飞溅老醋洒中身上后，忽地停了下来，长颈亦完全缩入龟壳之中，动也不敢再动。

史天灏想不到这一坛陈年老醋，竟有如此灵效，不禁心头大喜，回头望着南天一鹏停身之处，不住招手。

周公亮手中捧着玉盒，由巨松后一跃而出，两个纵身，已到了铁剑书生身侧。

史天灏接过玉盒举手示意周公亮，退回原地隐身，以免危险，然后，自

己手捧玉盒对灵龟走去。

他虽然身穿特制的橡皮衣服，但心中仍然有些害怕，担心火龟反击，运功戒备动作迟缓。

哪知事情大出了他意料之外，万年火龟长颈一直深缩在龟壳之中，连挣扎也没挣扎，就被他移放在玉盒之中。

史天灏扣上了玉盒盖，才放下心中一块石头，迅速地脱下橡皮面具，仰天哈哈大笑起来，他喜极而笑，声若洪钟，只震得山谷中一片回鸣，乐而忘形，连身上的橡皮衣，也顾不得脱下。

海天一叟李沧澜当先由隐身岩石之后跃奔过去，脚步还未站稳，突闻衣袂飘风之声，朱若兰如影随形，也到了铁剑书生身侧。她脸色一片肃穆，星目发光有如冷电，启樱唇婉转出一缕清音，说道：“史天灏，我师兄伤重，命悬旦夕，你我有约在先，你捕获万年火龟之后，先替我师兄疗治伤势，现下你既然捕得火龟，希望你能遵守约言。”

史天灏收敛住大笑之声，慢慢脱去了身上笨重的橡皮衣服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既答应疗治你师兄伤势，自然要守信约，不过，眼下险关还未渡过，华山、雪山两派，扼守在山谷要道……”

他话还未完，突闻几声冷笑，破空传来，笑声未住，人已落到数尺之外。

朱若兰转脸望去，见来人正是八臂神翁闻公泰，和白衣神君滕雷，两人联袂而立，嘴角间都挂一丝冷笑。

史天灏朗朗一笑，道：“两位都是一代武林宗师身份，出口之言，如果不能算数，不知还有何颜面立足人世？”

闻公泰指须大笑，道：“我们如果还呆呆地守在那里，哪能目睹到这一幕精彩的捉龟活剧！”

李沧澜一扬双眉，呵呵两声，道：“怎么？你是否准备推翻约言，现在就下手抢夺万年火龟？”

闻公泰目光投注那盛装灵龟的玉盒上，冷冷接道：“既然早晚都难免一场争夺战，那就不如早些拚个胜负出来的好！”

滕雷阴恻恻一笑，接道：“闻兄之言不错，兄弟也有这个意思。”

朱若兰突然纵身而出，星目横扫了闻公泰，滕雷一眼接道：“既然两位有心早些动手，那是最好不过，我愿打头阵，不知两位中哪一个想先出手？”

闻公泰、滕雷，四道眼神，一齐投在朱若兰的身上，只见她气定神闲地站在场中，人虽文雅，但却潜蕴着一种逼人的威仪。

滕雷一裂大嘴，笑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！”

朱若兰陡然一扬黛眉，冷冷地答道：“我没有兴趣和你罗索，你也不配问我姓名……”滕雷乃一派掌门之尊，哪里能忍受这等激讽，口中不停地冷笑，暗中却潜运功力，准备一举就把对方击毙。

这时，史天灏已把那盛放灵龟的玉盒，抱在怀中，川中四鬼和南天一鹏，护守他的四周。

闻公泰左手横着青竹杖，右手控着一把金丸，虎视眈眈，监视着史天灏一举一动。

三手罗刹彭秀苇，亦由那隐身草丛中缓步走出，停在朱若兰身后丈余远处，她右手已套上鹿皮手套，紧握着一把七步追魂沙，左手握着一支阴磷雷火箭，目光流动，环顾全场。

李沧澜、崔文奇、萧天仪等亦都运功戒备，使这段幽寂的山谷中，充满

了一片杀机。

白衣神君那冷笑之声，一直延续不断，而且声音愈来愈大，尖厉刺耳，难听至极。

突然，由来路上传过来两声长啸，和滕雷那尖厉的冷笑声遥相配合，但闻那划空长啸由远而近，瞬息间已到几人停身之处。

朱若兰微侧星目望去，见来者正是和滕雷同来的那两个瘦长的白衣人。

这两人一到几人停身之处，立时放缓脚步对朱若兰逼去，滕雷那尖厉的冷笑之声，亦倏然收住。

彭秀苇忽然上前一步，冷冷喝道：“你们想以多为胜吗？那就先接我一把七步追魂沙试试。”

她喝声方自口出，那两个瘦长的白衣人忽然同时一挫腰，衣袂飘处，暴射而起，一左一右向朱若兰合击过去。

朱若兰早已蓄势待敌，一见两人出手，蓦然一扬黛眉，双肩一晃，施展出“五行迷踪步法”，娇躯从两人合袭掌势中，疾穿而过，双手同时反臂拍出。

那两个瘦长的白衣人，最善合搏之术，联手出击，攻守均严，对方如不硬接攻势，必然被迫后退，朱若兰以奇奥的身法从两人之间闪穿而过，已大出两人意料，反臂手出掌势，又丝毫不带破空之声，两人略一怔神间，已各自中了一掌。

朱若兰存心早些压服眼下强悍之敌，以便史天灏早替梦寰疗治伤势，故而出手极重，掌势劈出虽无破空之声，但掌心中却蓄势含了强劲的内家真力，极柔之中，暗蕴刚猛，在掌势击中敌人之后，那含蕴在掌心的内劲，才骤然外吐伤人。

## 第二十八回奇剑奇情

那两个瘦长的白衣人，在中掌之后，才觉一股弹震之力，直逼过来，双双大吃一惊，一面运劲抗拒，一面借势向前跃去。

朱若兰掌势先中敌人，内劲随后而发，待两人运功抗拒时，她早已收掌向滕雷扑去。

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，那两个瘦长白衣人应变虽快，但仍被朱若兰纤掌中蕴含骤发的内力震伤，在两人前跃落地之后，同时吐出来一口鲜血。

一侧观战的武林高人，一个个看得脸色大变，不知朱若兰用的什么身法，能从两人合击阵势中闪穿而过。

白衣神君目睹朱若兰出手的奇奥身法，早已暗自惊心，狂妄之态，一扫而空。他究竟是心机极深之人，眼看两个师弟在一交手间就吃了大亏，不肯再冒险求功，见朱若兰扑来之势，迅捷如电，立时纵身一跃闪向旁侧，暗中把功力运集右掌，待朱若兰双脚刚沾实地，一挥劈出。

一股强猛的潜力，浪翻波涌般斜撞过来。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左掌一引滕雷击来力道，皓腕一翻，反向八臂神翁闻公泰打去。

她这“导阴接阳”手法，虽是武学中一种最高的接力绝技，但运用之人，亦得凝神运气，不能丝毫大意，用本身的真气，先接住对方击来的内家真力，引为我用，反击别人。

此中要诀，妙在移转那直接撞来的千钧劲道，以巧力引而攻敌，这种借敌之力，以制敌的手法，说起来虽然简单，但在运用时，却是危险至极，一个不好，反蒙其害，是以，朱若兰在运用此等手法之时，亦是全神贯注，兢兢业业。

登时间一股划空狂飙，随着朱若兰翻轮的皓腕，直向闻公泰停身处撞击过去，强猛的劈空劲气，激荡起呼吵之声。

闻公泰数十年江湖磨练，会过不少高人，见闻极为广博，对天下各门各派武学，大都能知概略，但却从未见过朱若兰所用的奇奥手法，能在一翻脸间，把敌人劈出的如猛力道，移击他人，这等精奇的武学，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来不及移步作势，猛一提丹田真气，双臂一抖，凌空而起，疾若离弦飞天，笔直而上，那急袭狂飙掠着他双脚而过。

崔文奇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闻兄好快的轻功啊！”八臂神翁耳目何等灵敏，虽然在避人袭击之时，仍把崔文奇讥讽之言，字字听入耳中。

但他并不立刻发作，悬空一个大转身，飘落在在一丈开外，转脸望了崔文奇一眼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崔史少逞口舌之利，咱们总有一天拚个死活出来。”

崔文奇哈哈一笑，正想再反唇相讥，突闻一声闷哼传入耳际，转头望去，只见那两个瘦长的白衣人，已双双跃坐地上，火光之下，但见两人头上汗如滚珠，神情极为痛苦，但却咬牙强忍，未闻一句呻吟之声。

他因和八臂神翁斗口，未留心场中形势，就这瞬息失神，错过了一次大开眼界机会，不知朱若兰如何击伤那两个瘦长的白衣人。

再看朱若兰时，已和白衣神君滕雷打入紧张关头，但见她青衫飘飘，掌势如缤纷落英，全是进击招数，快得使人眼花撩乱，看不清她如何出手。

白衣神君滕雷，却是凝神固守，双掌左封右挡，把门户封得十分紧严，朱若兰虽然攻势凌厉，但一时间要想击伤对方，亦是不易。

这时，全场人的眼光，都集中在朱若兰和滕雷身上，看得一个个目瞪口呆。

突然间，一声尖锐刺耳的惊叫声，震动了全场，朱若兰亦被那惊呼之声震动，倏然收掌跃退。

她还未来得及转脸探看，耳际已连续响起杂乱的惨叫声，紧接着卞卞噶噶一阵急响，川中四丑、南天一鹏、铁剑书生，都纷纷跌摔地上。

一条人影，由史天灏身侧腾空而起，火光照耀之下，可见那跃起人影，怀抱着盛放万年火龟的玉盒。

这陡然的大变，使李沧澜、闻公泰、滕雷等敌意全消，不约而同，一齐跃追过去。

朱若兰秀目一瞥之间，已看出来人武功高不可测，但那万年火龟关系着梦寰生死，岂能袖手不问，娇叱一声，施出“流星赶月”身法，穿空斜飞，横向来人前面截去。

她已看出来人身法奇快，是以，那纵身跃截之势，超前了数尺距离，两掌亦同时运力击出。

但见来人宽大的袍袖一指，朱若兰击出的力道，竟被硬挡回来。

她警觉到，这是一种至高的气功，想收回力道跃退时，已来不及，但觉那反弹之力，浪翻波涌般直逼过来，朱若兰心知如再勉强运功接招，内腑必被震伤，只得猛一沉丹田真气，功散四肢，双臂平伸，硬把向着疾冲的娇躯收住，脚踏实地。

哪知那反弹击来的力道，适可而止，倏忽间又收了回去。

要知一个人内功修为臻至绝顶，力道收发，便能够随心所欲。

朱若兰横跃截击，虽未能把来人挡住，但她这拦之势，却迟缓了来人跃奔的速度不少，李沧澜、闻公泰等，也都及时赶到。

八臂神翁一振腕，十余粒金丸，挟着划空轻啸，直奔那人后背打去。

李沧澜龙头拐一招“伏地追风”，横扫下盘。

闻公泰弹指金丸绝学，独步武林，出手力道不但奇大，而且一次至少在三粒以上，多时一掌可发数十粒，实使人避无可避。

李沧澜的功力何等深厚，运拐一击非同小可，但闻拐声荡起呼啸之声，卷起一片沙石。

这两位武林高人，同时施袭，暗器兵刃一齐出手，威势实在惊人。

但见来人猛然移步转身，让过李沧澜横击一拐，大袖猛的一指，罡风自袖底急卷而出，十几粒金丸，尽被震飞。

李沧澜一击不中，立时挫腕收拐，定神看去，不觉一皱长眉。

只见来人脸上满涂五颜六色，长发随风飘指，只露出两只神光逼人的眼睛，左手抱着玉盒，淡淡一笑，缓缓举起右掌……李沧澜喝一声，不待对方右手击出，左掌已当胸劈去，右臂亦同时运拐扫击。

来人举起的右掌，忽然疾下，电光一闪般，拿住了李沧澜击向前胸的左腕。

海天一叟只觉左腕一麻，心头大吃一惊，暗道：这是什么手法，真是罕闻罕见，暗中潜运内力，夺臂一甩。

哪知来人高大的身躯竟借他一甩之势，飘空而起，右手却借势一带一转，李沧澜身不由主的转个身，直向八臂神翁撞去。这一着奥妙无比，李沧澜用出的内力，一点也没有白费，完全被人借用。

闻公泰本已蓄势待发，瞥眼见李沧澜直撞过来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急向旁侧一闪，反臂一掌，直向李沧澜“命门穴”上击去。

李沧澜冷哼一声，猛一沉丹田真气，身子向后一仰，避开“命门穴”要害，肩头一耸，硬接八臂神翁掌势。

要知他被那脸上满涂颜色的怪人，借力一推，身体虽不由自主，但耳目并未失去灵敏，闻公泰反臂劈出的一掌，他虽早已警觉，但因一时间无法回手招架，只得用肩头硬接一击。

哪知闻公泰在掌势快击中李沧澜时，忽的一收掌跃退五尺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李兄快些动手拦截那抢劫灵龟之人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人已腾空而起，悬空一个大转身，头下脚上，直向那劫取灵龟之人扑去。

原来他见李沧澜让避开“命门穴”，心知这一掌纵然击中，也难把海天一叟震毙，当下又变主意，收掌跃退，反扑那怀抱灵龟的怪人。刹那间的诡异变化，看得人眼花撩乱，江湖险诈，当真是波谲云诡。

李沧澜转身望去，只见朱若兰已和那怪人动上了手。那人左手抱着玉盒，单余右手一掌，拒挡朱若兰迅如雷奔的攻势。

两人交手十招，朱若兰已连用了十种大不相同的武功，她因情急梦寰安危，是以拿出本身绝学，招招奇奥无比。

她虽连出绝招，但却始终无法取得半点优势，那怪人虽只用一只右掌，但却能着着抢制先机，任凭朱若兰攻势千变万化，均能应付得恰到好处。

蓦然间，青光闪动，急风下卷，闻公泰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破空袭下，青竹杖化作点点寒影，向那怀抱灵龟的怪人罩去。怪人和朱若兰交手十招，始终未肯抢攻，闻公泰凌空下击，似是激起那怪人怒火，右手伸缩间，连续向朱若兰击出三掌。

这三掌直似一同拍出，不但快得出奇，而且从三个方向攻到，迫的朱若兰纵身跃退。

就这一眨眼间，闻公泰青杖已到那怪人头顶。

但闻那怪人一声冷笑，身子寸步未移，右手疾举，迎着闻公泰下击之势一拨，青杖已被他抄在手中，紧接着震腕一抖，青光忽敛，闻公泰一个身子如被弹球一般，震飞出去，青杖已被怪人夺下。

要知八臂神翁武林一代宗师，盛名传遍天下，这怪人在一接触间，能把他手中的竹杖夺下，把他人也震摔出去，武功之高，实在惊人，只看得四围高手、一个个目瞪口呆。

只听见朱若兰娇呼一声：“师父……”猛向那怪人扑去。

那怪人忽地向旁侧一闪，大笑道：“你武功进境很速，刚才攻我几招，用得不错，我眼下有一件急事要办，咱们以后再见……”话未完人已凌空而起。

朱若兰见他要走，心中大急，高声喊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但闻那怪人大笑之声，划空急去，眨眼间消失在夜色中。

她知道师父绝世轻功，决非自己能追得上，心头一阵伤痛，忍不住涌出两行热泪，她忍气吞声，甘心受铁剑书生之命，无非是想分得万年火龟，挽救杨梦寰垂危之命，想不到在捕获火龟之后，竟被人抢劫而去，而这劫去灵龟之人，又是教养她长大的师父……

一阵阵往事，不停地展现脑际，她回想起师父已往对自己百依百顺的情

景，不管她提出什么意见，师父总是一口赞成，从未稍迟过她的心意……

她辉煌的身世，使他们师父与徒弟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，既是师徒，又属主仆……

已往师父对她的百依百顺，何以今宵间迥然不同，而这件事对她是那么的重要！杨梦寰卧病山洞，命悬旦夕，如不得万年火龟疗治，决难挽回他沉重伤势……

她呆呆望着师父的去向出神，绝望的痛苦，催下她滴滴热泪。

黯然伤悲，使她耳目暂失灵敏，忘记了置身何处。

突然间，一只柔软的手掌，抓住了她的玉腕，耳际间同时响起一声幽幽长叹，道：“那万年火龟既已被人拿走，姑娘守此地，与事亦无补益，夜深露生，咱们也该回去了……”

朱若兰如梦初醒般地嗯了一声，回顾四周，已不见李沧澜等人踪影，那高燃的火堆，都已熄去，幽谷又恢复了原有的寂静。

山风响起阵阵松涛，刚才的那场凶猛搏斗，都已成过眼云烟……

她长长地叹息一声，拂拭去脸上泪痕，缓缓挣脱彭秀苇紧握的右腕，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回去有什么用呢？他已经不能再活多久了。”

彭秀苇道：“难道除了那万年火龟之外，遍天下就没有能挽救令师兄沉痾的灵药吗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别说世间尚没有这等灵奇药物，纵然是有，也是来不及了，今宵过后，他至多再能活两天两夜！”

彭秀苇忽然心中一动：“那灵龟被你师父劫走之后，华山两派都立时撤走，史天灏却带着天龙帮中人沿谷而上，看他们行色匆匆，必然另有什么图谋！”

朱若兰精神突然一振，脸上闪掠过一抹笑容，但瞬即又恢复幽伤神色，淡淡地答道：“他们纵有什么图谋，也不会有补我师兄伤势。”

说完话，缓步向来路走去。

两人步出幽谷，又翻越过几座山，回到了梦寰和霞琳安居的石室。

朱若兰在那矗立黑色岩洞之前，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头望着彭秀苇，道：“承蒙你今宵相助，朱若兰甚为感激，原想在得到那灵龟之后，使姑娘恢复昔日容貌，那知事出意外，灵龟遭我师父劫走，他老人家的轻功，已到飞行绝迹之境，我纵然想追，亦难追赶得上。但你今宵相助之恩，我将永远记在心中，日后见到我师父之面，定当求他老人家为姑娘复容，……”彭秀苇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二十年寒山隐修，已使我安于眼下面目，姑娘盛情，我这里心领了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忽然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寄迹江湖间，自认武功非凡，出手狠辣无比，是以，被人称作三手罗刹，自遭史天灏毁容之后，性情转变了不少，隐身深山二十寒暑，这段悠长的岁月中，专心钻研武学。设计暗器，一方面准备复仇之用，一方面还想在江湖逐鹿霸业，那知今宵一睹姑娘武学，顿使我如梦初醒，二十年苦苦研练，只不过在暗器方面小有成就。阴磷雷火箭和七步追魂沙，就歹毒上讲，确是目前武林中最毒的暗器，但这等绝毒之物，又有什么用处，别说遇上姑娘这等人物，就是遇上像华山派八臂神翁那等身手，也将失去效用。今宵我目睹闻公泰施放金丸之技，更使我惶愧无地，我这两种暗器，除了其本身绝毒之外，劲道威势，都难及人万一，手法更是难和人比拟，这使我觉出自己本身所学，不过是沧海一粟而

已，因此我想求姑娘……”

朱若兰经颦黛眉，摇摇头答道：“你想跟我学习武功，是也不是？”

彭秀苇叹道：“我不敢存这等奢望，只期望姑娘允把我收留身边，使我能执鞭随镫，心愿已足。”

朱若兰摇摇头，凄凉一笑，道：“眼下连我自己就无法排遣，哪里还能照顾到你……”

彭秀苇笑道：“我不止是仰慕姑娘武学，而且倾慕姑娘风仪，你虽然武功绝世，但江湖间一切经验阅历，却是知道甚少，有我相随，可省去你不少心思，我这话，字字出自肺腑，尚望姑娘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。”

朱若兰察她神色，确出一片真诚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我必得替她报仇，有此人相助倒是个极好帮手。心念一转，点点头答道：“你既有这等诚心，我也不便峻拒，但一切必得遵从我的命令，不得有丝毫违抗！”

彭秀苇一听朱若兰答允，脸上顿时浮现出欢愉之色，当下屈膝跪倒在地，笑道：“婢子得蒙姑娘恩收在身侧，今后自当听命姑娘，如果口不应心，必遭天报！”

朱若兰轻声叹道：“你起来吧！我既然答应了你，哪里还用你起誓呢。”说罢，缓步进入石室。

这时，天色不过四更过后，石室中仍点燃着一支松油火烛，因那火烛未经修剪，是以光焰很弱，沈霞琳旁榻而坐，一手支颐，呆望着仰躺榻上的梦寰出神。

她脸上毫无悲怆之色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也不知她想的什么心事，朱若兰到了她身侧，她仍是毫无所觉。

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，伸手拂着沈姑娘散披在肩上的秀发，低声叫道：“琳妹妹，琳妹妹……”

沈霞琳如从甜睡中初醒一般，缓缓地抬起脸儿，眨眨眼睛，忽然站起身子，慢慢地把娇躯偎入朱若兰怀中，问道：“黛姊姊，你可捉到那万年火龟吗？”

朱若兰摇摇头，叹道：“灵龟被别人抢走了。”

霞琳啊了一声！突然由朱若兰怀抱中挺起，道：“唉！那个人坏死啦！难道他不知道你捉那万年火龟，是替寰哥哥医病的吗？”

朱若兰黯然答道：“抢去那万年火龟之人，是我授业恩师，我打不过他，也追不上他……”

霞琳转脸望了榻上的梦寰一眼，道：“万年火龟被人抢走，那寰哥哥还能活多久呢？”

朱若兰咬了一下樱唇，道：“还可活两天两夜。”

沈霞琳忽然笑上双面，转身修好松油火烛，石室中灯光骤转强烈，她又移到梦寰卧榻一侧坐下，拍着床沿叫道：“黛姊姊，快来坐这里，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”

朱若兰看着她欢愉的神情，和奇怪的动作，大反常情，不禁心泛寒意，暗自忖道：这位天真的姑娘，又不知想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了。

她心中虽在忖想，人却依言走到霞琳旁边坐下。

沈霞琳把两道清澈的眼神，凝注朱若兰脸上，看了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，才幽幽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黛姊姊，你很喜欢我是不是？”

朱若兰点点头。

沈霞琳又问道：“你也很喜爱寰哥哥是不是？”

这种单刀直入的问法，毫无转圜余地，朱若兰被她问得怔了一怔，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，只得又点点头。

沈霞琳笑道：“要是寰哥哥死了，你心里虽然很难过，可是你也没有办法使他复活？他有很多事都得我们去替他出力，是不是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不错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？”

霞琳笑道：“嗯！你们走了，我就一直坐这里想，想起了一件事，就连带想起很多事了！寰哥哥死了，我们一定得去告诉他爹娘，他的家住在岳阳东茂岭中，一座很大很大的庄院，名叫水月山庄。”

朱若兰摇摇头道：“琳妹妹你……”

沈霞琳黯然一笑，接道：“然后还得去告诉我大师伯，唉！他们知道了，只怕都要哭上一场。”

朱若兰脸色凝重，苦笑一下；道：“你可是要我去告诉他父母噩耗？”

霞琳道：“嗯！姊姊去替他办事，我留在这里陪他……”

彭秀苇听得心头一寒，道：“什么？你要留在这山洞中陪他？”

沈霞琳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嗯！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？”

彭秀苇只听得皱了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要守他多久？他要是真的死了，尸体也不能永久停放在这石洞之中，就是要停放在这里，也得把洞口封闭起来，不使空气透入，才能保得他尸体不坏，难道你要活活的陪他殉葬？”

沈霞琳娇面上微笑如花，毫无惊愕之色，慢慢地说道：“我自看到寰哥哥的娟表姊的那座青坟后，心里就明白了人死之后，一定要埋葬起来！不能再见日光月光，昨夜我已经想了很久啦！要黛姊姊去替寰哥哥办事，我在这里陪他，等你们走后，我就去检些石块，把这洞口封闭起来，安静坐在他的身边，本来我是很怕鬼的，可是寰哥哥待我好，就是他变成鬼我也不怕。”

这等惨绝之事，在她口中道来，一点不带牵强，神态是那样自然，声音是那样平和，不徐不疾，娓娓如常。

彭秀苇昔年纵横江湖之时，以手辣心狠著称一时，丧命在她手中之人，屈指难数，但却为霞琳几句话震惊得愣在当地，双目圆睁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心里直冒冷气……

要知一个人在激动之时，赴死溅血不难，但要他长思熟虑之后，熬受那缓长的苦刑折磨，却是极为不易之事。

所谓慷慨捐躯易，从容就义难，沈霞琳要亲手把自己封闭在石洞之中，常伴梦寰尸体的奇想，实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之事，彭秀苇虽是心地狠辣之人，也不禁听得出了一声冷汗。

朱若兰也被沈霞琳这种至圣至高的纯真之情，感动得泪水纷披，可是沈霞琳却毫无一点激动的样子，脸上脸带微笑，缓步走到朱若兰身，举起右手，用衣袖擦去她脸上泪痕，道：“黛姊姊！不要哭啦，我初次看到寰哥哥那样重的伤，也很难过，但我知道姊姊的本领很大，一定有办法疗治好他的伤势，唉！谁知道像姊姊这样大本领的人，也是没有办法！可是姊姊已经尽到最大的心力了，虽然不能救活寰哥哥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”

朱若兰听完她慰劝之词，心中更是难过，暗自忖道：她本是善良无邪之人，心地纯洁，什么事都很少去想，对我更是万分信任，但在骤闻我无能疗治杨梦寰伤势之后，竟然毫无惊痛之情，反来出言相慰，她平时向无心机，

看来对此事，已不知用去多少心思了……

只听沈霞琳长长叹息一声，脸上微笑忽然敛去，神情十分庄严地接道：“过去我很不懂事，这几天来我常常用心去想，就想到了很多的事情出来，我想起寰哥哥在水月山庄那小溪旁边去奠祭他的娟表姊的事情，又想到那夜我们在鄱阳湖中吃酒赏月的事，姊姊弹琴给我们听，听得我伏在寰哥哥怀中大哭，可是姊姊在弹琴之后，把琴弦一齐断去，唉！那时间我真笨死啦，就看不出姊姊是女扮男装，直到姊姊在祁连山中救我，扯破青衫，我才知道姊姊也是女儿之身，你什么都比我强多了，如果能和寰哥哥常在一起，一定会使他快乐，我也可以向姊姊多学些本领，咱们一起回到水月山庄一趟，在他娟表姊坟上种些花树，然后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……”

她突然回头望了梦寰一眼，两行清泪顺腮而下，紧握朱若兰一只手，哭道：“想不到寰哥哥的伤势，竟不能再医好了，我要陪他住在这石洞之中，又舍不得让姊姊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活在世上，你以后永远见不到我们，定然十分痛苦……”

朱若兰突然挣脱沈霞琳紧握的玉腕，把身上一袭青衫扯成两半，一块包头青巾，也撕的片片碎裂，摔在地上，笑道：“从今之后，我永不再穿男装，恢复我本来面目，尽我所能，延长他垂尽寿命，这几天中，咱们好好陪守着他，要他快快乐乐的活几天，尽这几日之功，我把你们送到一处安身所在，然后，我再仗剑天涯，追杀伤他之人，心愿完后，我也去那地方长住下去！”

彭秀苇听得心头又是一震，惊道：“怎么？难道姑娘也要陪这位沈姑娘一同殉葬？”

朱若兰黯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替琳妹妹寻安排一处久居之地，帮她完成心愿。”

彭秀苇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两位这等高洁无比的人间至情，实足动天地，泣鬼神，但人死之后，尸体绝难常存不腐，两位在他葬身之处，结上一座茅庐，常伴他青冢住下，也就够了，何必硬要活活的以身相殉？两位这等做法，杨相公阴灵有知，只怕也难安心。”

沈霞琳拂去脸上泪痕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要住在能常常看到寰哥哥的地方……”朱若兰微笑接道：“不错，咱们住的地方就和他在一起，天天可以见面。”

沈霞琳笑道：“那时候我可忙啦，每天要煮饭，浇花，还得替寰哥哥做新衣服，帮他打扫房间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你这些心愿件件都可办到。”

这两人一问一答，只听得彭秀苇倒抽冷气，心中说道：这不是白天说梦话吗？世间哪有这等怪事，沈姑娘天真娇稚，一片痴情，难以排遣，陷入虚幻的想像之中，也还罢了；朱姑娘身负绝世武功，人又绝顶聪明，怎么也跟着满口梦呓？连篇鬼话？看来两人神志，都已不大清醒……

她心中不住在暗自感叹，但却是不便追问。

两我立笑盈盈地谈了一会，朱若兰回过头对彭秀苇道：“你出去看看，现在天色到什么时候了？”

彭秀苇依言出洞，抬头望望天色，重返石洞，答道：“天色已近五更，姑娘昨宵连斗强敌，也该休息一会了。”

朱若兰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还不累，你出去守在洞外要隘之处，未听我招唤之前，不要擅自进来，不论何人，都不准近这石洞，如果有人硬闯，你

就以七步追魂沙对付他们。”

彭秀苇套上鹿皮手套，转身出洞。

朱若兰理理头上秀发，笑道：“琳妹妹，你也带上宝剑守在洞口，在我替他疗伤之时，不要和我谈话……”沈霞琳一笑接道：“我知道啦，姊姊要我守在洞口，不准别人进来。”说罢，拔出宝剑，缓步走往洞口。

这时，朱若兰已不再顾忌男女之嫌，跃上木榻，盘膝而坐，先在杨梦寰三十六大穴上推拿一阵，活了他全身血脉，然后又把上半身拦入怀中，低头把樱唇接在梦寰紧闭的嘴上，舌尖动力，挑开了梦寰牙关，把丹田真气，缓缓注入了梦寰口中。

她以本身元气导引梦寰内腑六脏恢复了功能之后，人已累得脸色苍白。

要知朱若兰所用之法，乃道家吐纳之术，那缓缓注入梦寰口中的真气，是她十数年修炼的一口真元之气，杨梦寰获益虽大，但朱若兰却损失惨重。

杨梦寰几乎静止的内腑六脏，得朱若兰本身真元之气一催，立时恢复功能，心脏运转，带动全身经脉、血气，半僵的身子，片刻间已能伸缩转动。

朱若兰略一调息，不顾大损元气未复，又潜运功力，替梦寰打通奇经八脉。

但闻杨梦寰长长吁了口气，忽地睁开了眼睛。

这时，朱若兰已累得不停急喘，汗水湿透她里身玄装，散乱的秀发，披肩拂胸，一滴一滴的香汗，雨水般淋在梦寰的脸上。

她似是忘去了本身痛苦，温柔的如一池春水，娇喘着低声笑道：“快些闭上眼睛，不要讲话，试行运气，看看你经脉是否已能畅通。”

几句话说得十分吃力，不时为她自己的娇喘之声打断，话说完又拦抱梦寰的双臂忽一加力，紧紧地把梦寰抱在怀中。

这当儿，杨梦寰神志已完全清醒，但觉一个柔软的身子，紧贴在自己身上，浓烈的甜香，袭人欲醉……

忽然，一张滑腻娇脸，轻贴在他的面颊，耳际又响起朱若兰清脆的声音，道：“我和琳妹妹，都要你活下去……”娇喘之声，又打断了她未完之言……

杨梦寰忽觉心头一震，猛一提丹田真气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大口鲜血，喷了朱若兰一身一脸。

朱若兰对那喷在脸上身上的污血，有如不觉，擦也不擦一下，急伸右掌，在梦寰“命门”、“玄机”两处要穴上，轻轻拍了两掌。

一口血喷出后，梦寰忽感轻松不少，神志也较前清醒很多，看自己喷在朱若兰发间颊上的血污，心中甚是不安，歉意地苦笑一下，挣扎着伸出右手，要去拂拭她脸上的血污。

朱若兰伸出左掌，轻轻的握住他挣动的右手，笑道：“你把雍塞在胸中的淤血吐了出来，是不是觉着好过了些？”

此际，杨梦寰人虽清醒过来，但周身却酸软无力，上半身仍被朱若兰揽在怀中，肌肤所触，柔软如棉，一时间也不愿挣离朱若兰的怀抱，微微一笑，正待答话，朱若兰又抢先说道：“不要说话，如果我问对了，你点点头，要是错了，你就摇摇头……”

她这款款深情，像一阵温暖的春风，吹得人如迷如醉，杨梦寰只得依言点头一笑。

朱若兰从那紧身玄装中摸出来一块绢帕，先把梦寰嘴角间留下的血迹擦拭干净，然后才把自己脸上的血污抹去。

杨梦寰看着她温柔轻缓的动作，和平时那种冷若冰霜的神情，大不相同，不禁暗自叹息一声，忖道：她平日的为人，是何等的高傲，何等的冷漠，不管什么人，都不肯稍假词色，但对我却是这样的情意深重，唉……

他这些话，本是心中所想之言，但在感慨之下，不自觉地叹息出声。

朱若兰忽然抛去手中绢帕，缓缓把玉颊移贴在梦寰脸上，星目中热泪如珠，滴在梦寰脸上，柔声说道：“你叹息什么？我决不会安静地活下去……”

杨梦寰突觉眼眶一湿，热泪泉涌而出，低声一叹，道：“姊姊，我有什么好处，得你这样怜爱，真不知是几生几世，修得的福气，我知道姊姊这等人物，表面看去虽然冷傲难测，高不可仰，其实心中却热情洋溢……”

朱若兰附在他耳边，答道：“那只限对你一人……”刚说出一句话，忽觉头一晕，不自主向前一栽，轻贴在梦寰脸上的玉颊，向前一滑，两片甜柔樱唇，无巧不巧正滑在梦寰的嘴上……

杨梦寰虽然得朱若兰两度用内功真气相助，导引他滞凝在丹田的元气，但两次梦寰均在昏迷之中，故而没有什么感应，这次，杨梦寰神志正值清醒，是以和上两次大不相同……

只觉那滑腻的樱唇，轻柔地触在自己嘴上，息间带着淡淡幽香，轻缓的拂在脸上……突然，他觉出那相触樱唇，不住轻微的颤抖，而且还有些冰冷，揽了在他背上的手臂，亦逐渐松开……

原来朱若兰先以本身十数年修炼的一口真元之气，注入梦寰口中后，人已难再支持，又强运功力，打通他奇经八脉，杨梦寰虽转清醒，她本身却耗去全部真气，伏在梦寰身上，晕了过去。

杨梦寰情急之下，两臂忽地用力一圈，抱紧了朱若兰的娇躯，叫道：“姊姊，姊姊……”

忽然石洞外传来几声喝叱之声，紧接着兵刃交响，惨叫不绝。

朱若兰被梦寰情急一抱之势，触在后背“命门穴”上，她本具有上乘内功基础，经梦寰无意触及要穴，人忽然清醒过来，慢慢的睁开眼睛，笑道：“你不要担心，我不要紧，休息一阵就会好的……”

突然间，她发觉自己被梦寰紧紧地抱在怀中，脸儿相偎，胸儿相贴，一阵羞意，泛上心头，急声接道：“快些放开我，这像什么样子？”

杨梦寰心头一凛，急忙松开双臂，无恨愧疚地说道：“我见姊姊晕厥过去，一时情急失常，以致唐突了姊姊……”

朱若兰挺身坐起，举手微拂着秀发，笑道：“我不是怪你，你不要多心。”

但闻彭秀苇娇叱之声，不停从石洞外面传入，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，石洞外面，似是打得十分激烈。

朱若兰一颦黛眉，轻叹一声，忽又展眉笑道：“彭秀苇七步夺魂沙，和阴磷雷火箭两般暗器，足可挡得住来人，你不要被那搏斗之声惊搅了心神，快些给我闭上眼睛休息罢！”

独光照射之下，杨梦寰看到了朱若兰困倦的容色，过去那艳丽的嫩脸，此刻已变成苍白之色，那黑白分明，湛湛逼人的眼神，此际亦神敛光散，一个容姿绝世，艳丽无比的美人，眼下忽然变得十分萎靡，娇弱不胜，不禁感慨万端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姊姊你好像受了重伤……”

突然，他想起朱若兰在饶州客栈中替慧真子疗伤后的困倦模样，啊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姊姊武功何等高强，别说当今之世，未必有人胜得了你，纵然是有，也难把你伤成这等样子，定是为了救我性命，消耗本身真气过多，才

把你累成这样！”

朱若兰微笑答道：“我只要静养一阵，就可以复元，你重伤未愈，不宜多耗一分心神，既然怜惜我为你疗伤之苦，就该为我和琳妹妹珍重，快些闭目行功，不准分心挂虑洞外打斗之事，需知我和琳妹妹……”

她突觉一阵羞涩，余言再难出口，幽幽一声轻叹，闭上星目，两颗晶莹的泪珠，滚下玉腮。

杨梦寰急道：“你不要急苦啦，我一切都照你的吩咐去做……”

说罢急闭双目，澄清心中杂念，果然依照朱若兰相嘱之言、试行运气。

朱若兰睁开眼睛，看他果然在试行运气，知他已动了求生之念，心中甚是快慰，精神一振，立时盘膝坐好，闭目运气调息，她修习的乃玄门中上乘吐纳之术，和一般内功大不相同，片刻工夫，神凝气聚，物我两忘，对那洞外激烈打斗之声，充耳不闻。

杨梦寰却被那阵阵喝叱，和兵刃相击之声，惊搅得无法行功，睁眼望去，只见朱若兰合掌盘膝静坐，苍白的脸上，已微现艳红之色，虽然长发散垂，但脸上有一种庄严高华的逼人气质。

但闻洞外的喝叱之声，愈来愈近，逐渐地迫近洞口。

杨梦寰凝神听去，忽然听出那杂乱的喝叱声中，夹杂着霞琳的娇脆之音，心头忽地一动，挺身坐了起来。

他本想挣扎下床，那知刚一坐起，忽感一阵头晕眼花，人又倒了下去，心头一急，又晕了过去。

要知杨梦寰身受之伤，异常惨重，得朱若兰以本身元气相助，使他五脏六腑恢复功用，但他严重的伤势，并未减轻，这一挣扎急躁，内腑气血一阵翻涌，人自然支持不住。

待他再度清醒之时，沈霞琳、彭秀苇都已退入石洞，彭秀苇右手扣着一把毒沙，目光注定了那石洞入口，蓄势相待，沈霞琳横剑在他和朱若兰养息的榻前戒备，看到她身上透衣汗水，可想适才战况，必然激烈绝伦。

但闻那在石洞外面，一个冷冷的声音喝道：“你们如再作困兽之斗，仗恃毒沙拒挡，可不要怪我们心狠手辣，放火烧洞了。”

杨梦寰细辨那声音，十分陌生，不知是什么人在洞外叫阵。

本来，杨梦寰这一日夜，都在晕迷之中，对这一日夜间诸般经过，全然不知。

他心知此刻自己不能有一点冲动，只要心气一浮，人立时就要昏厥过去，只得尽量保持平静，冷眼看着局势发展，他怕分了霞琳心神，为敌人所乘，是以清醒之后，一语不发。

只听三手罗刹彭秀苇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以多为胜，算不得什么英雄，那个有胆子敢擅入石洞，就试试我七步追魂沙威力如何？”她余音未绝，只见洞口，人影一闪，竟是有人要冒死冲进。

彭秀苇振腕打出一把毒沙，但见一道浓烟急冲洞口，烛影摇颤，惨叫随起，那企图入洞之人，似已被毒沙击中。

要知那洞口只不过数尺大小，彭秀苇一把毒沙何止数百粒，出手之后，完全把那个洞口封闭，纵是有极高轻功之人，也不易避让开去。

她在毒沙出手之后，立时又探囊抓了一把，纵身一跃，人随着到了洞口，微一探首，扬腕把手中一把毒沙，向那壁道中打去，但闻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似是又有一人中了毒沙。

她迅捷地又抓了一把毒沙，站在洞口冷笑几声，喊道：“哼！还有不怕死的，只管闯过来再试！”

但闯挡在洞口的大岩石后，传来几声怒骂之声，却是无人敢再硬闯。

要知彭秀苇七步追魂沙一出手就是千数百粒，本就难以让避，再加石洞外一道屏挡石岩，和山壁只有二公尺左右距离，形成了一道很狭窄的石道，仅可容一人通行，在这等狭道之中，纵然身负绝世轻功，也难让开那弥漫石道的毒沙袭击，是以，再无一人敢向石洞硬闯。

杨梦寰目睹一个丑怪女人用毒沙击退强敌，心中甚觉奇怪，低声问霞琳道：“沈师妹，那位姑娘是谁？”

霞琳看他已醒转过来，心中快乐至极，顾不得挥拭脸上汗水，回头扑在榻上，笑道：“她是黛姊姊的朋友。”

杨梦寰忽然忆起朱若兰刚才之言，便点点头道：“她可是叫彭秀苇吗？”

沈霞琳娇稚无邪，心中快乐，立时大声叫道：“彭姊姊，快些过来，我寰哥哥叫你啦。”

“杨梦寰听得一皱眉头，想阻止她时，已来不及，彭秀苇已转过头来，梦寰只得微笑着点头作礼。”

那知彭秀苇见他微笑点头，误以有事相询只得缓步对着木榻走来。正待开口问梦寰相召何事？突闻身后飒然风动，心头一惊，反臂扬腕，一支阴磷雷火箭脱手飞出。

来人早已有备，在入洞之后，立时跃贴壁边，阴磷雷火箭正打在屏挡在洞口的突岩之上，但闻砰然一声轻响，火箭爆裂成一团绿火，贴在石壁上燃烧起来。

入洞两人，却借势一跃，到了木榻旁边。

彭秀苇手中虽扣着一把毒沙，但却不敢再打出手，倏然一个急转身，左手呼地一掌，向右面一人劈去。

她在情急之下，这一掌威势极大，来人武功虽高，但在脚未落地之前，力道不易用实，挥掌一接，被她震退两步。

就这一缓之势，沈霞琳已挺身跃起，刷，刷，刷连攻三剑。

小姑娘武功不弱，出手剑招迅快如电，三剑急攻，已把那人迫退数步，逼到石壁跟前。

彭秀苇借势和左面一人动了手，她右手虽然扣着毒沙，但仍握拳抢攻，那人因为顾及为毒沙所伤，不敢硬接他右拳攻势，双掌翻飞，单向彭秀苇左侧急攻，这就形成了两人搏斗上一种奇观，因这石室地方狭小，纵跃闪避，本就不易，更需要凭各人拳招变化，抢制先机，纵有奇妙的身法亦难施展，那就得以本身的功力，和招术的精奇决胜，但来人又因惧怕彭秀苇右手中握有毒沙，不敢接她右手攻势，却一味迫攻她左侧，使她回手自救。本来三手罗刹功力和来者相差很远，这一来沾光不少，才算勉强和来人打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杨梦寰看清了和彭秀苇动手之人，是天龙帮中黑旗坛坛主崔文奇时，心中暗吃一惊，忖道：崔文奇内力何等深厚，这位彭姑娘武功看上去虽然不错，但如长耗下去，决非对方敌手。

转脸再看和霞琳动手之人，是一个五旬以上的长衫老者，功力要比沈姑娘深厚很多，如真要全力抢攻，沈霞琳决难支持到十合以上，他眼看沈霞琳剑势逐渐的缓慢下来，但苦于伤重无力，不能下榻相助，这已是极为痛苦之

事，但更痛苦的是他还不能过于激动，以保持气血平静……

激斗约有一刻工夫，开碑手崔文奇已想出对付彭秀苇的办法，左掌五指平伸施用突穴点脉之法，专以点袭彭秀苇的右腕脉门，挡住她控握毒沙之手，右掌暗运功力，呼呼劈出两招。

这两掌威势，极为凶猛，彭秀苇果然不敢硬接，只得侧身退了两步，让开掌力正锋——崔文奇借势欺进，双掌连环劈扫，夹杂擒拿手法，以极快的攻势，逼彭秀苇节节后退。

此刻，她处身在这狭小的石洞之中，无法用闪避之术，已吃了大亏，更何况她心中又惦念着很多事情，无法全神迎敌，右手上又套着鹿皮手套，握着一把毒沙，运用反击，都不够灵活，这等近身相搏，制机最为重要，一着失手，再想扳回劣势十分不易，开碑手崔文奇逐渐逼近木榻。

那长衫老者和霞琳交上手后，一直就不敢全力抢攻，无非是害怕朱若兰出手而已，但久久不见朱若兰有所举动，胆子已壮了不少，及见崔文奇逼得彭秀苇步步后退，仍然不见朱若兰动静，立时不再客气，呼呼急攻几招，逼开沈霞琳剑势，双掌一紧，放手抢攻，刹那间掌影飘飘，威势大增，沈姑娘立刻被迫落下风，亦向杨梦寰和朱若兰停身的木榻处退来。

杨梦寰睁着眼看情势愈来愈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转身去拉朱若兰的衣袖，他手指刚刚触及朱若兰的衣袖，忽见她脸上不停的向外冒着热气，想必是正值在紧要关头，神与意会，心驰物外，所以对眼前激烈的打斗，不问不觉，他这一拉要害她走火入魔，那可终身大恨，……

心念一转，登时心平气和，焦虑之情亦随着消去，暗道：今日之局，看来凶多吉少，我这年来光阴，遭遇数番凶险，每每在死亡边缘，被人救回，这次所受之伤，更是惨重异常，玉箫仙子为救我之命，先被峨嵋派和尚打伤，又和陶玉在那石洞中动手相搏，眼下不知是死是活？……

那天陶玉把他由悬崖投下之时，他人已晕了过去，是以不知玉箫仙子和陶玉动手的胜负，及诸般经过之情。

他想得入神，把身侧打斗之险，完全忘去。

突然一股冷森的寒风，从他脸边扫过，心头一震，从回忆中清醒过来。

原来霞琳手中宝剑被那长衫老者一掌震飞，剑锋掠着他面上飞过，当的一声，击在后面的石壁上。那长衫老者一掌击落沈霞琳手中宝剑，借势翻腕擒拿，扣住了霞琳粉嫩的右腕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你……”

忽见沈霞琳一扬手，打了那长衫老者一个耳光。

那长衫老者，见霞琳脸上汗落如雨，身上白衣尽湿，心中动了怜惜，所以毫无防备，被霞琳一掌击中右颊，但闻啪的一声，半个脸登时红肿起来。

杨梦寰躺在榻上看得十分真切，忍不住微微一笑。这当儿，他早已把生死之事，置之度外，是以，心情毫不紧张，看霞琳一掌打得又准又响，竟是隐忍不住。

但闻那长衫老者冷哼一声，左手微一加力，举起右掌，向霞琳左面“肩井穴”上拍去。

沈霞琳早已累得力尽筋疲，只因怕那老者伤害了梦寰，是以奋力苦战，那长衫老者左手已擒拿她右腕脉门要穴，微一加力，沈霞琳立觉半身麻木，血脉不畅，哪里还能封架对方拍向她“肩井穴”的掌势。

杨梦寰躺在榻上看得十分真切，只苦无法下榻相救，惊急之下，大叫出声道：“沈师妹……”但觉一股血气直冲上来，一句话还未说完，人又晕了

过去。

沈霞琳听得梦寰惊呼，半晕神志忽然一清，娇躯倏然疾转，竟把那长衫老者击向“肩井穴”的掌势避开。

那老者冷笑一声，右手忽然又加了两成劲力。

要知脉门是人身血道主穴之一，如被拿制住，全身血道登时受阻，再难运转。那长衫老者功力深厚，再加劲，沈霞琳哪里还受得了，只感内腑一阵血气翻涌，眼睛一黑向后栽去。

那长衫老者右臂一圈，把霞琳纤腰抱着，低头看她嫩脸如火，汗下似雨，娇喘不息，全身微颤，人已经承受不住，心中一阵怜惜，登时把左手劲力松去……

他举起右手想暂时点制住霞琳穴道，以便腾出手来去收拾卧在榻上的梦寰，蓦觉眼前一亮，一股逼人寒气直袭过来。

那长衫老者吃了一惊，急向前跨一大步，身躯一转，把霞琳娇躯当作兵刃，向那袭来寒气迎掷过去。

只听一阵怒叱，寒光倏然收敛，石室中多一个长须道人，右手执着一支二尺多长，寒光耀目的宝剑，左手一伸，把沈霞琳迎掷而来的娇躯接住。

沈姑娘脉穴一松，又吃那冷森森的剑气一逼，人立时清醒过来，睁睛望时，看自己却被大师伯抱在怀中，立时娇喊一声道：“大师伯，这些人坏死了，他们要伤害寰哥哥和黛姊姊，我和彭姊姊同他们打了半天，仍然是打不过他们。”

原来，这现身人正是昆仑三子之首的玄都观主一阳子。

他来不及答复霞琳之言，陡然一晃双肩，急进数尺，左手抱着霞琳，右手宝剑一招“起风腾蛟”向那长衫老者刺去。

剑卷寒风，透骨浸肌，迫得那长衫老者就地一翻，滚到石室一角。

原来那长衫老者借霞琳和一阳子说话之机，向卧在榻上的梦寰扑去，那知被一阳子看出狡计，他刚一发劲，一阳子也紧随出手，他手中所执宝剑，乃武林奇珍，一挥之势，寒气可及数尺，剑势未到，那长衫老者，已觉着冷风逼身，慌忙之间，哪里还顾到声誉身份，伏身一滚，闪到石室一角。

一阳子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周公亮，你和史天灏一番心机白费了，不但未能害死贫道，反使我得到了这一柄武林奇珍……”

但闻霞琳在他怀中叫道：“啊！大师伯，你快救彭姊姊，她就要败了！”

一阳子转脸望去，只见一个面目丑怪的女人，和天龙帮中黑旗坛坛主开碑手，正打入生死关头，那丑怪女人，虽连遇险招，但却不肯后退一步。

大概双方都集中全神相搏，故而对一阳子入洞之事，全然不觉。

玄都观主陡然振腕挥剑，一招“神龙隐现”，直对开碑手崔文奇刺去。

这柄武林奇珍，威力强大至极，挥摆之间，剑风激荡，整个的石洞之中都是浸肌逼人的寒气。

崔文奇眼看获胜在即，双掌攻势愈发凌厉，忽觉一股冷森森的剑风直逼过来，心头一惊，疾收双掌，横跃五步。

一阳子出手一剑逼退了开碑手，宝剑回扫，冷锋电奔，划出一圈银虹，护住了木榻上的朱若兰和杨梦寰，原来他怕南天一鹏周公亮，借机袭击两人，是以，在逼退崔文奇后，反手回扫一剑。

三手罗刹彭秀苇正感无力招架之时，突觉一阵寒风掠体而过，银虹闪动，耀眼生花，只感身受之压力忽减，崔文奇已收掌跃退，定神看时，只觉身侧

站一个长须道人，手中执着一柄二尺多长的宝剑，烛光照射下，反映出满室霞辉。

只听崔文奇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还以为是什么人？原来是你玄都观主。”

他嘴在说话，目光却盯在一阳子手中的宝剑之上。一阳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崔兄别来无恙，咱们括苍山中一别，匆匆又快一年了。”

崔文奇借一阳子答话之时，心中暗自忖道：一阳子陡然间在此现身，也许昆仑三子都已赶到，眼下石洞情势，已是敌强我弱，一阳子手中宝剑，光辉耀眼，大异寻常兵器，那丑怪女人不但武功甚高，七步追魂沙尤为可怕，不如暂时退出石洞再说。

他只管盘算着心中主意，忘记答一阳子的话。

玄都观主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崔兄可是在用心思打贫道的主意吗？”

崔文奇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，江湖之上哪个不知昆仑三子的能耐，兄弟这点微末之技，就是想对付道兄，只必也对付不了。”说完，转身向石室外走去。

南天一鹏看崔文奇要走，也转过身子跟着出洞。

一阳子突然一晃肩，抢到石洞门口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周公亮，你请暂留片刻，贫道还有几句话，想和周兄谈谈。”

周公亮霍然转过身子，运功蓄势，冷冷问道：“你可是要报旧恨？”

一阳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贫道只有寥寥数语相询，周兄这等神情，不觉着太紧张吗？”

周公亮被一阳子说得脸上一热，果然收了架势，道：“不敢，道兄有话尽管吩咐就是。”

一阳子微微一叹道：“贫道与周兄和铁剑书生史天灏，即无旧怨，亦无新仇，两位设计害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贫道现在还是不很清楚……”

他微一沉吟，又道：“不过两位白费一番心机，却使贫道因祸得福，寻得这支武林奇珍……”

他一挥手中宝剑，立时有一阵森森剑气，逼人生寒，周公亮不自禁后退一步。

但闻一阳子哈哈一阵大笑，接道：“就请周兄转告铁剑书生，贫道虽无报复之心，但却总要问明白个中原因。”

南天一鹏目睹他手中宝剑耀眼生辉，心中更是气忿，冷笑一声，也不回答，转身出洞而去。

一阳子也不追赶，回头走近木榻，把手中宝剑还入鞘内。

这时，朱若兰用功尚未完毕，杨梦寰已被沈霞琳用推宫过穴之法，救醒过来，睁开眼，忽见恩师卓立榻前，不禁一阵感伤，低唤了一声：“师父……”就要挣扎下榻行礼。

一阳子摇摇头，叹道：“看你神情，似乎受伤不轻，这些凡俗礼数，不行也罢！”

他目光又转投到静坐行功的朱若兰身上，只见她散乱长发和胸前处处沾满的血污，心中十分骇异，略一沉思，问梦寰道：“看你们眼前情形，我很难猜想得出经过，如果你可以说话，把经过之情，扼要地给我说明。”

杨梦寰凄然一笑，长长吸两口气，调匀呼吸，把送朱若兰回括苍、留书出走、路上巧遇李瑶红和峨嵋派冲突自己出手相助、巧逢玉箫仙子、得知师父行踪、二上峨嵋山、天龙帮几位坛主寻仇万佛寺等诸般经过，很详尽地说

了一遍，沈霞琳、彭秀苇又把朱若兰抢救梦寰，抢夺那万年火龟经过情形，补述出来。

说完这一段话，天色已经大亮，一阳子面色凝重地望着木榻上的梦寰，暗里叹息一声，忖道：你牵出这么多纠缠情孽，而且这些人都不是平常的女子，将来这笔帐，怎么算呢？他想到为难之处，不禁心头有些冒火，但见梦寰惨白的面色，又不忍出言责备。

沈霞琳经过一阵休息，精神好转不少，忽然皱起眉头，道：“大师伯，要把我和寰哥哥送到一处很好的地方去住，我陪寰哥哥住在那里，永远不再出来了……”

一阳子听得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沈霞琳幽幽一叹，道：“黛姊姊虽然没有明白地告诉我说寰哥哥伤重难医，但我这几天来用心去想黛姊姊的话，知道她也没办法救活寰哥哥了！”

一阳子暗暗吃了一惊，但他外形神情仍甚镇静，道：“你黛姊姊说过已无法救他了吗？”

杨梦寰一笑接道：“弟子年来所作所为，想来就心痛如绞，对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在心上，只是有负恩师十几年的苦心教导了。”

一阳子叹息一声，默然无语。

沈霞琳笑道：“寰哥哥，你死了也不要紧，我会永远地陪守在你的身侧，黛姊姊，说她替你报了仇后，也要和我住在一起陪伴你的……”

一阳子听她如说梦话一般，把一件惨绝人寰的陪葬之苦，说得十分动听，而且脸上笑意盈盈，眸子中光辉闪闪，似是对那千古悲绝之事，万分向往，不禁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这孩子虽然是说的梦话，但那等诚挚之情，实在使人感动，看来她倒是真能做得出来，如果梦寰真的重伤难医，就此撒手逝去，我必得设法防止此等惨事发生，只因这中间还牵扯上一个朱若兰，使玄都观主心中还不能完全相信，他想，这也许朱若兰随口慰她之言。

杨梦寰却听得心头大震，惊道：“什么？你们要……”

沈霞琳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嗯！你死之后，我们要和你住在一起，陪守在你的身侧，想到你死之后，还能常常和你见面，所以，我心中一点也不怕你死了。”

杨梦寰只听得一阵激动，内腑气血，立时上冲，刚说得一句，“你们这是……”忽然喷出一口鲜血。

沈霞琳掏出绢帕，把他嘴上血迹，擦试干净，幽幽一声长叹，双手放在他胸前几处要穴上，缓缓推拿。

一阳子暗中运集功力，帮她把梦寰救醒过来，说道：“你身受之伤极重，怎么还不知自惜自重，要知你如真的死去，会留给好多人的痛苦，你父亲是我方外知交，且只有你这一个儿子，我生平也只收你这一个弟子，像你这等不知自惜之人，实在大伤为师之心了……”

他知梦寰心地一向纯厚，骤闻霞琳之言，惊震甚大，对伤势有害无益，他愈是激动，伤势恶化愈快，只怕他清醒之后，又要追问霞琳，故而出言相责，使他能暂时抑制住激动心情。

果然，杨梦寰听完师父话后，暗自忖道：不错，爹娘都过中年，只有我这一个儿子，师父苦心教育我了十二年。看来我是万万不能死去。求生之念一动，心中忽地镇静下来，闭上眼，摒弃杂念，调匀呼吸，暗中行功调息。

一阳子低声对霞琳道：“琳儿！快过来，不要打扰他。”

霞琳依言走到一阳子身侧，两人缓步出洞，仰脸看去，满山阳光，原来太阳已升上多时。

## 第二十九回主仆关系

一阳子很留心地看着那谷中形势后，拉着霞琳走上一处峰顶。

放眼景色如画，不觉精神一振，想到几日自己经历奇险，真如一场梦境。

他正想得入神，忽听霞琳叫道：“大师伯，有人来了。”

一阳子转脸望去，果然峰下谷口，有一人踉跄而来。

他内功本极精深，运足目力看清楚来人之后，饶是他定力深厚，亦不禁讶然失声。

来人的身影，逐渐接近了梦寰安居的石室狭道，沈霞琳亦看清楚了来人是身着黑装的女人。

太阳光从双峰交接之间的一段空隙中，透射在山谷中，照着那身穿黑衣的女人，只见她步履踉跄，身体不停地摇转，右手中握住一管玉箫，当作手杖使用，不时点在山石上面，以帮助站稳她摇动的身子，她虽然步履踉跄，但走的并不很慢。

一阳子看着那黑衣女人，轻轻叹息一声，伸手拉着霞琳，由峰上向下奔去。

两人到了峰下之时，那黑衣女人似已不能支撑，倚坐谷边一块大山石旁休息。

她微闭双目，粉白的玉颈上，有一道寸许长短的伤痕，衣领满是血污，脸色惨白，不停喘息。

一阳子缓步走到她身侧，低声对霞琳道：“琳儿推拿她胸前‘气门’、‘玄机’两穴。”

沈姑娘蹲下身子，正待动手，忽见她睁开眼睛，随手捡起玉箫，横扫击出。

一阳子左手疾探，一把接住玉箫，一挫腕，把玉箫夺了过来，怒道：“玉箫仙子，我们好意相救，你怎么就出手伤人！”

玉箫仙子缓缓地站起身子，目光凝注一阳子脸上，望了许久，摇摇头，黯然叹道：“你来得太晚了，他已经被人投到那悬崖下水潭中了，我在那水潭边守了很久时间，仍不见他的尸体浮出，想来他被那急射而下的怒涛激流，卷沉在潭底之中。唉！我身受伤势很重，无法下潭去打捞尸体，不过，我总有一天会把他的尸体打捞上来……”

突然，她目光转投到霞琳身上，口中轻轻啊了一声！又低声接直：“他伤在峨嵋二老手中，送命在一个身着黄色大褂，手套金环，面目娇好，装束诡异的少年手中，他本来喊过他的姓氏，可是我一时记不起了……”

说至此处倏然而住，站起身子扶箫奔去，片刻间，隐过山脚不见。

沈霞琳问道：“大师伯，这黑衣女人是谁？她怎么会认识寰哥哥呢？”

一阳子道：“很少人知道她真实姓名，都称她玉箫仙子，在当今江湖之上，威名甚盛。”

沈霞琳重复了一句玉箫仙子，只觉这名字十分熟悉，只是一时间想不起在哪里听过。

两人缓步走回石室，朱若兰已运功完毕，下了木榻，一面用手理着散乱的秀发，一面低声在和梦寰谈话，那丑怪的女人，却已不在洞中。

沈霞琳急奔两步，跑到朱若兰身边，笑道：“刚才我们打了半夜的架，要不是我大师伯及时赶来，只怕我和那位彭姊姊都要被人家打败哩！”

朱若兰先对一阳子点头一笑，然后轻揽着霞琳问道：“那你定然是吃了

很多苦啦？”

沈霞琳笑道：“嗯！我虽然和人家打过很多次架，但却从没有昨夜那样利害，我怕他们冲近木榻，伤了你和寰哥哥，所以，气力就大了很多。”

两人谈话之间，彭秀苇提着一壶山泉进洞，朱若兰洗去脸上、发间血污，笑对一阳子道：“老前辈来得正好，不但及时解了晚辈之危，且将省去我一番跋涉……”

她转脸望了静躺在木榻上的梦寰一眼，脸上忽现黯然之色，接道：“他伤得很重，已非晚辈可以疗治，因此，我想带他到括苍山白云峡去见我恩师，求他老人家以所得万年火龟疗治他身受之伤。”

一阳子微一沉吟，笑道：“朱姑娘这般加惠于他，贫道十分感激，不过，他离开贫道一年之中，就牵惹着无穷风波，唉……”

朱若兰叹息一声接道：“老前辈不必多责怪他，事实上有很多事，都不能怪他，眼下他伤势很重，不宜再拖延时间，至于因他牵惹的风波后患，晚辈决不置身事外！”

一阳子道：“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，是否要贫道护送一程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老前辈如果有事，尽管请便，由琳妹妹和这位彭姑娘伴行相助，人手已经足够了。”

一阳子听她口风，已知她不愿让自己随行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贫道就先走一步，……”

他刚转身，忽然又停住脚步，翻腕抽下背上宝剑，笑道：“我在昆仑山一处悬崖冰岩之上，和玉箫仙子动手，忽得天龙帮帮主爱女李瑶红传报警讯，说寰儿被峨嵋派擒拿住，押在万佛寺，因此就匆匆赶来峨嵋山，行至这卧虎岭时，正值深夜，无意发现了南天一鹏周公亮和铁剑书生史天灏，在一处悬上对坐清谈，我因一时好奇，偷听两人谈话，才知两人是在计划捉万年火龟之事。”

他微微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我偷听两人谈话，只不过是一时好奇，那却引起了铁剑书生史天灏的杀机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史天灏为人阴险得很，不知他用的什么方法对付老前辈？”

一阳子道：“贫道昔年游踪江湖之时，曾和两人见过几面，故而相识。史天灏故作笑脸，邀我入伙，我虽再三推辞，仍不能推脱掉，只好答允下来。

史天灏装作热情，带我到那万年火龟存身中的悬崖边缘，趁我无备之时，两人一齐下手，把我推到那悬崖之中，那知我却因祸得福，捡得这柄千古奇珍，但这等宝剑，如非有绝世武功，也不配用它，仅以此宝剑相赠，藉谢朱姑娘数番援手之恩。”

朱若兰看了那宝剑两眼，摇摇头道：“这等神物利器，晚辈哪里敢受，还是老前辈自己留着用罢。再说，我一直就未存有什么争霸江湖之愿，此刻更是万念俱灰。贵派中分光剑法，以快速著称武林，如再佐以这武林宝刃威力，那威势想来必增强很多……”

一阳子看她不受，也不再坚持，收了宝剑，拱手告辞，飘然而去。

朱若兰等也立时动身东上。

沿途之上，车船兼程，朱若兰果然不再改易男装，和霞琳陪守在梦寰身侧，笑语慰藉，无限柔情。

她本十分担心梦寰伤势恶化，支撑不到括苍山，就会伤重而死，那知事情大出她意料之外，杨梦寰虽然数度晕厥，但一缕残息，始终不绝。

她一面拚耗本身真气，助他复苏，一面极尽娇柔，慰启他求生之念，就这样，使杨梦寰支持着到了浙东，仍然保持着最后一口气未绝。

她哪里知道，这完全是梦寰在泯江舟中所遇那身披蓝纱少女相赠灵丹之力，那灵丹神奇的药力，护住他内腑一点元气不散，再加上朱若兰本身的真元之气，维持他脉穴畅通，才创出奇迹，使梦寰生命得以延续不死。

这日，到浙东括苍山下，几人弃车步行，连夜入山。沈霞琳、朱若兰、彭秀苇交替背负梦寰赶路。

好在朱若兰熟悉地势，翻山越岭，单走捷径，经过了半夜紧赶，已到了白云峡。

这时，已是子夜过后时分，一轮明月，满山银辉，山风吹起阵阵松涛，朱若兰放下怀中梦寰。指着前面一座奇峰，说道：“转过那座山峰，就是白云峡了……”

沈霞琳缓缓把粉颊贴在梦寰鼻息处，笑道：“寰哥哥，还没有气绝呢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唉！只不知我师父回来没有？”

她在快到白云峡时，心中忽然害怕起来，因为，只要回到峡中，立时就知道了，师父是否已经回山，在路上，她兼程赶路，心中有着很大的把握，师父一定回到了白云峡，但在将到之时，她的信心，忽然间完全消失，竟不敢再往前走。

沈霞琳举起右袖，擦着脸上汗水，问道：“黛姊姊，白云峡还有多远？”

朱若兰遥指着前面一面山峰，道：“就在那山峰之后，大约有五里左右！”

沈霞琳微微樱唇，笑意盈盈地长吁了一口气，满脸欢愉之色，说道：“黛姊姊！咱们不要休息了！快些去找你师父替寰哥哥疗治好伤势，他多活这些天不死，那一定死不了啦！”

只因她心中一直记着朱若兰相告之言，说梦寰虽活过三天时间，可是由四川峨嵋山到浙东括苍山，耗费的时间将近二十天工夫，杨梦寰并未死去，虽然只有一缕微弱的气息，但却并未咽绝。

这件事在沈霞琳纯洁的心中，甚费疑猜，因为，她深信朱若兰是无所不能之人，她既然说过杨梦寰难再活过三日，自然是无可置疑，可是，事实上杨梦寰竟延续两旬之久，仍然未死……

不只是她，就是朱若兰的心中，亦感到莫名其妙，虽然她不惜耗消本身真气，助他延续生命，但她心中很明白，那只不过是祈求尽到自己最大的心力而已，决不能创出这等奇迹。

她哪里知道，杨梦寰在泯江舟中巧遇了那身披蓝纱少女，服用了天下第一等灵药，保命护心丹，得那药力神奇之效，护住他内掖一点元气不散，虽已油尽灯干，但一缕生命火焰，始终延续不熄。

朱若兰虽系生性坚强之人，但此刻却变得十分柔弱，沉思良久，才回头望着霞琳黯然一笑，道：“要是我师父没有回来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心里非常害怕。”

沈霞琳先是一怔，继而笑道：“那不要紧，咱们可以住在白云峡等他，他总是要回来的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唉！我师父一向行踪不定，常常数月半年不回白云峡一趟……”

忽然她心中闪起一新的意念，不禁粉脸变色，暗自忖道：师父对我一向百依百顺，但那天却大异往常，似乎连话也不愿和我多说一句，如非有万分

紧急之事，决不会那样对我，何况，他已练成上乘内功，似无有借重那万年火龟，以增进功力的必要。

她心念尚未转完，蓦间长空鹤鸣，月光下见一只巨鹤，流星般飞泻而下，落在她身边。

朱若兰骤见灵鹤，心中忽然一喜，暗道：玄玉既已回来，想来师父定也回山了。

因为灵鹤玄玉，只有师父和她能够遣用，那夜玄玉忽然不见，朱若兰心中十分着急，及后见师父现身，料知是师父带走，是以见得玄玉之后，心中忽然感到一阵欢愉。

她伏身抱起梦寰，转脸对霞琳道：“我师父已回来了，咱们快走吧！”

当下几人，又放腿向前奔去，翻过了两座山头，到了那高峰下面。

忽然间，铮铮几声弦响，从那高峰后面传来后，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却丝丝扣人心弦，三人都不禁一阵心跳，停住了脚步。

但闻那灵鹤一声凄厉长鸣，展动双翼，冲霄而去，瞬息间飞得踪影全无。

朱若兰望着灵鹤玄玉的去向，呆呆出一会神，忽地惊叫一声，道：“琳妹妹，快走……”她口中说着话，人已似弦弩箭般向前奔去。

她这异常的举动，使霞琳和彭秀苇，都跟着放腿狂奔。

但觉扑鼻花气，拂面而过，山色景物，掠目逝去，因几人奔行得太快，无法看清楚详细情形。

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，朱若兰倏然收住脚步，回身把怀抱中的梦寰，交给霞琳，纵身一跃，快似掠波飞燕，直向前面扑去。

沈霞琳、彭秀苇定神望去，只见前面一片如茵绿草之中，坐着一个青袍长须的老人，在他身侧一丈左右处，盘坐了一个身披蓝纱的白衣少女，少女怀中，抱着一支琵琶，身后一排横立着四个赤足裸腿，身着及膝白色大褂的婢女，一个个面目姣好，艳光照人。

那少女玉颊上挂着两行清泪，手抚着怀中琵琶，目光凝注着草地上静坐的老人，脸上不胜愁苦，显然，她是想拨动琵琶弦音，但却又为另一伸力量阻止了她，一付欲弹又止的神情……。

朱若兰扑到那老人面前，无限凄伤地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我回来了……”

只见那老人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陡然一声惊叫道：“你现在回来做什么，快走！快走！”一面说话一面又挥手作势，叫朱若兰早些离开。

但见那身披蓝纱少女纤指走动，怀中琵琶，铮铮铮，连响三声。

沈霞琳忽觉两臂一松，砰的一声把怀抱中的梦寰摔在地上，彭秀苇却随着那三声弦音，跳动了三步。朱若兰虽未有所跳动，但却突感一阵急躁不安……

幸喜那少女拨动三声琴响之后，不再继续，三人神智，才未受制，倏然清醒过来。

沈霞琳伏身看看地上的梦寰，气息仍然未绝，才放下心中一块石头，幽幽一叹，道：“这琵琶好生难听……”

但见那老人圆睁着一双环眼，大声对朱若兰叫道：“你快些走吧！再晚了恐怕走不了啦！我已经受了重伤！”

朱若兰细看师父神色，大异往常，脸色惨白得毫无血色，知他所言非虚，心中更是惶急，纵身一掠，直到那身披蓝纱少女身上扑去。

那少女对朱若兰的来势，只似没有看见，既不起身迎敌，亦不让避，仍

然静坐不动，可是她身后横立的四个亦足婢女，却一齐跃出，并肩挡在那少女身前。

朱若兰正值满怀伤痛之时，出手迅快至极，左掌平推一招“移山填海”，右手横扫一记“神龙摆尾”，直击横打，一齐袭到。

四女被她凌厉的攻势，迫得纷纷退避，但倏分即合，一让过朱若兰的攻势，立时反击，四个人一齐出手，由四个不同的方向攻到，八双玉掌分袭朱若兰八处要穴。

彭秀苇看四人合攻主人一个，不由心头火起，大喝一声，纵身而上，探手间已套上鹿皮手套，扣握了一把毒沙。

只听那盘坐在草地上老人大声叫道：“兰儿快些停手，她是你小蝶妹妹，你决打不过她的。”

朱若兰听得一怔，倏忽间拍出四掌，把四个围攻的婢女迫退，翻身跃开五尺。

四个裸腿艳婢，也不追击，一排横挡在那身披蓝纱的少女身侧。

彭秀苇手中所扣毒沙，本已蓄势待发，但听那老者一喝，又见朱若兰翻身跃退，手中一把毒沙，也不敢乱打出手，紧随着朱若兰跃身而退。

这当儿，那身披蓝纱少女，忽站起身子，到了青袍老人身前，缓缓地蹲下身子，放下怀中琵琶，低声说道：“老伯伯，我娘临死之前，告诉我说，她死之后，要我到括苍山白云峡来找你，并要我用‘弦音耗心’的工夫害死你。

“其实我心里并不想害死你，何况你又对我很好，把万年火龟的内丹，也送我服用，我娘在生前也对我谈过万年火龟的事，她说，如果能得服万年火龟内丹，她就不会死了，所以我想那万年火龟一定是异常珍贵之物……”

只见那青袍长须老人，全身一阵颤动，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你娘说的不错，她一生中所受的委屈，都是我加诸于她的，就是把我乱刀分尸，也不足抵万一，只可惜她死得早了一点，不能亲手杀死我这忘情负心之人……”

那少女只听得双目圆睁，闪动着异样光辉，惊叫道：“怎么？你认识我娘吗？”

那老人突然仰脸望着当空皓月，好半晌，才答道：“唉！我们只不过见过几面……”

朱若兰在那蓝纱少女蹲下身之时，也跃到那青袍老人身侧，这时，突然插嘴接道：“师父你一定认识这位姑娘的妈妈，可是你为什么不肯说呢？”

一语未完，突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，啊地惊叫一声。

青袍老人和那身披蓝纱少女，都不禁被她这突如其来一声惊呼，吓得微微一怔，四道眼神，一齐转注在她的脸上。

只见她嫩脸上神情激动，星目蕴含泪光，玉齿紧咬着樱唇，摇摇头，故作微笑，一语不发，原来她想到那万年火龟内丹，已被身披蓝纱少女服用，梦寰病势只怕难疗好了。

那青袍老人突然咳嗽一声，霍然起身，举起双手，疾走了两圈，又重坐原处。

朱若兰看师父疾走的步法，正是他平时修习上乘内功时所用，心颇暗暗吃惊，忖道：难道他老人家真的受了极重的内伤不成？……

但转念又想师父精深内功，博奥武学，当今之世，有谁伤得了他？

只听那身披蓝纱少女长长一叹，又道：“我娘遗命要我害死你，我想你

一定是很坏的人，谁知你竟是十分慈善的老人，唉！我娘不知和你有什么仇恨，非要我害死你不可……”

那青袍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当今之世，只有你娘和你，有杀我之能，你娘既然死去，只余下你一个人了，你要不肯依你娘遗命害死我，我就是想死也死不了。”

朱若兰忽地一伸右手，把那少女放在地上的琵琶，抢在手中。

身披蓝纱少女转脸望了朱若兰一眼，道：“你最好把那琵琶摔碎，我就永不能再弹它了。”

那青袍老人突然一声叹息道：“怎么？你改变了心意吗？哼！要知一个人不听父母之命便是大大不孝。”

身披蓝纱少女忽然放声哭了起来，道：“可是你待我这样好，我要害死了你，心里不安……”

青袍老人笑道：“你娘受了几十年活罪，忍恨偷生，把你教养成人，就是要你替她报仇，你要不肯依她遗命，把我害死，难道就不怕愧对你娘九泉阴灵吗？”

身披蓝纱少女，只听得娇躯一阵颤抖，伸手去抢朱若兰手中琵琶。

朱若兰一提气，身体坐姿不变，倏忽间闪开五尺，道：“你要再动手抢，我真的要把它砸碎。”

但闻那四个裸腿赤足美婢，一齐娇叱，纷纷向朱若兰扑去。

彭秀苇、沈霞琳亦双双跃奔过来，出手拦截。

忽听那青袍老人喝道：“快些停手。”右掌虚空劈去，一股强猛绝伦的力道，从几人中间冲过，沈霞琳、彭秀苇，和那四个美婢，都被那激荡的潜力逼开。

朱若兰举起手中琵琶，运尽臂力，猛向数丈外一块大山石上投去。

那青袍老人左手袍袖一拂，忽地腾空而起，伸手一抄，已把琵琶抓在手中，跃回原地，向那身披蓝纱少女手中递去。

要知朱若兰那运力一掷，何等迅快，青袍老人能在一刹之间，跃身而起，悬空把琵琶接住，不但看得彭秀苇等愣在当地，就是朱若兰本人也看得呆了一呆。

她知道，只要那琵琶交到身披蓝纱少女手中，让她弹动起来，自己也无能耐受，何况还有霞琳和三手罗刹。

师父又一想死在那少女手中，自是不肯伸手拦住，必需在那少女未弹琵琶弦音之前，重把琵琶抢到手中。

这机会只不过一刹那间，朱若兰来不及劝求师父，蓦然纵身而上，右手疾伸，抓住了琵琶一角。

这时，那身披蓝纱少女，左手亦接住琵琶一角，那青袍老人还未完全放手，三个人各抓住琵琶一端。

青袍老人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兰儿，你放不放手？”

朱若兰自闻那万年火龟内丹，被那身披蓝纱少女服用之后，心情就十分激动，此刻又被师父责问，只觉万般委曲，一齐泛上心头，咬牙答道：“师父打死我，我也不愿放手……”

青袍老人怒道：“难道我就当真不敢打你吗？”

左掌一翻，横扫过去。

朱若兰平时虽得师父宠爱，对她百依百顺，但一见师父真的出手，倒也

不敢封架，一闭眼，准备硬受一击。

青袍老人一掌出手，忽然想起她乃是金枝玉叶之体，自己只不过是她的侍卫身份，只因久居这白云峡中，远绝尘世，致把一些凡俗礼数，尽皆忘去，朱若兰由刚会学语之时，就在他身侧长大，等到半通人事，自己因授她武功，由她称师父……

心念一动，赶紧收掌，但哪里还来得及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击出掌势，正中在朱若兰玉颊之上，只打得朱若兰娇躯摇颤，秀发散披。

雪白的粉脸上，顿时现出一片红肿。

一则朱若兰已运气相接，二则他击出掌势一收，力量减少了很多，要不然这一掌纵不致命，也必打得朱若兰当场晕倒。

他一掌击中朱若兰后，心中又悔又恨，反手一击拍在地上，手掌深陷，入地半尺。

朱若兰忍伤痛，垂泪说道：“师父纵然想死，也望对兰儿说明原因……”说着话，用力一带，立时把琵琶夺了过来。

那身披蓝纱少女忽然想起，那支琵琶，是她母亲遗物，要被别人砸碎，实在太可惜了。

急道：“这位姊姊，你不要砸碎我的琵琶，这是娘的遗物，我想我娘时，就要在她的坟上，弹给她听……”

青袍老人因心中悔恨交集，抓住琵琶的手，忘了用力，被朱若兰抢了过去，听得那少女之言，忽的两手一伸，又把琵琶抓住，道：“兰儿，有话好说，这琵琶是万万砸它不得！”

朱若兰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不要我砸碎这琵琶也好，但师父得把这中间隐密告诉我听！”

青袍老人听得一皱眉头，沉吟不语，反复忖思一阵，道：“这件事得让我好好想想。”

那身披蓝纱少女，似被朱若兰几句问话，触动心事，竟然仰起脸儿，颦起黛眉，忖道：自我记事后，从未见我娘离开过百花谷中一步，不知怎会和这位老伯伯结下仇恨？

她心中一起疑窦，往事纷至而来，侧脸望了朱若兰一眼，忽然从怀中摸出一幅白绢，摊展在草地上。

只见那白绢之上，绘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子，头梳双辮，身披轻纱，一个二十余岁身穿宫装的美丽女人，满脸微笑，站在那女孩身后，背景楼阁耸云，不知是什么所在？

朱若兰看那白绢上的小女孩子，颇似自己，不禁呀了一声！那青袍长须老人，望了那白绢一眼，老泪忽地夺眶而出，全身颤抖。

身披蓝纱少女目光在朱若兰脸上呆看了一阵！忽然叫道：“兰黛公主，兰黛公主……”

朱若兰细听那少女口中所呼，分明是自己闺讳和小名混称，只是下面加了公主二字，却是想不透是何原因？

但见那青袍长须老人忽地仰天长叹一声，霍然跃起，对着朱若兰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老奴罪该万死……这十余年来一直……”朱若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师父……师父……你老人家这是干什么……”急跃而起，对着那老人还拜下去。

那青袍老人，右手捧胸，左手乱颤，口中叫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，你这等

重礼岂不要折煞……”

忽的一口鲜血，从他嘴中涌出，挺身跃起，绕着草地疾走起来。

月光照耀之下，但见他脸上汗水滚滚而落，捧胸绕奔，神情极是痛苦。

大约有一刻在夫之久，他脸上汗水才逐渐消去，神情亦渐正常，重又落坐草坪，道：“我内伤很重，只怕已难久活人世……”

那身披蓝纱少女幽幽一叹，移近那青袍老人身边，黯然泣道：“老伯伯！你真受伤很重吗？”

青袍长须老人，流露出满脸慈爱之色，拂着她头上秀发，笑道：“我伤势虽然很重，但一时之间，还死不了。这几十年来，我日夜都在想着一件事情，只是想不通原因何在？”

他把目光转投到梦寰身上，叹息一声道：“现在我明白了，可是太晚啦，你娘有没有什么遗言？”

身披蓝纱少女道：“我娘在弥留之际，对我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毒蛇猛兽，而是你心里喜欢的男人。若你心里喜欢哪个男人之时，就赶快把他杀掉。”

青袍老人说道：“你娘说的不错，她若不是喜欢我，怎么会跑到这深山大泽之中受了二十几年苦！”

“抛下锦衣玉食，冒着抄家灭门的危险，和我逃到括苍山来，住在这幽谷岩洞之中，整日的见不着人迹，和毒蛇猛兽为伍，为的是什么？只因她太喜欢我了，她为我坚拒皇妃之位，为我受尽鞭鞑之苦，情爱是何等深厚，而我却没有使她快快乐乐的过过一天。

“这些事积压在我的心中，已是十几年了，我虽然日夜费心去想，但总是有些难明之处，现下看到那受伤的少年，使我多年心中不能明白的，陡地了了了。”

“我虽没有打过她一掌，骂过她一句，但我加诸她的，却是最难使她忍受的孤寂……”

朱若兰脑际，忽然闪掠过一幕幕的回忆。但只不过是片段段。不能想到全盘，当下问道：“师父你说的是谁呀？”

只听那青袍老人，又微微轻叹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我本不愿把这些往事告诉你们，又怕我死去之后，这桩事要成为一桩千古悬案。又怕你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出身来历。我死了也不能瞑目泉下……”

那身披蓝纱少女接道：“你既然知道我娘以往之事，想必和我娘相处时间不短……”

青袍老人道：“唉！你娘有没有提过你父亲的事？……”

蓝纱少女道：“没有，她一直没有和我提过，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父亲，闹着非要她说出我父亲在什么地方……”

那青袍老人喜道：“她可对你说过吗？”

蓝纱少女道：“我一提此事，娘的脸色，立时大变，她平日十分疼我，从不肯骂我一句，但那次却把我责骂一顿，并且告诉我说，父亲是个很坏的人，要我答应以后不要再提到他。”

青袍老人哈哈一笑道：“骂得好，骂得好，你父亲的确不是什么好人！”

这时，不但朱若兰看出了师父和这少女之间有着很微妙的关系，而且从铺地白绢之上，回忆起很多儿时情形，目光盯住在师父脸上，心中却在推想着很多不明的疑点。

只见那青袍老人合掌望着天上星辰，口中喃喃自语了一阵，突然把目光转投到朱若兰脸上，说道：“先请公主恕了老奴逆国法大罪，老奴才敢直陈。”

朱若兰急道：“师父有什么话？但请吩咐就是，你这等神态对我，反使我心中不安！”

青袍老人叹道：“世人均知先皇武宗无后，因而在先皇驾崩之后，拥立兴宪王世子厚焯即位，却不知先皇的至亲骨肉，被我和翠蝶带到了深山大泽之中。……”

朱若兰回头望了仰卧在地上的梦寰一眼，道：“在皇宫中有什么好？这些往事不谈也罢。”

青袍老人笑道：“这些年来你已经知道了一点蛛丝马迹，但你却一直不肯追问你的身世来历，也许你不愿把咱们师徒名分破坏，唉！这件事我作的是错是对？到现在我还是分辨不清……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师父做的一点不错。”

青袍老人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我幼年嗜武如狂，到处访求名师，艺成后，游踪京都，得一位同门师兄介绍入东厂，三年后，入选为先帝孝宗近身侍卫……”

他目光忽然转投那身披蓝纱少女身上，黯然一叹接道：“就在那年，我认识了小蝶的妈妈，那时，她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，刚刚被选入宫中……”

只听那身披蓝纱少女，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认识我娘，那你……”

青袍老人点头笑道：“我是你生身父亲，因你娘恨我太深，所以她不愿告诉你，唉！这也不能怪她。”

月光下但见两滴泪珠由他脸上滚落下来。

朱若兰掏出一块绢帕，送交那青袍老人手中，他接过绢帕，抹去脸上泪痕，说出了一番往事。

原来那青袍老人，名叫赵海萍，本是明孝宗的贴身侍卫，因武功高强，甚得孝宗宠信，经常随皇帝出入后宫，孝宗念他日夜卫护辛劳，就后宫佳丽中选出一位名叫翠蝶的宫女相赐。

那知赵海萍生平嗜武如命，不愿接受女色，翠蝶虽有绝世姿容，也没法动摇他铁石之心，两人相处了年余时间，赵海萍始终未对翠蝶生出半点情怀，可是翠蝶却对他由敬生爱，深植芳心。

有一天，赵海萍擒到了一个深夜入宫的大盗，在他身上，搜出了“藏真图”，他本听过《归元秘笈》的传说，一见那“藏真图”后，忽然动了寻求《归元秘笈》之心，竟然连夜出走，离开了宫廷。

皇帝的近身侍卫，忽然失踪不见，确实忙坏了很多当朝大员，孝宗手谕东厂太监和刑部尚书，责令限期查报他失踪原因？追缉回宫。

这件事闹了一年多，东厂高手和刑部中巡捕，明查暗访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但始终找不出赵海萍行踪何处，时间一久，事情就逐渐淡了下来，成了悬案……

### 第三十回花树迷阵

赵海萍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，但他出道之后，就被一位同门师兄介入东厂锦衣卫队，很少在江湖中走动，是以经验阅历，均甚缺乏。

他依图索骥，费时半年，才找到那“藏真图”揭示所在。

但那揭示含意，一时间不易思解透彻，他徘徊在括苍山三峰飞瀑之处，数日夜的工夫，仍未能解出揭示指说的藏宝之处。

但他嗜武成狂，虽遇挫折，仍不灰心，出山采购了很多干粮，重返揭示所指的三峰飞瀑之下，苦苦寻找……

就这样耗去了他半月工夫，但毫不气馁，足迹遍及了那三峰飞瀑附近十余里方圆的幽谷绝壑。

那藏宝所在虽未找到，却被他寻到一处风景绝佳，地势又异常隐密的白云峡。

这白云峡本是昔年天机真人的隐居之处，天然的环境又经过一番人工润饰，峡口紧依千丈绝崖的耸云岩，那绝峰顶端，这正是三百年前三音神尼远从阿尔泰山，找到括苍山和天机真人比武三昼夜对拆五千余招的地方。

第四天上这两位盖代奇人，互以上乘内功相拚，结果闹个两败俱伤，两人都为对方重手法击伤内腑，对坐运功调息之时，忽然大彻大悟，觉出这一场生死的拚斗，毫无丝毫意义，可是为时已晚，因为两人都知己难久人世，醒悟之后，化敌为友，遂把两人绝世武学合录成三本秘笈……

赵海萍在白云峡口一座石洞之中，看到了天机真人留下的若干痕迹，也回想到这两位前辈奇人的悲惨收场，但这悲惨往事，并没有促成他丢弃寻找《归元秘笈》的决心，反而更坚定了他寻找《归元秘笈》的意志。

因为他从白云峡口石室内，看到天机真人遗留的痕迹之后，更坚信这一流传在武林中传说的真实性。

他在白云峡口石室内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又回到“藏真图”偈语所示的三峰飞瀑之处。

他在那三峰飞瀑之下，又苦研用了两天，仍是找不出一点头绪。第三天上忽然遇上了两个武林人物。

赵海萍已很久未见到人踪，此刻骤然遇到了两个人，心中甚喜，三人交谈之下，才知那两人也是为《归元秘笈》而来。

这两来的更是冒昧，即无“藏真图”指示藏宝所在，亦无丝毫线索可循，只是只人说过“藏真图”所示的山态势形，就冒冒失失找上了括苍山来。

真亏他们那份毅力，在那深山大泽之中，苦寻了半年之久，才找到这三峰飞瀑之处。

赵海萍听两人说出了这般经过，心里暗自好笑，忖道：我还认为当今之世，只有我一个这样爱武如狂之人，原来还有志同道合的宝贝朋友。

忽然心念一转，暗道：我早有“藏真图”偈示，但耗费了月余之久，仍未找出那《归元秘笈》的置放存在，何不联合这两人的力量，同心寻找。

他久居宫廷，不知江湖间险诈可怕，经过一番交谈，立时就取出怀中“藏真图”，和两人研究那偈语所示宝藏所在。

这两个都是绿林大盗，一个叫周奇，一个叫康全，全称为金陵二虎，两人横行江南十余年，积案如山，江南六省官府捕快虽然为两人吃过不少苔杖之苦，但因两人行踪隐密，武功又高，一直无法缉捕两人归案。

后来六省捕快联手合作，并邀请了江南几家大镖局的镖师相助，蹑踪紧

追不舍，在一次激烈的拚搏之中，二虎双双受伤，但仍被两人冲出重围逃走。

二此经过这次挫折之后，忽生再求深造之心，准备练成绝世武功，以图称霸江湖，两人听说《归元秘笈》的传言，遂结伴入山，苦心寻找了半年之久，但仍然找不出一点头目，正值心灰意懒、准备离山之际，忽然遇上了赵海萍。

周奇、康全看到了“藏真图”后，雄心复炽，两人相互望了一眼，颌首微笑。

要知金陵二虎，数十年形影不离，早已心意相通，一眨眼，一点头间，均能了然对方心意为何？只是赵海萍感觉不出罢了。

当下三人仔细研究了图上偈语含意，找出那存置《归元秘笈》的石洞。

二虎看那石洞深不见底，阴气逼人，遂鼓励赵海萍先下去一查究竟，两人故作殷勤，采了很多老藤连接一起，赵海萍一心想着那《归元秘笈》，哪里还能顾及二虎心存恶意，也不思索就抓起葛藤一端，当先而下。

二虎缓缓把葛藤放长，下到二百余丈，才觉出葛藤一轻，周奇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愣小子倒是好骗得很，这座石洞深达两百余丈，想那洞中必然藏有毒物，先让他替咱们扫清了道路，咱们再下去不迟。”

康全笑道：“依我看来，咱们根本就不用冒这入洞之险，待那愣小子取到《归元秘笈》出洞之后，你可随意和他闲扯，我在后面出其不意，给他一刀，既可免除入洞之险，又可少去日后麻烦。”两人计算得虽好，无奈天下事，大都不从人愿，赵海萍入洞之后犹如泥牛沉海，二虎在在洞口等了两天两夜工夫，仍不见赵海萍出来。

第三天，周奇再也忍耐不住，说道：“不行，咱们得下去看看，要是那愣小子得到了《归元秘笈》不肯上来，咱们这个当可上大啦。”

康全摇摇头道：“石洞之中，哪有吃喝之物，依我看多半是被什么毒物所伤，死在石洞中了。”

二虎研讨了一阵，最后还是抵不过《归元秘笈》的诱惑，周奇首先下洞，哪知这一去，又是昼夜没有消息。

康全终于也忍耐不住，把垂入石洞的葛藤一端，系在一株松树上，正想要攀藤而下，心中忽的一动，暗忖道：这石洞之深，实非任何轻功可以跃登上来，只要有一只猴子把这葛藤嚼断，我就活活饿毙在石洞之同。

忽然又一个念头，展在脑际，莫不是两人得到《归元秘笈》，从石洞中另外的出口溜走？要是真有什么凶险之事，周奇总该有一点惊讯上来，再说他那一身武功，也非一般的毒蛇猛兽，能够伤得了他。

本来他准备不冒入洞之险，但这一转念，立时垂藤而下。

流入洞中的溪水，击在石壁之上，散成千万点黄豆般的水珠儿，四下飞落，冷风徐徐，阴寒浸肌，康全一面运气御寒，一面打量石洞中形势。

只见石洞愈深愈形收缩，到洞底时只余下两丈方圆大小。

靠东南面光滑的石壁间，有一座高可及人的石门，半开半闭，入门后是一道曲折的夹道，夹道很窄，仅可容一人通过，而且黑暗如漆。

康全拔出背上单刀，护身而进，走了一段，夹道逐渐开朗，两边夹壁，色凝翠玉，晶莹透明，碧光耀目。

又转过两个弯，夹道已尽，景物豁然开朗，一块亩许大小的草地上，种满着各色花树，赵海萍和周奇正在那花树中间，穿来走去，但却给终不离丈余方圆，更妙的是，两人有时只相隔一株花树，对穿而过，但却不闻不见。

康全虽不懂五行奇门之术，但也意识到这花树林是一座奇门阵式，看两人在林中穿来走去，始终无法走出，不禁心生寒意，哪里还敢入阵……

正在为难当儿，突觉后面一阵急风袭来，他来不及多作思索，反身一刀劈去。刀劈出手，才看出是一支奇大的白鹤。

巨鹤似无伤人之意，是以毫无防备，被他一刀劈中左翼。

这一刀激起英鹤野性，但闻一声长鸣，敛藏在腹下的双爪，突然一齐伸出，右翼也同时斜扑而下，击落他手中单刀。

康全心头一惊，纵身向后跃退，匆忙之中，忘记了他身后就是那花树阵式，待他警觉，人已落入阵中，只觉眼前一花，顿时迷失了方向，周奇、赵海萍亦同时不见。

要知这花树阵式，是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比武两败俱伤，大澈大悟，化敌为友之后，为合《归元秘笈》，避居此洞，因怕遭人困扰，用反五行之法布成这座花树阵，奥妙无穷，置阵中，如坠入浓云密雾，耳目俱失效用……

三人被困入阵中，各居一处，本都难免饿毙，但因赵海萍携带干粮较多，生平又未近过女色，元阳充沛，耐受饥饿之力要较二虎强了很多，是以，他还毫未感到饥饿威力之时，二虎已难耐饥饿之苦，晕倒当地。

赵海萍干粮用尽，七日之后，人也逐渐支持不住，周奇、康全早已在数日前饿毙在花树阵中。

这时，他已不再作出阵之想，闭目静坐在地上休息，一个人到了完全绝望之时，静中反而十分清明。

他过去的的生活，又极单纯，虽然日夕生活在粉白黛绿的美女群中，但他全心全意都用在武功上面，对后宫三千佳丽，视若无睹，以翠蝶绝世姿容，和对她缠绵爱恋的情意，都无法激起他心中半点绮念涟漪……”

要知那反五行花树阵式，虽然奥妙无比，但最厉害的，还是那由心念而生的诸般幻想，对阵中受困之人，折磨最大，幻随念变，随生随灭，这并不是那反五行花树阵中有什么邪术，而那五行变化，和鲜艳的各色花叶，给予人由心念而生的一种幻觉。

因为凡是被困在阵中之人，必将千方百计，想法出阵，对心力智力消耗均大，时间既久，心智逐渐削弱，诸般贪念、色欲、往事，便趁虚而入。

再加上那各色鲜艳花树，给人视觉的一种错觉，眼前境界，亦随着那泛起心头的往事，幻人化出各种不同的形像。

成以色欲之事，对被困阵之人，害处最大。在一种由心而生的错觉中，那五色缤纷的各种花树，都化成千百个艳装美女，着像成形，似幻如真，诸般往事，一一在脑际闪过，眼前景物，也随着转变。既着色像，由念生淫，到最后由淫生欲，由欲焚身，死状之苦，不堪言喻，

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，不用他物布成这反五行阵式，而单选各色花树，其作用也在对付一般淫恶之徒。

因为武林之中，有“道戒淫行”的规律，不少江湖豪客，风尘怪侠，能战破名利自甘淡泊，但却不能战破情关，逃避私欲，俗戒一开，万恶踵至。

赵海萍虽近三旬，但犹童身，既不动色欲之念，先逃过了反五行花树阵式最利害的一关。

但他在半月来东撞西走，一心想闯出阵外，难免心浮气躁，灵智闭塞，五行相辅相生，幻化出遥长无尽的旅途，在他认为已奔行千百万里，其实只是在丈余方圆之内打转。此刻，出阵之望既杳，杂念随之消去，盘膝闭目，

静坐一阵，灵台忽然空明，想起怀中“藏真图”来，探手入怀，摸了出来。

睁眼见花色夺目，眼前幻像尽失，不觉呆了一呆，忖道：这片花树阵，只不过数丈方圆大小，怎么我奔走千百万遍，仍然未走出阵，心念一动，霍然跃起，那知刚举一步，忽觉眼前一黑，花树尽皆隐去不见。

他已吃过苦头，不敢再移动一步，心知只要向前走，不支力尽筋疲，绝难停得下来，因他已有十余日奔行经验，只要向前一举步，丈余外就现出一个转弯的路口，转过一个弯，眼前又是一个，那弯口无尽无止，不知道有多少。

他略一定神，又在原地坐了下来，但他心中出阵之念未息，灵台不净，着像生幻，只觉自己坐在一片枝叶蔽天的大森林中，一片漆黑，伸手难见五指。

他闭上眼，一面运气调息，一面暗自忖道：花树阵这等奥妙，如果“藏真图”上未示明出阵之法，纵然得到“藏真图”，只怕也无人能闯得过这拦路花树阵式，要是如此，天机、三音两位老前辈，既不必合录《归元秘笈》，亦不必劳神绘制这“藏真图”了，不管图上有无出阵之法，先把它打开看看再说。

他先摸索着把图摊展身前，然后才睁开眼睛，那知他心中仍存着出阵之想，眼前仍是一片黑暗，无法看得清图上景物，不禁黯然一叹道：“看来我今生已无出阵之望了。”

心灰意懒之际，索性仰身向后一躺，忽然手指触到怀中一快圆滑之物，心中一动，霍然又挺身坐起来，探手入怀，取出一颗龙眼大小的珠子。

明珠在手，眼前骤然一亮，霞光闪闪，照明了数尺方圆地方。

这颗明珠，本是皇宫中珍品，俗称为“夜明珠”，为各色珍珠中，最为名贵的一种，千数百年难得一粒，本是明孝宗御书房中装饰之物，有一夜孝宗在书房批阅奏折，忽然一阵微风，吹得桌上烛光摇摆。

他本是皇帝之尊，平日气指颐使惯了，还认为是守值太监送夜点，不小心使夜风吹入书房，头也未抬，就骂道：“该死的奴才……”话刚出口，蓦闻身侧一声冷笑，寒光一闪，案头上多了一把清钢匕首。

转脸看时，只见一个黑衣劲装大汉，手执宝剑，黑布包脸，双目中凶光闪闪，哪里还敢开口。

那大汉伸手取了案上的夜明珠后，转身又奔到后壁，摘取壁上的一幅唐代画圣吴道子手作的“送子天王图”。

他虽是万乘之尊的天子，但看到那深入案头的耀目匕首，也不敢出口大气，手握朱笔，呆呆坐着。就在那黑衣大汉举手摘图之际，蓦闻一声“万岁休惊”，微风动处，赵海萍一射而入，就在御书房中，和那黑衣大汉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拼搏。

赵海萍怕惊了驾，一出手就施展本身绝学。

剑光如幕，把那黑衣大汉堵在一角，连下杀手。

激战二十回合，那大汉吃赵海萍点中穴道，当场被擒。

孝宗目睹他勇猛擒贼，龙心大悦，意把那颗“夜明珠”，转相赐授。

赵海萍看珠子华光夺目，甚至好玩，随手接过放入怀中。

这次他因得“藏真图”偷离皇宫，还走浙东寻找《归元秘笈》，临行之际，想到了寻宝需耗时日不短，这颗明珠，定然值钱不少，随把它揣入怀中带走，以备费用，不想此时派上用场。

在那闪灿珠光照耀之下，“藏真图”上的一切景物，均清晰可见。

只见横写在白绢上的“藏真图”三个大字，已然褪色，下面四句似诗非诗的偈语写道：

万功归秘元，一剑神州寒。

苍松节明月，石上流清泉。

偈语下面，画着几座连绵的山峰，夹着一道幽谷，谷内峰回路转，曲折盘旋，幽谷尽处，苍松林立，一松特高，有似撑伞，月光松下照，满地铺银星，一道清溪绕过松下巨石，直向一个深涧中流去。

溪水不大，如一条水帘下垂，那三峰飞瀑的背景，却用一种写意的手法，描绘出来，黑色很淡很不易看得出来，想是天机真人，三音神尼在绘制这“藏真图”时，怕得图之人轻易地找到藏宝所在，故而不肯把那三峰飞瀑的背景，明显地画在图上。

他仔细地检视全图一遍，但却看不出一点有关脱出这花树阵式的暗示，不禁心头一凉，顺热把白绢一折。

但见三座高峰，两前一后的排成了品字形，一道瀑布由正峰倒泻而下。

原来这白绢是两层折在一起，外面明显地画出了藏宝所在背景，里面却指示出归无秘笈存放的山洞。

他忽然心中一动，又仔细检视，那三峰飞瀑击在悬崖中一块大山石上，溅飞起一片水珠，看了一阵，仍是不解。

他出阵之望既绝，反而定下心来，闲坐着无事可作，就数那溅飞水珠作戏，初数一遍，尚无所觉，待他数到第三遍时，心中忽有所感。

原来那溅飞水珠，共有九九八十一，左五右四，分成九排，虽然距离不等，交插而过，但每一水珠大小却完全相同，似非随笔点成，且散而不乱，极易辨认。

赵海萍本不懂星卜五行之术，但他在绝望之际，忽然发现了一线生机，虽全不知其然，但却油生一拭之念。

他茫然站起身子，右手捧着夜明珠，左手握图，依照那溅飞水珠图形，左转五步，右行四步，然后又依图形，侧转半身，再转九步。那图上溅飞的水珠，除分成九排之外，另用交插方式，显示出五个转身方向，每一转向四十五度，正是反五行花树阵式的破解之法，只可惜赵海萍不懂五行奇门之术，方位拿不准确，多耗不少时间。

也幸得他不知其然，只是存着侥幸之心，失败了，亦毫无灰心失望，一次不行，二次再来，转了有顿饭工夫，忽见眼前绿草如茵，原来已脱出那花树阵式。

回道望去，花色漫烂，查点花树，共计九九八十一株，和那溅飞水珠暗相吻合，但置身阵外，却丝毫看不出那排列的花树，有何特异之处。

他几乎不相信，那几株花树能把自己困在其中半月之久。

突然，他目光触到了僵卧在花树林中的周奇、康全，心头微觉一震，叫道：“周兄，康兄，两位也下这石洞中来了吗？”

他一连高呼数声，声音也越叫越大，可是周奇、康全早已死了数日之久，哪里还会听到呼叫之声，别说人已死去，就是活人，被困那阵中，耳目也要失去灵效……

他虽想重回阵中，救两人出来，但想到那被困在阵中之苦，不禁心中生寒意，长叹一声，转身向里走去。

穿过了一片广阔的草地，地势又渐窄狭，迎面白石壁间现出两扇石门，赵海萍运起真力一推，石门应手而开。

石门里面是一座三间房子大小的石穴，左右各放置一块大青石，开拓如运台，上面盘膝坐着一尼一道，满室奇香直沁肺腑，中间有一座青石峰台，台上端放一个一尺见方，五寸厚薄的玉盒，台前一座石鼎，鼎中满是白色香灰，奇香就由那白色香灰中散发出来。

赵海萍估计那一尼一道，必是传言中的天机真人，和三音神尼的法身，面对着这两大武学宗师法体，不禁心生敬慕之意，立即伏身拜了三拜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那一道一尼合掌闭目静坐，状似参禅入定一般，心中大感不解，暗道：这两人归真已有数百年之久，何以法体如生，毫无残损，难道这两位前辈奇人，都已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吗？

他心中疑窦重重，但一时间却思解不透，只得暂时闷在心中，缓步对那石案走去。

只见那石案玉盒盖上，刻着“秘笈重宝，珍惜莫损”八个大字。

他本是嗜武如狂之人，一生之中都在想着如何练成绝世武功，但他并未存争霸江湖、逐鹿武林的心愿，只是爱武太深，养成了他除武功什么都不想的怪癖。

他打开那案上玉盒，只见盒中端端正正地放着三本白绢制成的册子，另有灵丹一粒。灵丹下面，放了一纸白笺，立时发现四个正楷娟秀字迹写着《归元秘笈》。

那《归元秘笈》共分上中下三册，上册是讲述学武的初步门径，及各种内外功修习之法，以及玄门吐纳之术，和佛门中禅坐之法，记载之广，遍及天下各门各派的内功优劣利弊，速成、缓进，不下数十种，分记三十六篇。

中册却是记的掌、兵刃、暗器、疗伤、点穴、震穴、擒拿等各种手法，无一不是神奥绝学，而且每招都注有破解之法，赵海萍只看得数页，已自心驰神摇，响往不已……

他匆匆翻阅一遍，又打开第三本着。

这下册所载，和上、中两册大不相同，全篇中是讲一种内功口诀，而且字字博大深奥，句句含蓄玄机，从头至尾，再无第二种武功，记载到后几页字迹了草，显然那执笔之人，已快耗尽心智，无法再求字迹端正……

他吃力地把全书看了一遍，对上、中两册所载各种内外功、拳掌、兵刃、暗器、手法，虽也有很多不了了之处，但他却能意会到那都是旷古绝今之学，独对第三册上所记载之一种内功口诀，全然不解，只觉有很多记载特别古怪，既非人身穴道，亦非运气行血之法，初看时觉着太过深奥，索然无味，再看了一阵却又感糊糊涂涂，不知所云。

要知那《归元秘笈》下册所载，正是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，以上乘内功互拚受伤，化敌为友之后，合录《归元秘笈》。

这日，完成了上中两册后在山腹密洞对坐，各述本身内功修习之法，天机真人所修为玄门一元罡气，三音神尼修习的是佛门般若禅功，两人相互说出了本身上乘内功修习之法后，各运心智去推敲对方所习内功要旨，对坐三昼夜，忽然大司妙谛，发觉了这玄门一元罡气，和佛门般若禅功，如能相辅并进，则可另达一种出神入化之境。

玄门一元罡气，是以养生为主，练气化神，由神还虚，保婴固元，返老还童，克敌于举手投足之间。

佛门般若禅功，则以修命为主，以静养意，以意行动，意通玄关，功走任督二脉，运转于奇经八脉之内，克敌于呼吸之间。

天机真人本身内功已达登峰至极之境，听二音神尼说出本身内功修炼要诀之后，经过三日夜沉忖推敲，忽有大觉，啊的一声，睁开了眼睛。

那知三音神尼也在同时睁开了眼睛，微微一笑。

原来两人都在同一时间中语出疗治伤势之法……

天机真人指着石案上录成的上中两册《归元秘笈》，笑道：“如果我们进入这山腹石洞之后，不录这两本秘笈，不布那反五行花树阵式，先要谈到你般若禅功的修炼之法，也许我还可疗治好本身伤势……”

音神尼笑道：“你玄门一元罡气，和我们佛门般若禅功，分则养生保身，合则体命变修，我们不能在入洞之初，互谈修炼之法，可见天意使然。但我们既然悉此大道，不如把它加录一本下册，留传后人。”

两人在合录《归元秘笈》之初，只想到上下两册，但经悟出玄门先天气功，和佛门般若禅功，能合一修为之后，易名为“大般若玄功”，录记在下册之上。

就在下册完成之日，两人心智亦耗消殆尽，无法再控制内腑伤势，以致内伤剧烈恶化。

这时，两人都知道无能再支撑下去，虽然悟出玄门一元罡气和佛门般若禅功合修可疗内伤，但只是时间来不及了。

一则两人因合录《归元秘笈》耗费心神太多，二则因拖延时间过久，数十年苦修的一口真元之气，已逐渐消散，纵知疗伤之法，但已无能自救。

幸得两人早已有备，石室内需用之物，早已备齐，天机真人拚尽最后一口元气，把石门掩上，三音神尼把《归元秘笈》放好后，又把预先置放在石鼎中的原香草燃起，又留了一粒灵丹，然后面对面盘膝而坐，刹那间白烟袅袅，满室清香。

这两位武学宗师，就在白烟弥漫之中，合目而逝。

那原香草本天地间锤灵之气孕育而生的一种异草，能保尸不腐。这种异草生无时地，极难寻得。昔年天机真人游踪海外时，在一座荒无人迹的岛上发现，他本是学博古今之人，一望之下，立时认出是千载难遇的奇物，随把它移植到白云峡来，两人坐松数百年尸体能毫无残损，就是得原香草之力。

且说赵海萍把三册《归元秘笈》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，除了对下册上所载“大般若玄功”不解之外，上、中册所记载内功、拳剑，无一不是奇绝之学，只看得他心驰神往喜极而泣。

在《归元秘笈》上册最后几页之中，记载着那反五行阵式出入之法，以及星卜之学，简洁明了，字字金玉，赵海萍虽然读书不多，但因那上面记载，多是实用法门，稍一用心，即可看通。

他在石洞之中一住数日，因服用过三音神尼遗留的灵丹，一直不觉倦困。

这日，他忽觉腹中有些饥饿，屈指算来，入洞已有两旬之久。抬头望去，只见天机真人道袍衣袂，微微飘动，不禁心头一颤，暗道：这石室乃两位武学宗师奉安法身之处，我岂能在这里久留不去。心念一动，立时轻步出了石室，翻身带上了石门。

这时，他已知道了那反五行花树阵式妙用，出阵自然是轻而易举之事。

他走近周奇、康全横尸之处一看，只见两尸体已经开始腐烂，臭气触鼻欲呕，不觉心生怜念，忖道：如果我不得“藏真图”之助，也难脱出这花树

阵式围困，只怕此刻也已死去多时……

他本想把两人尸首移出阵去，找一处地方埋葬起来，忽地心念一转，回想起两人鼓励自己入阵之事，但两人却不肯和自己一齐入洞，却在自已入洞之后，又悄悄跟随而来，这一推想，立时觉出了两人的用心险恶，当下打消了移尸之念，自行出阵。

幸得那垂入洞中的长藤，尚未为野兽噬断，立时攀藤上了石洞。

他攀上那山腹地洞之后，又回到白云峡口那座石室之内。

开始研究《归元秘笈》上的武学，那石洞不但异常深大，而且里面分成了五个单独的石室，还遗留着天机真人昔年丹炉。

匆匆十年，他武功已然精进数倍，不但拳掌、兵器之学，天下无双，即使玄门一元罡气，亦有很大成就，但那《归元秘笈》之上记载的武功，乃天下武术精华大成，赵海萍十年苦学，成就虽大，但也只得上、中两册内之三四而已。

这日，他突发奇想，用白纸伪制了一部假的《归元秘笈》，重入山进入石洞，放在那石盒中，然后再把“藏真图”放置在昔年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比武的耸云严顶，在他想：这部武林奇书，数百年来，不知多少武林高手为它溅血送命，如果有人寻得“藏真图”，找到那山腹石洞之后，找到的只是一部假书，那不但是是一件十分好玩之事，也许还能免除日后为这部奇书的连绵惨劫。

他想的倒是不错，只是他生性顽皮，读书又不多，提笔之时，不知写些什么才好，想了顿饭之久，仍不知如何落笔，想得烦恼时，就随手乱画一通，鸟兽鱼虾，无一不全，因他书画不佳，画在上面的东西大都是似像不像之物。

他把假的《归元秘笈》送回到山腹石洞之时，他见一只巨鹤挡在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法体奉安的石室门口。

这时，他武功已精进很多，随手一掌就开碑裂石，他见巨鹤挡在石室门口，也不思索这山腹石洞之内哪来的生物，随手一把抓去。

那知巨鹤忽地一展双翼，闪电飞起，不但把他一掌让开，反而一沉左翅，横扫过来，而且力道奇大，卷起呼呼劲风。赵海萍微微一呆，疾跃而退，双手伸缩间连抓五次。

但那巨鹤灵活无比，竟似懂得武技一般，双翅扇动，一连闪躲过他五次擒拿。

这一来，却引起他的兴致，长啸一声，飞身扑击过去，那巨鹤倏然一展双翼，疾沉数尺，掠地飞过，避开他这一击之后，右翼忽地一转，反向他后背攻去。

这一鹤一人，就在山腹石洞之内，反五行花树阵边，展开了一场搏击。斗了顿饭之久，赵海萍换了十几种擒拿手法，但始终未能把那巨鹤擒住。

赵海萍久战无功，不禁心中气了起来，暗自忖道：我十年前，已有伏虎降狮之能，那知练了十几年《归元秘笈》上记载的武学，竟连一支白鹤也打不过了，一面打，一面在想《归元秘笈》上各种擒拿手法。

忽的被他想到了一种奇绝的擒拿手法，但因对付那大白鹤迅猛的扑击，分心不少，无法凝神思解，心中十分焦急，哪知越急越是想不出个中要诀。

人鹤又相斗了一阵，赵海萍突然盘膝而坐，潜动真力，左手发掌，呼呼掌风如轮，把那巨鹤逼在丈余外处，右手却探入怀中摸出《归元秘笈》。

他这十余年来，日夜研读那上、中两册，是以对各种分类记载武学部位，

记的十分清楚，很迅捷地就找到擒拿篇中所记的一招“降龙伏凤”。

他默记了手法要诀，把奇书放回怀中，一面目注巨鹤，一面暗中运气。

这时，那巨鹤正脱出他掌力迫袭，展翼急扑而来。

赵海萍不再发掌挡击，霍然一跃避开，左掌反手一挥一招“罗汉飞杵”，向那巨鹤身前三尺左右处击去。

这一掌拿捏的恰是时候，掌力发出，刚好把巨鹤前冲之势挡住。

那巨鹤似已知他掌力威猛，长鸣一声，双翅倏然一沉，鹤身微微一顿，长颈疾伸，前冲之力，倏然间变成向上飞冲之势。

赵海萍心中大喜，一收左掌力道，忽地急跃而起，直向巨鹤扑去。

那巨鹤吃赵海萍左掌收回内力一带，上冲之势，微微一顿，赵海萍已追袭而至，右手疾出，抓住了巨鹤双腿。

因它要把前冲之力，改变成向上飞冲之力，必得把长颈和双腿伸直始可。

赵海萍右手抓住那巨鹤双腿之后，用力向下一拉，左手闪电般由鹤背掠过，抓住了巨鹤长颈，大笑声中，双手运力，前后扯直，身躯又微微向前伏去，那巨鹤颈腿受制，单余双翅克敌，又被赵海萍一扯，鹤腹触地，空自展翅挣扎，只击的地上碎石断草乱飞。

赵海萍待巨鹤无力挣扎之时，忽地一松双手，跃开了。

那巨鹤略一休息，猛又扑击过来，赵海萍纵身跃开后，大笑道：“好啊！我已在这深山大泽闷了十几年啦，今天就借你这野禽活动活动筋骨吧！”大笑声中，重施故技，又把巨鹤双腿和长颈抓住。

如是擒放，一连数次，在赵海萍只是觉着好玩，并未存心收伏巨鹤，但当他第五次放手之后，忽见那巨鹤伏地长鸣，既不再扑击，亦不飞走。

赵海萍认为它已被自己整怕，也未放在心上，径推石门，进入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坐化石室。

他取出怀中的伪制《归元秘笈》，放入石案上玉盒中，然后带上石门，绕过反五行花树阵式，到了出洞之处。

抬头望去，不禁心头大骇，原来他入洞时垂下的一条长藤，已不知被什么兽类咬断，这两百丈深浅的地洞，四面光滑如镜，下半段又满生青苔，别说赵海萍眼下无能攀上，就是他再修为十年，只怕也不易飞跃出洞。

正感为难当儿，突觉一物触于左臂之上，转头望去，原来是那只巨鹤，不知何时已到了身侧。

他心一动，暗道：这巨鹤力大无穷，也许能载我出洞，何不骑上一试。

他心念转动之间，已自跨上鹤背，人刚坐好，念还未息，那巨鹤已长颈伸动，展翼而起。

只因那洞底太过狭窄，巨鹤双翼无法用上全力，是以飞行很慢，愈上洞口愈大，那巨鹤飞得也愈快。

蓦然日光耀目，山风拂面，待他发觉出了石洞，那巨鹤已高飞到百丈上空。

初时，心中不免有些担心，怕巨鹤越飞越高，跌下来非要摔个粉身碎骨不可，但片刻之后，恐惧之心完全消失，因为那巨鹤飞行虽快，但身子十分平稳，乘坐鹤背上，丝毫不觉簸动之苦……

忽地一阵冷气拂面，眼前骤然一黑，如陷夜色之中，原来进入了一片浓云之中。

大约有一顿饭工夫，日光忽地重现，回首望那片浓云，色灰如墨，闪光

划空，雷声盈耳，想是那片浓云笼罩之下，正在下着大雨。

俯瞰万峰千山，闪电般向后倒逝，那巨鹤飞行之快，直似流矢离弦。

这时，赵海萍不但已无恐惧之心，反而觉着十分好玩，心中暗自喜道：这乘鹤遨游，实是天下第一等快心乐事，怎生想个法儿，把这巨鹤收服才好。

忽地巨鹤双翼敛收，由那万丈高空中急涌而下，赵海萍心中一惊，右手一把抱紧鹤颈，暗道：要糟！莫不是这巨鹤飞得力尽了？由这等高空跌落下去，纵是铁打铜浇之人，也要跌个片片碎裂……

他心中转念未息，忽觉那急泻之势一缓。

鹤翼平伸，轻飘飘落在一个绝峰之上。

赵海萍跳下鹤背，仔细一看，原来这巨鹤降落之处，正是白云峡上的耸云岩顶，心头大喜，急把怀中“藏真图”取了出来，找到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比武之处放好，再看那巨鹤之时，昂首挺立，红冠在日光照射之下，鲜艳耀目，不但毫无困倦之态，而且不时张翼转头，似欲振翼再飞。

赵海萍看得心中喜爱之极，奔到巨鹤身侧，手拂鹤羽，那巨鹤忽地伏地长鸣，偎依在他怀中。但苦于不懂驯鹤之法，一时间不知如何处理。

突然，他目光触到那巨鹤长颈之下，挂着一节竹筒，立时伸手取过。那竹筒不过二寸多长，大指粗细。他这时功力何等深厚，双指微一用力，那竹筒已应手而碎。

只见那竹筒之内，藏着一片白绢，赵海萍展开白绢一看，见上面写道：

巨鹤玄玉，千年神物，性已通灵，力降龙虎，留赠新主，万望善顾。

下面署名天机真人留赠与有缘获取《归元秘笈》新生主，绢上并记有驯鹤之法。

赵海萍收服了灵鹤之后，心中高兴至极，每日练武过后，总要骑在那大鹤背上，飞游一阵。

这日，他忽然想起了往昔之事，暗道：我离开北京，转眼间十几年了，不知昔年的旧友是否都还健在？

这灵鹤玄玉飞行迅速，日行数千里，我何不乘鹤回到京中一游，一则探望锦衣卫队中几位旧友，二则也可便看看翠蝶怎么样了。

他本是胸无城府之人，想到了立刻就作，当天夜中就乘鹤北上。

要知灵鹤玄玉，乃千年以上神物，不但飞行迅快，而且续飞之力，异常强大，这遥遥万里的行程之间，只经过一次休息，在第二天初更过后，已然到了北京。

这时，他已懂驯鹤之法，降落之后，立时遣鹤游飞在高空之中，自己却径往皇宫奔去。

深宫内苑，虽然深远宏大，但他昔年出入记忆犹新，是以仍可辨认出道路。他生性虽非愚蠢，但因心狂爱武功，致养成了除武功之外，什么事都不喜用心去想的怪僻。他已十余年未履深宫之内，也不想这十年之内会有好多变化，仍然和往昔一般，明目张胆地向里面闯去。

突然间，暗影中响起了两声怒叱道：“什么人这样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夤夜之中擅闯深宫？”随着那两声喝叱，一点寒星挟着划空尖风打到。

赵海萍随手一抄，接着偷袭而来的一枚银梭，笑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对我施放暗器，当心我打烂你的屁股。”

他骤然间回到了十年前的旧地，往事泛涌心头，还以为自己是十年前的身份，皇帝的贴身侍卫，是以在接得偷袭之人银梭后，冲口反问了人家一句。

但闻一阵飒然风动，暗影中跃出来两个劲装握刀的锦衣卫士。

两个人四双眼睛，一齐盯在赵海萍身上打量了一阵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
原来赵海萍在白云峡一住十年，全神集中在练武之上，早已把整容穿衣之事忘去，弄得衣衫破损不堪，仅可勉强遮住身体，发长数尺，乱须满腮，除了一双眼睛中，可见炯炯神光之外，耳、鼻、口尽被乱发掩住。

他闻左道握刀一人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哪来疯癫之人”，左手疾伸，抓住刀背，右手呼地一掌拍出，但闻一声闷哼，那人便仰身栽倒。

右面一人见同伴一交手间，就被击倒在地，心中又惊又怒，再喝一声，抡刀拦腰斩去。赵海萍双肩一晃，不退反进，一举步，已欺到那人身侧，右掌一挥，劈脸打去。

在他心想，只不过打他一个耳光好玩，可是他忘了此刻他功力是何等深厚，但闻砰的声，那人脑袋应手而碎，连哼也未哼一声，就横尸地上。

他像是想不到这轻轻一掌，就把人脑袋震碎，不觉呆了一呆，回首再看左面一人，早已气绝多时，满脸都是鲜血，原来那人吃他一掌，震得五脏离位，七窍涌血而死。

他望着两人尸体，心中突然袭上来一阵恐惧之感，暗道：我击毙锦衣卫士，何殊杀官造反，如果被查了出来，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……

要知他十余年前，被选为孝宗的贴身侍卫，曾数度奉旨抄斩犯人的家族，少者数十，多者数百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尽皆刀刀诛绝，内中又大都是封疆大吏，内阁要员，位居极品之人，那抄斩家族时的诸般惨像，一一在他眼前展现，儿哭女啼，惨不忍睹……

他正在想得入神，突觉双手一紧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一柄寒光闪闪的刀锋，抵在他背心之上，三个锦衣卫士，分站他两侧身后，双手亦被人左右拉住。

那用刀抵在他背心之人，年龄较大，望了望两具横卧尸体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两个人，可是你杀的吗？”

赵海萍道：“我只不过随手一挥，哪知竟把两人打死了？”

那人看他长发飘垂，乱发遮面，身上又无兵刃，分明是个疯癫之人，哪里肯信他之言，一皱眉头，怒道：“就凭你这样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的样子，也敢大言不惭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赵海萍道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，这是皇宫内苑……”

那人接道：“这皇宫内苑，也是你来的吗？”

赵海萍道：“我要见皇帝，不到这里来，到哪里去找？”

那人冷嗤一声，道：“你胡诌些什么？”

手一加劲，刀尖直向他背心刺去，这时赵海萍的玄门一元罡气，已练有基础，虽然毫无防备，但这至高的内家气功，自含着一种抵御攻击反弹之能。那大汉看赵海萍疯疯癫癫，想一刀把他刺死算了，那知双手微一用力，忽觉对方被刺之处一软，直似刺入一团棉花，刚觉不妙，一股反弹潜力，已自击出，只感两手一麻，单刀脱手飞出到一丈开外。

那个分握赵海萍双腕的锦衣卫士，亦觉着他被握手腕，忽然一热，如触在火烧的红铁之上，不觉双双松手，退了两步。

赵海萍哈哈一笑，双袖一拂，左右两个锦衣卫士，被他随袖拂出的内力，震倒地上，身后那年龄较大之人，看他一举手间，就有这等威力，早已心寒胆裂，转身一跃，狂奔而去。

他奔了几步，不闻有人追赶，停住步回头一看，哪里还有赵海萍的影儿。

原来赵海萍在他奔逃之时，也同时向前跑去，因他心中记着杀人之事，感觉十分不安，只望早些逃出皇宫，骑鹤南归，哪知心中一慌，未再留心辨认去路，翻越过几座屋宇，迷了方向。

这时，天上星辰，忽又被一片乌云遮去，仰脸望天，只见一片漆黑，亦无法从星斗位置上辨出方向，只得运足眼神，四周张望，想自昔年的忘记之中，看出停身之处，以便觅出宫之路。

他这十年来依《归元秘笈》所载的玄门吐纳之术，修习一元罡气，内功进境极大，虽是在暗夜之中，目光仍可达及数丈外微细之物，但见重重楼阁，尽隐在茂林修竹之中，却是自己从未到过之处。

要知皇宫内苑，不但建筑宏伟，而且深远辽阔，赵海萍昔年虽得选为明孝宗贴身侍卫，出入深宫，但他足迹所及之处，只不过十之三四而已……”

静夜中，突然响起了一声铜钟，钟声并不大，但余音悠长，历久不绝。

紧接着四外响起一种细微竹哨之声，屋面上，火光忽现忽隐……

赵海萍忽然想起这正是锦衣卫队，在夜间对付强敌的布置工作，只要让他们布置就绪，再想闯出他们箭网拦截，势非要大开杀戒不可。

他心念一转，暗道：前面茂林修竹想必是宠嫔妃的居住之所，我不如转向来路，趁他们尚未布置完成之时，冲出深宫，乘鹤一走了之。

他心念未息，突闻身后不远处，一个低沉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再往前搜，就到了皇上游乐的豹房禁地，要被怪下罪来，哪个能担当得起？”

只听另一个阴冷的声音，接道：“刘公公已传下令谕，无论如何得把那入宫之人擒获，咱们西厂中人，只听刘公公的意旨，管他什么豹房禁地不禁地，捉贼要紧……”

赵海萍隐在暗处，听几人的脚步声，直对自己停身之处而来，忖道：我如此刻现身，必难免一场拚搏，如果，宫中高手，相继闻警赶来，我一人决难抵挡，还是先把行踪隐起来的好。

他做事，素来不喜深思，想到要隐起行踪，立时一展身，直向茂林中窜去。

哪知，几个搜索来的西厂禁卫，都是奸阉刘瑾重金聘来的武林高手，赵海萍如能伏身暗处不动，藉浓云夜色掩护，或能逃过几人搜查，他这一心急奔逃走，带起的衣袖飘风之声，立时引起搜寻之人的注意，但闻一声阴恻恻的冷笑，三道破空寒光，并向他身后打去。

赵海萍回手一拂，两把飞刀，吃他内功震落，另一把却从他身侧擦飞而过，寒锋闪处，击在一株手臂粗的花树上，但闻喳的一声，花树登时两断。

就在回手拂刀的一瞬间，来人已追到身侧，一左一右的把他挟在中间。

赵海萍细看两人，一个是年约六旬的枯瘦老叟，鼠目浓眉，两臂长垂膝下，嘴角挂着一份阴冷的笑意，另一个年约四旬，身躯魁伟，双手握一对虎齿钢轮。

那枯瘦老叟打量了赵海萍两眼，一语未发，右手突然一伸，疾抓而下，出手就是鹰爪力重手法，捷逾电奔。

手握双轮大汉，一见那枯瘦老叟出手，一分虎齿钢轮，平推横击，一齐袭去。

赵海萍自学那《归元秘笈》上武功之后，一直就没和人动过手，刚才只不过随手一击，不想就把两个锦衣卫士击毙，现下忽遇强敌，心头大喜，早把那杀人大罪，忘置脑后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好啊！咱们就打一架玩玩！”右

掌忽地一招“龟腾九天”，逼开双轮，左手却疾伸而出，擒拿那枯瘦老叟右腕。

这两招虽是一齐出手，但却用力互异，右掌力打，左手巧拿，心分二用，双手各成一路搏击之势。

那枯瘦老叟猛一收丹田之气，倏然收住下击之势，疾跃而退。

但听赵海萍一声大笑，击出右掌忽地向后一收，身子转了半周，左右双手易敌而攻，这一招不但变的迅快无比，而且其间少了收发之势，抢尽先机，左掌易拿为打，正击在手握双轮大汉背上，右手拿住那枯瘦老叟脉门，用力向前一带后，又陡然松开他被拿脉门。

这几招都是《归元秘笈》上记载的绝学，这两人就是武功再强上几倍，也难以躲得开。那手握双轮大汉，吃他一掌打个嘴啃泥，栽倒地上，那枯瘦老叟被他扣紧脉门，全身劲力顿失，如何还能抗拒他那一带之势，不自主向前一栽，正好摔在那手握双轮的大汉身上，他刚刚挣扎欲起的身子，又被那枯瘦老叟全身重量一撞，砰地一声，再度摔在地上。那大汉在被撞之后，反臂一轮，向上击去。

那枯瘦老叟血道刚活，轮风已到，这等生死之间，也无法用口解释，右肘一推，击在那大汉握轮“曲池”穴上，挺身跃起，反手一把拉起同伴，替他解了穴道。

再看赵海萍时，早已不知去向，两人相对惊愕，思索良久，仍是想不出对方用的什么手法，竟能在举手之间，就把两人制住。

手握双轮大汉，用衣袖擦去满脸泥土，道：“活见他奶奶的鬼，老子跑了几十年江湖，就没有遇上过这等怪事，怎么搞的？糊糊涂涂就被他在背上击了一掌。”

那枯瘦老叟生性阴险，也较持重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反正这皇宫四周，那已重重封锁，除非他先找个隐密地方藏起来，料他也逃不了……”说着话，反向来路奔去。

赵海萍在击倒了两人之后，并未走远，隐身在一株花树后面，查看两人举动。

他昔年随侍孝宗，知道守卫皇宫中的锦衣卫队，用一称连珠匣弩，能够连续放射弩箭，箭经剧毒淬练，最利夜间防守，听那枯瘦老叟说出锦衣卫已守各处之言，心中不禁一动，暗道：眼下阴云密布，夜暗如漆，分辨不出方向，如果硬闯出宫，只怕不易，不如暂在这花树叶中坐息一阵，待云散星现，辨出方向再走。

他本是不善心机之人，想到就做，当下闭目盘膝而坐，行起玄门吐纳之术，片刻间，杂念尽消，云台空明，由丹田缓缓升起一股热流，分行四肢百骸。

他行功未完，突闻一阵步履交错之声，急奔而来，刹那间，已到花树林外。

赵海萍心头一惊，赶忙收敛心神，逆转真气，想把缓行四肢的热流，重聚于丹田之中，以备迎敌。这正是修为上乘内功的大忌，一个不好，气滞内体经脉，凝聚不散，轻则受伤，重则残废。

他在心急之下，顿忘大险，只觉逆返真气，带动全身血液，回攻内腑，鼻息忽然转重，遍体热汗涌出。

那花树叶外之人，均是武林中杰出高手，耳目灵敏至极，赵海萍鼻息之

声，早已惊动搜索的人，但见那花树枝摇叶动，一道强烈的灯光，照射过来，略一移动，停射在赵海萍的身上。这时，他逆转真气，尚未完全纳归丹田，只要一动，真气必将停滞经脉之中，只好静坐不动。

忽地寒光一闪，一把飞刀，划空袭来，赵海萍双手难动，只好一张嘴，用牙齿把袭来的飞刀咬住，灯光照射之下，看那刀身一片蓝光闪动，知是淬毒之物，不觉心头一震。

他这一分心神，正在逆转的真气，骤然滞留不进，右腿左臂随着同时一麻，他还未来得及转动心念，忽闻两声轻叱，僧袍飘动，一柄禅杖，卷着疾风劈下，两支虎齿钢轮，也在同时平推袭来。

幸得他一部分真气，已归纳丹田，人虽受伤，武功未失，大喝一声，挺身而起，左脚点地一跃，避开一杖双轮，右掌呼地一招“直叩天门”，疾劲的掌风，正击在手握双轮大汉前胸，只听一声惨叫，那大汉魁梧的身躯，登时震飞出七八尺远，双轮手，七窍流血而死。

那挥杖施袭的和尚，看他举手一击，威势如此之重，不禁微微一呆。

赵海萍右腿左臂，已失作用，单余左腿右掌克敌，看一掌得手，立时左腿用力点地，一挫腰，腾空而起，右手一探，抓住了和尚禅杖一端，用力一拉，左腿疾踢而出。

那和尚被他一拉，不自主向前一栽，正好迎上了赵海萍踢出左脚，登时被踢个头骨碎裂，脑浆横飞。

他受伤之后，激起了满腔怒火，出手尽是杀手绝学，不但精奥难测，而且快速绝伦，那和尚尸体还未栽倒，禅杖已被他夺到手中，振腕一投，直向那灯光发射之处投去。

禅杖出手，疾若奔雷，但闻一声惨叫，那照射在花树叶中的灯光一闪而熄。

可是他这奋勇几击，使滞留在体内的真气，剧转恶化，麻木的左臂右腿，开始迅快延展、扩大，气喘血涌，再难支撑。他心中明白，如不趁仅存的一口元气支持着退走，再有敌人袭来，只有束手就缚。当下转身一跃，直向那茂林修竹丛中奔去……

要知他此刻神志已经不很清楚，哪里还能分辨方向去路，只知背向敌人逃奔。

花木树叶外虽然环守候着七八个西厂高手，但都被赵海萍出手几击的奇猛威势震慑，那执灯照射之人，又被赵海萍飞杖击毙，花树丛中又恢复一片黑暗，一时间谁也不敢入内搜索，直待赵海萍走了很久，几人才想起用暗器的方法，迫使对方现身，一人出手，群起效尤，刹那间飞刀、袖箭、金镖、银梭，纷纷向花丛中打去。

几人打了半晌，不见动静，才壮着胆子进了花树丛搜寻，但见满地落花断枝，刀、箭、镖、梭，哪里还有敌人的影子。几人略一商量，分出一部分人继续搜寻，一部分把三个死去的尸体抬回覆命，其实，几人心中都明白，以来人武功而论，别说几人力，就是尽出东、西两厂高手，也无法拦挡得住，分人搜追，也就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。

### 第三十一回 兰黛公主

赵海萍糊糊涂涂地向前跃奔了一阵，忽觉左腿一软，栽倒地上。

他右腿左臂，早已麻木无用，单余右手左腿，现下左腿上几处要穴也逐渐开始麻木，再难向前跃奔，心知想逃出宫苑禁地，是万难如愿，不禁黯然一声长叹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数丈一片翠竹盆花，环抱一座楼阁，一盏垂挂的苏州宫灯，高挂楼阁顶上，目睹那高挑宫灯，忽然触动了灵机，暗道：巨鹤玄玉，十分通灵，何不拚尽最后一口元气，召来灵鹤，驮我离宫南归。

他想的虽然不错，但他滞留经脉中真气，早已凝结成伤，这在练武人来说，叫走火入魔，功力愈是深厚，伤得也愈是惨重，全部经穴，早已大部闭塞，别说真气难以运转，就是血道亦早不通……

他勉强把一口真气提聚丹口，仰脸一声长啸，那知啸声刚发出口，忽感内腑一阵血涌，真气立时中断，啸声亦倏然而没……

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缓缓从怀中取出《归元秘笈》，忖道：看来今宵已难逃出宫禁，这部盖世奇书，如不毁去，万一所遇非人，必将造成武林中空前浩劫，如果就此毁去，实在可惜得很，想那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，在合录这部奇书之时，不知消耗了多少心血，我今宵死在皇宫，再毁去这部奇书，当今之世，再也无人能得这《归元秘笈》上记载的绝世武学……

他心中千回百转，一时间难作决定，既怕奇书所得非人，又惋惜绝学失传，手拿奇书，不自禁两眼泪落……

蓦地里，由他来路之上，传来了一阵急促步履之声，他明白是刚才那声轻啸，暴露了行踪，召来了搜追的锦衣卫士。

这匆忙的一刹那，使他无暇再多作考虑，本能地把《归元秘笈》再揣入怀中，右掌左腿并用，向那片翠竹盆花环抱的阁楼中奔去。

他原意是奔到那翠竹中暂避搜追，但当他到了那座阁楼前面时，忽然又改变了心意，右掌一加力，忽地跃入阁楼，隐入一张桌子下面。

但闻急促的步履之声，向那翠竹林搜去。

他躲在桌下暗影之处，心中仍在盘算着如何处理《归元秘笈》；不自禁又把怀中奇书取出，随手一翻，正翻在疗伤篇上。

他目力本异常人，再藉室中高照红烛之助，看的更是真切，只见上面写道：学武之道，必先习自救之法……正待再往下看，忽闻阁楼外面响起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，道：“万岁驾到。”赵海萍心头一惊，赶忙收好《归元秘笈》向阁楼一角书架后面移去。他身子刚藏好，两个执灯太监已引着一个身着金丝绣蟒黄袍，头带便帽年约二十一二的青年，那黄袍青年身后，紧随着一个白面无须，三旬左右的青衣太监。

只听那黄袍青年笑道：“豹房中几个新进美女，姿色虽然不恶，但都不解床第间事，乏味得很！”

那青袍太监躬身笑道：“奴才已派人四出搜求美女，不日即可送置豹房，以供吾皇欢乐。”

那黄袍青年笑道：“翠蝶这贱婢，倒是强横得很，但不知这几个月把她折磨成什么样儿了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忽闻一声细碎步履之声，两个穿蓝衣强壮的宫女，搀着一个绿裳美人，扶梯而下。

赵海萍凝神望去，不禁心头一震，原来那两个宫女搀扶的绿衣美人，正

是孝宗赐给他的宫女翠蝶。十几年前的往事，陡然回集心头，想到翠蝶相待自己情意，忽生愧疚之感……

但见那绿裳美人，拜伏地上，说道：“臣妾翠蝶叩见万岁。”

黄袍少年笑道：“朕乃天子至尊，难道不如一个锦衣侍卫，你如再不相从，可莫怪朕要惩治你了！”

翠蝶叩头泣道：“先皇把贱妾赐赏于赵侍卫后，贱妾身侍其人，君臣之伦，岂能乱得？”

那黄衣少年怒道：“我乃一国之主，谁敢不遵我旨意？”

翠蝶泣道：“贱妾奉先皇旨意，委身赵侍卫，况且破甑之躯，亦不敢污渎龙体……”

那黄衣少年，听她抬出先皇，一时间倒不好再发脾气，略一怔神，笑道：“后宫佳丽，豹房美女无不争朕宠幸，你竟敢忤逆朕意，看来你胆子很大！”

翠蝶还未及答话，那站在黄衣少年身侧蓝衣太监，已抢先接道：“万岁何苦和她斗嘴，这件事交给奴才办吧，不出三日，包她甘心顺从吾皇宠幸就是！”

黄衣少年点点头道：“朕尚未遇上过这等刚毅的女子，你切不可难为她。”转身出了阁楼。

那蓝衣太监躬送黄衣少年去后，回头望着翠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很胆大，我倒有些不信你真能抗拒圣意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回头望了一旁掌灯的小太监一眼，接道：“快去取咱家的蛟皮鞭来？我倒看看她是不是铁打铜铸的人？”那小太监一躬身，急出阁楼，片刻工夫，果然手提一支蛟皮鞭，急奔而来。

蓝衣太监接过皮鞭，又吩咐两个健壮宫女，用一块锦帕，塞了翠蝶樱口，挥动手中皮鞭抽去，但闻皮鞭带起的风啸之声不绝，片刻间，翠蝶已皮绽肉裂，全身鲜血，衣裙片片散飞，满地翻滚，发散钗落，惨不忍睹。

赵海萍隐身在书架之后，目睹昔年倾心相爱之人，身受这般苦难，顿生怜惜之情，只觉那割空风啸的蛟皮鞭子，有如击在自己身上一般，不由大怒，正待跃出相救，忽觉一阵血气上冲，晕了过去……

青袍老人说到此处，忽听那身穿蓝纱的白衣少女，啊地一声惊叫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哭道：“你说是我娘吗？那时她不会一点武功，怎么能受得了啊……”

沈霞琳早听得粉脸上泪痕纵横，听那蓝衣少女一嚷，不觉接道：“那太监太坏了，日后我若遇见他，定要好好打他一顿。”

朱若兰也听得秀目中满盈泪光，皓牙轻咬着樱唇，眼光投注在那青袍老人身上，黛眉轻蹙，似在回忆往事……”

只听那青袍老人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因我身受重伤，大部分真气凝滞全身脉穴之中，眼看着相爱情侣惨遭鞭挞之苦，一时情急，晕在当地。待我醒来之时，那奸阉已停下了手，我当时心中十分骇异，担心翠蝶被那一顿乱鞭抽死，探头向外一看，只见一个头梳双辮，身着黄绫的女孩子，伏在翠蝶身上，奸阉高举手中皮鞭，却不敢落下，想是怕伤了那黄衣女孩子。我昔年久居深宫，一见那黄衣女孩子穿着，心中已知她身份尊贵，是以，那奸阉才不敢再下手抽打翠蝶。”

身披蓝纱少女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那位姊姊真好，日后我要见到她时，定要拜谢她护救我娘的恩德！”

赵海萍道：“蝶儿！那女孩子不是别人，就是先皇的至亲骨肉兰黛公主，她就在你身旁。”

身披蓝纱白衣少女忽然转过头来，望着朱若兰，道：“我刚才初见姊姊之时，就好像在哪里见过，直待打开我娘遗赠白绢，才想到原来是在那白绢的绘图之上。我娘生前，每日总要对这白绢上图相，默默祈祷。并且常常告诉我说，要是遇上了那图上身披轻纱之人，不管什么大事，都得依她吩咐。唉！只是那图上姊姊旧相，年龄还小，可是现在姊姊……”

她忽然改口接道：“现在公主已经长大了，我一时想不起来……”

这时，朱若兰已回忆起不少儿时情景，对自己身世，又了然许多，当下摇摇头，道：“兰黛公主早已不在人间了。我现在叫朱若兰，你就叫我兰姊姊吧……”

一语未完，突为赵海萍一阵急促的咳嗽之声打断，他一面潜运功力，抗拒内伤，一面抢先说道：“我看了这幕惨剧之后，心中突生强烈的求生之念。只有我活着，才能把翠蝶救出深宫，当下凝神运功，依照《归元秘笈》疗伤篇上所载的“道气归元”之法，运气自疗，行功一周，伤势大好，睁眼一看，只见满窗日光。原来这一阵疗伤行功，竟耗去三四个时辰，幸得未被人发现行踪，否则就是有十条命也保不住……”

朱若兰接道：“师父运功把凝滞在脉穴中真气导入丹田之后，就登楼去看翠姨的伤势，对吗？”

赵海萍道：“不错，我暗中运功伸臂舒腿，觉出左臂右腿麻木已消，全身经脉虽然还未能畅通，但已好了大半，因心中惦念翠蝶伤势，忘却身置禁宫，径自上楼去看她，那时公主和先皇武宗都在房中，我只得先隐藏在她房中的横梁上……”

朱若兰道：“是啦，父皇走后，你就由那横梁上跃落下来，几乎把我吓晕过去。”

赵海萍道：“不是吓晕，是我由横梁上跃落之时，点了你的晕穴，因为我那时须发掩面，衣着破损，别说公主看了会害怕叫喊，就是翠蝶也是被吓得叫出了声！我心头一急，只得也点了她麻穴，然后才给她解说我是何人。”

朱若兰轻声叹道：“师父以后还是叫我兰儿吧！那公主二字，实在有些刺耳！”

赵海萍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翠蝶对我，旧情仍炽，顾不得本身伤势，要我立刻带她离宫。老奴虽然狂妄，但也不敢把公主一齐带出皇宫，但翠蝶却要把公主一并带走。她说你身份虽然尊贵，但生母早已死去，很小就由她带养。先皇宠信奸阉刘瑾，只知游乐，不理朝政，更无暇管及后宫之事，留下你，不但无人看顾，而且在嫔妃争宠之下，你还有被害的可能……”

朱若兰道：“翠姨说得不错，住在深宫之中有什么好？……”

赵海萍不禁淡然一笑，接道：“我在那深宫之中住了三天，把自己伤势养好，又把翠蝶的鞭伤疗治得大部复元，第四夜中，我带她离了深宫，连夜乘鹤南归，回到这白云峡中，公主也在那夜和我一起离宫南下……”

话到此处，突然一顿，仰脸望着天上一轮皓月，泪水缓缓而出，面上神情，若悲若喜……

朱若兰心知他浸沉在往事的回忆之中，也不去惊扰他。但那身披蓝纱的白衣少女，却追着问道：“以后的事呢？”

青袍老人如梦初醒般，啊了一声，接道：“翠蝶到了这地方后，生活的

确十分快乐，她每天忙着浇花剪草，做饭洗衣，我怕她生活寂寞，替她捉了很多小鸟、小鹿、小白兔，给她解闷玩乐。

在一月明之夜，我和翠蝶带着兰黛公主，在丛云岩顶赏月。记得那晚上的月光，和今夜月色一般的美丽，可是前尘如梦，已不堪回首往事，二十年山河依旧，但人事沧桑，同样月夜，心情却是大不相同。”

那身披蓝纱的少女，忽然一蹙秀眉，问道：“爹和娘既然这等要好，我娘为什么会离你而去呢？”

赵海萍黯然接道：“这要怪爹爹太笨，不解你娘的心事……唉！都是《归元秘笈》害人，致使你娘一怒，绝我而去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我似乎还记得翠姨离开白云峡时，满脸泪痕而去，我只知道她想到了什么伤心往事，出洞散心，那知她竟一去不返了！”

赵海萍接道：“那夜赏月绝峰之上，她本来玩得非常快乐，可是回到石洞之后，忽然蹙眉不乐起来。经我相问之下，她才告诉我说，她想起了留在禁宫的一支玉琵琶，没有随身带来，那是她心爱之物，说过之后，忽又展眉笑道：“她虽爱那琵琶，但却不及爱我的千分之一，能和我住在这等样风景幽美之处，过上一辈子，不论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了。”

我听过之后，当夜就悄然离山北上，重返禁宫，找着那玉琵琶，顺手牵羊，又把一架精致的玉琴也带了回来。我想把玉琵琶带回白云峡后，定能使翠蝶大大高兴一下，哪知她见我归来，不但毫无欢乐之情，反而把我责斥一番，说我不应重到禁宫冒险，害她四五个昼夜，都未能合眼。当时我心中十分懊悔，心想：女人心事，当真是难以捉摸，我辛辛苦苦去把她心爱之物取来，反使她大不欢愉……现在想来，这等真诚的情爱，是何等的感人，何等的高洁……只是那时候，我体会不到罢了！”

身披蓝纱少女，见他又停下不说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以后呢？难道我娘就为这件事，离开了白云峡吗？”

赵海萍迟疑半晌，才接道：“以后，她对我更是体贴入微，闲暇之时，常常弹着琵琶给我唱歌，在一个大风雨夜里，她忽然跑到了我住的石室，说她心中害怕雷雨，要和我住在一起，那晚上……我们就成了亲。事后，我发觉《归元秘笈》上几种深奥的武功，都因失了童身，无法再练，心中忽对翠蝶生了厌恶之感，任凭她百般温柔体贴，都无法使我心回意转，反而更加重厌恶之心。唉！那时我完全陷入练武的狂热之中，一气之下，就从洞外搬了一块大石，把我住的石室入口挡了起来，翠蝶几次给我在外面苦求，我都置之不理，她又无力推开那挡在入口的巨石，只有在外面哭求我，就这样一连数月，我一直未和她讲一句话，看她一眼，最后一次求我之时，告诉我她已经怀了身孕，但我仍然执迷不悟，不肯推开那挡在入口的巨石，现在想来，无怪她恨我入骨了！”

朱若兰、沈霞琳都听得满脸泪痕，那身披蓝纱少女，更是哭得泪人一般……

只听赵海萍继续说道：“有一天我出洞习练掌法，临行之际，忘记把那巨石放好，翠蝶就趁机溜到我住的石室，把三卷《归元秘笈》一齐带走，待我返洞之时，她已不在，单留下兰黛公主一人，在洞中啼哭，灵鹤玄玉，也同时失踪。当时我还想她是乘鹤散心，过一阵自然回来，哪知等了一夜，仍不见她归来，我才开始感到焦虑起来，担心她出了什么事情。兰黛公主又每天哭闹着要找翠姨，更使我心情不安！三日后，玄玉自返石洞，翠蝶行踪，

却石沉大海一般。从那时开始，我才逐渐由爱武的狂热中觉醒，慢慢地思念翠蝶起来，《归元秘笈》反而不放在我的心上了。这种思念之情，随着时光，与日俱增，我开始悔恨过去对翠蝶的残酷，每日带着公主，骑鹤绕飞深山之中，寻找翠蝶下落，一连半年之久，仍然找不出一点眉目。我也被那日渐加深的悔恨相思，折磨得毫无生趣，但想到公主乃金枝玉叶之体，无端的被我带到这白云峡中受苦，我如死了，谁来照料她，只得稍抑悲苦，开始传授公主武功。我原想候公主年龄稍长，武功可以自卫，再把她身世来历告诉她，让她重返皇宫，然后，我当尽一生岁月，天涯海角追寻翠蝶，直到找到她为止。那知公主天赋奇才，聪明绝伦，一经指点，立时就会，这一来，激起我惜爱之心，随把所学武功，倾囊相授，又替她易名朱若兰，别号小黛，暗合她兰黛公主的尊贵身份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倏然停口长叹一声，把目光转投朱若兰脸上，接道：“如非激起我对你惜爱之心，只怕我也难活到今日了！”

朱若兰道：“恨我当时年龄太小，什么事都不知道，要是我当时大了几岁，劝劝翠姨，她也不会走了！”

赵海萍道：“唉！我那个样子对待她，难怪她要伤心欲绝，不顾纤纤弱躯，身怀六甲，拂袖远走，这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！”

但听那身披蓝纱少女哭道：“勿怪我娘会这样恨你，要我……”忽然想起那是她生身之父，下面的话再难开口，呜呜咽咽哭起来。

赵海萍长叹一声道：“孩子！不要哭啦！爹爹为此痛悔了半生岁月，现在好了，兰黛公主已得我全部武学，又亲眼看到我可爱的女儿，人世间恩怨已了，我可以安心去找你娘了。我要把她移葬在世间最美丽的地方，然后陪着她，渡过我残余的岁月，我昔年怎么折磨她，现在我就怎样折磨自己。我听过她那凄怨悲泣的苦求之声，现在我跪在她灵墓之前，用同样的声音去向她忏悔……”

朱若兰接道：“以师父武功，再加上灵鹤玄玉的飞行力量，纵然历尽天涯海角，也应把翠姨寻回才对。”

赵海萍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我要不是寻到她，也不会害她走火入魔了……”话未完，两行热泪已泉涌而出。沉忖一阵，说出了一番经过。

原来，自孝宗把翠蝶赐给赵海萍后，两人相处年余，但始终保持着清白之身。赵海萍因狂爱武功，不愿破去童身，翠蝶虽然深爱情郎，但对于床第之事，又羞于开口。赵海萍得到“藏真图”，偷离大内，远到浙东寻找《归元秘笈》，一去十年，翠蝶虽然思念情郎，但一个女流之辈，又深居在后宫之中，除了日夜祈禱情郎平安之外，又有什么法子可想……

后来，孝宗驾崩，武宗正德即位，这位明室中最风流的皇帝，即位后，终日迷于酒色。奸阉刘瑾投其所好，征歌选色，修筑豹房，以供武宗逸乐，把这位皇帝摆布得终日糊糊涂涂，一日不见刘瑾，就觉得闷闷不乐。

翠蝶容色，本极艳美，虽因思念情郎，不喜修饰、争艳于后宫粉白黛绿之中，但那素衣淡裳，却无法掩遮她国色天香，再加数年相思愁虑，人更显得清秀，在后宫无数佳丽之中，另有一种风韵……

但她每日幽居在御花园中一角阁楼，很少出游，那座阁楼，本是昔年孝宗把她赐佳赵海萍后，特别赠给他们的住处。因为那时赵海萍是孝宗最信任的侍卫，是以，特示恩宠，把御花园中一座阁楼，指作他和翠蝶的居住之处。以后赵海萍偷离皇宫，孝宗虽然大为震怒，降旨刑部，行文天下缉查归案，

幸未罪及翠蝶，其实他日理万机，早把翠蝶忘去。

以后孝宗驾崩，太子厚即位，是为武宗，易年号正德。这位明朝世系十六代中最为风流的皇帝，即位后就被太监刘瑾、马永成、谷大用、魏彬、张永、邱聚、高凤、史祥八党（后又号八虎），逢迎蛊惑，淫伤圣心，击兔走马，放鹰逐犬，整日沉迷酒色。刘瑾更怂恿武宗，修筑豹房，广选狡童歌女，日夜纵乐，忘顾朝政。后宫粉黛只要稍具姿色，被武宗看到，必然召幸豹房。

这时，翠蝶有一闺友玉黛，人极美艳，被武宗看到，宠封黛妃，但不过数月，已遭冷落，但玉黛却在几度春风之后，身怀六甲，生产之时，正值阳春三月。满园春色兢放，武宗闻报，由豹房回驾，一看黛妃生的是个女孩子，心中甚感失望，当下戏封为兰黛公主，又返豹房取乐去了。

黛妃原想生育之后，定可重得武宗宠爱，谁知武宗早被豹房新宠所迷，黛妃在这气闷之下，致罹重病。她产后身体本就不好，再加上这一气闷，病势急转直下，御医束手，公主未满月，她已病重而死。

她在弥留之际，把翠蝶叫到身侧，郑重地把兰黛公主托付与她，并把受宠武宗时获赠的珠宝古玩，一并转赠。

翠蝶含泪受了托孤之重，以后果然尽心抚养兰黛公主。

事情过了两年，武宗忽然想兰黛公主，查询之下，才知黛妃已于两年前逝去，兰黛公主由宫女代养。他似乎想起了做父亲的责任，亲到御花园翠蝶居住的小楼，探看女儿，那知一见翠蝶，又着了迷，又要封赠嫔妃。

但却被翠蝶婉言谢拒，说自己已身侍他人，不敢再读龙体。

哪知武宗根本就不管这一套，只要姿色美艳，管你是不是白璧之躯。其实翠蝶还是个货真价实的黄花闺女，为要婉拒皇帝封妃，故意借词搪塞。可是武宗不理这一套，逼得翠蝶没法，只得硬起头皮，坚持君臣之伦，先皇遗命，不肯答应。这期间还得了兰黛公主助力不小，因兰黛公主，只要一离翠蝶，就大哭大闹，武宗为了女儿，只好暂时放弃翠蝶。

但他并非真的把翠蝶忘去，仍不时到翠蝶居住的阁楼中纠缠。幸得翠蝶应付得法，才保得了清白之躯，最后被奸阉刘瑾相逼，打得遍体鳞伤，如非赵海萍及时赶到，把她救出深宫，纵可借兰黛公主护身，恐也难得白璧无瑕……

赵海萍说到此处，忽然抬头望天，捶胸叹曰：“赵海萍啊！赵海萍！翠蝶为你受尽了千般苦难，情意是何等深重，你不但未能照顾于她，反把她活活地折磨死了。”

说到忿恨之处，忽着扬腕打了自己几个耳刮子。

朱若兰道：“唉！可恨几个奸阉蛊惑父皇，不知害了多少良家妇女。”

赵海萍略一定神，接道：“你父皇乃天子之尊，咱们为人臣子，倒不宜多所批评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如是父皇还在，我当不惜冒死谏劝，如是刘瑾等几个奸阉还在，我定要他们斩绝剑下！”

那身披蓝纱少女忽然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爹爹怎么会害我娘走火入魔？爹爹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不设法救妈妈呢？”

赵海萍黯然接道：“我因传授兰黛公主武功，不能专心一志去找你娘，待公主武学成，已是八易寒暑，我决心离开公主，去找翠蝶。行前我在耸云岩顶，对天立誓，把今后岁月，尽用在找翠蝶之上，如不见翠蝶，宁可埋骨白山黑水，不再回白云峡来。可是当我乘鹤离开了白云峡时，忽然又想兰黛

公主不过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丢下她一个在荒山绝壑之中，不但愧对先皇，而且也对不起翠蝶，不禁心中又为难起来。

“经过一天忖想，才被我想出一个法子，立时又赶回京都，在禁宫之中，活捉一个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士，又选一个年龄较大的宫女，我把她们带回云峡，说出兰黛公主身世，让他们立下重誓，留在白云峡中伺候公主，并由公主传授他们武功。那锦衣卫士名叫神鹰陈葆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人也十分忠厚，我暗中查看了一月之久，见他们都能赤心忠胆保护公主，才放心去寻翠蝶。我初意乘鹤寻找，但想到翠蝶为我所受的苦难，随把灵鹤玄玉，留在白云峡中，徒步踏上旅程，费时五年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云贵边区，城镇山村，名山胜水，尼庵庙观，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被我寻找到岷山深处的百花谷中……”

他望了那身披蓝纱少女一眼，接道：“那时，你大概有十三四岁吧！正和四个小孩子在那幽谷花丛中追逐鸟蝶玩耍，你长得和你母亲一般模样，当时就启动了我的心。但我知道你娘恨我入骨，如果我正面去见她，她绝对不会见我，只得暗中隐起身子，直待你们玩倦回家之时，我才暗中跟踪你们，找到翠蝶的住处。我想突然冲进去，使你娘无法躲避，我泣涕苦求，要她原谅，万一不行，我回头就走，也免去一番唇舌解释。哪知我一念之差，却害她走火入魔而死……”

朱若兰一颦黛眉，接道：“不知翠姨练什么内功，难道以师父精深的内功，和《归元秘笈》上记述的疗伤之法，都不能救她吗？”

赵海萍叹道：“唉！那《归元秘笈》疗伤篇上记载，虽然广博，但翠蝶所习内功，乃是天机真人的玄门一元正气和三音神尼的般若禅功，合转而成的‘大般若玄功’，也是《归元秘笈》上最为深奥的一种内功。此种绝世之学，一旦练成，其效能实非人能够测想，翠蝶知我已尽得《归元秘笈》上中两册武学，如不练成‘大般若玄功’，恐必无能制服住我，唉！可怜她以一个毫无内功的基础的纤纤弱质，竟凭一点聪明，硬把那修上乘内功的法门记熟，苦心练习，这期间不知经历了多少的危险。我闯入洞中之时，她正行功在紧要关头，可恨我当时太过冲动，没有想到她正在行功，十几年相思之情，四五年跋涉之苦，一旦找到她，心中惊喜至极，急扑过去，抓住她大叫她的名字。

“哪知我这一闹却害她走火，只见她忽地睁开眼睛，喷出几口鲜血，人便晕倒过去。我被那意外的变故，惊得呆在那里，半响之后，神志才恢复清醒，才看出她是在修练内功，被我这一扰，走火入魔。我自禁宫受伤之后，已把那疗伤篇中各种疗伤之法，熟记胸中，当下动手，替她疗伤，哪知耗去了顿饭工夫，仍无法把她救醒，似是那疗伤篇上记载的各种疗伤之法，全都无效，正在空自发急之时，翠蝶忽然清醒过来，左右开弓，打了我两个耳刮子，骂道：“哼！你怕我练成了‘大般若玄功’之后，就不能再被尊称为天下武功第一是不是？所以，不惜到处找我……”

“她说过这句话后，人又晕了过去，这时我才晓得她练的是‘大般若玄功’，那《归元秘笈》就放在她的身侧，我立时遍翻全书，看看有无疗治走火入魔之法，直待找到下册最后一页，才见寥寥数语，写着：“如练此功走火入魔，一年内经脉硬化而死，唯一的救助之法，需服万年火龟内丹，此物在峨嵋山……”到了山字之间，忽然中断，想是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写至此处，人已不支。

“我当时心中悲痛至极，恨不得把那《归元秘笈》毁去，但转念又想到秘笈中记载武学之博大精深，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在重伤之后，合录这本秘笈的苦心，毁去奇书之心，又告消失。我本想留在那里，想再待她清醒之时，给她解释一番，然后再去找那万年火龟，但想到她心中恨我之深，只怕留在那里对她有害无益，只得把《归元秘笈》放好，悄然离开石洞，转奔峨嵋山中，寻求万年火龟。可是峨嵋山万巔千峰，一时间哪里去找。我在那深山峻岭之中，住返苦寻，一直耗去了半年时间，仍然没找出一点头绪……”

“这天，我忽然想起翠蝶伤势，不知在这半年之中，成了什么样子，怀念之心一动，再难遏止，立时暂停寻求万年火龟，又到岷山百花谷中，我不敢再去惊扰翠蝶，只是想隐在暗处，偷看她几眼。哪知我藏在翠蝶居住的石室对面一昼夜之久，始终不见人影。第二天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才潜踪到石室入口之处一看，但见室空四壁，哪里还有翠蝶的影子。当时，只急得我如中疯魔一般，不知她是伤重而死，或是他迁而去……”

那身披蓝纱少女忽然接道：“我们迁到谷后一座树林中去了，那次迁居之时，娘曾对我说了她心中最恨的人，竟是我生身之父。”

赵海萍轻声一叹，又继续说道：“我当时虽然极痛欲绝，但经细查石室，凡是需用之物，均已搬得一件不遗，如果翠蝶是伤重而死，自然不会有这等清情逸致，经我这一推断，才料定翠蝶是他迁而去，虽然我没有见她之面，但只要知道她还活在世上，心中就安静很多。我在石室中住了两天，又折回峨嵋山去，继续搜寻那万年火龟下落。哪知半年过去，仍未找出一点眉目。这一来，真使我万念俱灰。因为据那《归元秘笈》上记载，翠蝶伤势只能拖过一年，一年时间，虽然不算很长，但也不算短，我原想尽一年之功，总可以把那万年火龟寻得，哪知一年劳碌奔走，不但未能寻得万年火龟，而且连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。”

只听那身披蓝纱少女哭道：“娘在迁居树林之后，只有九个月就不幸死去，临终之前把我叫到身边，告诉我说，待我长大后，心里要是喜欢哪一个男人之时，就赶快把他杀掉，并要我依她传授之法，苦练那《归元秘笈》，待那任、督两脉一通，《归元秘笈》初步基本工夫就算完成了，只要日后不断修习，自然日励精深，而且还要我《归元秘笈》读熟，字字记入心中，然后再把《归元秘笈》用火烧去，再到括苍山白云峡找你替她报仇！唉！娘啊！娘啊！你真叫女儿作难死了，我怎能害死亲生父亲，可是我又不能不遵你的遗训……”

她突然站起身子，缓缓面西而跪，双手合掌当胸，玉颊上泪痕纵横，口中喃喃自语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朱若兰仔细看，只见她脸上肌肉，不停地颤动，显然她内心正有着无比的激动，不禁心头微微一震，霍然起身，慢慢走到她的身边。

这时，赵海萍正闭目静坐，默运内功，想拒本身伤势，只见他脸上滚滚而下的汗水，已知在强忍着很大的痛苦，是以他对自己爱女一切行动，均未见到。

沈霞琳更是从未听到过这等凄凉哀怨的故事，看到这等悲惨动人的情景，早已是泪若泉涌，哭得哀哀欲绝，双目红肿，泪眼难抬。

只听那身披蓝纱少女幽幽长叹一声，接着哭道：“妈呀！妈呀！我怎能忍心害死爹爹，可是我不能背弃妈妈遗训，这实使蝶儿作难死了！”

说完，忽地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，翻腕向自己前胸刺去。

朱若兰早已看出她神情有异，暗中戒备，追到她身侧相护，见她拔出匕首，立时一伸左手，去夺她手中匕首。

哪知她右手将搭在身披蓝纱少女手腕之际，忽觉她右臂轻飘飘地斜飞半尺，刚好把朱若兰一抓之势避过。

朱若兰吃了一惊，不知她用的什么武功，竟能在极度悲苦之中，出其不意之下，行同无事般，让避开她这一招奇快的擒拿，情急之下，冲口喝道：“快把你手中匕首放下！”

那少女被她一叱，不禁微微一怔，忽然依言放下手中匕首，道：“唉！我娘告诉过我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得听你的话。”

朱若兰伏身捡起地上匕首，缓缓握着她一只手，柔声说道：“翠姨从小把我带大，恩情也和母女一般，师父虽然有很多对不起翠姨之处，但他这十几年忏悔之苦，也实在够受的了。要是翠姨不死，知道师父这十几年中的痛苦，只怕早已回到白云峡了。”

身披蓝纱少女忽然想起了赵海萍身受重伤，回头一看，不觉失声叫道：“我爹爹哪里去了？”

原来赵海萍自知本身所受之伤，异常严重，仗自己数十年修为的精深内功，勉强把伤势克制住，不使发作。

但他很明白，越是克制，待伤势发作之时，也越是利害，他刚才已觉出体内有了变化，只怕很快就要发作，这一发作，定然是十分痛苦，只怕女儿看了伤心，借众人分心旁顾之时，悄然起身而去。

他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，走得无声无息，几人虽都距他不远，但却没有一人发觉。直待那少女一叫，朱若兰才惊觉到，抬头看去，已不见赵海萍的踪迹。

一向沉着的朱若兰，此刻也有些心慌意乱了。看看静躺在地上的杨梦寰，忍不住泪珠夺眶而出。她放腿奔到一座崖壁之下，飞身抢上峰顶，提聚丹田真气，大声叫道：“师父！师父……”

但闻四面山谷回响不绝，满山尽都是呼喊师父之声。

突然间一声鹤唳，玄玉由空中急泻而下，落在她的面前，原来她这几声呼喊，未能叫回师父。却把灵鹤玄玉召回。

一声鹤唳，把她由极端痛苦之中唤醒，举袖拭去脸上泪痕，暗自忖道：沈霞琳纯洁无邪，难当大任，师父爱女，久居在百花谷中，只怕也毫无理事之能，三手罗刹彭秀苇，虽然有很丰富的江湖阅历，但其野性尚未全驯，不能太过信任，我如再不能克制心中伤痛，任令眼下凄凉错综的纷扰局面扩大，演变下去，不知是一个何等悲惨的结局！杨梦寰伤重奄奄，只等咽绝那一缕弱息，师父爱女，又正值旧痛新创，交集心头之时，既悲亡母之仇难报，又痛生父身受重伤，心中早已动了死念，沈霞琳寄情梦寰，爱重生死，杨梦寰如果气绝，她绝难独生人世……

她本是智慧绝伦之人，略一沉忖，立时压制下满腔痛苦，跃下山峰，先奔到那身披蓝纱少女身边，拉着她一只手说道：“师父内功精深，纵然身受重伤，也绝不会有什么意外，他定是养伤去了，以他老人家神功而论，就是伤势再重一点，也能自疗复元，翠姨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你得要好好活下去，妹妹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身披蓝纱少女，举袖拭去满腮泪痕答道：“我叫小蝶，公主身份尊贵，我哪里敢当妹妹之称。”

朱若兰轻轻叹道：“不要这样说，别说翠姨对我有养育之恩，就是师父待我，也和他自己女儿无异。兰黛公主，早已死在皇宫，我现在叫朱若兰，你以后还是叫我大姊姊吧！”

赵小蝶还要推辞，朱若兰已拉着她起身走到梦寰身侧，缓伸玉掌，在他胸前按摸一阵，颦起黛眉，黯然一叹，两颗晶莹的泪珠，滴在梦寰脸上。

赵小蝶目光凝注在梦寰脸上，望了一阵，忽然说道：“姊姊，我认识这个人，他可叫杨梦寰，是吗？”

朱若兰听得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我离开百花谷东来之时，在船上见过他，他的本领很好，我四个使女都打不过他，后来我弹那《归元秘笈》上的迷真离魂曲给他听，他就听得受了内伤……”她详尽地把岷江遇上梦寰经过，说了一遍。

朱若兰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你既把那《归元秘笈》读的烂熟于胸，不知会不会替人疗伤？”

赵小蝶略一思索，道：“那疗伤篇确实记载了很多疗伤之法，我却一点不会，因那上而记述的都是身有武功之人，才能替入疗伤，我不会武功，不能推活他经穴脉道。”

朱若兰奇道：“怎么？你当真没有学过武功吗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我从记事时候起，娘就教我一种打坐调息之法，这十几年来，我一直都在练习打坐调息和学弹琵琶，此外，连一招武功也没有学过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你练习的是什么内功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我当时只知依照娘的所授之法去作，直待以后我看熟了《归元秘笈》，才知我练习的是‘大般若玄功’。”

朱若兰虽已得师父大部真传，但她始终未看过《归元秘笈》，是以不知那‘大般若玄功’乃《归元秘笈》所载武功中，最为精深的一种武功。听得赵小蝶说她不会武功，心中自是不信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姊姊自小就追随翠姨身侧，熟讲《归元秘笈》，如说不会武功，怎能使人相信，就凭刚才闪避我那一招擒拿，就得甘拜下风。”

赵小蝶叹口气，道：“我哪里敢骗姊姊，实在是真的不会武功，妈妈未死之前，传授我四个使女武功时，我也哭闹着要学，妈妈却不肯教我，她说：“就是学会那些武功，也不能替她报仇，每天限制我静坐四个时辰以上，到我九岁那年，每日静坐的时间，又逐渐加长，同时开始传授我调息之法，唉！十几年的时间，就一直在静坐中渡过，我眼看四个使女的武功一天一天的增高，能在那山壁悬崖间奔走如飞，追蝶扑蛾，心中十分羡慕，又再苦求我妈妈教我武功，哪知不但遭到严厉的拒绝，而且还惹起了妈妈的伤心，气得她哭的一场。从那次之后，我再也不敢求妈妈教我武功了，每天都静静地枯坐在石洞之中。后来，妈妈让我阅读《归元秘笈》，又教我弹琵琶玩，但却限制我，不准偷学那《归元秘笈》上面的武功，可是又要我把全书熟记胸中……”

朱若兰接道：“既然你熟记各种武功要诀，又不准你去学，那实在是一件很难之事。”

赵小蝶道：“嗯！但妈妈对我说时，神色幽伤，语意坚决，我只得依言去做，把三册《归元秘笈》读得字字记入心中，却尽力克制住好奇之心，不去学它，不过妈妈对我说过，待我任、督两脉通达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学习武功。谁想妈妈竟被爹爹惊坏内功，走火入魔，身受重伤不到一年，就弃我而去。在他受伤的那段时间里，对我用功之事，不但没有放松，而且督促更严，

她本想亲眼看到我任、督两脉互通，可是我却使她大失所望，直到她回绝最后一口气时，我任、督二脉，仍然未通。不过，这时我已从《归元秘笈》之上，得到了本身修炼的功夫，是玄门元罡气和佛门‘大般若禅功’，‘大般若玄功’的克敌手法，我的任、督两脉又初通不久，还未顾得到去学习武功，因想到母亲临终遗言，要我替她报仇，就离开百花谷，到白云峡来找爹爹，不想在路上，遇上了几个坏人，要抢我《归元秘笈》，我四个使女，就和他们动手打了起来，我因不会武功，只好站在旁边观战。这时，爹爹刚好路过，助我们打退强盗，问我到哪里去。我虽有母亲绘制的图像，但那时他带着面具，我自然认不出来，就对他讲了实话……”

朱若兰叹一声，接道：“是啦！定是师父在卧虎巅夺得万年火龟之后，又去百花谷中找你，他虽知事延多时，翠姨可能已伤发而死，但仍然存着千万分之一的希望，期望翠姨能从《归元秘笈》之上，悟得自救之法，拖延不死，想尽最后一点心意。可是，当他到了百花谷时，不但翠姨已死，你也离开，伤心之余，只得带着万年火龟，返回白云峡来，在路上遇到了你们。”

赵小蝶道：“唉！姊姊真是聪明，猜得一点不错。爹爹击退强人之后，告诉我说，他就住括苍山，和白云峡相距不远，要和我们结伴而行。沿途之上，更对我爱护备至，我从小在百花谷中长大，除了妈妈和四个使女之外，从未和外人相处过，爹爹对我那样爱护，我仍丝毫不觉奇怪，只想他是个好人罢了。直待到了白云峡，他仍然不脱掉脸上面具，反而哄骗我说，白云峡就在附近，到明天他再带我去找害死我娘的仇人，并把那万年火龟用陈醋煮熟，剖取内丹，骗我服下。哪知我吃过之后，忽然全身发起高烧，痛苦至极。我四个使女，误认爹爹下手害我，当时就和爹爹动手，她们自然不是爹爹对手，不过片刻工夫，都被爹爹点了穴道，我心里一急，就迷迷糊糊地晕了过去。那一觉也不知睡了多久时间，醒来时，爹爹却坐在我的身侧，劝我不要害怕，并告诉我服用的是万年火龟内丹，乃天下千载难求神物，说完之后，就离我而去。待天色入夜，他又来告诉我说，害死我娘的仇人，已得知我来替娘报仇的消息，而且他刚从百花谷中回来，沿途还和我们走在一起，约我今夜二更时分，在附近一座高峰下面相会，可笑我那时竟仍然不知道他就是害死我娘的仇人……”

朱若兰叹道：“师父已存了身殉翠姨之心，所以他不肯暴露身份，说明真像。”

赵小蝶道：“二更时分，我和四个使女依约前往，果然看见草地上坐着一个长袍老人，我本有娘绘的图样，看他面貌和图上无异，就用玉琵琶，弹出《弦音耗心》之曲，害他受了内伤，如果姊姊不及时赶到，我就成为亲手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了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刚才我到你的琵琶音，当真是音韵拘人魂魄，声声入心神，不知那些曲调，是否也是《归元秘笈》上所记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‘弦音耗心’，和‘迷魂离真曲’，都是《归元秘笈》下册所载，融在那‘大般若玄功’之中……”

朱若兰似是忽然想起了一件紧要大事似的，霍然一跃而起，急急截住赵小蝶的话，道：“妹妹！师父替你剖取万年火龟内丹之后，不知那龟肉放置何处？”

赵小蝶一怔神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自服过万年火龟内丹不久，人就晕过去，不知何时才醒转来，那龟肉如何处理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朱若兰回顾了梦寰一眼，黯然一声叹息，道：“妹妹，姊姊想求你一件事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姊姊有指使之外，但请吩咐，我怎么敢不听呢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我想借阅你《归元秘笈》，看看那疗篇上，有没有救他之法？”

赵小蝶微微一笑，转身走到四婢停身之处，自一个年龄较大的婢女身上，要过一个小巧玉盒，交给朱若兰，道：“《归元秘笈》就在那玉盒之内，姊姊自己拿罢。”

朱若兰打开玉盒，果见放着三本册子，上面写着《归元秘笈》四字，笔迹娟秀，似非男人手笔。

她无暇仔细翻阅这一部引得武林人物如痴如狂的奇书，迅捷阅到疗伤篇上，很细心看了一遍。

只见那疗伤篇上记载，包罗了各种各样的疗伤之法，活血接骨，闭穴封脉，解毒续筋，畅经顺气，洋洋洒洒，看得人目迷五色，但大部都是自疗之法。

朱若兰仔细看完了疗伤篇各种记载，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愁，只觉上面记载，有很多方法都可以适用于梦寰，但细细一想，又都有些差异，她合上《归元秘笈》，交还给赵小蝶，叹道：“这本《归元秘笈》勿怪能引得武林中人物如痴如狂，实是一部千载难遇的奇书，只看那疗伤篇中记载，已使人惊服得五体投地了。”

她口中虽然在和赵小蝶说话，心中却在推想那疗伤篇中畅经顺气手法。

忽然她啊了一声！盘膝而坐，闭目运气，双掌互搓。沈霞琳、赵小蝶、彭秀苇，都静静地站在一侧看着她……

只见朱若兰双掌互搓，速度越来越快，粉脸上热气蒸蒸日上腾。

赵小蝶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姊姊用本身真气，要是再不能恢复他五腑机能，那就没有救啦！”

猛见朱若兰睁开星目，右手轻轻一掌击在杨梦寰背心的“命门穴”上，一股热流，循背而出，缓缓透入梦寰穴道。大约有一刻工夫之久，杨梦寰仍僵挺不动。

朱若兰一蹙黛眉，口中咦了一声，左手疾伸而出，一触梦寰鼻息登时面如死灰，目瞪口呆，半晌工夫，才叫出声“琳妹妹！”

沈霞琳慢慢蹲下身子，目光中爱怜横溢，深注着朱若兰，答道：“姊姊有话对我说吗？”

朱若兰缓缓移开杨梦寰“命门穴”上右掌，一字一句说道：“你寰哥哥死了！”

沈霞琳突然一呆，目光移在僵挺而卧的梦寰身上，右手缓缓伸出，握住了梦寰左手，只觉一阵冰凉，如握铁石，随着微一颤动娇躯，上半身慢慢伏在梦寰身上，答道：“姊姊已经尽了心力，救不了他，也是没有法子的事！”

说完，轻合双目，脸上浮现出凄凉的笑意，虽然流露无限幽怨，但却毫无激动。

山风飘起她的衣袂，西斜的月光，照射在她的脸上，她脸上看不到一点泪水……

她慢慢握住梦寰的另一只手，粉颊贴在梦寰胸前，鼻息逐渐转重，竟自沉睡过去。

原来她这段时间之中，日夜都在想着梦寰生死的事，耗费她无限的心神，早已疲倦不堪，但因梦寰一直不咽绝最后一缕弱息，是以她也一直未能静下心来，此刻见他死去，支持她不眠不休的希望骤然断绝，精神一散，人再无法承受，伏在梦寰身上，不觉间沉睡过去。

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，随手拂拭下脸上汗水，也慢慢闭上眼睛，原地静坐，行功调息。

她刚才因替梦寰疗伤，耗消去不少真气，也困倦难支。

赵小蝶呆呆地望着几人，心中却不停地想着《归元秘笈》疗伤篇上记载的各种疗伤之法，她已把那秘笈背得滚瓜烂熟，上面的每句每字，都已深印脑中，想来自是毫不费力，活血接骨，闭穴封脉等等的疗伤之法，闪电般在她脑际一一掠过，虽然想的迅快，但却一字不遗。

只觉那各种疗伤办法，虽然各极其妙，但却无一种疗伤办法，适合眼下形势。

要知赵小蝶生性异常颖慧，只因一直静居深山幽谷，与人无争，对事不求索解，虽有才智，但却甚少用过，何况她已有“大般若玄功”基础，此刻略一用心，立时对那种疗伤记载，豁然贯通，应用之法，亦随即了然。

她过去，一直认为自己不会武功，是以对那《归元秘笈》上所载的各种武功要诀，从未用心想过，其实她修练的“大般若玄功”，乃内家功夫中极高的一种气功，在修习过程中，已兼摄了各种精深武学要诀，克敌制机已成为她一种自然本能。只要心念一动，即可不知不觉中施出攻守绝招，只是她自己不知道罢了。

她由极难入易，只要稍一用心思索，自然通达，可惜她昔时从未用心想过，现下目睹朱若兰忧苦神色，不自禁用心思索那疗伤篇中各种疗伤之法。

哪知《归元秘笈》上各种武功记载，她都已烂熟胸上，这一用心去想，只觉各种武功的秘奥窍诀，一一在脑际掠过，直似江河堤溃一般，汹涌而出，而且顺理成章，无不了然，一时间竟难遏止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朱若兰首先在极度的痛苦中清醒过来，缓缓伸出右手，拂着霞琳秀发，叫道：“琳妹妹，起来吧！咱们先把她移放到我住的石室中去，让我再想想看，有没有办法救他？”

但闻霞琳微鼻息之声不绝，她睡得竟是十分香甜。

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，收回拂在霞琳秀发上的右手，抬头望天，明月早落，东方天际泛起一片鱼肚白色。原来天色已亮，再看几人身上，都已被晨露浸湿，四个半裸玉腿的白衣美婢，并排静坐一侧，彭秀苇却垂手站在自己身后，赵小蝶圆睁着一双星目，呆呆出神，不知在想什么……

这情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凄凉，虽然听不到一点哭声，看不到一滴泪水，但那整个的山谷中却都被一种悲怆的气氛笼罩……

突然间，一声鹤唳，玄玉忽展双翼冲霄而起，两翅扇起一阵狂风，只吹得几人衣袂飘飞。

朱若兰一颦黛眉，还未来得及转动心念，忽见赵小蝶微一侧身，原坐姿未动，人腾空而起，随手一抓，竟把那飞起了八九尺高的灵鹤，右腿抓住，倏忽间随鹤上升了两丈多高。

赵小蝶这随手一抓，只是一种潜在的本能，势在意先，待她看清楚已离地两丈多高时，只吓得一声惊叫，松了紧抓鹤腿的右手。

只听四个白衣美婢同时啊呀一声，纷纷由地上跃起，一齐伸手去接赵小

蝶的娇躯。

四婢从小就和赵小蝶在一起长大，知她不会武功，怕她摔在地上受伤，个个惊急得玉容变色。

突然间，一阵急风，由四婢头上掠过。朱若兰已飞身而起，她轻功造诣十分精深，飞来之势，快似电奔，那穿空一掠，已到了赵小蝶身旁，双臂一伸，向她抓去。

就在她双手将触及赵小蝶时，忽觉她身子随着双手去势，向后飘退了半尺，刚刚把她双手让开。

朱若兰看得一呆，忘记了身悬半空，长吁一口气，失声叫道：“这是什么……”猛觉丹田真气一散，全身向下疾沉，正好对着四婢停身所在落去。

但她究竟是武功绝高之人，警觉失事，忽地一收双腿，悬空一个触斗，落到一丈开外。再看赵小蝶时，身若飘空飞絮般，缓缓地降落到地上。

赵小蝶似对自己由两丈以上的高空跌下而毫无损伤之事，甚感惊奇，怔了一怔，才缓步走近朱若兰，道：“姊姊，我想起了一个救那姓杨男人的办法，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用？”

这时，朱若兰已知她身具内家上乘功夫，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罢了，闻言喜道：“什么办法，快说给姊姊听听！”

赵小蝶道：“我刚才才想到那‘大般若玄功’之中，有一段记载，说：“满则溢，不足胜有余，但如打通任、督二脉，则有余可补不足，无满溢，无穷止，……”说至此，玉颊上忽泛起两片红晕，倏然住口。

朱若兰虽然不知“大般若玄功”修练之法，但听她背述口诀，却是修为上乘内功时，无法克服之难关。

因为凡属上乘内功，大都要背人体生理常规逆行，是以在修习期间，才有走火入魔之险。但当一种上乘内功修习成功之后，其日益精深的进化，故可增强克敌威力，但却无法使体内各经各脉运行，全部适应，所谓大成小缺，其大成愈大，则小缺愈险。如练金钟罩，铁布衫一类外家硬功的人，其功夫纵然登峰造极，刀枪难伤，但却总有一处地方没法练到，在武林行家中，称那处地方为罩门，如果你能知道他罩门所在，只需普通的人一指之力，即可使他身负重创，或死或伤，其功力愈深，那无法练到的罩门之处，也愈发脆弱，只是罩门所在之处，别人不易知道罢了。

修练上乘的内家功夫，亦同样难逃一险关，只不过其脆弱地方，不是罩门，而是内体经脉。一般说来，奇经八脉，最不易练到，但那奇经八脉，深藏体内，如不知体内脉穴位置，自无法伤人。

因那上乘内功，大背了人体生理常规，如练到极深之时，很容易引起生理变化，满则溢，有余勿用易成害，所以，一个内功极深之人必需在一定的时间内，静坐调息，以排遣有余，但因有余和不足，相因相成，以调息排遣有余为不足，则愈练愈进，是故，武功成就越高的人，其走火入魔的机会也越多。

朱若兰忖思一阵，道：“妹妹口中所述，似是‘大般若玄功’中修习要诀，和疗伤之事，似无关连。”

她虽已听出那四句真诀之中，含意精奥博大，正是克服修为上乘内功走火入魔的办法，只是一时不能完全思解透澈，何况她心悬梦寰伤势，也无暇集中精神求解，略一沉忖，微蹙秀眉，答道：“妹妹所述的口诀，含意虽然深奥博大，但能否救得他的伤势，正自难说。”

赵小蝶秀靛更红，嗯了一声，道：“重伤不亏，大损无余，他在身受重伤之后，而能拖延这样长时间不死，想那内腑六脏，定然伤而无损，只是把一口真气消耗尽绝，使内腑功能消失，百脉硬化，气血不畅了。如能助他几口真元之气，使他六脏效能复常，再以真气，助他畅通百脉，或可救他复活。”

朱若兰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已尽本身之能，不惜消耗真气，打通他奇经八脉，但已无法使他清醒过来……”

赵小蝶接道：“姊姊所用手法，只是他畅通脉穴，以本身真气，催动他全身的气血，逼使他重伤的六脏，恢复功能。如果他受伤不重，或是他伤的是外穴内脉，不难复元，但如他被内力重击，震伤了内腑，姊姊这救他之法，反使他护伤元气，加快耗损，待他元气耗尽，人就无法可救了。”

朱若兰听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不瞒妹妹，我已数度用本身元气助他恢复六脏功能，但是……”

赵小蝶微笑着道：“是啦！姊姊定是把本身真元之气，用口传入他的内腑，是也不是？”

朱若兰突感脸上一热，轻轻一叹道：“为救他性命，我也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之嫌了！”

赵小蝶突然瞪大了两只圆亮的星目，脸上神情十分奇异地问道：“姊姊，心里很喜欢他吗？”

朱若兰被问得一张脸红到了耳根后面，暗道：要命！怎么能这么问法。她心里虽感羞涩，但又不得不当面承认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嗯！他是个很好的人……”

她本替自己解说一番，但一时间，却想不起适当的措词，只答得一句，就无法再接下去。

赵小蝶忽然闭上眼睛，缓缓跪下双膝，两手合十，口中喃喃祈祷了一阵，起身睁眼，笑道：“好啦！我已经对娘说了！我肯替他疗伤，完全是为着姊姊，我心里半点也不喜欢他。”

朱若兰想到翠姨一生所受师父折磨，也难怪她在临死之际，会留下这等偏激遗训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难道那《归元秘笈》下册中另载有疗伤的办法吗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那疗伤要诀，包罗在‘大般若玄功’之中，纵然知道疗救之法，但如无‘大般若玄’功基础，也是无法下手。”

朱若兰看她在片刻之间，对归元秘笈上各种武功要诀，似是陡然全部悟解一般，说来头头是道，孰不知她刚才用心在索想那疗伤法门之时，已把烂熟于胸中的《归元秘笈》，从头到尾想了一遍，上面记载的各种法门窍诀，她早已深印脑际，暗与神会，此刻，再用心一想，自然能融会贯通，朱若兰一身武功，虽然也是《归元秘笈》所记载，但她都是经师父授受而得。赵海萍只精熟上中两卷的记载武学，致于那下册所载的佛、道两家合璧而修的‘大般若玄功’，因为行文博大深奥，字字含蕴玄机，非亲身修为，极难了然。

两人面对面呆站了一阵，赵小蝶忽然拉起披肩蓝纱一角，蒙在脸上，笑道：“兰姊姊你站在那里想什么心事？”

朱若兰啊了一声，目光移到赵小蝶脸上，她虽用蓝纱蒙面，但那薄如蝉翼纱，如何能挡得住朱若兰的视线，只见她一张粉白的嫩脸，忽然间红晕如霞，眉目间似笑非笑，鼻尖上汗水直滴，神情极是特异，不觉一怔，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赵小蝶轻轻娇喘了两声，勉强一笑道：“我……我心里有些害怕！”

朱若兰奇道：“你怕什么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我想起了要救那姓杨的男人，心里就怕。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救人乃大善之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姊姊你不知道，他的护阳元气，早已耗消而尽，要想救他，必得用我‘大般若玄功’把本身真气，传入他体内脉穴……那……那要三日夜以上时间……”

朱若兰忽有所悟，回头望了梦寰一眼，忍不住星目热泪，夺眶而出，深深对赵小蝶福了一福，道：“妹妹，请看在姊姊份上，你就委曲一下，救救他吧。”

赵小蝶举手撤下蒙面蓝纱，道：“唉！妈妈早已对我说过，不管姊姊要我做什么为难之事，我都得依你。”

朱若兰轻声一叹，转身走到梦寰身边，轻轻在沈霞琳“命门穴”上，拍了一掌。

只见沈霞琳娇躯一颤动，睁开了眼睛，望着朱若兰道：“黛姊姊，咱们要走啦？唉！早把他安置好，你也可以早些去给他报仇了……”

朱若兰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不要傻想啦！他已经有救了。”

沈霞琳眼睛一亮，霍然跳起，偎入朱若兰怀中，道：“啊！姊姊的本领真大，人死了，你还有救活的办法。”

朱若兰缓缓推开霞琳，伏身抱起梦寰，道：“我哪里有这样大的本领，是那位赵妹妹想的办法。”

沈霞琳听得微微一呆，缓步走到赵小蝶身边，她本想说几句感谢之言，但一时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叫得一声：“姊姊你真好……”就无法再下去。

朱若兰抱着梦寰，当先带路，赵小蝶、沈霞琳手牵手随在身后，四个白衣美婢依序紧追在赵小蝶后面，彭秀苇却和几人距了三四丈远，而且还不时回头张望。

要知彭秀苇，昔年乃是横行江湖女盗，见闻极为广博，她对那鹤玉陡间冲霄飞去一事，觉着十分可疑，只是一时间想不出原因何在，心中虽然动了疑虑，但却不便妄作测论，只好闷在心中。

朱若兰居住的石室，就在耸云岩下，穿过一片草坪，已可见敞开的石门。

赵小蝶看那石洞在百丈以上山壁之间，很担心自己无能攀登，那知微一用力提步，身子已飘空而起，走来全不费力。

朱若兰把梦寰放在自己住的一间石室之内，笑对赵小蝶道：“妹妹，他已经气绝多时，如果再拖延时间，只怕救治不易，你如有需我相助之处，尽管出口吩咐。”

赵小蝶微现羞怯之态，答道：“倒不烦姊姊相助，只是有一件事，得求姊姊答应。”

朱若兰笑道：“你说吧，不管什么为难之事，姊姊也会答应。”

赵小蝶叹道：“我要在这石室之内，伴他三日夜之久，而且疗伤之时，还有很多疑难之事，不过为了姊姊，我也顾不得男女之嫌，所以我想请姊姊留在这静室之内，陪我三天，以全见证，如果他伤势将好之时，心中动了邪念，那我就一刀把他刺死，姊姊不许怨我，也不许阻拦于我，你要答应，我就替他疗伤，要是不答应，我……就只好不管了。”

朱若兰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心动邪念之说，漫无限制，再说他大伤将愈之际，理性或较脆弱，只要他没有侵犯妹妹的举动，那就不必深究，就姊姊所知，他确实是一个拘谨守礼之人。”

赵小蝶双目神凝，神色十分庄重地说道：“如果有侵犯我的举动呢？”

朱若兰叹道：“那你杀了他吧。”

赵小蝶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把寒光耀眼的匕首，道：“姊姊，如果我杀他之时，你千万不要出手相救，因为那时我恐难自制。”

朱若兰看她满脸坚毅之色，不禁大感骇异，两人虽只相处半宵，可是朱若兰已看出她是个生性温婉柔和之人，而且一片天真纯洁，极和霞琳相似，哪知在这前后不过一刻工夫，她却完全判若两人，这种性格上的突然转变，实使人无法捉摸。

她目光缓缓由赵小蝶脸上，移注那四个白衣小婢身上，想从四人神情上，观察出一点迹象，那知四婢个个瞪着眼睛，满脸惊奇之色，似乎从未见过赵小蝶这等庄肃之态，饶是朱若兰聪明绝伦。他无法想得出赵小蝶何以会在短短一刻工夫之中，性格大变。

要知赵小蝶和沈霞琳，是两个生性大不相同之人。沈霞琳娇稚纯洁，胸无城府；赵小蝶却是颖慧无比，聪明异常之人，只因久居那深山大泽之中，不知人间各种事端，是以对人对事，毫无成见，看上去和霞琳生性为人，颇为近似，其实两人性格却迥然不同。

朱若兰沉吟良久，答道：“如果他真有侵犯妹妹之处，任凭你处置于他，姊姊绝不插手。”

赵小蝶绽唇一笑，缓走到洞口，吩咐那四个白衣小婢，道：“我和姊姊在这石室内，替那姓杨的男人疗伤，在三昼夜内不能分心，不管有什么重大之事，都不许惊动我！”

说完，正待回身闭门，忽见朱若兰一晃肩，抢到门口笑道：“妹妹且慢闭门，姊姊去备些食用之物来。”说着话，人已向后面奔去。

这石洞本是昔年天机真人修身之外，深达数丈，共分五室，最后一室，被翠蝶改作厨房之用。

她刚奔到厨下，瞥见神鹰陈葆和伺待自己的老宫女松芸，双双躺在地上。仔细一查，原来两人都被点了晕穴。等了一盏茶之久，两人清醒过来，忽地挺身坐起，呆望了朱若兰一阵，一齐跪拜下去。

原来两被点穴道过久，全身血脉不活，骤然醒来，只觉眼花缭乱，半晌工夫，才认出是公主回山。

陈葆一面叩见主人，一面说道：“前两日，赵老爷子不知由哪里带了一个身披蓝纱的美貌少女回来，老奴……”

朱若兰摇摇手，接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们快点准备些食用之物，送到前面，款待几位远道来客，不许有怠慢之处。”说完，又奔回前洞。

她又嘱咐了三手罗刹和霞琳几句，才退回自己卧室。

不大工夫，陈葆和松芸手捧菜饭而来，两人骤然看到了这么多人，不禁微感一怔，但瞬即恢复了镇静，摆好菜饭，恭请几人入席。

这时彭秀苇和霞琳都已感到饥饿，也不客气，立时就坐下吃喝起来。

朱若兰拿了很多面饼菜果，放在自己卧室，闭上石门，笑对赵小蝶，道：“妹妹，你要不要先食用一点东西，再替她疗伤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我心里不安得很，吃不下东西，姊姊自己吃吧！”

朱若兰也不勉强。其实她一心想着梦寰生死之事，哪里还能吃得下东西，勉强吃下一块油饼就不再吃。

转脸望去，只见赵小蝶席地而坐，轻蹙着两道黛眉，脸上神情无限忧郁，右手放在膝上，呆呆地坐着一语不发，似乎已把替梦寰疗伤之事忘去。

她忍了又忍，到最后还是忍不住，说道：“蝶妹妹，他已经气绝多时，拖久了，只怕难以救治，你答应替他疗伤，也该动手了吧？”

赵小蝶缓缓站起身子，似自言自语，又似答朱若兰问话，道：“唉！既然答应了给他疗伤，迟早总是难以避免……”

朱若兰听得芳心一震，怎么？你有些……”

赵小蝶伏身抱起梦寰，接道：“唉！我是不应该答应替他疗伤，但我已经答应了姊姊，自然是不能反悔！”嘴里答着话，人也同时缓步向卧榻旁走去。

朱若兰心中虽然有气，但并未出言反驳，只怕真的激怒了她，害了梦寰，只得静静坐在一侧，冷眼旁观。

只见赵小蝶把梦寰放在榻上，慢慢脱去他里身劲装，只留下贴身内衣……

朱若兰虽和杨梦寰相处甚久，而且还有过肌肤之亲，但此刻，骤见他全身外衣长裤尽去，几乎成裸体之状，亦不禁一阵心跳，泛上来满颊羞红。

赵小蝶脱去了梦寰衣服之后，目光投注在朱若兰脸上，无限委屈地淡淡一笑，取下来披肩蓝纱，脱去衣裙，全身只留一件玫瑰色的兜胸，和一条仅掩胯臂的短裤……”

只见一个冰妹妹耀目的美丽胴体，不住轻微颤抖，惊惧和紧张，使她粉脸上羞红如霞，她呆呆地傍榻玉立，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才一闭眼跳上了木榻。

朱若兰暗暗叹息一声，缓步走到榻边，低声说道：“蝶妹妹，你为姊姊忍受这种委屈，真叫我于心难忍。”

赵小蝶忽然睁开星目，两颗晶莹泪珠夺眶而出，双臂一展，把梦寰抱入怀中，无限羞怯，说道：“等下我行动之时，全身真气，都将凝聚一起，姊姊千万不可动。”

说完话，盘膝坐好，左手按住梦寰“天灵穴”上，右手环抱梦寰腰间，双目圆睁，默运真气，片刻后，气通任、督两脉，一股热流，涌集左手，由梦寰“天灵穴”循脉而下，遍行四肢百骸，不到一顿饭工夫，杨梦寰五脏六腑，已被小蝶真气催动，恢复功能，凝滞的血气，逐渐向全身各脉行去。

朱若兰看见杨梦寰本已僵硬的四肢，忽然活动起来，毛孔中亦向外浸出汗水，不禁心中大喜。

忽见赵小蝶娇躯一倾，按在梦寰“天灵穴”上的左手，倏然移到他背的“命门穴”上，人也由盘坐的姿势，缓向榻上倒去，随着她双臂拨动，杨梦寰也倒卧在榻上，全身尽被赵小蝶抱入怀中，贴胸相偎，并头而卧。

朱若兰看了一阵，不自禁转过头去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无怪她在疗伤之前，神情上那等恐惧不安，纵然是我，只怕也要犹豫难决……

忽然，另一念头，在她脑际闪起，暗道：蝶妹妹乃黄花闺女，为救人不惜以全裸的一体，和一个男人相抱相偎，此时如果被别人看到，叫她以后如何做人？她肯这般委屈自己，又完全是看在我的份上，心念及此，忍不住又转过脸，向木榻上两人望去。

### 第三十二回天机石府

只见赵小蝶轻轻地合着眼睛，秀眉双锁，泪痕宛然，肌肤莹光，耀眼生花，脸上红晕未退，娇小玲珑的身体，仍然在不停颤抖，显然，她心中的惊怯之念，还未能完全消除。

这情景忽然启动了朱若兰一个新的奇怪念头，心道：我如能促成他们一对百年良缘，不但蝶妹妹不再以今日之事为憾，且可使杨梦寰获得了当代武功最好、容貌无匹的妻子……

突然，她心中泛现出沈霞琳的音容笑貌，那娇稚无邪的神态，纯洁善良的言笑，和那以身殉葬的无限深情，登时心头意乱，很多矛盾的思潮，汹涌脑际，千头万绪，不知如何善处……

石室逐渐的阴暗下来，已经过去了一天时间，木榻上的杨梦寰，仍未清醒过来，赵小蝶经过这一段长时间之后，惊惧和激动的心情，似乎已平复不少，但见她贴拥梦寰而卧，睡得十分安详。

朱若兰晃燃了火种，点起松油火烛，石室中骤然明亮起来。

忽听赵小蝶啊了一声，松开了紧拥梦寰的双臂，挺身坐了起来。

她似乎很困倦，睁开星目，轻轻叹息一阵，伸手按在梦寰胸前，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脸上忽现欢愉之色，笑道：“姊姊，他内腑已逐渐恢复了效用，今晚上如果不能清醒过来，明天打通他奇经八脉，人就可以说话啦！”

朱若兰微微一叹，道：“这都是妹妹赐助之力，我想他知道了，心中一定很感激你。”

赵小蝶淡淡一笑，摇摇头道：“我是相助姊姊，只要你心里快乐就行了，倒不需要他感激我！”

朱若兰道：“姊姊和那位沈家妹妹都和他一样的感激你。”

赵小蝶绽唇一笑，不再答话，盘膝坐好，行功调息，片刻后，忽见她顶门间冒起蒸蒸热气。

朱若兰看她在片刻之间，就能把真气运聚，心头甚感惊异，暗道：她小小年纪，能有这般的深湛内功，实是不易，看样子，师父也要逊她一筹。

只见赵小蝶顶门间热气，愈来愈浓，不过一个时辰，她全身都被一层薄雾笼罩，那莹光耀目的玉体，也愈觉晶明如玉，但因她环绕全身的热气，越来越浓，看上去竟如若有若无一般。

忽见她合在胸前的双掌，倏然一分，迅快绝伦的拍在梦寰两处要穴之上，但她双手并不即时拿开，反而紧紧按在梦寰被拍中穴道之上，绕在她身上的热气，却逐渐减少，大约有一盏热茶之久，她才把双手拿开，如此运功反复六次，拍遍了梦寰全身十二死穴。

她每次用手按在梦寰穴道上时，那全身环绕的热气，就逐渐消灭，一经盘坐调息，热气又复蒸蒸日上腾，不过她调息时间，愈来愈长，六次过后，天色已经大亮。

这一夜朱若兰连眼皮也没有合过，她一直瞪着眼睛看着小蝶替梦寰疗伤。这一天一夜的时间里，杨梦寰仍然是静静地躺着，没有清醒，也没有挣动过一下，她几次想走近木榻，看看梦寰，但她每次站起身后，就想起赵小蝶相诫之言，只得勉忍着满腹焦急，站起来重又坐下。

赵小蝶在连按梦寰十二死穴之后，忽然向后移开两步，闭目休息一阵后，睁开眼睛，笑道：“姊姊，我已用本身真元之气，助他恢复五腑效能，活开他十二死穴中凝滞的气血，让他稍休息一阵，再打通他奇经八脉，他人就可

以清醒了。

朱若兰缓步走近木榻，笑道：“蝶妹妹，我现在可以不可以查看一下他心脏跳动情形？”

赵小蝶天真的一笑，道：“可是可以，不过他气血初行，体内硬化经脉，尚未复元，不要移动他的身子，免得他初行气血，又滞留凝结。”

朱若兰慢慢伸出右手，轻轻触在梦寰前胸，果然觉出他心脏已经恢复跳动，不禁心中一喜，笑道：“多谢妹妹啦！你把他从死亡中拯救回来，他心中定然是很感激你……”

赵小蝶脸色突然一变，冷冷地接道：“哼！我才不要他感激我哩，我救他，完全是为着姊姊。”

朱若兰本还有很多话要说，但听赵小蝶口气冷峻，一脸漠然不屑之色，自不便再接下去，尴尬一笑，道：“自然我心里也十分感激妹妹！”

赵小蝶突然闭上眼睛，两行泪水，缓缓由眼角流下，道：“我娘死前，再三对我说，不许我喜爱男人，就是很好很好的人，我也不能欢喜他，我这样救他，心中已愧对妈妈在天之灵，但我不忍看着姊姊痛苦，所以，才不惜背逆妈妈遗言救他，待他伤好之后，我就要离开姊姊，回到百花谷中，在妈妈墓前好好的哭上一场。”

朱若兰叹道：“翠姨这偏激遗言，只不过是伤悲际遇的气忿之言，哪里能够当真？妹妹乃聪明之人，想想姊姊的话，是否有错？”

赵小蝶还未能答话，突闻石室外传来一阵喝叱之声，因那石门紧闭，不易传音，喝叱之声，听来并不很大，但两人耳目均极灵敏，不但听得甚是清晰，而且可辨出那是三手罗刹彭秀苇的声音。

朱若兰一扬黛眉，霍然跃起，正待拉门而出，忽闻赵小蝶叫道：“姊姊，开不得门！”

朱若兰听得一怔，回头问道：“为什么开不得门？”

赵小蝶轻声一叹，目光投注在梦寰身上，说道：“他六脏恢复功能不久，血气又在散行之时，如果被人闯进石室一扰，只怕气血复滞，白费一昼夜疗伤救护之功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如果白云峡来了强敌，我如不出去，只怕她们抵挡不住？”

赵小蝶低头望望自己几乎全裸的玉体，道：“姊姊打开石门，要是那位沈姑娘冲了进来，扰他伤势转重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石室外，已响起沈霞琳清脆声音叫道：“黛姊姊，有敌人来到白云峡了！”

朱若兰被赵小蝶几句话吓住，果然不敢开门，答道：“你寰哥哥疗伤正在紧要关头，我无暇出去，你们可协力守住洞口，只要不让敌人冲入石洞就行！”

沈霞琳应了一声，转身急步奔去。

朱若兰回头再看赵小蝶时，已开始替梦寰打通奇经八脉，她所用手法，异常特别，和自己大不相同，举手缓慢，而且每次必和梦寰身体相接很久时间。

足足耗去两个时辰，赵小蝶才停下了手。一对星目睁得又圆又大，盯在梦寰脸上，两手交胸而过，脸上微带笑容。

朱若兰初看一阵，还不觉有什么特异之处，哪知和她目光接触时间已久，忽觉心神摇摇。

忽见赵小蝶脸色一变，取过置放在枕边匕首，目光凝注在梦寰脸上，娇靥上泛现杀机，看样子只要杨梦寰稍有失常举动，她即将挥刀刺杀。

朱若兰吃了一惊，纵身跃到木榻旁边，低声叫道：“蝶妹妹！他是否清醒过来？”

赵小蝶道：“他全身脉穴，都已畅通，再过几个时辰，我再帮助他回聚本身真气，他就可自行运功调息了。”

朱若兰听她讲话声音仍甚柔和，并无丝毫怒意，这抓刀戒备，似乎是一种本能的预防，心中暗道：看来她心中已深印翠姨偏激遗训，潜在她的意识之中，对男人深恶痛绝。梦寰重伤初愈，只怕理性尚未全复，如果言语和行动之间，对她有冒犯之处，恐难逃一刀之危。现下他体内经脉既已恢复功用，助他回聚真气，已无什么大难，我何不接替她工作，以免她伤害梦寰……

朱若兰想定了主意之后，说道：“小蝶妹妹，你替他疗治伤势，定然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，是不是？”

赵小蝶叹道：“纵然是身负绝世武功之人，如果他任、督二脉未通，或修习不是‘大般若玄功’，也是无法救他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现下她体内经脉已通，六脏效能又复，那助他回聚本身真气之事，不敢再劳妹妹，就由姊姊代替你吧！”

赵小蝶低头望望右手握的匕首，笑道：“我知姊姊的心啦！是怕我杀伤他，是吗？”

朱若兰听她一语说穿，也不再隐瞒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唉！妹妹猜得不错，他在重伤初愈之时，只怕很难有自制之力，妹妹又深怀戒心，时时以翠姨的遗言为念，在这等情势之下，很容易造成惨剧，万一他无意间碰到妹妹，但你却认为有心相犯，这一来就很难分出真正是非，不如让姊姊代你，免得闹出什么凄惨之事。”

赵小蝶不再答话，缓缓把娇躯移到木榻一角。

朱若兰跃上木榻，盘膝坐好，暗中运功，行聚真气。

赵小蝶道：“那怎么行，他真气复聚的瞬间，是这疗伤过程中最为紧要的关头，姊姊必需要以肌肤和他相接，再以本身真气助他，使他能把那一口散去元气，重回聚丹田之中。这中间道理，一时尚很难说得清楚，要知现在推动他六脏跳动，血脉运行的完全是我本身相助他的真气，必须要使他引为已用，他才能够真的夏元重生。”

朱若兰不再多问，缓缓解开衣扣，一件一件脱去，直脱得和赵小蝶一样，只留下玄色胸兜和一条短裤。

两个美丽绝伦的身体，并坐在松木榻上，那莹若珊瑚的肌光肤色，微带羞涩的娇态神情，散发出无比的热力，纵是铁打的金刚，也将会在这热力中溶化，只可惜那一道紧闭的石门，关住了无边的春色……

两个人互相呆望了一阵，都不禁绽唇浅笑，暗里在赞美对方。

朱若兰举手理理云鬓，闭眼运集功力，然后，缓缓伸出右手，向梦寰“玄机穴”上接去。

她手还未触到梦寰身体，忽听一声微弱的叹息之声，吓得她急忙把伸出的右手缩回，定神望去，只见杨梦寰微一睁动双目，又很快闭上。

虽然只是那么轻迅的一瞥，但已使朱若兰心头泛上了无比羞意，那收回的右手，再也不敢伸出。

忽听赵小蝶的声音，在她耳边响起，道：“姊姊，快些动手，他已经清

醒过来了，我帮助你。”

只见一双光滑柔软的手掌，轻轻地按在她背心“命门穴”上，一股热流，很快地流行全身，和她本身真气，汇合在一起。

此处情势之下，朱若兰只得疾伸右掌，按在梦寰“玄机穴”上。

只感赵小蝶触在她后背的手掌，热流滚滚而来，有如怒海波涛，无尽无止，不禁暗暗惊心，忖道：她这等精湛内功，别说我难及她万一，说是师父，只怕也难及她百分之一。

要知赵小蝶任、督二脉已通，全身真气循环相生，无尽无穷，耗消虽大，但却不伤身体。

但见杨梦寰惨白的脸色，逐渐的泛现出艳红，鼻息转重，前胸起伏加速，忽然长长吁一口气，陡然睁开了眼睛，目光烁烁，盯注在朱若兰身上。

她忽感心头一阵跳动，有如鹿撞一般，按在杨梦寰“玄机穴”上的右手，本能地缩了回来。

赵小蝶的急促声音，又在她耳边响起，道：“姊姊，快些抱住他，他初畅经脉，受不住过速的气血运行，要是他不能把一口真气，纳回丹田，只怕要……”

她话还未完，忽见杨梦寰双手虚空乱抓，呼吸转急，脸色涨红，似乎胸中涌塞着什么东西，要吐又吐不出来一般。

一种少女的矜持，使朱若兰一时间犹豫难决，本来那时的礼教，十分森严，要一个半裸玉体的黄花闺女，自动去抱一个仅穿贴身内衣的男人，实是一件大不平常之事，何况她身旁还坐着另一个少女……

忽觉一阵风飘来，赵小蝶像一条跃水鲑鱼一般，由她身侧掠过，双臂一合，把梦寰抱在怀中，轻启樱唇，堵在梦寰嘴上……朱若兰呆了一呆，轻轻移开娇躯，退至木榻一角。

仔细望去，只见赵小蝶一个身子，扭股糖般，缠在梦寰身上，心中忽生感触，正想伸手去取衣服，瞥见赵小蝶轻合双目之中，泪水缓缓垂下，心头一凛，暗自责道：人家和梦寰之间，毫无情意可言，肯这般委屈自己，挽救梦寰性命，完全是看在自己的面上，又怎能心动他念……

只见赵小蝶把堵在梦寰嘴边樱唇轻轻移开，幽幽一叹，睁开星目，望着朱若兰凄苦一笑，道：“姐姐，我已用本身真元之气，助他把一口真气纳回丹田，片刻之后，他人就可清醒过来，但他体内脉穴，尚未能恢复正常，以适应气血运行，必须要借他人身体热力之助，使那已经硬化的经脉，逐渐复元，这一段时间，大约需两个时辰以上，请姐姐坐我身侧，以作监证……”话到此处，倏然而往，缓缓松开搂抱梦寰的右臂取过身后匕首放在枕边，然后又把右臂放回原处。

表面上看去，两个紧拥并卧，睡得十分香艳，其实却大谬不然，赵小蝶睡态虽极娇柔，但脸上神情，却是一片冷漠，她经过两天一夜时间，心中的惊惧之念，似已消减不少，虽然和梦寰肌肤相接，但已毫无激动情绪。

静坐在木榻一角的朱若兰，心中反而大感紧张起来，她目光不停的由梦寰身上移注到枕边那寒光耀目的匕首之上，心中情绪十分矛盾，即希望杨梦寰早些清醒，但又怕他清醒过来……

她已经知道赵小蝶身负武功，高出了自己很多，如果她真对梦寰下手，只怕非自己能力所救……

忽听赵小蝶嗯了一声，身子向后移动了一下。

朱若兰心头一震，转脸望去，只见杨梦寰左手正自伸动，原来他在伸动左手之时，碰到了赵小蝶的胸前。

这时，他人虽已平静下来，呼吸也转趋均匀，但眼睛仍然闭着，显然，他神智还未恢复。

赵小蝶瞪大星目，看了梦寰一阵，见他神智未复，脸上嗔怒之色，才逐渐平复下来，又轻轻合上双目，偎入梦寰怀里。

这是一幅异常香艳的画面，两个美丽无比的少女，几乎全裸玉体，陪伴着一个仅着贴身内衣的男子，同处在一榻之上。其实，这香艳动人的画面中，却潜藏着一种沉默的紧张，三人心境，也大不相同。

杨梦寰神智未复，虽然玉人在怀，但并无丝毫的异样感觉。

朱若兰一直集中全神，注意着赵小蝶的一举一动，怕她在急怒之下，真的伤了梦寰。

赵小蝶的神态十分奇异，心情也最为复杂，她虽然把玲珑娇美的身体，蛇一般缠在梦寰身上，但脸上却毫无爱惜缠绵之情，她心中深印着母亲临死遗言，对天下男人都存着戒心，不知不觉中，对男人生出了一种憎恨意识，这种潜在意识，支配了她的感觉，虽然紧抱梦寰并卧，但却荡不起她心中一点情波，反而时刻警惕着杨梦寰醒来相犯，这好像柔和春风，吹入了万丈冰窟，尽管画面香艳撩人，但气氛却极不调和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忽听石室外传来了沈霞琳清脆的声音道：“你虽然是寰哥哥的朋友，但也不能进这石室。”

只听一个尖锐的声音，问道：“这为什么？”

沈霞琳道：“因为我黛姊姊正在那石室中替寰哥哥疗治伤势，连我都不能进去，你自然是更不能进去了。”

朱若兰听得那尖锐声音之后，忽地心头一震，忘记了全身半裸，霍然一跃离榻，飞落门边，待她双足踏着石地以后，才想起自己未穿衣服，急忙又跑回木榻。

忽听彭秀苇的声音，冷冷接道：“那石室之内，是我主人闺阁重地，岂是你能去得的？”

朱若兰听到三手罗刹声音之后心中略觉一宽，知她见多识广，深悉江湖阴诈，陶玉鬼计虽多，却不易逃过她一双眼睛。

只听沈霞琳叹道：“姊姊不要这样对他，他是我寰哥哥很好很好的朋友。”

陶玉格格一阵大笑，道：“你寰哥哥被什么人打伤了，不知他伤势如何？”

朱若兰听得暗暗骂道：“哼！好个阴险狡猾之徒……”

她心念初动，忽觉眼前寒光一闪，赵小蝶右手已抓起枕边匕首，对准梦寰前胸，眼神湛湛，逼视在梦寰脸上，但她左臂仍然紧抱着梦寰身子，半裸娇躯仍紧偎在梦寰怀中。

这陡然的变故，使朱若兰无暇再分心旁顾，急声问道：“蝶妹妹，是不是他有了侵犯你的举动？”

赵小蝶笑道：“没有，不过他人已快清醒了，待他清醒之时，看到我举着匕首，正触在他的你前，我想他一定要大吃一惊，他心存害怕，就不会侵犯我啦！”

朱若兰轻轻叹口气，道：“你如真要杀他之时，望能告诉姊姊一声，不要举刀就刺。”

赵小蝶还未答话，陶玉尖锐的声音，又从石室外响起，道：“杨兄身

受那等重伤，我这做兄弟的，如何能不入石室，探望一番？”

朱若兰听得暗暗叫糟，显然，沈霞琳已把杨梦寰惨重伤情，告诉了陶玉。

要知朱若兰在峨嵋山相救杨梦寰，关于陶玉用卵石活埋危难之事，一直未对霞琳说过，是以沈霞琳迄今不知那段经过。

只听沈霞琳长叹一口气道：“你是寰哥哥的朋友，看他自是应该，只是他疗伤正在紧要关头，什么人都不能进去打扰，黛姊姊告诉我说，这疗伤要费三日以上时间，你要看他，等明天三日夜期满之后，你再来吧！现在要见他，不但要害他伤势难愈，恐怕还要害我黛姊姊走火入魔……”

陶玉惊讶地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，他那样惨重内伤，还真有疗好之望不成？”

沈霞琳笑道：“我黛姊姊本领大极啦，什么困难之事，她都有办法解决……”

彭秀苇大概是看出了陶玉异常神情，截住了霞琳之言，冷冷接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等不识抬举，人家已对你说得十分清楚了，还在喋喋不休地罗嗦什么。别说那石室中有人疗伤，就是没有人在室中疗伤，你也不能进去！”

陶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这份尊容倒和说话一般，使人不敢恭维，如果我一定要进这石室，你又敢怎么样？”

彭秀苇道：“那就请试试我七步追魂沙味道如何？”

沈霞琳似是十分为难，幽幽劝道：“你们不要吵啦，惊扰了黛姊姊，怎么办呢？你一定要见寰哥哥，就请在这里住两天吧，待他伤势复元，再见也是一样。”

但闻步履之声，逐渐远去，几人似已离开石室门外。

朱若兰听霞琳作主留下陶玉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忖道：此人个性阴毒，武功又高，此刻，陡然打上白云峡来，只怕不会怀着什么好意。沈姑娘胸无城府，留他住下，这无异开门缉盗。

她心中念头还未转完，忽听杨梦寰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倏然睁开了眼睛，看到眼前情景，不禁一呆。

赵小蝶一扬手中匕首，在梦寰面上一晃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回聚丹田真气，尚未能完全隐固，快些运气调息，使气血运行于经脉之间，自行再回取丹田，然后，还要坐息四个时辰以上，才能算完全复元。”

这几句话，虽然指导杨梦寰疗伤之法，但因她声音冷峻，又满脸冷若冰霜的神情，虽是好话，但听上去，亦使人有极不受用之感。

朱若兰看得皱起眉头，暗自忖道：你这等冷漠的神态，哪里像替人疗伤的模样，手举匕首，倒像是逼问敌人一般。

杨梦寰缓缓转动眼睛，目光由赵小蝶脸上移注到朱若兰身上，嘴唇启动，微微一笑，正待说话，忽觉一般冷气，逼到胸前，赵小蝶娇脆冷漠的声音，重又响起，道：“快些闭上眼睛，运气行功，不许说话，也不许看来看去。”

他本有话要对朱若兰说，但闻得赵小蝶警告之言，又把目光缓缓转投到她的脸上。

赵小蝶陡然一扬黛眉，右手匕首在梦寰胸前一按，怒道：“你这人怎么搞的，瞧着我干什么？”

朱若兰看她神态越来越凶，忍不住低声劝道：“蝶妹妹，他已晕迷过去两旬之久，现下人虽清醒过来，只怕神智还未恢复，你这般神情对他，叫他如何能安心运气？”

赵小蝶对朱若兰劝解之言，恍如未闻一般，对梦寰反而更凶起来，手中匕首挥动之间，带起一阵冷风，罩住了他前胸小腹，擦触杨梦寰前胸，划破一道寸许长的口子，鲜血汨汨而出。

朱若兰只看得心头泛上来一股寒意，右手疾伸而出，擒拿赵小蝶右腕，想把她手中匕首夺下。那知手指还未触到赵小蝶右腕上，忽见赵小蝶右臂飘飞而起，心头一凛，赶忙把右手缩回。

再看杨梦寰时，已闭上双目，胸前起伏不定，全身肌肉都微微抖动，原来他已遵照赵小蝶吩咐之言，运气行功起来。

只见赵小蝶慢慢坐了起来，把匕首放在枕边，望着朱若兰微微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他要一说话，或是贪看姊姊的冰肌玉体，分了心神，恐怕会使他尚未引为己用的真气，散滞于经脉之中，要是那样，不但我们白费两昼夜替他疗伤之功，而且他也将落得残废之身。”

朱若兰看着梦寰前胸汨汨出血伤口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他胸前伤口，也是妹妹故意划破的了。”

赵小蝶点点头，笑道：“我要不故意伤他，只怕他还不会这样听话，不过姊姊尽管放心他这点皮肤之伤，不致影响他运气行功。”

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，不再追问，目光凝注梦寰身上，静观变化。

但见他胸前起伏加速，全身波动也越来越大，气息转重，脸上泛现出一片艳红之色。

赵小蝶忽然轻蹙起黛眉道：“唉！以他个人之力，是无法重把那畅行全身经脉的真气，重新纳归丹田，看来我是还得帮助他了。”

她声音中，微带着一种幽怨，似是对朱若兰说，也似是自言自语……

只见赵小蝶把娇躯移近梦寰，慢慢地伸出右掌，按在他“玄机穴”上，片刻之后，杨梦寰鼻息转匀，身上波动，也逐渐平息下来。

忽听他长吁了一口气，倏然挺身坐起，俊目圆睁，盯注在赵小蝶半裸的玉体之上，眼光中放射出强烈的情焰，忽的一举右手，搭在她皓腕上面……

这一次，赵小蝶没有挣动，闭着眼盘膝而坐，让梦寰握着她滑腻的玉腕。

朱若兰初见梦寰眼神情态，心中甚是担心，更是大吃一惊，本欲伸手相阻，但又怕在这紧要关头之间，惊扰他走火入魔，就这一犹豫间，已被他握住了赵小蝶的右腕。

出于意外的，赵小蝶并没有出手反抗挣动，这使朱若兰安心不少……

但她哪里知道赵小蝶、杨梦寰都已陷入极危险的情态困扰之中……

忽见杨梦寰紧握赵小蝶的右手，向怀中一带，赵小蝶轻轻地哼了一声，娇躯尽投入梦寰怀中……

她闭着的星目并未睁开，脸上红晕似火，情态极尽娇柔，玉颊依偎在梦寰胸前，半启樱唇，不停娇喘……

朱若兰本对赵小蝶的定力，有着很深的信心，何况她一直在留心警戒着杨梦寰相犯举动，是以虽然看出有异，但并未出手相阻，那知越看越觉情势不对，赵小蝶不但没有挣脱梦寰拥抱之意，反而婉转相就，张臂反抱梦寰……

杨梦寰脸上神情，也是愈来愈见激动，双手也逐渐放荡起来，不停在赵小蝶玉体上移动，几乎遍及她全身各处……

不知是妒意，还是羞忿，气得朱若兰一纵身跃下木榻，她迅速地穿好了自己的衣服。

转脸望去，两人已相拥倒在榻上，对她跃下木榻之事，视若无睹。

这一瞬间，她忽觉心被剑穿一般，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一咬牙，转身向室外走去，她走的很慢，好像每一举步，都要用尽她全身气力。

好不容易，走到门边，正待举手拉开石门，忽的心念一动，暗道：蝶妹妹处处戒备，担心他醒来相犯，杨梦寰亦是心地磊落之人，别说两人之间素无情意，纵然有心，也不致当我之面，表演出这般缠绵举动。

念转慧生，立时感觉到事情不好，反身一跃，重回木榻，举手一掌，轻击在赵小蝶“命门穴”上。

这一掌拍的正是时候，赵小蝶忽地打了一个哆嗦，睁开了星目，啊地惊叫一声，玉臂一挥，推开梦寰低头一看，羞得她粉脸色变，呜咽出声。

原来，她遮蔽胸腹的一件玫瑰色兜胸，不知何时已被撕破，仅掩胯臀的短裤，亦被撕破，如果，朱若兰负气而去，或是晚回来一步，后果就不堪想象……

再看杨梦寰时，已被赵小蝶推到木榻边缘，脸上艳红未退，心情仍甚激动，目光烁烁，盯着她几乎全裸的身躯，嘴角间似笑非笑，呼吸急促，神态极是怪异。

赵小蝶略一定神，举手拭去脸上泪痕，探臂抓过枕边匕首，冷喝了一声，猛向杨梦寰前胸刺去。

朱若兰举臂一挡，想把她握着匕首的右臂架开，那知双臂一触之下，只觉赵小蝶右臂光滑无比，娇躯直向两人之间撞去。

赵小蝶寒森森的刀锋，已触及梦寰前胸，听得朱若兰急促的叫喊之声，不觉间往后一缓。

就这微一缓冲，朱若兰已到两人之间，就榻一滚，挡住了杨梦寰身子，举手把赵小蝶右臂推开。

赵小蝶气得星目热泪泉涌而出，怒道：“姊姊已答应过我，他若有犯我之外，允许我把他杀掉，你这样护着他，是何居心？”

朱若兰叹道：“他虽有犯你之外，但不能完全怪他，你先把衣服穿上，咱们再慢慢的谈，如果错在他一人身上，我决不阻拦妹妹杀他。”

赵小蝶心中虽气，但却不好太使朱若兰难看，依言穿好衣服，握着匕着，道：“我肯替他疗伤，完全是看在姊姊面上，妈妈遗言说得不错，世间男人，没有一个好的。”

朱若兰趁赵小蝶穿衣之时，暗运功力，拍了杨梦寰“天灵”、“玄机”两大要穴，使他安静下来，其实杨梦寰全身经脉已通，伤势已好了大半，再经朱若兰拍中两个要穴，神智逐渐由高烧的欲念中清醒过来，听得赵小蝶责问之言，心头顿生感愧，忽的一跃下榻，急向室外奔去。

这一下，大出两人意外，朱若兰顾不得回答赵小蝶的问话纵身一掠，从梦寰头上飞过，翻身拦住他，问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杨梦寰神智虽已清醒，记忆尚未全复，恍恍惚惚中，似乎记得刚才紧拥着赵小蝶并卧榻上之事，听了朱若兰问话，仰面思索一阵，答道：“我要出去，找一处静静地方，一个人想想看，我做了些什么事情？”

朱若兰看他神态，已知他神智还未完全恢复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大伤初愈，精神体力均未复原，哪里能随便乱跑……”她声音忽然低得只可对面相闻，接道：“木榻上那位姑娘，就是疗救你伤势之人，快些过去说几句感谢之话，人家为救你性命，忍受了无限委屈，如果言语间对你有什么刺伤之外，也要忍耐下去，决不可反唇相激。”说完，举起皓腕，拉着他一双手走

回木榻。

赵小蝶满脸嗔怒之色，手握匕着，目光盯注梦寰，一语不发。

朱若兰替他取过衣服，先让他穿好衣服，才对赵小蝶道：“蝶妹妹！翠姨活在世上时，对我爱护如自己女儿一般，这十几年来，我一直在想着翠姨对我养育恩情，过几天，咱们一起到你们住的百花谷去，也让我奠拜翠姨坟墓，聊尽一点孝心。”

赵小蝶一怔神，忽然抛下手中匕首，垂首闭目，两行泪水，缓缓由眼角流下，低声答道：“小婢知罪了，但请公主责罪就是。”说完话，一跃下榻，盈盈跪拜下去。

朱若兰急忙伸出双手，扶起赵小蝶娇躯，道：“翠姨对我的养育之恩，重如再生父母，咱们以后还是以姊姊相称的好，我比你大上几岁，就算姊姊吧！再说妹妹的父亲，又是我授业恩师，不管怎么算，咱们都是姊妹，以后千万不要再这般对我，你这样，反使人心中不安了。”

她侧目望了梦寰一眼，接道：“你这人怎么啦！我蝶妹妹为救你性命，不知道忍受了多大屈辱，还不快拜谢救命之恩。”

杨梦寰被朱若兰拿话一逼，只得深深一揖，道：“杨梦寰拜谢姑娘救命之恩！”

赵小蝶望也不望他一眼，冷冷地笑道：“不是看在兰姊姊面上，谁爱管你死活！哼！我不杀你，已经不错了。”

杨梦寰被她几句话顶得愣了一愣，缓步向石室一角默默垂首而立。

朱若兰轻轻一叹，拉着赵小蝶，一同在木榻上坐下，道：“事情既已过去，尚望妹妹看在姊姊份上，不要再去追究……”她本想，再替杨梦寰辩解一番，但想到这种事难于出口，又难辩说得清楚，只好忍下未完之言。

赵小蝶缓缓站起身，道：“姊姊再要他坐息一阵，就可完全得原，我到外面通知四个使女一声，准备一下，就回百花谷去了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妹妹既然到了这里，何不多住几天，这座石洞，异常广大，就是再多上几个人，也有住处！”

赵小蝶幽幽一笑，道：“谢谢姊姊盛情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到妈妈坟上奠拜了，还是早些回去了好。”

朱若兰拉着她一只手，无限惜爱，深情地说道：“我要到翠姨坟上去奠拜一番，过两天咱们一起走，好吗？”

赵小蝶缓缓仰起粉脸，几度启绽樱唇，但却答不出话，她心中涌集了无比的痛苦悔恨，既痛伤背弃妈妈遗言，又痛杨梦寰相犯举动，但又不忍太伤朱若兰惜爱之心……一时间犹豫难决，不知如何是好？

朱若兰看着她为难神情和满脸痛苦之色，知她芳心之中，正为着母亲遗言和梦寰相侵之事苦恼，当下轻轻一叹，接道：“我知道，妹妹心中很痛苦，但望看在姊姊份上，不要这样多寻烦恼，你这样，我心中十分不安。你虽然身负上乘武功，但却毫无一点江湖阅历，纵有绝代聪明，也难防江湖间阴恶鬼谋。何况，你还带着武林中人视若比性命还重要的《归元秘笈》，让你一个人走，我如何能放得下心。”

赵小蝶幽幽一笑，道：“姊姊这般待我，我心里更是感激……”突然她屈膝而跪。

朱若兰静静地站在一侧，直待她祈祷完毕，伸手搀她起来。

赵小蝶经过一阵祈祷，心情似乎轻松不少，脸上那幽怨之色，亦随着消

失，绽唇一笑，道：“我都告诉妈妈啦！我替那男人疗伤，完全是为着姊姊，我心中一点也不喜欢他，所以，他虽有犯我举动，也可以原谅他了。”

朱若兰听她讲的十分认真，忍不住接口问道：“翠姨对你说些什么？”

她这随口一问，本是无心之言，话出口心中已觉出后悔。

只见赵小蝶神情凝重，脸色十分庄肃的答道：“妈妈心中，一直很爱惜姊姊，每日都要对着姊姊的画像祈祷，弥留之际还不停叫着兰黛公主，而且再三告诉我，见得姊姊之时，一切都要依你吩咐，姊姊，我做的事，纵然错了，妈妈也不会生气……”

朱若兰听她娓娓说来，如有其事，好像翠姨真的在她身侧一般，不禁心头一凛，暗道：难道翠姨阴灵，果然有知不成，怎么能在片刻之间，使他由痛苦之中，变作欢愉之容？联想到翠姨养育之恩，不禁顿生尊敬之心。

但闻赵小蝶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妈妈虽然已死去多年，但在我感觉之中，她仍然在我身边，每当遇上什么疑难之事，就跪地向她诉说，妈妈就会指示我如何去作。”

朱若兰听她说的神奇，心中虽然不信，口头上倒是不好反驳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有敌人来了白云峡，咱们出去瞧瞧去，妹妹可把调息之法传给他，留他在这里养息吧。”

赵小蝶侧脸望了呆站在石室一角的梦寰一眼，只见他垂首闭目，脸泛愧色，一派拘谨神情，心中忽生不忍，声音也较前柔和了很多，道：“你再坐息一阵，就可完全复元，最要紧是，把我助你真气，借为己用，先行百骸，再纳丹田，运行三次之后，即能融归己有。”

她说话声音虽然柔和许多，但神态仍甚冷漠。

朱若兰轻步走到梦寰身侧，低声慰道：“快去依言而作，等一下，我带琳妹妹一起来看你。”

杨梦寰慢慢睁开眼睛，淡淡一笑，也不答话，就地盘膝而坐，运功调息。

朱若兰本想扶他到自己卧榻之上，但又想不便当人之面，做出那样亲热举动，暗暗叹息一声，和赵小蝶携手出了石室。

杨梦寰得赵小蝶以本身修炼的真气相助之后，本已大好，身受陶玉太阴气功暗算，亦被赵小蝶以本身真气迫出体外，再运两次运气调息，登时感到全身舒畅，百脉俱通，正待再第三调运真气，忽听石门一响，微风飒然，人影闪动，陶玉带满脸笑意，跃落身侧。

他目光盯在梦寰脸上望了一阵，忽然格格大笑道：“杨兄好大的福命，兄弟实在想不到咱们还有今日这见面之缘。”

杨梦寰叹道：“这一年来，有如渡过百年一般，想起身历凶阴，直似一场梦境……”话到止处，忽然一顿，仰脸思索一阵，接道：“陶兄，咱们在峨嵋山中，好像见过一面，那时我伤势甚重，不知是否记忆有错？”

陶玉心头微微一惊，略一沉吟，立时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那时杨兄正被身穿黑衣的女人，困一座山洞之中，兄弟曾与那女人动手相搏……”

杨梦寰道：“那女人就是名传江湖的玉箫仙子，陶兄只怕不是她的敌手。”

陶玉看梦寰神情，毫无怀疑之色，知他当时神智已昏，无法回忆起当时经过，心头一宽，道：“说起来惭愧的很，兄弟竟连一个身受重伤的女人也打不过，被她击落在悬崖下水潭之中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玉箫仙子之名，早已震荡江湖，陶兄败在她手中，也不算什么丢人之事。”

陶玉道：“胜败之事，兄弟也不放在心上，只是未能救得杨兄，不无愧疚之处。”杨梦寰道：“陶兄为我，身历落水之险，深觉不安，虽未能救得兄弟，陶兄已尽心尽力，兄弟仍然感激得很。”

陶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刚才已得令师妹述及杨兄受伤情形，兄弟十分担心，只是杨兄正值紧要疗伤关头，不便惊忧，只得在洞外等候……”

杨梦寰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待我再作一次运气调息之后，咱们寻个清静地方，再作长谈，我正有很多事请教陶兄呢。”

陶玉正待答话，突然石室外传来朱若兰的声音道：“哼！那个奇装异服，男不男女不女的人，坏透了，你以后再见他之时，千万可要小心……”

只听沈霞琳幽幽答道：“他是寰哥哥的朋友，我怎么能够不理他呢？……”

但闻两人谈话之声，由远而近，瞬息间已到了石门外。

陶玉忽然一举右手，按在杨梦寰背后“命门穴”上，提高声音，叫道：“杨兄，让做兄弟的助你一臂之力，看看效力如何？”

他余音未全落，朱若兰已跃入石室，但见他右手按在杨梦寰要穴之上，不禁惊得呆了一呆。

要知那“命门穴”乃人身十二死穴之一，陶玉只要微一吐蕴在掌心内劲，立时可把杨梦寰震死掌下，处在这等情形之下，叫她如何不惊！

只听陶玉格格地大笑一阵，说道：“杨兄气血已可畅通百穴，伤势已经大好，再经过一次调息，就可以完全复元……”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哼！猫哭耗子，装的什么假慈悲！”

陶玉口中虽对梦寰说话，目光却盯在朱若兰脸上，这时，她已换着女装，玄衣裹身，娇躯玲珑，瑰丽容色，耀眼生花，只看得陶玉目眩神弛，忘记了身置何处。

朱若兰看他一双眼睛，只管在自己身上打量，不禁心头大怒，微一晃肩，已欺到陶玉身侧，正待挥掌击出，忽见陶玉按在梦寰“命门穴”上右手微微向前一推，杨梦寰静坐的身躯，倏地向前一倾，紧闭的双目，霍然睁开，朱若兰心头一凛，急忙向后跃退。

只听陶玉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杨兄快请凝神行功，眼下你真气正运行在全身经脉之中，要是分心旁鹜，岔了气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杨梦寰被他按在“命门穴”上的右掌一推，忽觉一股潜力，侵入体内，那运行真气，立时凝滞不动，觉着有异，才睁开双目，但听得陶玉一叫之后，赶快又闭上眼睛，凝神行功。

听觉那侵入体内潜力，倏然消失，滞凝真气，重又运转全身经脉。

朱若兰已和陶玉动手两次，知他武功，要比梦寰高出很多，何况他此刻已把右手按放在杨梦寰“命门穴”上，她心中如轮转般，思索一阵，目光移注在他脸上，说道：“你不要伤害他，什么事，咱们都可以谈。”

陶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第一件，咱们都不许提起以往旧事，免得闹出误会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好吧，不过，得定出限期，难道咱们今生今世，都得受此约言限制不成？”

陶玉道：“以三月为期，时间不算长吧？”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算长，也不很短，你还有什么话，请快说吧？”

陶玉道：“第二件事，三个月内，彼此不能有相犯行动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你难道不准备离开这里了？”

陶玉道：“不错，我想和你们在一起玩它三个月，再走不迟。”

朱若兰心中虽然极为不愿，但见陶玉紧搭在梦寰“命门穴”上的右手，早蓄劲待发，只得委委屈屈地答应了。

金环二郎格格一笑，忽然闭上眼睛，潜运真力，攻入杨梦寰“命门穴”。

杨梦寰只觉一股热流，催动运行的气血，片刻之间，已遍达四肢百骸。

朱若兰和霞琳，静静的坐在一侧，看着陶玉助梦寰气血运行。

要知陶玉此刻的武功，已非昔年可比，内功亦有极大进境，不足一刻，杨梦寰那运行全身经脉间的真气，重又纳归丹田，忽地睁开眼睛，望着朱若兰微微一笑道：“我现在大概可以算完全好了吧？”

朱若兰还未及接口，陶玉抢先接道：“杨兄的伤势，已算全好，只要再能安心调养几天，待身体复元之后，就可恢复昔日雄风了。”

杨梦寰刚才被陶玉用内家潜力，几乎逼散运行在经脉中的真气，正值紧张关头之时，是以听得陶玉告诫他凝神运功之后，立时聚精会神，运气行血，又得陶玉以本身功力相助，使全身气血行速大增，意与神会，心无杂念，对朱若兰和陶玉一番问答之言，一句也未听入耳。是以，在听得陶玉几句称赞之言后，回头笑道：“如非陶兄相助之力，只怕我还得多加几天调息时间，才能气达百穴，血畅全身经脉呢。”

陶玉收回置放在梦寰“命门穴”上右手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如果要是兄弟受了杨兄那等惨重之伤，恐早已尸冰骨寒多时了。”

杨梦寰叹道：“我这次所受之伤，确是惨重至极……”他目光忽然转投朱若兰脸上，接道：“都多亏这位朱姊姊，援手相救，才得死里逃生。”

朱若兰绽唇一笑，道：“你应该谢那位赵家妹妹才对，不是她，你哪里还有命在？”

杨梦寰想起刚才赵小蝶对自己冷漠神情，不禁默然垂首。

陶玉突然站起身子，对朱若兰深深一揖，笑道：“在下该代杨兄谢谢朱姑娘援手相救之恩。”

朱若兰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哼！你不要装得若无其事一般，总有一天，把你的恶迹告诉他。”

陶玉格格一笑，故意打岔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”

这时，沈霞琳也已进了石室，截住陶玉的话，叫道：“寰哥哥，你的伤好了吗？”一张双臂急向梦寰怀中扑去。

她这近月的时日之中，为担心梦寰伤势恶化，受尽了痛苦折磨，骤然见他伤势大愈，不禁喜极而泣，伏在梦寰怀中，泪水泉涌而出，双臂紧紧抱着梦寰，接道：“要是你不能活啦，我和黛姊姊，那要陪你住在一起，仍然可以天天跟你见面，所以，前天你伤势重的快要气绝之时，我也没有洒过一滴泪水。”

杨梦寰理理她的秀发，笑道：“这些时日之中，恐怕苦坏你了！”

沈霞琳缓缓松开紧抱梦寰的双臂，抹去脸上泪痕，抬起头笑道：“我没有什么苦，受苦的都是黛姊姊，她要想法子救你，还要和很多坏人打架，唉！要不是黛姊姊，你是一定不能活啦。”

### 第三十三回石室秘议

陶玉静静地站在一侧，目睹霞琳和梦寰诸般亲热举动，心中顿生妒意，但他是城府极深之人，内心虽然恨得想把杨梦寰活劈剑下，但外形仍然保持着平静神色，丝毫看不出激动之情。

杨梦寰转脸望着朱若兰，低声说道：“姊姊数番相救之情，我只有深铭在肺腑之中，今生今世，只怕我无能报答了。”

朱若兰微微一笑，没有回答什么，万千柔情蜜意，尽在那盈盈一笑中。

陶玉冷眼旁观，看两人相对梦寰，一般的深情款款，再也忍不住心中妒忿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杨兄这场伤疼之苦，可算没有白受，做兄弟的……”他在妒忿之下，几乎说溜了嘴，赶忙轻咳两声，把后面几句话，重又咽回肚中。

朱若兰目光湛湛地移注在陶玉脸上，冷冷接道：“不是你，他还不致于受那等惨重之伤，是也不是？”

陶玉面不改色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兄弟要有那样大的本领，早就把杨兄救出峨嵋山了，也用不到朱姑娘救他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什么兄弟兄弟的，你讲话要有点分寸，哼！我虽然已答应你三月内不提旧事，不过你还是小心点好，要是想在我白云峡捣什么鬼，你就别想活着离开括苍山。”

陶玉格格一笑，道：“只怕你未必一定能杀得了我。”

杨梦寰看两人顶嘴愈来愈凶，只怕当真动起手来，使自己左右为难，赶忙劝道：“陶兄远来是客，朱姑娘看在我的份上，相让几句吧。”

朱若兰轻轻一叹，道：“往后你得要小心一些，别让人家把你给计算了，你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呢。”

杨梦寰素知她不肯随便说话，此际，连番撩挑陶玉，决非无因，不觉转过脸望了陶玉两眼。

金坏二郎究竟是心机深沉之人，虽然处在大不利已的情势之下，仍然毫无惊慌之色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我和杨兄一见如故，才不惜千里迢迢的跑到白云峡来看他，朱姑娘连番挑拨，不知是何居心？咱们武林中人，最重信义二字，既是出口之言，自是不能反悔。”

他怕朱若兰把峨嵋山目睹之事，当面揭穿，故而又拿话把她扣住。

朱若兰冷笑一声，拉着沈霞琳，一齐退去，左脚跨出石门，又陡然回过头，对杨梦寰道：“你要小心自己，最好不要擅离此室一步。”说完，又随手带上石门。

这时，杨梦寰已看出朱若兰一切言行，不只是为了厌恶陶玉，再三警告要自己小心，定非无因，不禁提高了几分警觉，暗中运气戒备。

但他这戒备之心，那里能逃过陶玉一双眼睛，只听他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杨兄真的对兄弟不放心了？”

他这单刀直入的一问，反使杨梦寰大感尴尬，连声答道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赶忙把提聚的真气散去。

陶玉目光流动，打量了石室一遍，笑道：“这石室之中，布设倒还不错，不知是何人卧室？”

杨梦寰讪讪一笑，道：“兄弟身受重伤之后，被人送到这座石室中疗治，说起来惭愧的很，这座石室，正是那位朱姑娘的卧室。”

陶玉道：“她能把杨兄放在她卧室之中疗伤，友情定非泛泛……”突然，

他目光触到木榻一角，放着一个精巧的石盒，心中一动，暗道：那精巧石盒内，定然放的异常珍贵之物，怎么想个法子，取到手中，打开看看？也许正是我来此寻求之物。

他心中虽在转着念头，目光却迅速移开那精巧石盒，生怕引起梦寰注意。

杨梦寰被陶玉说的脸上泛起红晕，叹口气道：“她对我的确恩重如山……”

陶玉格格一笑，接道：“情深似海，可是最难消受美人恩，不知杨兄在朱姑娘和令师妹间，作何取舍？”

杨梦寰听得一怔，暗道：这倒不错，我这段时日之内，一直未想过这个问题……他一时想不出适当措辞回答，沉吟了半晌，忽然想起童淑贞来，立时反问道：“陶兄，我童师姊哪里去了？”

陶玉似是早就想到他会有此一问，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她就在白云峡外一处隐密的山谷中，极希望能和你一面……”他忽地黯然一叹道：“不过，她这愿望是无法达到了。”

杨梦寰一皱眉头道：“这等事，还会有什么为难不成？陶兄如果愿我见她，咱们现在就去。”

陶玉道：“兄弟冒着重重危险，到这石洞中来，固然大半是为探看杨兄伤势情形，但另一半原因，也是为她而来，她甚望能和杨兄再见最后一面。”

杨梦寰惊道：“最后一面，怎么？难道她不想活了。”

陶玉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不是兄弟提防得法，她恐怕早已死去多时了。”

杨梦寰想到同门之谊，不禁默然神伤，沉默良久，才抬头望着陶玉说道：“童师姊生性十分贤淑，兄弟甚望陶兄能好好待她。”

陶玉微微一笑道：“我纵然能善为待她，只怕也不能挽回她必死之心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她为你冒武林大忌，背师欺祖，叛离师门，如非用情极深，决不会私逃下山……”

陶玉道：“正因为她叛离师门，私逃下山，犯了武林大忌，心中才惶惶难安。你们昆仑派号称九大武林主派之一，门规森严，对叛离师门弟子，决不肯轻轻放过，假如杨兄已奉得掌门之命，着擒你童师姊回山治罪，只怕咱们在川西相遇之时，你也不会放过我们了。”

杨梦寰听得一呆，暗自忖道：不错，假如我已奉得掌门师叔令谕，再见她时，就不能放过她……

陶玉见梦寰沉忖不语，又道：“杨兄难道不去见你师姐一面？想必对此事感到十分为难，既不忍和她动手，又不能违背师门令谕……”

杨梦寰道：“唉！武林之中，最重师道，兄弟胆子再大，也不敢违抗师门令谕，不过，到目前为止，兄弟尚未接到师门搜擒童师姊的令谕，就算兄弟还不知此事，陶兄早些带她走吧。”

陶玉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不愿再见她一面了？”

杨梦寰苦笑道：“就请陶兄代我致意，说我实有为难之处，不便再和她相见了。”

陶玉道：“杨兄这等决绝，兄弟自也不便勉强，我就去转达杨兄之言，让她死了这条心吧……”

他话还未完，沈霞琳手捧饭菜推门而入，很仔细地把碗筷摆在梦寰面前，笑道：“这些饭菜都是黛姊姊亲手作的，她要我告诉你不许吃的太多，等一

下你饿了，再作给你吃。”

忽听陶玉轻轻一叹道：“你师妹说的不错，你在重伤之后，肠胃效能尚未尽复，不宜吃的太多。”

沈霞琳转脸望陶玉嫣然一笑道：“黛姊姊对我说，你是个很坏的人，不要我理你，但你对寰哥哥这样好，我要不理你，心里又很难过。”

陶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黛姊姊讲的话，也许不错，我陶玉也不愿被人说成好人。”

杨梦寰听得一皱眉头，暗自忖道：只看你带我童师姊叛离师门一事，还会是什么好人。但转念又想到陶玉对自己诸般好处，又不禁暗自责道：他虽不是好人，但对我一直视若知己，童师姊叛师离山一事，也许是出于她自己之愿，未明真像之前，岂可加人以罪，纵然陶玉确属寡情之人，我杨梦寰岂能和他一般不义。

心念一转，赔笑说道：“我师妹素无心机，说话不知轻重，陶兄不要和她一般见识，开罪之处，兄弟代为赔礼了。”说完，起身深深一个长揖。

陶玉急急还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兄弟一向很少和人论交，但和杨兄却一见如故，唉！想不到……”

只听沈霞琳长长叹息一声，打断了陶玉之言，颦起双眉接道：“寰哥哥，我说错了，他是你很要好的朋友，我怎么能得罪他呢？”

陶玉目睹沈霞琳对梦寰诸般迁就深情，忽生妒念，暗里咬牙忖道：我如不把你们搅个天翻地覆，誓不罢休。

杨梦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陶兄乃大量之人，决不会怪你……”

陶玉格格一笑，接道：“沈姑娘但请放心，别说你是无心之言，就是有心辱骂兄弟，冲着我和你师兄一番交情，我也不会放在心上。”

沈霞琳展颜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生我的气，我就放心啦！要不然，寰哥哥会责怪我不会说话，得罪了他的朋友。”说完话，端起梦寰吃剩的饭菜，退出石室。

陶玉目睹霞琳去远，低声问道：“杨兄是决定不见她了？”

杨梦寰霍然跃起，答道：“童师姊既然希望见我，兄弟就和陶兄走一趟吧。”

陶玉故作一声轻叹，缓缓站起身子道：“杨兄既然愿意见她，那是再好没有，兄弟先走一步，通知她一声，好让她梳妆一下。唉！不瞒杨兄，这半月来，她不知为了什么，每日不言不笑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兄弟虽然想尽方法逗她欢心，均归无用……”

杨梦寰心地忠厚，听说童淑贞落得那般模样，陡增怀念之情，急急截住陶玉的话，道：“急不如快，咱们现在就去吧！”

陶玉道：“你们有同门之谊，即是看她披头散发，量也不致耻笑于她。”

杨梦寰急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兄弟怎敢耻笑师姊！”

陶玉装出黯然神色，缓步出了石室，杨梦寰紧随在陶玉身后，他心中急于会见童淑贞，恨不得放腿急奔，但陶玉却不慌不忙毫无匆急样子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大约走了十几步，陶玉突然一摸口袋，低声说道：“杨兄请在此稍候一刻，兄弟一块手帕，遗落在石室中了。”

杨梦寰还未及答话，陶玉已纵身跃返石室，杨梦寰一怔神间，陶玉已复出石室，手中果然拿着一块白绢手帕，含笑跃回梦寰身侧，道：“咱们走快一点，别让她等的心急。”

他虽然觉得陶玉这一行动，太过突然，但一时间，却无法想出原因，心中疑念未息、人已被陶玉拉着向前跑去。

正奔行间，突听沈霞琳娇脆的声音，在身后响起道：“寰哥哥，你要到哪去，我也去好不好？”

杨梦寰停步回头，摇着手，道：“我和陶兄出去看一个人，马上就要回来，你在这里等我，不要去啦！”

但闻飒飒风响动，沈霞琳已跃落梦寰面前，目光中爱怜横溢，无限深情说道：“你的伤势刚好，要是跑的累着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和你一起去，可以扶着你跑，那你就不会累着了。”

陶玉微微一笑接道：“不要紧，有我和他走在一起，决不会使他累着了。”

沈霞琳一颦秀眉，似要说话，可是她几次启动樱唇，始终未说出口。

杨梦寰素知她胸无城府，想到什么，非说不可，此刻情景，大异往常，不禁心头一疑，问道：“你有话怎么不说呢？”

沈霞琳叹道：“我想想还是不说的好的，唉！要是说出来，怕要惹你生气。”

陶玉一拉梦寰，笑道：“咱们快去早回，免得让她挂念不安。”

杨梦寰一心惦念童淑贞，也无暇推想沈霞琳大异往昔神情的原因，低声对霞琳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有很多话要对我说，但现在我要和陶兄出去有事，等一下回来，再听你说吧。”沈霞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管你说什么，我总是要依你的。”

梦寰暗里叹息一声，不再答话，转身向前奔去。

两人出了谷口，奔行到一个转角之处，忽见三手罗刹彭秀苇，由路侧一块大山石后，跃落路中，陶玉和杨梦寰并肩奔行，一见彭秀苇跃挡去路，倏然抢前一步，左掌横击，右拳直攻，两招一齐出手，口中还故意喝道：“什么人，竟敢这般撒野……”

此时陶玉的武功，已非昔年可比，出手一击，不但迅快绝伦，而且手法奇奥难测，彭秀苇吃他左掌右拳横击直打的攻势，迫得仰身倒翻而退，陶玉正待欺身而进，再下毒手，忽听杨梦寰大声叫道：“陶兄快请住手，这位姑娘是自己人。”

他在峨嵋山卧虎岭石室之中，曾经醒过一次，目睹彭秀苇和霞琳联手拒挡强敌，那时，他神智虽已不很清醒，但因彭秀苇形貌特殊，是以留在心中印象很深，故而在—见彭秀苇后，立时辨认出是自己人。

陶玉本想以迅速的手法，把彭秀苇伤在手下，但闻梦寰一叫，不得不停手，就这一缓之间，彭秀苇右手已套上鹿皮手套，探囊扣了一把沙，目光盯住陶玉，口中却对梦寰说道：“杨相公，大伤初愈，快请回石室养息，这人邀你出去，决不会存着好心。”

杨梦寰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及开口，三手罗刹似已预知他要说什么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杨相公不要多疑，婢子是奉朱姑娘之命而来，在此守候多时了。”

陶玉倏然一上步，冷笑道：“我和杨兄交情甚深，你纵然存心挑拨，只怕未必能……”

彭秀苇已得朱若兰指示，知他武功怪异，出手毒辣无比，刚才让他一招攻势，已知不虚，见他向前，立时退后两步，一扬手中毒沙，接道：“你如再敢逼进一步，就尝一下我的七步追魂沙的味道如何？”

陶玉已从她刚才闪避自己一击的身法之中，看出这外貌丑陋的女人，武功亦非泛泛庸手，眼下两人相距甚近，她手中毒沙，一发就是千百粹粒，让

避十分不易，倒也不敢再向前逼近，回头望了梦寰一眼，道：“杨兄请回石洞去吧！兄弟要先走一步，只怕她已等得焦虑难耐了。”

杨梦寰抢前两步，和陶玉并肩而立，话还未说出口，忽见彭秀苇又向后疾退三步，抢先说道：“杨相公请向左侧移动几步，有什么事，再吩咐婢子就是。”

陶玉看彭秀苇处处谨慎，心知今日遇上了劲敌，自己筹思之计，只怕无法骗得过她，当下冷笑一声，不再说话。

原来三手罗刹怕陶玉借和杨梦寰说话机会，使自己无法打出毒沙，趁势施展，故而先发制人，点破对方鬼计。

杨梦寰已意会到彭秀苇话中含意，依言向左边横跨两步，说道：“这位陶兄，和在下相交甚深，望姑娘看在我的份上，能予让路放行？”

彭秀苇微一沉吟，道：“非是婢子故意和相公为难，只因朱姑娘令谕森严，婢子未得姑娘允准之前，实不敢自作主张放行，这个，得请相公原谅。”

杨梦寰听得微微一怔，暗道：朱若兰作事，一向持重，如无风吹草动，决不会派人拦路，想来这中间，只怕真有……

他念头还未转完，忽听陶玉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杨兄，此刻寸阴千金，岂是用口舌解释之时，再说，你纵然不惜口舌，只怕也无结果，咱们先闯过去，回头你再对你们朱姑娘解说不迟……”话还未完，左手已扣住梦寰右腕，纵身向前冲去。

彭秀苇手中虽扣一把绝毒无比的七步追魂沙，但怕连带伤了梦寰，不敢打出，只得一挥左掌向陶玉击去。

陶玉冷哼了一声，右手一招“挥麈清谈”，向彭秀苇左臂扫去。

彭秀苇被陶玉一招以攻制攻的反击，失去先机，迫得向后跃退七尺，叫道：“杨相公快请站开，免得婢子无法……”

陶玉那还容她缓过手脚，左手扣拿梦寰手腕微一加力，欺身直上，倏忽间踢出四腿，劈了三掌。

这七招快攻，迅厉绝伦，彭秀苇根本就无法还手，被迫退到路侧，陶玉却借势用力一带，和梦寰一齐纵跃冲过，携手向前疾奔而去。

彭秀苇心头大急，正要放腿追赶，忽听朱若兰的声音，在身后响起，道：“不要追他们吧，快些回去。目前，咱们这白云峡周围，已隐伏了不少强敌，灵鹤玄玉，已被人打伤，无法再巡空监视敌踪，赵姑娘和沈姑娘，均是毫无江湖阅历之人，陈葆，松芸，又被我遣派出去；石洞中已无干练之人，那姓陶的武功极高，你就是追上，也不是敌手，我要暗中追踪，看看他究竟在捣什么鬼？”说完，也不待彭秀苇回答，微微一挫柳腰，香风拂动，人已到四五丈外。

彭秀苇目睹朱若兰奇快的身法，心中又增了几分敬服，把手中毒沙收回囊中，转身返回石室。

且说陶玉左手扣梦寰右腕，一口气跑了四五里，才松手笑道：“杨兄请恕兄弟莽撞，如不硬闯过去，只怕现在还与那丑怪女人作口舌之辩呢。”

杨梦寰已觉出陶玉武功，和一年前初度会面之时，增加何止一倍，心中甚感惊异，但一时间，不便询问，点点头答道：“这事也怪不得陶兄焦急，就是兄弟，也急欲早些会见师妹。”

陶玉遥指前面一座满生苍松的山峰，笑道：“她就在那前面那山峰后一道幽谷中隐身，咱们快一点赶路，大概不要一顿饭工夫，就可以见到她了。”

当下两人一齐施展轻功，向前奔去。

杨梦寰重伤初愈身体虚弱未复，奔行一阵，身上已现汗水。

陶玉停步笑道：“杨兄身体尚未恢复，兄弟扶你赶路如何？”

杨梦寰喘息一阵，抬头望着前一片翠绿的山峰笑道：“咱们已赶过一半路程，兄弟还可支撑得住。”

陶玉也不勉强，微微一笑，又继续向前奔去。

两人又奔行一盏热茶工夫，陶玉突然又停止脚步，转脸向左侧山崖边一片乱草丛中望去。

只见那草丛旁边，俯卧着一个身着劲装的大汉，身边数尺处，放着一把单刀。

陶玉一望之下，已看出是天龙帮中弟子，纵身一跃直抢过去，右脚微一用力，把那俯卧大汉翻转过来，伸手一摸，鼻息早绝，原来已死去多时。

杨梦寰看着那大汉，全身不见伤痕，耳鼻口目中，亦无溢血现象，既非兵刃拳掌所伤，亦非被内力震死，不知被人用什么手法击毙、横尸这乱草丛边。

陶玉查看过死者之后，右脚一抬，把尸体挑抛入草丛深处，回头对梦寰笑道：“这死去大汉，是被人用一种极高内家功夫，绵掌之类所伤，是以，外面毫无伤痕，耳目鼻中亦无溢血现象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兄弟听家师讲过，绵掌为武当派绝技。有不少门派，都有近乎绵掌之类的阴柔功夫，像崆峒派的阴风掌，华山派的竹叶手，都是击人无痕，专伤体内脉穴的阴毒功夫。”说完话，又放腿向前奔去。

两人紧走一阵，已到那满山苍松的峰下，陶玉正要举步攀登，忽然冷哼了一声，停步不进。

杨梦寰重伤初愈，耳目不如平时灵敏，闻声望去，只见峰前两株巨松之上，分吊两个尸体悬空飘来荡去。

陶玉忽地一振双臂，跃飞起两丈多高，左手一探，抱着右面巨松上被吊之人腰际，右手掌缘横向绳上一削，吊绳应手而断，陶玉右手却借势抓住绳索，左臂一甩，把尸体向梦寰投去，口中叫道：“杨兄接着，别让他摔得血肉模糊。”

杨梦寰依言张开双臂，接住陶玉投来尸体一看，但见舌吐眼暴，极似自溢而死。陶玉在抛出尸体的同时，人也随着飞落梦寰身侧，望了那尸体一眼，道：“他是先被人点了穴道，然后吊在树上，再解他被点穴道，看上去似和自缢而死一般，哼！这点鬼魅伎俩，岂能瞒得过人。”

杨梦寰沉吟片刻，道：“陶兄所见极是，只是这死去之人，都似是江湖道上人物，而且死去时间不久……”

陶玉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不错，这白三峡中，恐即将掀起一场惨烈绝伦的搏斗，也许在我们四周，正有着无数强敌暗伺。”说完，忽然从梦寰手中抢过尸体，双臂一振抛到数丈外，一片浓密的林木之中，又道：“走！快去看你童师姊去。”

杨梦寰默然无言，跟在陶玉身后，向上攀登，但暗中已凝神戒备。

这座山峰，并不很高，只见苍松蔽天，穿行林木深处，不见一点日光，地上寸草未生。

陶玉躬身抓起一把红土，在鼻上嗅了嗅，一语不发，又继续向前奔去。

又走了数刻之久，到了一处深涧旁边，陶玉侧脸望了梦寰一眼，笑道：

“越过这道深涧就到了，杨兄体力未复，让兄弟扶你一把如何？”

陶玉探头向涧底一看，笑道：“你先运气试试，不可勉强，这溪涧深不见底，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着的，纵然是你自己摔入涧中，但你沈师妹眼看着我们一起出来，自然会怀疑兄弟有意加害的。”

陶玉说完神秘一笑便纵身跃过。

杨梦寰暗中试行运气，只觉各脉畅通，立时心头一宽，双臂一抖，一鹤冲天，先把身子拔起来一丈多高，然后变式飞燕掠波，直着向对岸落去。

他身子正在深涧上面之时，隐闻嗤嗤两声轻微破空之声，紧接着呼地一声轻响，似是两个极小之物相撞一起。

忽听陶玉大声喝道，“什么人敢施暗算？”

杨梦寰脚落实地，陶玉又纵身跃回深涧对岸，搜寻一阵，才重返回，脸上微现惊愕之色，低声对梦寰道：“咱们现已是强敌监视之下，快走。”也不容梦寰答话，拉着他向前他心中虽在筹思毒计，但脸上微笑，却愈是平和好看，毫无忿怒之色。

疾奔。

转了几个山角，景物忽然一变，只见满地绿茵，稚草山花，两道山壁，夹持着一道幽谷。

陶玉带梦寰深入谷中百丈左右，在一个大岩石旁停下，回头望一阵，纵身跃飞那突岩之后。

杨梦寰略一犹豫，紧随着跃到突岩后面，但陶玉早已跃迹杳然。

这突岩之后，是一道光滑如削的山壁，除了紧接地面，有一座三尺高低，尺许宽窄的山洞之外，左右百丈之内，都可一目了然，既无可以隐身的山石树林，那削壁又无凹陷之处，陶玉身法再快上一倍，也不可能在刹那之间飞跃奔出百丈以外，唯一的可能，就是隐入那山洞之中。

他微一沉吟，随手捡起两块山石，低头向洞中寻去。

原来，他随陶玉离刀白云峡时，走的慌急，连护身兵刃都没有带。

山洞之中，异常黑暗，而且高低不平，走起来十分不便，好在他一年来，经历不少惊险之事，也长了不少见识，知这深山之中，有很多天然石洞，深达数里，常常横穿山腹而过，是以，他识行一段之后，逐渐加快速度，约走有二里左右，忽见前面现出天光，果然，这条石洞是横穿山腹，通到另一条山谷之中，心头一喜，脚下更快，片刻间已出洞。

只见陶玉手执着金环剑，站在一座山石砌成的房子前面发呆，双眉耸动，似正在用心思解什么难题一般。

杨梦寰仔细打量了眼前景物，心中暗自叫绝，忖道：好一处隐密所在，如再把那入口封堵起来，倒是一处最好的避难之地。

原来石洞这端，并非山谷，而是四面峭壁，环围四五丈方圆一块平地，而且愈向上愈小，露天之处，只不过并口大小一个圆洞，直似由人工铸成的一口石井。此时正值日丽中天，阳光由上面洞口直射而下，是以，洞中十分明亮。

杨梦寰看清楚四周景物，立时一个箭步，跃到陶玉身侧，问道：“陶兄，我童师姊可在那石屋里吗？”

陶玉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把她送到这里之后，就去找你，约定在这里见面……”

杨梦寰只听得心头一震，接道：“怎么？她现在不在了？”

陶玉道：“也许她等得不耐烦，先自走了。”

杨梦寰心头大急，纵身跃入石室，但见徒空四壁，哪里还有童淑贞的影儿。

细看石室，大约有两间房子大小，靠石壁一角，生着一片柔细的茅草，地下也似经过打扫，异常干净，茅草上痕迹宛然，似有人睡过……

只听陶玉在室外叫道：“她也许等得肚子饿了，出洞去寻食用之物，咱们出去在附近找找再说！”

杨梦寰想到一路上所见的三具尸体，心中忽生寒意，暗道：莫不是她遇上什么坏人，遭了毒手？心里在想，人却翻身跃出石室。

只见陶玉满脸笑容还剑入鞘，说道：“她等候一日夜之久，仍不见我们到来，自难免心里焦急，如不是出洞去寻食用之物，就是到白云峡去找我们了。”

杨梦寰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但愿如此，希望他不要遇上麻烦……”

陶玉道：“杨兄但请放心，她一身武功不算很弱，纵然遇上了武林中一流高手，也该有搏斗痕迹可寻，但兄弟已仔细看过四周，丝毫看不出可疑之处。”

杨梦寰心中突然一动，笑道：“兄弟有几句不当之言，说出口来，望陶兄不要多心！”

陶玉先是一呆，继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杨兄有什么话，但请直说不妨，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童师妹一向受我三师叔器重，不知为什么，竟不惜身犯武林首戒，叛离师门，私逃下山？陶兄和她结伴同行，定然甚得我师妹倾心，想必把隐私告诉陶兄了吧。兄弟自知这几句话问得有些唐突，但却无一点指责陶兄之意，我只是想知道其中原因为何……”

陶玉听得心头一震，但脸上却毫无愧疚之色，格格一笑，接道：“杨兄这等探究根底，是不是怀疑兄弟勾引她叛离师门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唉！别说兄弟没有这等想法，就算是我确有此念，但兄弟亦无丝毫责怪陶兄之心，因为她从小就在昆仑门下长大，对我们昆仑派门规戒律，自应熟记心中，这叛离师门之举，实是大不应该，只此……”

陶玉双眉一扬，目光中杀机闪动，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杨兄对令师妹私逃下山一事，也是怀恨很深了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师伦大道，岂容背弃？兄弟虽感童师妹所为不当，但并无怀恨之心，只望能为她略尽绵薄，乞求三叔答允她重返师门。”

陶玉仰脸冷笑一阵，道：“杨兄用心，可算良苦，只是兄弟十分怀疑杨兄有无那份情面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不错，这等重大之事，兄弟纵然不惜身代受责，只怕也无能为力，但我想恳请朱姑娘代向三师叔说项，或有可为。”

陶玉道：“这件事兄弟很难作主，只有杨兄自己去对她说了，如果她肯听杨兄之言，愿意重返师门，兄弟自是代她庆幸，如她不肯应允，那也是你昆仑派中之事，别人也无权干涉。”

杨梦寰看他言词之间，对童淑贞毫无关怀之情，不禁心生疑窦，暗自忖道：看他轻松神态，似对我童师妹毫无怀爱之情，看来此事，多半是童师妹自己之意，半点也怪不得别人了。

心念一转，忽生歉疚，叹道：“兄弟适才之言，想来有些过份，陶兄不

要放在心上才好。”

陶玉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和她结伴同行，实有不对之处，也难怪杨兄多心。”

杨梦寰本想再问陶玉何以会追踪到白云峡来，但因盘究童淑贞叛离师门一事，弄得十分尴尬，不便再多询问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出洞去找我童师……”姊字尚未出口，突闻石道中传来一阵步履之声。

陶玉一拉梦寰，低声说道：“快些躲入石室。”说着话用力一带，和梦寰联袂跃入石室。

两人不过刚才隐起身子，来人已然进了洞口，白须过胸，背插长剑，五旬左右的中年道人。

只听闻公泰大笑说道：“道兄来的正好，兄弟已和雪山派掌门人谈过，并已得滕兄允诺，如果道兄再一答应，咱们眼下实力就超过天龙帮了，不管那《归元秘笈》出世的传言是真是假，倒不妨借此机会，先把天龙帮派遣来此的人，一鼓歼灭。”

那中年道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闻兄高见，贫道十分赞同，近几年来，天龙帮大肆扩展势力，到处设立分舵，看样子大有横扫武林各派，独霸江湖的用心。据闻李沧澜准备柬邀武林九大门派，在黔北天龙帮总坛比剑，贫道已二十年未履江湖，想不到短短二十年中，武林形势有这样大的变化。”

闻公泰笑道：“天龙帮柬邀咱们九大门派比剑之事，兄弟是亲耳听得，李沧澜手下的五旗坛主，更是到处大放厥词，此事早已盛传大江南北，只要是武林道上人物，大概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了。”

两人谈笑之间，直对着石室走来，但闻步履之声愈来愈近，刹那间已到石室门外。

杨梦寰四顾石室，无一处可以隐藏身子，转脸向陶玉望去，只见他已然运气蓄势，准备施袭。

处此情形之下，杨梦寰也只得凝神运气，以备迎击来人相犯。

但闻步履之声，倏然停住，八臂神翁闻公泰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什么人……”三个字刚说出口，已闻得长笑之声随来，倏忽之间，已到了石室外。

只听闻公泰打了两个哈哈，道：“滕兄来的巧极，我替你引见一位难得一晤的朋友！”

这时，杨梦寰和陶玉全都是背贴石壁，屏息而立，自无法看得室外几人相貌，但凭一双耳朵，由几人谈话之中分辨来人身份。

只听后来一人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这位道兄，不知是不是点苍三雁之首，人称翻天雁的马道长？”

那中年人笑道：“不敢不敢，贫道俗名马家宏，承武林朋友们抬爱，送一个翻天雁的绰号。兄台可是雪山派掌门人，人称白衣神君的滕雷兄吗？”

滕雷又是两声干笑，道：“彼此彼此，都是武林朋友们抬爱，算不得什么！”

闻公泰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两位不必这等谦让了，马兄自接掌门户之后，就很少在江湖上走动过，滕兄也很少步履江南，这次能不期而遇，实在难得，只可惜这深山大泽无法替两位大设筵席，庆贺一番。”

翻天雁马家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闻兄盛情，贫道心领了。这次贫道赶来浙东，只想一睹传言武林数百年的奇书《归元秘笈》究竟上面记载的什么武功，能引得武林朋友们如痴如狂，顺便再访晤海天一叟李沧澜，替我两位师

弟讨还一笔债务。”

闻公泰笑道：“不是兄弟有意长天龙帮的威风，马兄纵然身负绝世武功，只怕与没有一个人敢深入天龙帮。它门下弟子无数，单纯那红、黄、蓝、黑、白五旗坛主，哪一个人都是久负盛名的江湖怪杰，双拳不敌四手，独木难撑大厦，马兄如果单人往访，正不啻陷身龙潭虎穴。天龙帮数十年处心积虑，处处想法子对付我们九大门派中人，马兄一人涉险，岂不正合他们心意，万一受了他们暗算，不但马兄不值，而它他日论剑之时，天龙帮也可减少个劲敌了，不知马兄对兄弟这几句无讳之言，是否感觉到有些道理？”

白衣神君滕雷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闻兄高论，在下十分佩服。”

翻天雁马家宏侧脸望了滕雷一眼，笑道：“那以闻兄之见，贫道又当该如何？”

闻公泰拂髯笑道：“天龙帮处处和咱们九大门派为难，而且方法极尽阴毒，挑拨离间，无所不用，咱们纵然想和他们讲江湖上规矩、信义，也讲不通……”话至此处，故意咳嗽一声，住口不说。

翻天雁马家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闻兄想必已胸有成竹，贫道愿聆高见。”

闻公泰呵呵两声大笑，道：“兄弟已和滕兄商量过这件事情，觉着对付天龙帮大可不必讲什么仁义道德，借此机会下手，把他们派来括苍山中的人，一举歼灭。”他乃一派宗师身份，几句话出口之后，不禁脸上一红。

马家宏转脸望着白衣神君，问道：“不知滕兄对此事看法如何？贫道亦愿闻高论。”

滕雷一裂大嘴巴，干笑一声，暗里骂道：好小子，真是个又奸又滑，硬要迫我亲口承认。他心里在骂，口里却笑着答道：“兄弟久居绝峰，很少涉足中原，闻兄经常在大江南北走动，对天龙帮恶迹，想必已了如指掌，是以，兄弟以闻兄之言，毫无成见，不知马道兄高见如何？”

马家宏笑道：“贫道已二十几年未离开括苍山一步，对近年江湖上一切人事变化，均甚隔膜，二位如觉着可行，贫道自当追随二位之后，略效微劳，二位如觉着此法妥，不防再从长计议。”

要知这三人，都是武林一派宗师地位，谁也不愿担上一个暗算别人的罪名，尽管滕雷、马家宏赞同闻公泰的意见，却不愿明白的表示出来。

八臂神翁何等老辣，听两人言词之间，虽然故意推诿，但心中却无反对意思，心中在暗骂两人可恶，口里却哈哈大笑道：“滕兄和马道兄，既然都不知近年江湖形热变化，天龙帮诸般恶迹，那就是信任兄弟之言了。”

马家宏笑道：“闻兄名重武林，一言九鼎，贫道素所仰慕，哪有怀疑的道理？”

滕雷连着几声干笑，道：“马道兄说得不错，兄弟也深信不疑。”

闻公泰道：“既然是如此，两位同意兄弟对付天龙帮的拙见了。”

滕雷、马家宏相视一笑，道：“但请闻兄吩咐，我等无不遵从。”

闻公泰拂髯沉吟一阵，道：“据兄弟观察所得，天龙帮早在两天之前，已在这白云峡四周，布上暗桩，但迟迟不见行动，想必是李沧澜等一般首脑人物未到之故，不愿打草惊蛇，不瞒两平位，兄弟行踪，已被天龙帮几处暗桩发现，兄弟不得不先下手扫除了他们几处暗桩。”

滕雷接道：“天龙帮弟子众多，杀几个于事何补？”

闻公泰道：“咱们所以处处落在下风，着着被天龙帮抢去先机，就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，耳目锐敏，要想胜得他们一筹，必得先把耳目毁去，兄弟

想尽半日一夜之力，先把天龙帮这附近的暗桩，全部扫除，这一来咱们就算抢先一步，待天龙帮几个首脑到来，定要省事不少。”

马家宏笑道：“此乃两全其美之策，高明！高明！”

闻公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扫除天龙帮暗桩之后，咱们再集中三派之力，围歼天龙帮中首脑人物，……”

白衣神君滕雷一裂大嘴巴，接道：“闻兄之见，虽然不错，但天龙帮几个首脑，武功非凡，机智亦不在咱们之下，必需想出一个妥善办法，先分散他们实力，然后再个别围歼，始能收效。”

闻公泰大笑道：“滕兄见地，和兄弟看法相同，如让他们几个首脑人物合在一起，不但不易得手，而且势必有一番惨烈拼搏

他略一沉吟，又道：“不过兄弟已想得一个办法，只不知能否适用？”

马家宏道：“闻兄筹思之策，定然极具卓见，快请说出来，一开贫道茅塞！”

闻公泰手拂长髯，笑道：“过奖，过奖，兄弟虽然想出一个诱分天龙帮道脑人物的办法，但还得仰仗马道兄大力，始能收效。”

马家宏道：“如有需用贫道之处，自当全力以赴。”

闻公泰笑道：“两位先看看咱们现在停身之处如何？”

滕雷目光转动，打量了四周一阵，道：“形势险恶，隐密为佳。”

闻公泰道：“兄弟想集中咱们三派实力，预伏在那石室之中，然后再故布疑阵，把天龙帮几个首脑人物分散，由马道兄和兄弟故意互争《归元秘笈》，让天龙帮人物看到……”

马家宏笑道：“办法实在不错，天龙帮几个首脑人物，在看见《归元秘笈》之后，必然紧追不舍，咱们再边打边走，使他们没有时间知会同党，只是……”

闻公泰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精巧玉盒，道：“马道兄，可是担心没有诱敌的《归元秘笈》吗？说着话，打开了那精巧玉盒。

只见那玉盒之中，放着几本册子，端端正正的楷书，写着《归元秘笈》四字。

白衣神君滕雷，翻天雁马家宏，虽明知闻公泰即使真有《归元秘笈》，也不会当着两人之面取出，但在骤见这武林奇书之时，亦不禁有些激动，虽然明知是伪仿之本，但仍双双向闻公泰逼近一步。

滕雷微一躬身，正想捡起放在地上的玉盒，但瞥见马家宏站在两步之外，脸色肃穆，虎视眈眈，不禁心头一禁，赶忙收回探出的右臂。

翻天雁马家宏和白衣神君滕雷，四双眼睛，都盯在那《归元秘笈》之上，但却也不敢探臂捡取。

要知两人相距，只不过数步远近，伸手之间，就可击中对方，何况都知对方武功了得，出手一击，非同小可，在这数步之隔的距离下，闪避极是不易，是故，两人谁都想取得玉盒的《归元秘笈》，但谁也不敢冒险捡取。

但见闻公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滕兄先请过目，贫道晚一步再瞧也不迟。”

白衣神君皮笑肉不笑一裂嘴，道：“客气！客气！还是马道兄先看吧。”

翻天雁马家宏冷笑两声，仍然站着不动。

闻公泰细看两人，都已暗中运集了功力，蓄势待发，不管哪一探臂去捡取玉盒中《归元秘笈》，另一个即将以排山倒海的威势击向对方，心中暗自忖道：此刻如非需要两人合力对付天龙帮，我只要稍作撩拨，便不难使两人

拼个你死我活，可惜呀！可惜！

他心中虽在暗叫可惜，脸上却堆满笑容说道：“年前兄弟曾在这括苍山中，亲眼看过昆仑派一阳子道兄的伪仿《归元秘笈》，回到华山之后，就依照所见，制成这部假书，滕兄和马道兄如果不信，待兄弟打开给两位瞧瞧。”

滕雷、马家宏同时侧望着闻公泰淡然一笑，未发一言。

八臂神翁怕自己探手翻书之际，遭两人袭击，便一伸手中青竹杖，挑开《归元秘笈》。

闻公泰指着第一面太极图说：“这伪仿《归元秘笈》虽是赝品，但上面记载武功，倒非故弄玄虚，如被一般江湖上朋友得到，对练气技击，不无小补，但如在马道兄、滕兄眼中看来，只怕要笑掉大牙了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停用手中青竹杖翻动玉盒中《归元秘笈》。

两人看了数眼之后，已证实闻公泰所言非虚，上面记载，果然是一般的拳掌练气方法，马家宏首先散去凝聚的功力，退后两步笑道：“闻兄这伪仿奇书，如果流传江湖，若干年后，恐亦将成为武林中另一部秘笈了。”

滕雷干笑两声接道：“马道兄说的不错，闻兄对这部伪书，当真是下了不少工夫。”

闻公泰捡起玉盒笑道：“随手挥毫涂鸦一通，两位见笑了。”

滕雷道：“这么看来，闻兄是早有用心了，此本固然可以假乱真，但……”略一沉吟，又道：“只怕天龙帮中发现这一部伪书之后，一面紧迫，一面设法招呼同党，合力赶来，咱们势必得在山腹秘密洞之内，和他们有一场惨烈的拼搏，胜负之数，且不说它，但如这次传言属实，那真本《归元秘笈》，确在此山之中，岂不留人以可乘之机！”

马家宏道：“滕兄之言甚是，贫道亦有同感，咱们在山腹之内，和天龙帮中几人首脑人物拼命，却留别人抢得真本《归元秘笈》的机会，实是太不合算。”

闻公泰道：“这一点，兄弟也曾想过，但必需马道兄和滕兄能和兄弟合作无间才行。试问当今武林各门各派，哪一派能够独挡咱们三派联手的力量，除了天龙帮尽出帮中首脑精锐或可抗拒之外，恐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天龙帮来，别说此传言未必是真，就是那本《归元秘笈》果在此山之中，被别人坐收鱼利，凭咱们三派联合力量，不难追踪夺回。只要咱们能把天龙帮首脑伤他几个，先去强敌，放眼当今江湖，谁还是咱们三联合的敌手？”

滕雷接道：“百密难免一疏，万一闻兄算计有失，天龙帮首脑合力追入这山中，这一仗打下来，只怕难保惨重伤亡，在咱们元气大损之际，再追踪抢夺那《归元秘笈》，实难稳操胜券！”

闻公泰拂髯一阵哈哈大笑道：“滕兄但请放心，兄弟早已筹谋及此，如果天龙帮几个首脑人物，分散追入山腹，咱们不妨以多为胜，个别围歼，如果他们追来人多势众，难以力拼，那就不妨动点心机，借重火攻，把他们全数烧死在山腹之中。”

马家宏抬着望望大洞口，问道：“闻兄可是要利用那上面洞口，投下燃烧的枯枝，火把，……”

闻公泰大笑接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，兄弟费时一日之久筹想之策，却被马道兄一言道破。”

马家宏道：“如非闻兄提及火攻，贫道哪能想得到这等绝妙之策。”

闻公泰微微一笑道：“此事看来虽易，但如真的做起来，也确实有不少困

难，最为重要的是时间要配合得恰到好处，在我们撤出之时，动作必需灵活迅快，即使他们看出情势不对，也无法应变得及……”

躲在石室中的杨梦寰、陶玉听到此处，忽觉对方声音低沉下去，以后几人说些什么再也无法听得。

大约过有一刻工夫，突听闻公泰大声笑道：“好！咱们就这样决定，只是太辛苦滕兄了。”

只听滕雷一声干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马道兄和闻兄这等抬爱兄弟，兄弟觉得荣幸至极。”

但闻步履之声，混合着三人大笑之声由近而远，瞬息消失。

陶玉贴壁移到石门旁边，探头向外一看，几人早已身影俱杳，立时一个翻身跃出石室，杨梦寰紧随着一个飞鸟出林，跟踪跃出。

四双眼睛先向四外搜望了阵，杨梦寰才皱皱眉头，问道：“陶兄，贵帮……”

陶玉格格一笑，截住了梦寰的话，道：“怎么？杨兄怀疑兄弟是卧底的吗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兄弟不敢存此用心，但贵帮在这白云峡四周满布伏桩暗卡，想来总是事实了？”

陶玉笑道：“听几人之言，大概不会虚假。”

杨梦寰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陶兄是不知道这件事了？”

陶玉道：“兄弟千里赶来此处，只是为探望杨兄伤势。”

杨梦寰虽是聪明之人，但其心地忠厚，不愿以小人之心，猜疑他人，当下笑道：“陶兄盛情，兄弟十分感激，只不知陶兄何以会知道兄弟行踪？”

陶玉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天龙帮分舵耳目，遍及大江南北，别说杨兄行踪了，就是当今武林九大门派的一举一动，都难逃我们天龙帮耳目监视。”

他这么故作坦然的几句话，反而把杨梦寰心中存在的一些疑窦，消除很多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贵帮耳目确是锐敏……”话至此处，忽觉失言，倏然住口。

陶玉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刚才三人，都是武林中一派宗师之尊，想来定不会随口胡说，既然说起本帮在这白云峡四周都安上暗桩，那自然是假不了，兄弟身为天龙帮中香主，自不能坐视不管，杨兄请先走一步，免得招惹上无谓的麻烦。”

杨梦寰沉思一阵，十分为难地说道：“陶兄为兄弟不惜奔波数千里，跋山涉水，远赴祁连山中，此等情意，是何等深重，如今陶兄有事，兄弟如何能坐视不管？只是贵帮这次谋图之人，是兄弟……”

陶玉格格一笑接道：“是你的几位红粉知己，因而使你十分为难？”

杨梦寰叹道：“朱姑娘对兄弟，有数度救命之恩……”

陶玉忽然一整脸色，截住了梦寰的话，说道：“杨兄不必为难，兄弟决无请杨兄助拳之心，但有一件疑难之事，想请问杨兄一句，不知杨兄是否愿意告诉兄弟？”

杨梦寰道：“陶兄但请吩咐，兄弟知无不言。”

陶玉道：“适才闻公泰等三人一番对答之言，杨兄是亲耳听到的了？”

杨梦寰点点头。

陶玉不待杨梦寰开口，又抢先说道：“他们计议对付我们天龙帮的手段，可算得十分阴歹毒辣，是也不是？”

杨梦寰又点点头。陶玉忽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非兄弟无意听得闻公泰等阴谋，只怕我们天龙帮在这一战之中，要损伤大部精英，这场即将掀起的江湖风波，都是为《归元秘笈》而起，但那《归元秘笈》是否在这白云峡中？还很难说，这部传言在江湖数百年的奇书，不知道害过多少人为它溅血送命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只想请杨兄告诉我一件事，就是那《归元秘笈》是否真的在白云峡中？”

杨梦寰听得一呆，良久之后，才苦笑一下，说道：“不敢相欺陶兄，兄弟倒是看到过那《归元秘笈》一次，至于是真是假，放置何处？兄弟就不清楚了。”

陶玉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此事想来不会有错，以闻公泰等一派掌门之尊的身份肯移驾这括苍山来，定然是得到了确实消息……”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杨兄暂请回白云峡去吧，你大伤初愈，体力未复，实不宜为兄弟涉这趟混水。”

杨梦寰也觉着应该早些把自己所见所闻，告诉朱若兰，免得临时措手不及，因为眼下敌人，都是当前武林中一流高手，个个身怀绝学，实不容再拖延时间，略一沉吟，拱手对陶玉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兄弟就先走一步了。”不待陶玉还礼，转身向外奔去。

金环二郎望着梦寰背影，心中突然一动，暗道：那山腹甬道之内，黑暗异常，我如紧随在身后，出其不意，一掌把他击毙，然后再把他尸体投入石洞外万丈深壑之内，岂不是了无痕迹，而且眼下强敌云集杀机弥漫，沈霞琳纵是相疑，我也可藉口推诿。

念头一转，立即施展上乘轻功，一语不发，疾向杨梦寰身后追去。

那知杨梦寰奔行到山腹甬道入口之处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陡然停步，转过身子。

这时，陶玉已到杨梦寰身后数尺之处，杨梦寰出其不意地一个转身，几乎和陶玉撞个满怀。

这大出意外的变化，使陶玉暗下毒手的阴谋落空，但他究竟是心思异常机敏之人，身躯一侧，从梦寰身旁疾掠而过，口中叫道：“兄弟要赶紧先走一步，以求能早些通知本帮弟子……”话还未完，人已进了山腹甬道之内。

杨梦寰本有事要问陶玉，但见他匆匆行色，实不便再出言相唤，何况又知他此刻时间，异常宝贵，多上片刻，就可以多救下几个天龙帮中弟子性命。

他想到白云峡云集的强敌，不禁心中也急了起来，一提气，向前疾奔而去。

待他走出山腹甬道，早已不见陶玉踪迹。

仰脸看天色，只不过午时刚过，略一辨认方向，急向来路奔去。

他急于要把刚才的见闻，通知朱若兰，以便筹谋对策，是以不顾大伤初愈之身，用尽全身气力，拚命急赶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已到了白云峡口，但他人已累得满身大汗，只得停下来准备略一喘息再走。他刚刚站好身子，忽觉一阵香风拂面，由身后伸过来一方雪白绢帕，替他擦试脸上汗水，耳际也同时响起了朱若兰柔和娇脆的声音，说道：“你身体还未复元，这等急奔，如何使得，跑累了也该休息，你呀！一点也不爱惜自己！”

杨梦寰转脸望去，只见朱若兰身着玄装，发挽宫髻，轻颦黛眉，皓腕轻挥，拂试着他满头大汗，那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中，已不是威严逼人的湛湛

神光，而是无限的温柔惜爱，杨梦寰第一次觉出这旁立身侧高不可攀的玉人，是这般温婉柔顺，不禁微微一笑。

朱若兰微耸秀眉，轻轻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笑什么？差一点就丢了小命，人家提心的不得了，自己还在瞎高兴呢。”

杨梦寰听得一怔，道：“我几时遇上了危险，怎么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朱若兰道：“你自己要是知道了，人家也不用替你担心了。”

杨梦寰听得越发糊涂，暗自沉忖道：我一直就和陶玉在一起。再未和别人照面，难道她说的会是陶玉不成？

正待开口追问，忽听一阵娇呼之声，说道：“在这里啦！在这里……”但闻衣袂飘风之声，四个白衣裸腿美婢，倏然间一齐涌到，分守四个方向，把杨梦寰和朱若兰围在中间。

朱若兰看四人一个蓄势待发，不由心头火起，脸色一沉怒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其中一个年龄较长的美婢躬身答道：“婢子们奉小姐之命，找这个坏男人找了很久！不想竟和姑娘走在一起……”

朱若兰知这四婢，都是从小在深山大谷之中长大，人虽聪敏，但心地都很纯洁，决不会编造谎言，脸色稍见缓和，但声音仍甚冷漠地问道：“你们小姐找人干什么？她人呢？”

适才答话的白衣小婢，伸手指着梦寰说道：“这坏男人偷了我们小姐的《归元秘笈》。”

杨梦寰急道：“什么？我几时偷了你们小姐的《归元秘笈》？”

四个白衣小婢，同时冷哼一声，轻藐地望了梦寰一眼，满脸不屑之色。

杨梦寰正待争辩，朱若兰已抢先说道：“你们小姐在哪里？快带我去见她。”

站在正北方位的一婢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们小姐传了我们破他“五行迷踪步”的手法之后，就一个人出去找他去了。”

朱若兰略一扬黛眉，怒道：“我要你们分头去找你们小姐回来，听到没有？”

四婢相互望了几眼，一齐答道：“小姐已吩咐过我们，如要见着偷窃《归元秘笈》的人，就把他捉住捆起来，然后再去找她。”

朱若兰看四婢不肯遵从自己吩咐，不禁火了，脸色一变，即待发作，忽听梦寰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姊姊暂请息怒，这件事不怪她们，既是那位姑娘吩咐下来，她们如何能作得主。”

四婢听杨梦寰反替自己辩护，不禁相顾微笑。

要知道四人都是在深山绝壑之中长大，对人间一切事物，均不甚了然，毫无心机城府，心中的快乐、痛苦全都形露在神色之间。

朱若兰微一沉忖，道：“赵家妹子，似对你成见甚深，我虽知道你决不致取她《归元秘笈》，但她亦不致编造谎言，这种神奇的武学秘笈，是天下所有武林中人，梦寐以求之物，不管落在什么人手中，都很难原璧归赵，她既然对你动了疑心，在未寻到那《归元秘笈》之前，只怕难释心中误会……”

杨梦寰道：“我们不去见她，自然更不易消除她心中疑念……”他略一停顿，接着道：“姊姊，刚才我和陶玉在距十几里外，一处隐密的山腹洞穴之中，暗地听得消息，江湖上各路高手，已经云集浙东，而且已到了白云峡外，只怕我们这附近数里的要道峰壑之内，都早已被人家安上伏桩。这次所来之

人，大都是各门各派掌门宗师，姊姊要早谋对策才好。”

朱若兰道：“我亦想到武林中九大门派，和天龙帮在近日内都将倾尽高手，来我白云峡捣乱，只是想不到他们发动的这样迅速。赵家妹子，在东上途中遇劫时，《归元秘笈》的秘密，早已泄露，她那时还不知自己身负武学，世无匹敌，也没有想到那几本薄薄的册子，会引得武林中人物如痴如狂，搅了三百年，仍未平息。是以，她不知好好的保管，致被绿林中人物发现，她随身带这四婢，武功虽都不错，但都是毫无江湖经验阅历之人，只要人家略动心机，就不难使她们跌入谋算，如非我师父及时出手，只怕那《归元秘笈》早就被人偷盗去了……”

只听四婢女齐声催道：“你这人讲的话究竟是算也不算？既然你讲过自己去见我家小姐，现在怎么还不肯走？”

朱若兰轻轻一樱唇，道：“走！我陪你去好了。”

杨梦寰摇摇头，道：“眼下强敌环伺，杀机四伏，姊姊虽然武功绝世，但来人都非泛泛弱手。我们人单势孤，而且除姊姊之外，余人武功大都非人敌手，势难和人力拚，姊姊也该在遇敌之先准备一下才好。”

朱若兰还未接口，杨梦寰又抢先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姊姊要和我一起去，是怕那位赵姑娘出手伤我，但这一来，反而会加重了她对我的疑心，以她武功而论，要伤我易如反掌，她只要有伤我之心，举手投足之间，就可以制我于死地，今天当姊姊之面，她也许不会出手把我击伤，但姊姊总不能一辈子都跟着我？我自问未偷窃她的《归元秘笈》，大可不必担忧她伤我。目前白云峡已陷入武林高手环围之下，形势瞬息万变，姊姊不宜多浪费时间，必须早作安排才好。”

环绕两人周围的四婢，似已等得不耐，虽未出言催迫梦寰快走，但眉宇之间，已显露焦急之色。

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她要真存伤你之心，自然是防不胜防，她虽然肯听这话，只不过是遵从翠姨遗命，如果真的讲了武功，我决不是她的对手……”

杨梦寰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姊姊就不必再多浪费宝贵时间，还是让我一个人去见她的好！”

朱若兰道：“她对你早已心存成见，你在见她之时，不防忍让一些。”

杨梦寰点头微笑道：“她是对我有过救命之恩，只要不太羞辱于我，我自然会让她几分！”

朱若兰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就是她有羞辱你的地方，亦望你不要计较。”

杨梦寰忽地一扬双眉，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生死之事，也不算什么！忍辱偷生，倒不如溅血埋骨。”

一向坚强的朱若兰，忽然间变得十分怯弱，顾不得身侧有人，满腹忧苦，柔声说道：“你纵然不为自己，难道就不肯为琳妹妹受点委屈？自你受伤以来，她比谁都着急，你一但死了，想想看，她还能活吗？”

杨梦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姊姊也不必太为我担心，想那赵姑娘还不致在未问明事情经过之前，就出手把我置于死地。再说，她总还得替姊姊留点情面，我只要言行小心一些，不触怒她，谅也不致真的出事。”

朱若兰轻轻一叹，道：“你能自知爱惜，我就放心了。赵家妹子，虽然对你心存成见，但她生性十分善良，又是极明事理之人，决不致出手伤你。最担心的，就是你那种固执冷傲的脾气，要知道她心对你早存误会，一两句

不当之言，就可能引起她的杀机……”

她微微一顿后，又低声说道：“你这次身受重伤，二十多天均在昏迷之中渡过，琳妹妹日夜坐守在你的病榻之旁，如痴如呆，既很少吃饭，也很少言笑，整日夜想着你死后之事，唉！其用情之深，惜爱之重，实足以……”

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遥遥传来，音回空谷，经久不绝，打断了朱若兰未完之言。

杨梦寰急道：“强敌恐已来到白云峡外，姊姊也该早些调整帮派人手，准备一下，免得临时措手不及！”

朱若兰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见着赵姑娘时，请她尽快回来，”话未完人已到了数丈之外。

杨梦寰望着朱若兰背影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对四婢一拱手，笑道：“赵姑娘现在何处？有劳四位带路了。”

四婢相互使了一个眼色，分成两前两后，把梦寰夹在中间，向左面一峰攀去。

